武俠世界

屠獠計劃（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著

一向行踪隱蔽的殺手「淵中龍」俞浩南，身份突然暴露，被「小孟嘗」等人强迫參加屠獠計劃，這個計劃既危險又艱巨，俞浩南別無選擇，第一次爲正義殺人，他是否能夠成功？本故事發生在契丹，作者對遼史下了一番功夫，令人一新耳目。



第29年

38

$ 7.00

編者話

本期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先生所著殺手傳奇故事之⌊屠獠計劃⌉，故事中的主角俞浩南是一位中原出名的殺手，外號⌊龍潛⌉，殺人無數，手段狠辣。這回，他的隱蔽身份突然被人揭露，還逼他去參加一項⌊屠獠計劃⌉，俞浩南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好答應……但是這次他的殺人行動却沒有以往那麼順利，最後更……故事情節曲折感人，更有緊張激烈的一番拚鬥，請讀友萬勿錯過！

☆　☆　☆

臥龍生先生所著⌊金釵令⌉今期終結，情節的發展迂迴曲折，出人意表，在今期的完結篇中，把長久以來無法明瞭的種種疑問一一破解，也使你對⌊情⌉字更加感受到它的可愛與可怕。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邪教⌉，故事內容詭異曲折，柳花花被逼與徐天嬌成婚，南宮雪施計將柳花花救出徐家堡，可是他們又遇上令人聞名胆喪的⌊蝶戀花⌉，結果……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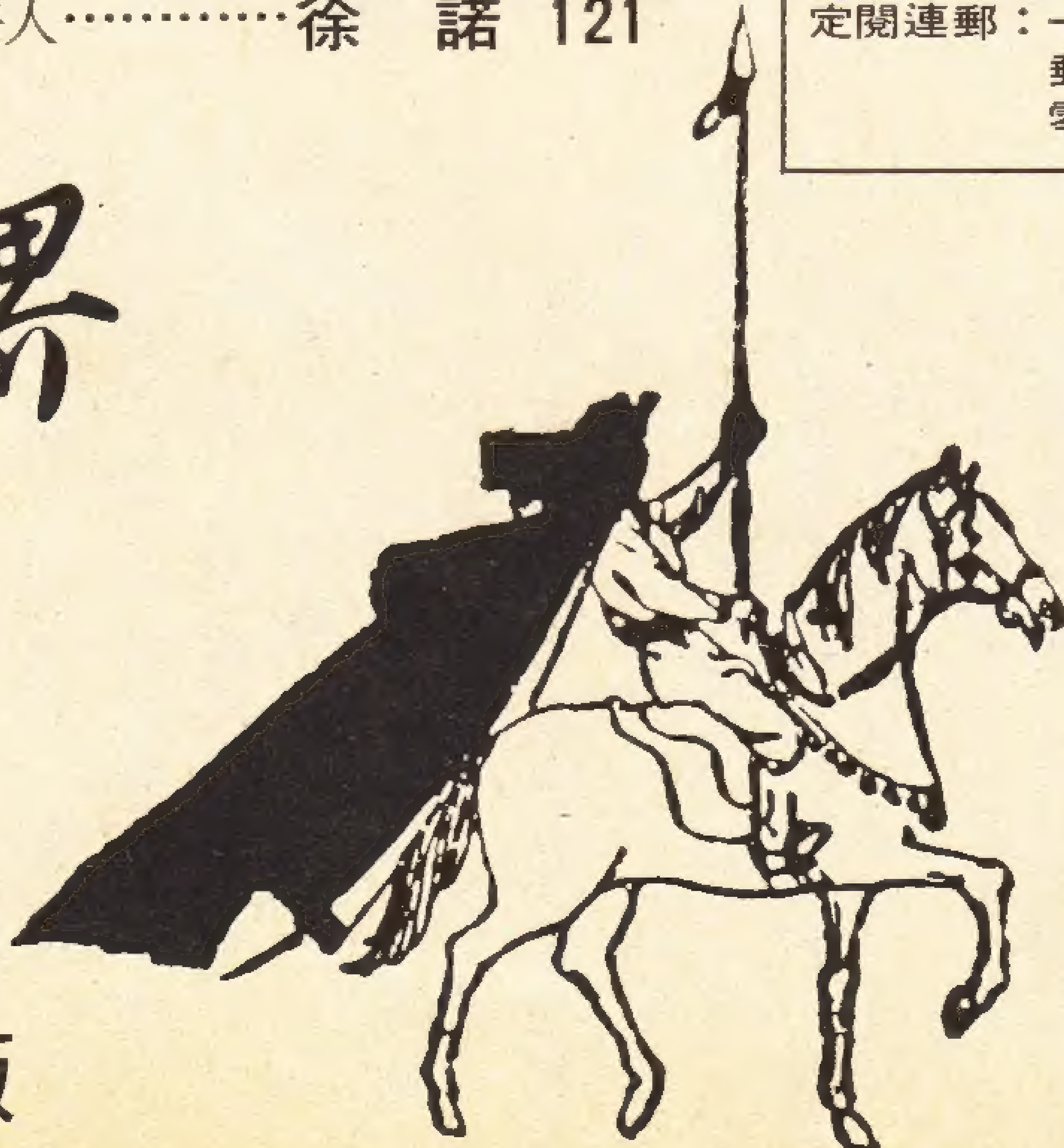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8期
（總號14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組合　獻身救國

俞浩南騎着小毛驢，的答的答地在鄭州管城石板巷，悠閑地走着，無精打采的小毛驢，此刻似乎精神大振，一顆腦袋不斷晃動着，打量着左右兩旁。

那石板巷建得十分整齊寬闊，住在這裡的都是小康之家，門口有婦女在洗衣的，孩子在玩耍的，見到俞浩南都停下手來向他點頭打招呼。

忽然一扇木門「呀」地打開，一個老頭似要出門，抬頭見到俞浩南，驚喜地道：「南侄你回來啦？好囉好囉，老夫積了好幾封信，正要等你來寫！」

「六叔！你這向身子何好？」俞浩南連忙走下驢背，跟老頭搭訕。「天霖哥沒回來看你麼？」

「哼，他怎能學你，有空就出去遊學？老是當二掌櫃，怎走得開？」老頭似想起一件事來，忙道：「對啦，你娘這幾天好像不太爽利，你快回去看看她！」

俞浩南忙道：「多謝六叔平日照料家母，那小侄兒也不多談啦，改天再去拜候您！」他言畢便匆匆拉着毛驢，走到巷尾那扇朱漆大門前，用力拍門。

過了一陣，門內才有人問道：「誰呀？」

「俞福快開門，少爺回來了！」

話音剛落，大門便拉開，露出一張滿臉憂愁的老臉來，見到俞浩南臉上露出喜色，道：「少爺，你終於回來了！」

俞浩南吃了一驚，急問：「夫人沒恙吧？」

俞福探頭出門，左右看了一下，讓身道：「少爺先進來再說！」

俞浩南將毛驢交給俞福，急不及待地道：「俞福，家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俞福囁嚅地道：「少爺，您最好自己問夫人……」他話未說畢俞浩南已一陣風般向內堂衝去，瞧其伶俐的身子，奔跑的速度，那裡有一點文弱書生的影子？簡直是武林高手！

俞浩南穿堂過舍，一口氣跑至內堂，叫道：「娘，不孝兒回來了！」他來不及敲門，便推門進去。

「南兒……」床上躺着一位不到五十的婦人，見到俞浩南，眼淚便撲簌簌地淌下來。

俞浩南撲前一步，跪在床前，叩頭道：「不孝兒來遲，累娘受苦……」床上婦人即是俞浩南之母親魏氏，魏氏吩咐在床前服伺的丫環如意扶起少爺。

「孩兒聽俞福說，娘精神不爽，未知是否因孩兒而起，還是玉體違和……」

魏氏道：「如意，你將經過告訴少爺！」

那如意丫環自小便賣進俞家，因魏氏只生一子，又見她伶俐慧秀，視之如家人，今年已屆花信年華，只比俞浩南少兩歲。魏氏本有意替她找房適合的婆家，但如意却寧願不嫁，留在俞家服伺夫人和少爺。

俞浩南年紀已不小，更是獨子，魏氏在六七年前便開始着媒人說親，奈何全被俞浩南拒絕，拖至如今還未有成家立室。魏氏也看出如意對兒子有意思，又知道兒子要求高，只打算在兒子娶了媳婦，才安排如意當個小的，日後也可長居俞家。

當下如意拉了一張椅子讓俞浩南坐下，才道：「早幾天，家裡忽然來了個蒙面人，不知用什麼辦法，在夫人身上拍了一下，夫人便不能動彈了！」

俞浩南道：「這是點穴功夫，快挑重要的先說。」

「是！」如意不敢違抗，聲調轉急：「後來那人灌夫人服下了一顆藥丸，然後告訴夫人，說那是慢性毒藥，要少爺回來之後，在家裡等候其消息，他交代了之後，便『颼』地一聲，踰牆走了……」

俞浩南大吃一驚，問道：「他還說了些什麼？可有留下姓名麼？」

魏氏道：「沒有，只說你回來之後，他一定會來找你。南兒，你在外面是不是結下了什麼厲害的仇家？」

俞浩南急道：「娘，你服了那人的藥丸之後，有什麼反應？」

「昨晚肚子絞痛得十分厲害，請了好幾位大夫都止不了疼，但半個時辰之後，又不藥而癒！」

如意插腔道：「夫人疼得死去活來，出了一身汗，把內外衣都浸濕了！少爺，你一定要想個辦法！」

俞浩南沉吟道：「也許這只是巧合而已，那人亦可能只是恫嚇，待會兒，我再去找個大夫……」

如意截口道：「那個蒙面人臨走時，曾經說過，以後每三日會發作一次，半年之後，毒藥才會眞正發揮，屆時便……」

劃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屠獠計



「豈有此理！」俞浩南拍案而起，罵道：「他如果有種的便該直接來找我，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算得什麼英雄！哼，他敢再來，看我不剝掉他的皮！」

如意忙道：「剝皮可不必，但一定要先取得解藥！」

俞浩南轉頭問道：「娘，如今您覺得如何？還疼麼？」

魏氏搖搖頭，道：「身子倒沒什麼，只是昨日折磨得實在太過厲害，所以身子有點虛弱！」她忽然想起一件事，轉頭道：「如意，少爺回來了，你還不去弄飯？」

俞浩南道：「我肚子還不餓，先燒一鍋水給我洗澡！」他將房門關上，自懷內取出幾張銀票、一錠白銀交給魏氏。「娘，這個你收下。」

魏氏道：「南兒，你爹生前欠下的債，上次已經還清，這個你自己留着吧！」

俞浩南笑道：「孩兒還有，我知道娘身邊沒有錢，這個您一定要收下，萬一孩兒不在家，也有得使用！」

魏氏一邊收錢一邊問道：「南兒，這幾年，你賺了這許多錢，到底是如何賺來的？眞難爲你了！」

「孩兒不是說過，孩兒跟朋友合夥做生意麼？最近生意好，賺的錢自然多了！」

「爲娘就是想不通你做的是什麼生意，能這般賺錢！你爹半生爲商，臨死欠下巨債，還要死撐臉子，不讓人家聽到一絲風聲！」

俞浩南道：「外人不知道吧？」

魏氏冷笑一聲。「誰知道？大家都說你我母子命好，靠你爹的遺產，不用幹活！」

兪浩南眉毛一軒，道：「明年兒子便在城內做生意，把他們的嘴封住！」

魏氏道：「對啦，你還未答娘的話？」

兪浩南早已想好了套詞，道：「孩兒一共跟五夥人合做生意，他們有的跑單幫，有的賣珠寶古玩……孩兒對那些東西也無興趣多問……反正能賺錢就好，多問了反易惹合夥人生疑！」

魏氏點點頭，道：「南兒說得也對，只是他們爲何從未來過咱家？」

兪浩南結結巴巴地道：「一來他們生意忙，二來孩兒怕他們一來，人家便知道孩兒在做生意，不是出去遊學！娘放心，一切都有孩兒！」

魏氏嘆了一口氣，道：「當初讓你去跟那個和尚學武，如今想來也不知是禍是福！」一頓又道：「南兒，你年紀也不小了……」

兪浩南知道母親想說些什麼，截口道：「孩兒自有主意，待過了年再說！」

* * *

兪浩南赤裸裸地躺在澡盆裡，一動不動，他不是累，也不是懶得動，而是在想着心事，他在母親面前裝得輕輕鬆鬆，其實心情十分緊張！

管城的人無人知道兪浩南是個殺手，但江湖上人人均知有位「淵中龍」的殺手，殺了不少大人物，但無一人知其底細，據稱「淵中龍」龍潛做了十宗生意，至今未曾失過一次手，而且他的價錢越叫越高！

外表似文弱書生的兪浩南，其實就是龍潛，也就是殺手「淵中龍」，這件事世上只有兩個人知，一是兪浩南，另一是專替他接洽生意的朱大叔！

朱大叔眞名叫什麼，連兪浩南也不知道，不過他却十分相信朱大叔，最低限度至今對他仍有十足的信心！

朱大叔一定不會出賣兪浩南！不說道義，只論利害，他都沒有理由出賣兪浩南！

那麼是不是因爲自己上次在殺鐵鍊師太那老尼姑時，不愼洩露了行踪，讓人找上門來？

他很快便推翻了自己的推測，因爲鐵鍊師太系出峨嵋，後來自立門戶，在郢州設了小雷音寺，聲名皆盛，且爲人正直慈悲，所結交的都是正直人士，她的朋友若要替她報仇，絕對不會用這種見不得光的手段！

那麼又是否再上一次殺「狼山之君」洩了底，被那些「狼子狼孫」查到家中來！

時在北宋眞宗天禧年間，狼山在宋契邊境之地，得佔地利，收羅了許多不能在宋立足之邪魔，這些人之中，以楊向天武功最强，威望最高，被推選爲首領，號稱「狼山之君」。

假如推測不錯，則楊向天的手下，什麼卑鄙的手段都幹得出來！莫說下毒，就算殺了魏氏，眉頭也用不着皺一下！

兪浩南心念未了，房門已被人敲响，又傳來如意的叫聲：「少爺，飯燒好了，夫人叫你出來吃飯！」

* * *

如意燒的飯菜十分精緻，又香又可口，兪浩南却覺得這頓飯吃得十分辛苦，因爲他心情十分沉重，却又要裝出輕鬆之態。

飯畢，兪浩南送母親進房。「娘，你早點睡吧，如意，你今晚陪夫人睡。」

魏氏道：「南兒，他們若來找你，要錢就給他，千萬不可動武，咱們兪家只剩下你一根苗！」

「娘放心，孩兒年紀已不小，分得出輕重！」兪浩南道：「如意，你先替我收拾一下被褥！」如意應了一聲隨他到房內。

「如意，你坐下。」兪浩南指一指床前的一張椅子。

如意也不客氣，坐在椅上道：「奴婢早知少爺有話問我！」

「我早說過，不必自稱奴婢……如意，這幾年眞辛苦你了，如果不是你，我也不敢到外面做生意！吺，這次我去洛陽，買了一件禮物送給你！」兪浩南奉上一隻小錦盒。

如意謝了一聲，也不客氣接過來即打開錦盒，只見裡面放着一對金釵，黃光耀眼，如意驚喜地道：「少爺，你太破費啦……不應該送……這樣的禮物給奴……我……」她興奮得連聲音也變了。

兪浩南再塞了一張銀票在其手中，道：「這是多謝你照顧家母的酹勞，而且以後還可能要你繼續照顧她！」

如意吃了一驚，驚覺地道：「少爺，你不是有什麼事吧？」

兪浩南微微一笑，道：「暫時沒有，以後的事，誰也不知道，如果你不收的話，我心中難安！」

如意想了一下，道：「夫人視我如同女兒，我服侍她是應該的，既然你這樣說，我便暫時收下，家裡用得着的話，我一定拿出來，少爺，你找我來，不是單只給我錢吧？」

「你很聰明……不錯，我想問你有關蒙面人的事！」

「當時夫人一個人在後院縫衣服，我在灶房裏燒飯，後來聽見有陌生男人的聲音，趕過去時，只能見到蒙面人翻牆躍出去！少爺，他是個能人，你遇到他時，千萬要小心！」如意關懷備至地道：「少爺，兪家只你一條根，萬事以忍爲上。還有，我知道的也只是這一點點，除了家裡的人之外，無人知道一點風聲！」

「那好，你去休息吧！」兪浩南送走了如意，一個人躺在床上，心念電轉，却想不出下手的是什麼人！

奇怪的是第二天，不但家裡十分平靜，也不見有人來聯絡，讓他白白緊張了一天，一連三天，還沒有人來，可是黃昏時分，魏氏的腹痛症又發作了。

兪浩南侍母至孝，立即親自出去，將城內最好的趙大夫請來。趙大夫把了一陣脈，嘆息道：「兪公子，請恕老夫無能，診斷不出令堂患的是什麼症！」

俞浩南見母親痛得在床上打滾，好像自己被人刺了幾刀，抓住趙大夫的手，道：「趙大夫請你開個止痛藥方，能讓家母稍減痛苦也好！」

趙大夫想了一下，從藥箱內取出一隻白瓷藥瓶，道：「這是老朽自己提煉的止痛藥，可請令堂試試，不過未必能對症下藥，是否有效，言之過早！但此藥即常人服之亦無害處。」

俞浩南將藥交給如意，把趙大夫請到書房，道：「大夫，難道你連一絲把握也沒有？」

趙大夫搖搖頭。「老朽雖非神醫，却不效法庸醫，有把握就說有把握，沒把握也絕不充內行，對不起，請公子另聘高明！」

俞浩南見他要走，忙道：「在下送你出去！」又壓低聲音問道：「大夫，世上是否有這種的慢性毒藥，每隔三天才發作一次，而半年後才能令服毒者毒發身亡的？」

趙大夫住脚沉吟道：「有此可能，因爲天下間藏龍伏虎之士很多，而藥物之變化又繁複，也許有人配得出來，但老朽却未遇過這種病人！」

俞浩南頹然一嘆，送他出了石板巷，連忙折回家，只見俞福遞上一封信，道：「少爺，適才老奴在院子裡拾到這封信！」

俞浩南接來一看，上書俞浩南親啓，遂撕了緘口取信展閱。

龍潛仁兄如握，令堂之病况，料兄已見識過，事出無奈，謹致以萬分歉意，但先此聲明，在下並無惡意，只是有事相求，恐兄不肯耳！今夜三更，請到城東五里石碑前相會，切切。

信末並沒有署名，俞浩南發了一下怔，咬牙暗道：「就算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當下道：「俞福，我出去一下！」

俞浩南到外面買了一包暗器才回家，只見俞福喜孜孜迎前道：「啓稟少爺，夫人已無事了！」

俞浩南目光一亮，直趨內堂。「娘，你不疼啦？」

魏氏躺在床上喘息，臉色青白，好不難看，半晌方搖搖頭。俞浩南見母親受苦心如刀割，安慰道：「幸好趙大夫的藥有效，孩兒明天請他多配一些，放在家裡，以備不時之需！」

如意將俞浩南拉出房去，低聲道：「少爺，看來不是趙大夫的藥有效，而是像上次那樣，症况突然消失！因爲，我剛服伺夫人服了藥，沒半晌便完全沒事，夫人說痛感不是慢慢減輕，而是突然消失！還有，剛才我問過俞福，查過滴漏，夫人痊愈的時間，恰好又是半個時辰！」

俞浩南滿腔希望化爲烏有，低聲道：「沒事了，你去燒飯吧！嗯，家裡看來要多找個燒飯的丫環，以後請你專心服伺娘！」

如意想了一下，道：「俞福妻子不是一個好人選麼？只怕一點，福嬸如果到咱家，他孩子若跟着來，人事就比較複雜！」

「我再考慮一下，飯燒好之後，到書房通知我！」俞浩南到書房沉思，他未知對方信上所說是眞是假，總要作最壞的打算，因此修了一封信給如意，交代了些事，却將信放在抽屜裡，然後盤膝運功。

＊　＊　＊

城東五里，有塊石碑，比一般路碑大得多，那是因爲碑後有座賣茶酒的小寮，就以五里爲店名，老闆命人另外造了一塊大碑，代替舊的，因此提起五里碑，管城方圓數十里，幾乎無人不知。

五里店這時候當然已關了門，俞浩南在附近走了幾匝，不見一人，抬頭望天，三更已將盡，心頭大怒，忽然心頭一動，忖道：「不好，莫非這是調虎離山之計？」

心念未了，他快步衝前，黑暗中幾乎撞到一個人，俞浩南稍驚，隨即出手向對方肩頭抓去！

那人邊閃邊叫道：「喂喂，你是不是俞浩南！快停手！」

俞浩南那肯停手，左脚悄悄伸出一絆，那漢子應聲而倒，俞浩南再一把將他拉上來，左手食中兩指按住其麻穴。

「你是什麼人？」

那人道：「有個人給俺兩吊錢，着我通知您，請你到山坡上的土地廟見面！」

俞浩南抬頭望了遠處的山坡一下，道：「好，你陪我走一趟！」他拽着那漢子走上山坡，那裡果然有座小小的土地廟。他人一至，廟後便走出三個黑衣蒙面人來。俞浩南冷冷地道：「俞某已至，有什麼手段的，儘管施展，用見不得光的手段，算是什麼英雄？」

中間那人長笑一聲：「你手上那人是無相干的，請你放他下山！」俞浩南沉吟一下，覺得被擄者武功太低微，即使是他們同夥，地位亦不高，便放了他。那人如拾回一條命，連滾帶爬下山走了。

左面那個黑衣蒙面人道：「俞兄果然有『淵中龍』之氣概，咱們果然沒有找錯人！」

俞浩南心念一轉，故意道：「什麼淵中龍，雲中龍，在下一概不知，只想知道你們爲何用卑鄙手段，對付家母！」

右首黑衣人道：「龍潛即是俞浩南，這個消息咱們已經過証明，否則也不會貿貿然來找你，閣下再惺惺作態，於事無補！」

俞浩南問道：「你們的消息自何處而來？」

中間那人道：「這句話你不該問，問了反而失身份，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他邊說邊揮手，三人同時盤膝坐下，以示沒有敵意。

俞浩南微微一怔，道：「既然如此，你們先說！」

「首先閣下得親口証實自己『淵中龍』龍潛，咱們方可以直言！」

俞浩南心想自己矢口否認，於事無補，遂道：「不錯，在下就是龍潛，外號『淵中龍』！」

中間那人似是他們之間的首領，聞言喜道：「好極了，咱們是慕你之名來僱你去殺一個人的，當然能夠多殺幾個就更加好，咱們自然不會虧待你！」

俞浩南哈哈笑道：「若眞如此，閣下等又何須用此手段？」那三人亦大笑起來。俞浩南怒道：「你們笑什麼？」

「這宗生意雖然很大，報酧亦高，但危險得很！咱們考慮了很久，最後才決定禮聘閣下，又恐閣下不肯以及洩漏咱們的秘密，故此才在令堂身上使了點手脚！某先向你道歉！」

「不必！」俞浩南見他們不是仇家親友來尋仇，心頭稍定。「看來在下是不能拒絕了，只不知要我殺的是什麼人？」

左面那人道：「俞兄，咱們先告訴你，這宗生意價值三十萬兩銀子以上，事成了之後，你便有足夠的錢，舒舒服服過下半生，更可以退出江湖，去享清福！」

這幾句話對俞浩南實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他至今不敢成親，也是因爲幹的是刀頭舔血的生涯，朝不保夕，恐怕連累妻女，退出江湖，脫離腥風血雨的生涯，乃是他多年來的願望！

不過俞浩南不是個簡單的人，不肯露出一絲痕跡，哈哈笑道：「在下還不知要殺的是什麼人呢，說不定你們要皇帝老子的首級！」

「你錯了，咱們要你做民族英雄，事後你必成大宋子民所景仰的英雄！」中間那人道：「要你殺三個人：蕭太后、耶律斜軫和耶律休哥！」

這三人均是契丹的支柱，契丹能夠屢次打敗宋兵，迫大宋向遼國進貢，此三人居功至偉！要殺此三人，談何容易？但話說回來，事成之後，他俞浩南的確成爲民族英雄！

俞浩南呆了一呆，脫口道：「我不幹！」那三個蒙面人自地上一躍而起，將俞浩南圍住，俞浩南手掌立即落在劍柄上，冷冷地道：「要動武麼？莫以爲你們人多，在下便會屈服，今夜即使在下喪命於此，三位必有人要作賠葬屍！」

他本來斯斯文文，有如一文弱書生，但說此話時，身上殺氣驟生，令人對他的話，不敢有一絲懷疑！

中間那個蒙面人哈哈笑道：「咱們若不知道龍潛之能，也不會找上你！不過某仍請你再三考慮！你死後，令堂又如何？」

俞浩南罵道：「卑鄙！」身上殺氣頓斂，看來對方對自己的性格，實在十分了解！

「閣下的行動，有人配合，而且你也可以提出要求，再說那三個人，你只殺一個也行！假如你不答應，今夜必然要喪命於此！因爲這件秘密絕不能走漏一點風聲！」

俞浩南頹然一嘆。「好吧，在下答應！」

* * *

俞浩南回家天已亮了，魏氏一早見兒子從外面回來，吃了一驚，問道：「南兒，你一早去那裡？」

俞浩南拉母親回房，道：「娘，這半顆解藥你快服下去。」

魏氏毫不猶疑，把藥丸舌下，問道：「南兒，他們怎肯把解藥給你，又怎會只得半顆？」

俞浩南道：「娘，他們要孩兒替他們合辦一件事，恐孩兒半途而廢，所以先給半顆，如此可以延長毒發時間和痛苦，娘，都是孩兒累你的！」

魏氏臉色一變，道：「他們迫你幹壞事？」

俞浩南道：「詳細情況，孩兒不能告知您，而且娘知道太多，也沒有好處！總之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魏氏也讀過幾年書，想了一下，道：「那一定十分危險，恐南兒不肯答應，所以出此下策！」

俞浩南點頭輕嘆，隨即又哈哈一笑，道：「娘，你對自己的兒子應該有信心，你兒子一身武功，武林中也找不到幾個敵手！」

「你不用安慰娘了，娘是明白人，你放心去就是，不過娘有個條件，你也得答應我！」

俞浩南道：「孩兒一定遵命！」

「他們要你幾時出發？」

「他們只給孩兒三天時間。」

「三天時間雖然急促一點，但也來得及……」魏氏道：「南兒，你有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責任？」

俞浩南暗吃一驚，急問：「娘到底要孩兒做什麼事？」

「立即跟如意成親！」

俞浩南脫口道：「這如何使得？」

「如何使不得？」魏氏臉色一沉。「你上有母親無人服伺，下又未有兒子以繼香燈，責任未了，豈可赴危？假如你不答應，爲娘拚死也不讓你去！」

俞浩南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孩兒怕連累了她！」

「你先回房去，待爲娘徵求她的意見，你再與她仔細談，假如她反對，爲娘也不會迫你！」

* * *

俞浩南尚在發怔，不料如意已來了。「少爺喝茶！」她把茶壺放在几上，將門關上，落落大方地坐在俞浩南對面。

俞浩南心情複雜至極，不知如何開口，如意不悅地道：「我是女子，尚且厚顏來找你，你是男人還沒有胆量開腔，難道反要我向你提親！」

俞浩南似患了口吃病地道：「如意，我從來也沒有把你當作下人，不過婚姻這回事……」

如意淡淡地道：「我有自知之明，我嫁給你只是爲了替你們俞家傳宗接代！但三日的時間太短，能否成事端視你們俞家祖先靈不靈！」

她這樣說，俞浩南更不好意思開口，如意又道：「我很有自知之明，少爺文才武略，乃人中龍鳳，我能夠做個小的已心甘情願，他日你遇到紅顏知己，要娶幾房妻妾，我都不會管你！」

俞浩南急道：「如意你誤會了，我絕無此意……只是太難爲你了，因爲此去回來的機會，最多只有一成，我怎忍心教你做寡婦，假如這樣，你叫我如何能放心？又如何能安心？」

如意臉色一變，半晌方道：「少爺，他們到底要你去做什麼事？」

「不許你對任何人說！我要去契丹殺人，做不成英雄，便只能葬身於異域！」

如意目光大亮，道：「南哥，如是如此，就算你不能回來，我也不悔，而且絕不改嫁，永遠都是兪家的媳婦！」

兪浩南十分激動，望着如意，久久都說不出話來，他萬想不到略識之無的一個奴婢，居然有此襟懷！

如意微微一笑，道：「你懷疑我是在騙你？」

「不是……我，我太感動了，只是苦了你，我兪浩南……」

如意道：「即使只能服伺你三天，但我已十分滿足，因爲我的丈夫是爲國爲民的大英雄！」

兪浩南呆呆地站了起來，這幾年來，至今天他才發覺自己的價值！蒙面人說得好，龍潛殺過不少無辜的人，爲大衆犧牲，方可洗脫罪孽！

這幾年，兪浩南已經痲木，他以爲無人知道自己是殺手，便可以無事，却不知自我責備，更加難受，現在罪孽感驟然而失，他本來受迫向有委屈感，如今反而暗暗感激他們。

如意見他呆若木雞，嬌嗔地道：「只有三日時間，你還不去準備！」

＊　＊　＊

三日的時間，眨眼即過，兪浩南忽有難分難捨之感，他對如意既有感激，又有情愛，更有一份歉意！

魏氏知道兒子去做好事，放心了許多，反而安慰兒子放心上路。兪浩南離家時，當眞是一步一回頭，心如刀割，他知道再回來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蒙面人約他在河陰見面，時間已正午，此去河陰五十多里路，所以城門一開，他便須立即策馬狂奔，也沒有時間讓他猶疑。

兪浩南出了城，便放馬狂奔，他不但武功好，而且騎技極佳，在正午時份，到達河陰，一入城，便有人上前攔馬。「請問閣下可是兪公子？」

兪浩南覺得那人十分陌生，目光向周圍一掠，翻身下馬，道：「不錯，閣下又是誰？」

「請跟小的來，小的帶你去見你要見的人！」

兪浩南藝高人胆大，點頭示意對方先走。那漢子帶他走進一條小巷，拍的却是後門，他拍門甚有節奏，先是三重兩輕，繼是一重兩輕，未幾門即打開，那人立即引兪浩南進去，道：「替公子照顧馬匹！」

兪浩南見這棟院子頗大，却想不出河陰還有什麼武林大家。那漢子引兪浩南到內廳，道：「公子請稍坐，待小的去通傳！」

過了半頓飯工夫，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兪浩南目光一及，霍地站了起來，脫口道：「你……你不是『小孟嘗』孟晉孟大俠？」

那中年漢子一臉和氣，抱拳道：「大俠兩字不敢當，孟晉却是賤名，兪公子請坐！」

兪浩南喃喃地道：「那天晚上三個人中似乎沒有大俠在內……」

孟晉笑道：「兪公子眼力極佳！孟某是這個計劃的發起人，他們是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兪浩南一屁股坐下，道：「眞是意外！」

孟晉哈哈一笑。「你以爲咱們另有目的？錯了！」他頓了一頓方續道：「這個計劃起於三年前，直到今日方可付之實行！孟某覺得扶弱鋤强，贈衣施藥，賑災行俠，只是治標之方，治本之道是削弱契丹之實力！試想想我大宋這些年來，民不聊生，全因外族入侵所引起的，若能使契丹不敢入侵，經過一段時間，自然可以國富民强！未知公子贊成否？」

兪浩南道：「那又未必，古人云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大宋打敗仗原因十分複雜，最低限度朝內奸臣太多，便是一個原因！」

「素聞兪公子文武全才，非一般武士能及，今日聆聽高見，果然！」孟晉道：「不過朝政非咱們武人可以改變的，刺殺契丹大臣，却還可以勉强試試，最低限度盡了咱們作爲子民和武人的責任！」

「孟大俠之襟懷，在下十分敬佩！兪浩南亦是大宋子民，當會盡力！」

「好極了，訂金孟某會先送給令堂，至於令堂和令正的一切，請公子放心，孟某一定好好照顧和保護她們！」

兪浩南精神一振，忙道：「在下先謝了，不過如何混入契丹，却是個棘手之問題！」

孟晉微微一笑，道：「公子到大名府找『賽孔明』孔以恕先生，他便會詳細告訴你！」兪浩南精神又再一振，孔以恕大名他早有所聞，其人機智過人，胸藏甲兵百萬，有他主持，料不會沒有把握的事！而且看來參與這次計劃的人不少，兪浩南信心大增！

＊　＊　＊

兪浩南依孟晉之囑，到大名府找孔以恕，見面的地方是棟小磚屋，十分破舊，似無人居住，但屋內居然坐了七八個人。其中一個，滿臉虬髯的，見到兪浩南怒目而視！

兪浩南抱拳道：「閣下料是謝鐵柳了？」

虬髯客冷哼一聲：「多謝閣下關照，謝某若能成爲英雄，更要感激你！」原來當日蒙面人問兪浩南有什麼要求，兪浩南要求有一名助手，更點了謝鐵柳之名。

謝鐵柳也是一名殺手，出道比兪浩南早，此人粗中有細，而且武功超卓，一手刀法打敗無數英雄，兪浩南看上他，只愛其才，並非有仇隙！

坐在正中，手持羽扇的中年漢子忙道：「謝兄不可相怪，兪公子此舉亦是爲了國家民族耳！來，待我來介紹！」當他介紹到樓白石時，兪浩南立即露出微笑。

樓白石是「如意劍」掌門，身份不低，他笑道：「兪公子，那夜得罪了！」原來他便是三位蒙面人之首。其他兩位也是大有來頭之人物：雷堡、安翼城！剩下來的高手，岳豐鎮和石雨台，兪浩南亦都有過耳聞。

當下衆人重新坐下，孔以恕即道：「諸位，咱們這個屠寮計劃，一共只有十個人知道，即在座九個，外加一個孟晉孟善人！」

俞浩南脫口道：「任務這般艱巨，只咱們十個人，可以完成麼？」

謝鐵柳冷笑道：「姓俞的，你如今才害怕麼？」

俞浩南針鋒相對，道：「咱們自然希望計劃成功，於國於民亦有利，若只求當英雄，不外是匹夫而已！」

樓白石忙道：「人多未必能成功，相反人少亦未必失敗，兩位稍安勿躁，且聽孔先生交代！」

孔以恕道：「樓掌門說得有理，其實眞正實行此屠寮計劃的只是俞公子和謝兄！」

這次輪到謝鐵柳沉不住氣，大叫一聲。「姓孔的，你這分明是借刀殺人！」

孔以恕忽然哈哈笑道：「要殺兩位何須花這許多氣力？只須將兩位的身份洩漏出去，兩位還有命否？」

謝鐵柳霍地長身拍案道：「你這算是威脅老子？」

樓白石嘆道：「謝鐵柳，你對孔先生說話最好小心一點！你倆只是人人均可僱的殺手，咱們付了錢，便得替咱們殺人！」

「但謝某有權不接！」

「不錯，但咱們付出的報酧亦特別高！」孔以恕道：「而且你們如今也反對不了！雖然咱們的手段卑鄙一點，但要做的事，却是轟轟烈烈的事，兩位殺了不少好人，也該替大宋官民做點好事！」

孔以恕自桌後走了出來，邊踱步邊道：「也許你們會問，爲何咱們不自己動手？區區可以告訴兩位，原因有二點，一是江湖認識你倆的人極少，換言之，無人知道你倆的底細，二是兩位有過人之本領！」

俞浩南道：「孔老先生誇奬了！」

孔以恕道：「區區若非認爲此事非兩位才能辦得成，這個計劃又何須等到今日才實行？論武功這裡幾個人都不在你倆之下，但論到殺人本領，論到忍、狠、穩又都不如兩位！兩位明白了沒有？」

謝鐵柳頹然坐下，半晌方道：「好，我姓謝的，人雖不肖，但最重信諾，某既然答應你們，便絕不會半途而廢，不成功則成仁！」

俞浩南道：「家母的生命担在你們手中，根本不必再表態！」

「識時務者爲俊傑！」孔以恕重新坐回座位上，道：「兩位放心，咱們會盡力接應和協助！還有，契丹境內咱們已派了一個女人埋伏，她以前也是個殺手：『血觀音』！相信都不會陌生！」

俞浩南臉色一變，問道：「她到契丹已有多久？」

「已有一年多，但是最近半年忽然失去消息，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兩位到契丹有機會請打探一下，她的代號是跨鳳，俞公子日後的代號則是降龍，謝兄的代號是伏虎！」

謝鐵柳道：「既然你們與她失去聯絡，她又如何相信咱們兩個？」

「見面時之暗號，稍後再告訴兩位。」孔以恕道：「請高兄及雷兄把契丹的風俗習慣和地形位置等等告訴他倆，再請岳兄教他們學習簡單的契丹語及文字！嗯，兩位須在此躭待半個月，然後才出發！」

＊　＊　＊

契丹原爲鮮卑族之別種，是東胡游牧民族的支流。」耶律阿保機在公元九一六年建國，傳至今已歷五代，太祖阿保機雖然東征西討，打下江山，但論到最興盛强大，却是聖宗在位期間。

聖宗耶律隆緒在童稚之年即位，國家大政由母親蕭太后專制。蕭太后的智慧和魄力，均可與唐之武則天一較高下，且文武雙全，每次南征，均親披袍甲督戰。

時文有韓德讓，武有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加上景宗時代打下的基礎(景宗時已屢次大敗宋軍，且善於使用和、戰交替手法)，國力更爲强盛。

西門丁按：研究過遼史的人，均知道自太祖阿保機起，至其滅國，歷代皇帝均娶蕭氏爲后，且皇帝比皇后短命的，多的是，是以遼史中便有好幾個蕭太后，本文所寫的蕭太后，亦即是演義小說：楊家將、京劇：四郎探母，裡面的那個與佘太君對壘的蕭太后，恐讀者混亂，下文以其名蕭綽稱之，蕭綽小字燕燕。

遼史中，姓韓的漢人，在遼當大官的，亦有好幾個，其中以韓延徽和韓德讓對遼貢獻至大，若無韓延徽，遼國在開國初期，未必能打下根基，無韓德讓亦無後來之强盛。此兩人均是卓越的政治家，把漢制搬到遼，民生得以改善，國家得以富强，而又保存契丹人之强悍，故能屢敗人口土地遠超過己之大宋。

太祖阿保機立國，定國名契丹，至太宗會同十年(公元九四七年)攻入後晉首都，穿漢族皇帝的服裝，受百官朝賀，改國號大遼。至聖宗時又復國號大契丹，後來雖又再復大遼國名，但已非在本故事所發生的年代矣。

契丹官制，分北南兩面，各設一樞密院，此亦仿漢制，乃因遼宮設在西方，所以官職稱北南，漢宮設在北方，故分左右，例如有左右相、左右侍郎之官職。

爲了更好地統治漢人，北面官稱國制，即契丹官制；南面官便是漢制，北面官管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官沿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統管契丹兵馬的，分稱北院大王和南院大王。大內惕隱司管皇族事務，大國舅司管后族事務。又及，北院大王和南院大王均屬北面官；南面官掌漢人兵馬者，由南樞密院來承担。

時女眞人之大金國尚未崛起，兩面之大夏國亦未成氣候，基本上是宋、遼對峙之局。本篇故事，大都發生在契丹(遼)境內，故不得不將契丹情況簡述之。又及，契丹之上大字，夏國之上有大字，均與大宋一樣，純粹爲了滿足民族自尊心，並無實際意義，蓋大者亦常被小者所滅，故文中均將之剔去。

＊　＊　＊

孔以恕其實並沒有什麼計劃，他們只將契丹的情況灌輸給俞浩南及謝鐵柳，要他們到邊境，隨流亡去契丹的漢人一道，混到契丹的京師。最主要的還是交代聯絡的辦法。

對俞浩南來說，還有一個收穫，便是與謝鐵柳消除了芥蒂，孔以恕安排他們印證武功，鬥了三百回合，未分勝負。雖然俞浩南未盡全力，但他亦不敢肯定謝鐵柳已盡了全力。

謝鐵柳敬重英雄，因俞浩南有眞實的本領，而改變了對他的態度，兩人越來越談得來。

半個月時間，眨眼即過，兩人換了裝束，扮成流浪漢，聯袂北上。沿途不斷交換意見，可惜他們對契丹的了解，只限於道聽途說，到了契丹京師，對如何混進皇宮或者耶律休哥府邸，毫無頭緒。

兩人沿途留意，果然發現有許多衣衫破爛的人，三五成羣北上，亦有衣衫比較光鮮者，準備到契丹境內做生意。

契丹人一方面想消滅大宋，另一方面對漢族之文化、飲食、文物、土產等等，又心存响往，加上韓德讓大力支持宋人去契丹，因此，去那邊做生意，還能得到溫飽。

宋之邊境守軍却不讓子民過去，因此須翻山越嶺，偷渡邊境。所幸宋軍一般見到衣衫襤褸者，沒有油水可揩，都馬虎了事。

俞浩南和謝鐵柳跟隨一羣青州人氏越境，爲首的那人十分强悍，同伴們都害怕他，俞浩南和謝鐵柳冷眼旁觀，發覺其同伴，都只是口服心不服，便在過了邊境之後，活生生將其打死！

其他青州人見首領被毆，起初還齊來「救駕」，却讓俞浩南攔住，大聲道：「鄉親們，咱們到異域受苦，只求溫飽，這廝諸般需索，大家跟着他那有好處？難道沒有他，咱們便沒有生計？」

一個喚管長虹的道：「你不知道了，他來過契丹京師好幾次，又說可以替咱們找生計，所以咱們才忍受其氣。」

謝鐵柳殺了那廝，拍拍手道：「咱們都是漢人，到異域求生，理該同心合力，互相照顧，某聽人說契丹京師繁榮得很，不怕沒有生計！」

那十餘個漢子便推謝鐵柳爲首領，稱之老大，俞浩南爲老二，當下互通了姓名之後，便繼續上路。

過了長城，也不知是不是那堵長蛇似的城牆起的作用，天氣驟然冷了起來。此刻剛立秋不久，城南猶是爭秋奪暑，城北已是涼風陣陣。

此去也不是坦途，蓋契丹兵可以强搶漢人作爲奴隸，故此漢人大可結伴而行，遇到契丹兵便繞路避之。行程自然受阻。

關外一望無際，心胸亦爲之寬廣起來，只是這行人心情都既緊張又沉重，近月的行程，中途已倒斃了兩個，到得契丹京師，只剩下十個人，青州漢子們都鬆了一口氣，俞浩南和謝鐵柳却更加緊張了。

俞浩南和謝鐵柳稍事安頓了青州漢子之後，便到街角商量。俞浩南低聲道：「老謝，你帶着他們，到漢人開的店子求職，在下去找血觀音！」

謝鐵柳目光一亮，道：「血觀音已半年多沒有消息，只怕已落在契丹人手中，你去找她，不是自投羅網？千萬不能魯莽！」

「在下先到孔先生給的地址看看，再相機行事，等下還在這裡見面！」俞浩南言畢即走進一爿喚英記的小飯店，直趨櫃台，低聲問道：「掌櫃，請問這個地址，怎麼個走法？」他將一張紙遞上去。

那掌櫃一對黑呼呼的眼珠子，上下看了俞浩南幾眼，眼皮一垂，道：「你剛來的？」

「是的，掌櫃來了很久了？」

「足足七年了，那邊情況怎樣？」掌櫃壓低聲音問道：「聽說近來生活比較安定，是不是眞的？」

俞浩南苦笑道：「若是眞的，咱們還用得着長途跋涉，來這裡謀生麼？掌櫃貴姓？你們這裡僱不僱店小二？」

「某姓英，小店規模小，生意又不大好，再也僱不起人了！唉，你要去的地方，就在店後兩條街！」英掌櫃邊說邊留意俞浩南的神情，俞浩南心生疑雲，暗中戒備，臉上仍堆滿笑容，向他謝了一番才告辭。

英記飯店背後兩條街，房舍矮小破爛得多，俞浩南依址找到一棟土磚屋舍，大門緊閉，但俞浩南發現階上有許多垃圾，證明已久無人居住。

俞浩南恐有人跟踪，故意繼續前進，至街口再突然轉身，不見有人留意，便回頭走去，仔細觀察，土磚房舍沒有圍牆，除了破門而入之外，別無他法，俞浩南不敢造次，退了出去，到小巷中找謝鐵柳。

謝鐵柳早已等得不耐煩，一見他立即問道：「情況如何？」

俞浩南將經過扼要地說了幾句，反問：「你那邊情況如何？」

「找不到活幹，不過這些人是咱們的護身符，絕不能丟棄！如今還是先祭五臟廟！」

俞浩南心頭一動，脫口道：「就去英記！」他又將英記掌櫃奇怪的神情告訴他。

謝鐵柳道：「如此咱們最好不要在一道，你先去，稍後才去。」

俞浩南十分同意，首先到英記，英掌櫃長身問道：「客官找到了沒有？」

俞浩南搖搖頭，走至櫃台，故意不談此事，在旁邊的一個座頭坐下，問道：「掌櫃，送兩個可口的小菜，一盤餃子，一壺酒！」

英掌櫃吩咐了小二，便拉了板櫈，坐在俞浩南旁邊，問道：「小哥，你老家在那裡？到這裡找誰？」

「在下乃鄭州人氏，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伯，他給了在下這個地址，叫我來找一個叫小鳳的姑娘，說他是小鳳的親戚，又說她來契丹已多年了，可以照顧我！掌櫃，剛才在下到那裡看過，大門緊閉，好像已無人住，不知她搬去那

裡？掌櫃你一定知道！」

英掌櫃笑道：「小哥這句話有問題，她搬到那裡，英某怎會知道？」

「你這裡眼皮雜，她又住在附近，必來過這裡吃過飯，你又必然認識她，彼此都是漢人，成爲朋友有何奇怪？」

「是認識她，你說得對，她來光顧過小店好幾次，但她離開英某却不知道，也不知她去了那裡！」

說着酒菜已送上來了，這時候謝鐵柳才帶人進來吃飯，兪浩南見英掌櫃有離開的意思，忙問道：「掌櫃，那小鳳姑娘，一個人跑來這裡幹什麼活？」

可是這句話還不能留下英掌櫃，他親自去招呼謝鐵柳。謝鐵柳道：「掌櫃你來得正好，今日我要請兄弟們吃一頓好的，把你店內最好的小菜，端上來！」

英掌櫃見來了豪客，連忙着小二殷勤招呼。謝鐵柳暗中向兪浩南打了個眼色，兪浩南自斟自飲，慢慢地吃着。俄頃，因接近晚飯時候，食客甚多，既有漢人也有契丹人。契丹人來此的，都是有官銜的。

這英記飯店外相雖不好，但做的菜也還過得去，兪浩南走南闖北，一嘗便知燒菜的師傅是魯人，因爲手藝兒接近魯菜。

英掌櫃親自招呼那幾位契丹將軍，臉上老是掛着笑容，與剛才大不一樣，看來寄人籬下的日子也不好過。

兪浩南不斷望向謝鐵柳，見他不時向自己打眼色，心中不明所以，又不便問，甚是納悶。忽然謝鐵柳用力一拍桌子，叫道：「掌櫃的，你是害怕大爺沒銀子麼？咱們來了這麼久，爲何到現在還沒菜沒酒？瞧，這不是大元寶！」他砰地上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

英掌櫃忙道：「客官息怒，這時候人多，招呼不到，請你多多包涵！」

「放屁！有人比咱們來遲，爲何反而先上？分明是狗眼看人低！」

這是實情，掌櫃先預備契丹將軍的酒菜，他心中暗自嘀咕，走前苦着臉道：「大爺，你是明白人，請息怒……這就替你安排！小三子，把那盤醬牛肉，先端過來給這位大爺！」

謝鐵柳恨恨地道：「算你識趣，快上酒！」

兪浩南不知謝鐵柳這樣做有何作用，又見他用力一拍桌子，罵道：「操你奶奶的！掌櫃，你這盤東西還是人吃的麼？」

英掌櫃忙道：「這是本店最好的冷盤醬牛肉！大爺，這裡是大契丹，不是在宋國，你就將就將就吧！」

「將就？你拿這種只配狗吃的東西來騙人，還要大爺將就，大爺的銀子是假的！」

話音未落，只見將軍那個座頭的四個人全部站了起來，其中居然有個是漢人，冷冷的道：「你剛才說什麼話？狗吃的？哼，你把所有的人都駡上了！」那個漢人叫做韓桑林。

謝鐵柳道：「我只駡店家，與你何關？你是什麼人？」

韓桑林道：「你又是什麼人？敢來這裡搗亂？莫忘記這裡是大契丹國土，不是在宋國！」

「難道你不是大宋子民？」

韓桑林一挺胸道：「大爺雖然是漢人，却是契丹子民，臭小子，快過去向耶律將軍賠罪！否則別想活着離開！」

「某只是駡店家，你硬要自己扯上身，還要我賠罪？免了！除非你能打贏某！」

兪浩南這才知道謝鐵柳是故意找事，心中暗道：「莫非他知道這個將軍的底細？」當下靜觀其變。

韓桑林上下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隨你單打獨鬥，還是要羣毆，韓某都奉陪！」

謝鐵柳道：「印證武功，自然是單打獨鬥！」言畢長身，捋起衣袖，又道：「到街上如何？免得毀了店家的財物，某可賠不起！」

兩人走出街上，店內的人都湧出去觀戰，謝鐵柳抱拳道：「請指教！」

韓桑林冷冷地道：「且慢，所謂拳腳無眼，死傷難免，屆時勿怪！再者，先報上名來！」

「在下冼舟山！嘿嘿！只怕我傷了你，你們將軍會來個羣毆！」

那將軍站在一旁，用流利的漢語道：「你放心，本將向來愛惜人材，絕不會做這種事！」

韓桑林喝道：「你廢話說完了沒有？」言畢標前搶先發動攻勢，謝鐵柳未摸透對方的底，先採取守勢。

韓桑林拳路凶猛，尤其是一對脚，使得出神入化。謝鐵柳忖道：「難怪這廝口氣這般大！」雖如此却也不怕他，見招拆招。

旁邊的人見韓桑林攻得凶狠，都不斷吶喊爲其助威，兪浩南轉頭望了幾眼，知韓桑林內功未登堂入室，只要謝鐵柳開頭守得穩，百招之後必勝無疑，是以重返座位飲食。

韓桑林見對方守得穩，毫無空隙，心頭吃了一驚，出口激之：「你師父只教你守，不教你攻麼？」

謝鐵柳笑道：「攻守均是武功，問題是你練得到不到家！閣下師父必是高人，可惜閣下年輕時不肯吃苦，所以只學到這些花拳綉腿！」

韓桑林本想激他，誰料反中人激將計，勃然大怒，喝道：「再看老子這一對綉腿！」他扭腰俯身，左腿突然向後踢出！

這記虎尾腿十分厲害，但謝鐵柳知對方一身武功全在一雙腿上，格外留意其下肢之活動，韓桑林扭腰俯身，他已知道其用意，按說要破解之並不困難，但却故意裝出狼狽相，雙臂舉起一架，似喝醉了酒般，蹬退了幾步。

韓桑林的同伴都爲他喝起采來，韓桑林精神大振，立即標前，亦飛起一脚！謝鐵柳正要他如此，偏身一讓，左拳反擊其脅，右腿貼地一掃！

韓桑林顧得了上面，顧不了下盤，他單足獨立，謝鐵柳一勾，失却重心，砰地一聲，跌倒地上，謝鐵柳立即躍開，抱拳道：「承讓！」

韓桑林一骨碌爬上來，叫道：「不算不算，再來！」話未說畢已撲上去，扭身便打。

謝鐵柳回頭瞥了耶律將軍一眼，見他臉有不悅之色，心想：「這姓韓的九成是那將軍的侍衞，若將他打倒，說不定可取其位而代之！」主意打定，立即聚精會神起來，全力應付。

韓桑林急於扳回臉子，攻得急，却失之於穩，謝鐵柳覷得眞切，一招「野馬分鬃」，揺開韓桑林雙臂，左脚一提，又將其掃倒於地！

韓桑林再爬上來，駡道：「臭小子，你以爲有兩下子，就可以橫行霸道，你敢辱駡將軍，便得受懲罰！來人！將他縛回府去！」

未幾契丹兵聞言湧前，謝鐵柳喝道：「姓韓的，你說話跟放屁一樣，還要不要臉？」

耶律將軍忽然鼓起掌來，道：「洗壯士武藝超羣，令本將軍大開眼界！像這等人材理該厚禮請他回府！韓桑林，你要令本將失信？技不如人，不怨自己學藝不精，反生妒忌，簡直豈有此理！」

韓桑林似鬥敗公雞般，囁嚅地道：「將軍，卑職尚未盡全力！」

耶律將軍冷哼一聲：「本將軍只知這位洗壯士未盡全力！請賞臉到舍下盤桓幾天！」

謝鐵柳心中暗喜，却故意道：「咱們是漢人……怎敢到將軍府上……不敢高攀，不敢高攀！」

「壯士這般說便不大了解契丹人之天性，以及本將軍的性格！本將軍最喜愛武功高强的漢子，不管是契丹人和漢人！」耶律將軍道：「來，待本將軍替你爲朋友會賬！蕭撻，告訴英掌櫃，把賬記下，洗壯士，咱們走吧！」

謝鐵柳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神態，道：「那……多謝將軍……但……小民也該先跟朋友們打個招呼……」

「應該應該！本將軍所重的就是義氣漢子，洗壯士，本將軍在此等你！」

謝鐵柳抱一抱拳即鑽進英記飯店，向管長虹等人抱拳道：「諸位兄弟，耶律將軍請在下到府裡去，失陪了！」

管長虹羨慕地道：「老大，恭喜你了，如果有什麼生計的，請老大多多關照！」

「這個當然，否則何來的兄弟情！」謝鐵柳抱拳道：「明天再見！」他又悄悄向兪浩南打了個眼色，然後出店隨耶律將軍回將軍府。

謝鐵柳去後，兪浩南暗道：「想不到老謝還眞有兩下子，希望他能順利……那我呢？」他忽然覺得自己不宜再在此耽擱，便喚掌櫃會賬。「英老闆，順便問你一件事，這附近有那一家客棧比較便宜的？」

「有，有一家叫漢風的客棧，老闆固然是漢人，到那裡投宿的，也都是漢人！就是斜對面！」

* * *

漢風館的佈置果然還有中華文化氣息，不過房間却頗簡陋，幸而收費便宜。客棧內又黑又髒又亂，除了大堂之外，其他的全是下級客棧的格局，但收費並不太便宜。

兪浩南先洗了個澡，冷靜一下腦袋，忽然聽見隔壁房有個沙啞的聲音道：「人人均說契丹人都識貨，誰知他們也是以貌取人之輩，他奶奶的，要我白白走了千多里路，早知便不來了！」

另一個人道：「老馮，你說話嗓門小一點好不好？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天下何處不能容身？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沙啞的聲音又傳來：「耶律罕不識貨，難保沒有識貨的人，咱們再試試，不行的話，再另想辦法！」

接着兩人的聲音越來越低，兪浩南剛穿好衣服，房門忽被人敲响，小二在外面道：「客官，洗好了澡沒有？要不要洗水？」

「不必了，把水抬出去吧！」兪浩南打開房門，讓小二進房抬水，不料隔壁那間房亦開了門，走出兩個漢子，雙方打了個照面，兪浩南吃了一驚，原來那個聲音沙啞的漢子，竟是舊相識，狼山上的第三把交椅的「滿天星」馮霍！

去年他混進狼山，刺殺了楊向天，狼山的十多個頭目，他每個都認識，匆匆一瞥，便能認出來，那馮霍見到兪浩南目光微微一變，隨即拉着同伴出去，看來他似乎沒有認出來。這也難怪，當日兪浩南是經過易容才上狼山的，而今又扮成潦倒的模樣，馮霍豈能一眼望出來？

小二把洗澡水抬出去，兪浩南關了門，暗叫一聲好險，「想不到在這裡，與這廝狹路相逢，若讓他認出來……不行，爲安全計，明天一早要搬離這裡！」

隔壁的馮霍很晚才回來，還好像喝醉了酒，兪浩南一夜不敢睡，至天亮，立即吩咐小二送水洗臉。小二問道：「客官，要不要在小店吃早飯？」

「不用了，請立即結賬！」

小二哈腰道：「請客官洗了臉，到櫃台交錢就行！」

兪浩南匆匆收拾一下便去櫃台會賬，出店之後又不知該去何處，略一猶豫，不由自主，又向「血觀音」的住所走去。

一入小巷，他立即覺得有人跟踪，回頭又不見有人，兪浩南改變主意，穿巷而出，憑他多年當殺手養成之直覺，發覺背後那人仍然不即不離地跟着。

兪浩南忖道：「莫非是馮霍？」心念一動，出城向北而行，走了兩三里，見路旁有一座樹林，便閃了進去，回首注意來路。

不料背後忽然响起「郎蒼」的兵器出匣之聲，兪浩南一個風車大轉身，只見林內走出一個滿臉麻子的壯年漢來，手上的匕首已出了鞘。

麻面漢子哈哈笑道：「昨夜幾乎被你瞞過，幸好今早酒醒記起了來！龍潛，久違了！」話聲未落，另一邊又走出一個臉皮青白的中年漢來，兪浩南心頭一沉，因爲這人長相斯文，但論手段之毒辣，猶在麻面漢「滿天星」馮霍之上！他在狼山坐第七把交椅，乃「青臉狼」白長

壽！

以一敵一，俞浩南有把握必勝，以一敵二，可就沒有把握，是以淡淡地道：「兩位是誰？誰是龍潛？」

馮霍道：「彼此都是明白人，你還裝什麼蒜！」

白長壽道：「龍潛，你改變了樣貌，但改不了聲音，正所謂百密一疏呀！」

俞浩南哈哈笑道：「兩位硬要把在下當作是敵人，在下也無可奈何之至！」

「敵人？哼，你殺死咱們老大，累得咱們今日要到異域求生，這筆賬是算定的了！」白長壽陰惻惻地道：「只是不知道龍潛爲何也跑到契丹，莫非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契丹來了？」

馮霍道：「老七，你跟他磨什麼菇？將他擒下便什麼都一清二楚！」言畢首先向俞浩南撲去！

策劃屠獠　潛入契丹

俞浩南一躍閃開，道：「且慢，在下有話說！」

白長壽冷哼一聲：「証據確鑿，老大是被你殺死的，還有什麼話好說？」

「你們來契丹有何貴幹？」

馮霍怒道：「咱們不盤問你，你反來問咱們？」

俞浩南心中暗打主意，臉上却裝出一副輕鬆之態。哈哈一笑：「在下殺死楊向天，對兩位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說起來，該多謝在下才對！」

「還要咱們謝你，我呸！老大一死，狠山的兄弟便互相不服，爭權奪利了幾個月，已七零八落，最後索性散了伙，否則咱們也不會來此看人臉色。」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俞浩南道：「楊老大一向專橫，根本不將你們放在眼中，如今能夠恢復自由，不是更好？來契丹也未必不好，在下不是也來了麼？」

白長壽冷笑一聲，道：「咱們怎知你是爲什麼來的？說不定是跟着咱們來的！」

俞浩南道：「在下是不能在中原立足，迫不得已逃命來此！」

馮霍大笑：「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白長壽輕笑一聲：「龍潛一向神秘莫測，無人知其底細，是誰有此本領，將你迫來契丹？」

俞浩南咬牙道：「若果在下知道是誰幹的，就好辦了！但我不知道，匿名信要我在一個月之內，離開大宋，否則便將在下的一切公諸於世，教我寸步難行！」

「哈哈，也許那人跟你開玩笑！」

俞浩南道：「他殺死我的家人，再將匿名信放在家父屍體上，這像不像開玩笑？」

白長壽呆了一呆，他心機奸狡，不容易相信人，心中琢磨着俞浩南剛才說的話，希望能找到破綻。馮霍已哈哈大笑：「好好，這才公平，老子的氣總算消了許多！」

白長壽眼珠子一轉，忽然哈哈笑道：「好極了，正所謂不打不相識，既然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倒不如同舟共濟！對啦，龍兄既然此來契丹，這幾年又賺了不少錢，又何須在京師露面？」

「若是有錢，龍某又何須來此找機會？」俞浩南嘆了一口氣，道：「走得匆促，只帶了幾百兩銀票！」

白長壽哈哈大笑：「龍兄，咱們又不是要向你借錢，你何必先把路堵住！」

俞浩南笑道：「我是一早已將得來的錢，買了一大片的田地，又把一部份借了出去，這些一時之間可收不回來！否則又何須弄至如此田地！」

白長壽冷笑一聲：「這只有你才知道了！龍兄，咱們如今連吃飯也成問題，這幾天怕要請你照顧了！」

俞浩南大笑道：「我還以爲什麼大事情，只要在下有錢，兩位吃飯的問題，便包在我的身上！」

白長壽道：「只是咱們袋內空空如也，難道要一直跟着閣下才有飯吃？」

「這也簡單，在下身上還有幾百兩銀票，兩位先取去濟燃眉之急！」俞浩南說着伸手入懷，掏出幾錠銀子來，道：「每人一份，不用爭！」

馮霍大喜，道：「如此咱們便先謝啦！」他邊說向前走去。

白長壽叫道：「小心！」馮霍瞿然一醒，連忙站住。

俞浩南冷笑道：「不錯，須提防有詐！接住！」他將銀子拋了過去。馮霍見沒有異狀，便俯身將其拾起，納入懷內，白長壽見馮霍無事，才彎腰去撿拾，忽覺其中一錠銀子入手稍重，忍不住拿在手中掂了幾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錠銀子忽然爆開，裡面噴出一蓬毒針來！

毒針剛發出，俞浩南便飛躍出樹林，但聽一聲慘叫，白長壽叫道：「龍潛，你……好狠毒！」接着只見他跌跌撞撞，走出樹林。

俞浩南冷冷地道：「閣下太過奸詐，龍某放你不得，你只能怪自己！倒也！」話音剛落，白長壽已應聲倒地，一張臉泛着黑氣！

俞浩南尚未定下神來，馮霍手執匕首，亦自樹林內穿了出來，俞浩南反而斜飛入林。馮霍驚怒地道：「龍潛，你有種的便別跑！」他又穿入樹林，只見俞浩南一派悠閒地望着自己，不由呆了一呆！

「老馮，你爲何要殺我？」

馮霍怒道：「老子不先下手，難道要等你來殺我？」

「我爲何要殺你？」俞浩南道：「在下殺白長壽當然有道理，奸人不易相處，何況一碗飯，兩個人吃，總比三個人吃好！老馮，咱們以後有難同當，有福共享！」

馮霍嘿嘿笑道：「你以爲自己比老白容易與人相處，誰不知道你最多殺人的花樣？說不定等下又有什麼手段要來對付我？」

俞浩南大笑，道：「在下若要殺你，剛才你那幾錠銀子，其中一錠也會爆開，白長壽躲不過，難道你就躲得開？」他自懷內掏出幾錠銀子，還一拋落地上，

其中一錠，果然應聲爆開，射出一蓬毒針！

馮霍不由無話可說，半晌方問道：「你剛才說一碗飯兩個人吃，難道你有什麼差使？」

「暫時還沒有？」俞浩南問：「昨晚你跟老白說什麼以貌取人，是誰以貌取人？」

「你可知契丹有位耶律休哥？」

俞浩南哈哈笑道：「只怕無人不知，此人以貌取人？那當眞令人可惜！」

「不是他，是他府內的副總管！」馮霍吸了一口氣，道：「聽說那耶律休哥武功甚是厲害，是遼東派的高足，許多漢人到此，都被聘進府內，許是當其侍衛，偏生他們不要馮某！」

「哦，竟有此事？這倒是一條活路！」

「聽說耶律休哥不是公開延聘人材，但可以效毛遂自薦，文的武的，只要有過人之能便行！」

俞浩南大喜，道：「好極了，咱們再去試一試！」

馮霍抓抓頭皮，道：「只怕人家不要我！」

「再試一次又何妨？老馮，你帶我去！還有一點，到那裡你千萬別說出我的殺手身份，免得人家一聽便不要了！」

「這個道理十分顯淺，用不着你教！」馮霍道：「不過還要先套好口供，以免臨時答不出來！」

俞浩南道：「在下化名洪長生，是學少林寺的武功！」

馮霍雙眼一亮，急問：「這可是眞的？」

「雖然在下不在少林寺內學藝，但學的却是少林寺功夫，家師是智清！」

「智清？」馮霍臉色又是一變，道：「便是那位屢次犯戒，在二十多年前，被少林逐出門的和尙？」

「正是！」

「難怪你武功既高，手段又狠！」馮霍嘆了一口氣。「當眞想不到！」

俞浩南反問：「你是學誰的武功？」

馮霍道：「馮某是霹靂堂弟子！」

「霹靂堂不是已被『半個僧人』破了麼？」

馮霍再嘆一口氣。「若非如此，馮某又怎會流落到在狠山！」

俞浩南道：「咱們葬了白長壽，便去耶律休哥那裡碰碰運氣！」

* * *

耶律休哥智勇雙全，非一般契丹悍將可比，地位殊榮，那座將軍府亦建得氣派萬千，如鶴立鷄羣，充分顯露其主人之地位及權威！

大門外一列丈餘的七級石階，既整齊又寬闊，每級石階兩端各站着一名契丹武士，冑甲分明，令人不敢仰視。

俞浩南和馮霍傲然向石階走去，第一級的兩個武士立即向前跨出一步，轉身攔住他倆，馮霍乾笑一聲道：「嘻嘻，咱們是來應徵爲貴府效力的！」

那兩個契丹武士居然懂得漢語，道：「你昨日不是來過，總管已不要你了！」

「但這一位今日是第一遭來的，而且昨日副總管對在下有偏見，何況在下亦尙未在他面前顯露本領！」

其中一個道：「你倆且在此等等！」他轉身進內，過了兩盞茶的時間才回來，道：「且跟我進去！」當下俞浩南兩人便隨他進內。

一入門是座大庭院，假山青松點綴其間，風格甚爲粗獷，那衛兵不走大路，引他們由過道沿圍牆直入，沿途但見房舍櫛次鱗比，令人頓生一入侯門深似海之感。

也不知走了幾進，衛兵又帶他們折入一座小院，那裡又有幾個帶刀的侍衛，衛兵交代了幾句便回去了，由侍衛引他們進內，至一座小廳，方道：「兩位稍候，總管即來。」

果然過了一陣，外面便傳來一陣脚步聲，馮霍低聲道：「昨天見我不是總管，而是副總管！」

話音剛落，一個侍衛進來，道：「蕭總管駕到！」俞浩南和馮霍連忙長身，只見一個身材枯瘦矮小的中年漢，雙目烱烱有神，似能看穿人的心，一對眼睛在他們身上轉來轉去，他背後還跟着五六人，既有漢人亦有契丹人。

俞浩南道：「在下洪長生，參見蕭總管！」馮霍也忙唱了個肥喏。

蕭圖古用流利的漢語道：「洪先生，令師是什麼人，你有何本領？」

「家師乃少林寺棄徒智清，在下不敢妄自菲薄，允稱文武雙全，可任由總管考核！」

一個漢人走前在蕭圖古耳邊輕語一陣，蕭圖古又問道：「如此說來，他學的是少林的功夫了！」

「不錯，但家師是帶藝入少林的，他武功十分雜，因此在下涉獵亦廣，但內功則是修少林的正宗心法，在下自信有家師當年的八成以上的水準。」

那漢人自我介紹：「在下岑重山，請問令師尙在人間否？」

俞浩南和馮霍聞言吃了一驚，蓋這岑重山二十年前是中原武林，著名的魔頭，後來迫得白道高手，欲羣起對付之，便銷聲匿跡，想不到躲在契丹！俞浩南臉色不變地道：「家師圓寂已逾四載，在下隨他足足有十年，但在十歲那年已開始習他所授之內功。」

「智清最擅長的是什麼武功？」

「少林寺的七十二技，家師學了十二技，樣樣皆精，每一技特別突出，亦無一技不精！」

馮霍心中暗道：「你這樣答，人家怎肯相信你！」誰知道岑重山默默點頭，改問其來歷，馮霍照答如儀。

蕭圖古道：「在未正式考核之前，先問你們一句話，何事來契丹？」

俞浩南道：「在下雖深得先師衣砵，奈何先師是少林叛徒，故此在下不敢在中原武林稱雄，否則必被少林寺迫死！但學了武功不用，無異是錦衣夜行，有用武之地者，唯有貴國矣，加上家丹已逝世，孑然一身，何處不能去？」

馮霍冷冷一笑道：「馮某在中原武林，聲名狼藉，不能安身，因此厠身狠山

，然狠山終非久長之地，故此望能為將軍效力！」

蕭圖古道：「好，請岑師傅考驗他們的武功！」

岑重山道：「兩位請到外面去，稍候咱們會分別考核兩位的內功，輕功、兵刃、暗器和拳腿功夫，最後再回來這裡，由老夫考核你們對武功之心得和理解分析力！」

＊　＊　＊

蕭圖古終於認為俞浩南和馮霍符合資格，然後在內廳再度接見他倆。「兩位已合格了，將來彼此便是一家人了，蕭某深感榮幸！並代表耶律休哥將軍府，歡迎兩位！」他首先鼓掌，岑重山等人見狀，亦鼓掌附和。

馮霍見他說得客氣，心花怒放，忖道：「這蕭圖古，到底比副總管耶律罕有眼光！咱們肯來這裡屈就，已是契丹人之榮耀，還嫌三嫌四的！」當下問道：「總管太客氣了！未知屬下日後作何工作？」

蕭圖古反問：「未悉兩位幾時可以來此工作？因為日後假期極少，兩位若有未了之事，最好先辦好再說！」

馮霍道：「屬下可立即上任！」

俞浩南道：「屬下與朋友同道而來，言明禍福與共，所以還得……」

蕭圖古道：「如此待洪壯士辦好了私事後再來也未遲，幾時來幾時歡迎！」

馮霍忙道：「如此屬下便與洪兄一道上任！」

蕭圖古長身道：「待兩位上任之後，再安排工作，職位雖然有別，但酬金都一定能滿足兩位！」俞浩南和馮霍見狀便連忙道謝告辭。

蕭圖古着岑重山送他們出去。到大門口，馮霍低聲問道：「岑前輩，在此担任的是什麼工作？」

岑重山語焉不詳地道：「岑某工作範圍甚廣，一時也說不清楚，兩位入了將軍府之後，自然清楚，希望能早日再見到兩位！」

俞浩南知他不肯說，拉一拉馮霍的衣袖走了。馮霍道：「龍兄弟，你還有朋友麼？」

「是道上的患難朋友，馮兄若無他事，可聯袂同去英記飯館！」

馮霍笑道：「馮某不打擾你了，先回客棧收拾一下！」

俞浩南獨自一人去英記飯館，此刻早已過了午飯時間，店內的食客寥寥無幾，但俞浩南未曾吃過飯，加上考核了半天的武功，腹如雷鳴，一坐下便喚掌櫃。掌櫃走前笑問道：「客官這時候還未吃飯？」

「今早去耶律休哥將軍府應聘！嗯，先來幾個小菜，一盤餃子！」

英掌櫃吩咐伙記辦理，邊打笑道：「瞧客官的神情，必然是成功了！」

「僥倖被錄取了！」俞浩南一回頭，便見到管長虹，問道：「咦，老管，你也到了？吃過飯沒有？」

管長虹苦笑道：「飯是吃過了，只是在這裡吃不起，您找到活計沒有？」

俞浩南點點頭，道：「在將軍府內找到一個職務，算是解決了生活！來！坐下來喝酒，我請！」

管長虹坐下，嘆了一口氣，道：「您能文又能武，不愁找不到生活，但像咱們這種人要找一口飯吃，便不容易了，早知便不來了！」

俞浩南道：「咦，小弟記起了，你以前好像是做廚師的……喂，英掌櫃，你何不試試他的手藝兒，即使貴店用不着他，也可以替他介紹行家！」

英掌櫃哦了一聲，問道：「閣下燒的是什麼菜？」

「燒魯菜和越菜！」

英掌櫃目光一亮，道：「好極了！你到這廚房來，弄兩個給這位客官嚐嚐！」俞浩南忙要管長虹多謝英掌櫃。

英掌櫃道：「對啦，英某還未請教客官貴性，將來還要請你多多關照！」

「在下姓洪，這位是管師傅！」

英掌櫃帶管長虹到廚房，謝鐵柳也進店了，他經過俞浩南身邊，低聲道：「找個地方說話！」邊又大聲嚷道：「小二，切半斤牛肉，來一壺白干！」拉開椅子，在俞浩南旁邊的一個座頭坐下。

俞浩南趁小二去打酒，頭也不回低聲地道：「等下到上次那條小巷見面！」兩人不再交談，謝鐵柳的酒肉先上，俞浩南的菜反而過了很久才送上來。

俞浩南吃了幾口，英掌櫃問道：「洪客官覺得如何？」

「這是敝友燒的，好壞不便論，但起碼比貴店的廚師燒的菜，道地得多，英掌櫃自己覺得如何？」

英掌櫃笑道：「英某自己也覺得不錯，已決定僱他了，另外他還有一位姓周的朋友，也幹過飯館，也決定聘他！」

「多謝英掌櫃幫忙！來，在下敬你一杯！」

英掌櫃忙道：「客官客氣，論起來，英某該多謝你呢！」他拱拱手，向謝鐵柳走過去，問道：「冼壯士，聽說你已進將軍府當差，恭喜你了，日後請多多關照！」

「不敢當，冼某只領了一份閑差使而已！」謝鐵柳匆匆把酒肉吃淨，道：「掌櫃請會賬！」英掌櫃堅決不肯收，謝鐵柳只好道：「那麼下次一併算。」

謝鐵柳走後，管長虹自廚房出來，多謝俞浩南。

俞浩南道：「你以後可得安心工作，不負掌櫃的青睞！」

「一定一定！英掌櫃，小的明早便帶敝友來聽使喚。」管長虹言畢喜孜孜地走了。

俞浩南不慌不忙地把肚子塡飽了，英掌櫃堅持請客，俞浩南放下一錠銀子，道：「在下身上還有點錢，只是日後敝友有事，還請你照顧一下！」

英掌櫃道：「你把這些錢送給貴友，不是更好？至於酒菜錢，若堅持要算，便是不把英某當作朋友了！」

俞浩南謝了一番，施施然出店，他表面上優哉悠哉，實則暗中不斷留意街上的行人，見沒有扎眼的人，便趕緊閃進小巷，只見謝鐵柳在另一頭向他招手。

俞浩南來至巷口，便聽到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道：「老龍，有人盯梢，今晚二更去城隍廟見面！」

俞浩南放慢脚步，走出小巷，見謝鐵柳已去遠了，他在附近閒逛了一陣才返回漢風館。他心動一動，把耳朵貼在馮霍房上凝神屏息，偷聽了一陣，裏面竟無動靜，房內似乎無人！

俞浩南心頭奇怪，但不敢多呆，忙鑽進自己房內，小睡片刻，然後盤膝練功。隔壁的馮霍却還未回來。俞浩南直至戌牌時分將過才出來吃飯。待他回來，馮霍仍不見踪影，俞浩南暗吃一驚：「這廝去了何處？是他在此有朋友，而瞞住我，還是有了不測？」

俞浩南沉思了一陣，便轉移目標，為自己此次到契丹，實行屠獠計劃而動起腦筋。

直到此刻為止，俞浩南一切均很順利，起初他到契丹是為了殺耶律休哥等人，如今第一步已成功，可算是隨心所欲，何況連謝鐵柳亦成功了一半，也許契丹氣數已盡！

外面已傳來二更的梆子聲，俞浩南收攝心神，又練了一陣功，快到三更時才悄悄推開窗子跳了出去。契丹京師晚上戒備亦頗嚴，幸而日間俞浩南已去過城隍廟，知道路線，不必費工夫去找尋，是以很快便到達城隍廟。

旅居契丹京師的漢人也有不少，他們合資建了一座小小的城隍廟，地方雖小，但因為建了不久的關係，甚是新淨。

俞浩南逾牆而入，聞得殿內有一陣鼻鼾聲，正想進去看看，又發覺殿頂屋瓦上有人向自己招手。

* * *

俞浩南抬頭望去，見瓦頂那人正是謝鐵柳，便亦飛身躍上去。謝鐵柳向他招招手，由後頭那端躍下去，俞浩南隨其後，在殿後爐邊與謝鐵柳交換意見。

「龍兄，你到那位將軍那裡辦事？」

「耶律休哥！你呢？」

謝鐵柳聲音帶着興奮，道：「謝某在耶律文光府內當教頭，而耶律文光則是耶律斜軫的堂弟，兩人來往頗密，眞是天助我也！」

「且慢高興，這只是開始而已，以後發展如何，尙在未知之數！」

謝鐵柳再問：「你在耶律休哥那裡，當什麼職？」

俞浩南將情況告訴他。「蕭圖古謂等小弟進府之後，才安排小弟職責，謝兄找小弟，料不單止為此？」

謝鐵柳嘆了一口氣，道：「咱們太順利，謝某心頭反而有點不踏實！」

俞浩南道：「謝兄萬莫大意，正所謂十劃未有一撇，說眞的，小弟至今仍未有半點把握返回中土！」

謝鐵柳道：「謝某約你來此便是要與你商量幾件事，第一，咱們分開行動，不但實力分薄，而且不能互相照應，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聯絡！」

「小弟希望你說服管長虹，替咱們傳遞消息。」

「這個沒有問題！」謝鐵柳道：「咱們的動向又如何通知孔以恕他們？這是第二個問題！」

「他叫咱們用暗語寫在不顯眼的地方，但須在當眼處畫下暗號指引！」俞浩南沉吟道：「但小弟却有個更好的地方……」

謝鐵柳脫口道：「血觀音以前的居所！」

「正是！不過咱們須到裡面先探一探，不知謝兄有此雅興否？」

謝鐵柳冷哼一聲：「謝某未出國境，已不將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他打了個手勢，兩人悄悄翻過圍牆，穿巷而去。

契丹京師巡邏雖然頻密，但難不住兩名中土高手，輕易到血觀音以前之居所外，俞浩南吩咐謝鐵柳先在外面看風，自己則取出一根鐵線，撬開門環上的鎖，然後輕輕推門進去。

門一打開，便聞到一股淡淡的霉味，証明久已無人居住，俞浩南摸出火摺子亮着，擧高一照，廳內傢具齊全，但椅桌上面都鋪了灰塵。

他首先走近屋內那兩間臥室門前，凝神聽了一陣，不聞聲息，然後通知謝鐵柳進去。謝鐵柳關上門問道：「怎不進房查看？」

俞浩南將火摺子交給他，然後又用鐵線，弄開房鎖，左首那間是臥室，房內除了炕之外，別無一物；而右首那間又是只剩一張炕，外加一几一椅，亦無別物。

謝鐵柳訝然道：「看來她是搬走的？」

俞浩南搖頭道：「不一定，發生了意外，事後亦可能再佈置過！如果是搬走，她大可以將訊息傳遞給孔以恕！」

謝鐵柳臉色一變，道：「若是如此，則計劃可能已洩漏，對咱們來說，可是個壞消息！」一頓又輕嘆道：「若能殺死耶律斜軫，就算死也値得，最怕……」

俞浩南忙安慰他：「不可輕易言死，機會總是有的！我認為此地是孔以恕他們唯一知道的地點，將訊息留在這裡吧！」言畢就以手指在几上灰塵上寫下混進將軍府的情形，下面又畫了一條龍，一頭老虎。

謝鐵柳道：「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俞浩南吹熄火摺子，道：「不必急！謝兄，小弟與馮霍一齊投入將軍府，但此人晚上不回客棧，未知是否另有任務！」

謝鐵柳臉色一變，道：「如此對他必須小心，不可露出謝某來！」

「這個當然！謝兄，你什麼時候休息？」

「暫訂逢三休息，你須爭取同日休息！」

「小弟未進將軍府，實情如何，現在還說不上，其他工作，暫時請你勞心了！」俞浩南抱拳，道聲後會有期，便走路回漢風館了，謝鐵柳把門鎖上，也回城隍廟。

* * *

俞浩南悄悄由窗子爬進房內，不敢發出一絲聲息，他先將耳朵貼在墻上聽

了一回，聞得鄰室傳來一陣均勻悠長的鼻鼾聲，剛放下了心，又生了疑念：「馮霍在猥山快活逍遙，來契丹當眞只求生活？求三餐一宿，憑其武功及爲人，何處不能得之？那麼他來此，又有何目的？」

他發了一陣呆，天色已濛濛亮，連忙寬衣睡覺，他不敢熟睡，只瞌了一陣便下床，盥洗之後去敲馮霍的門，「馮兄！」

一忽，馮霍開門，睡眼惺忪地道：「龍兄早！」

俞浩南閃了進去，道：「在下早已告誡過你，不可再稱我龍兄，你怎麼忘記了！」

馮霍笑嘻嘻地道：「天下間，姓龍的人，何其多也，你怕什麼？」

俞浩南沉下臉道：「但如今人人均知我是洪長生，萬一將軍府內有人聽到，可會惹來不必要之麻煩！」

馮霍道：「好好，以後喚你洪兄就是！什麼時候啦？」

俞浩南聞得一陣酒味，皺眉道：「你昨夜喝酒去啦？」

「嘿嘿，來到這裡，男人不喝酒不玩女人，還有什麼事好做？」馮霍用手掬起面盆裡的水，胡亂在臉上洗了一下，邊揩手邊道：「何況老子如今又找到生計！」

俞浩南道：「在下是不能在中原立足才來此隱身，你只求三餐一宿，何須到此窮山惡水之地？」

「求財當然不必來此，但馮某還未活夠，躲在契丹却是最安全的！」馮霍稍頓又問道：「咱們什麼時候去將軍府報到？」

「下午就去！」

馮霍微微一怔，道：「這麼快？」一頓又堆下笑容道：「也好，說過一齊行動，吃了午飯就去，不過你給我的銀子，昨夜已經花光啦，今午可要打你的秋風！」

* * *

俞浩南和馮霍到耶律休哥府邸報到，這次接見他倆的却是副總管耶律罕和岑重山。

耶律罕身材與蕭圖古正好相反，高大冷峻，乾笑一聲：「歡迎歡迎，兩位已經想清楚了麼？」

俞浩南故意問道：「請恕屬下愚昧，不知副總管之意！」

耶律罕向旁瞥了一眼，岑重山道：「兩位若加入將軍府，便是將軍府的人，一切須聽命令，不得擅自行動……」

馮霍截口道：「岑前輩放心，這個咱們曉得！」

「且聽了岑某之言再答！」岑重山冷峻地道：「入了將軍府，可以說失去了行動自由，包括休息日！工作未完成，說不定不能休息！就算娶妻也得徵求總管之同意！」

馮霍「啊」了一聲，道：「天下間豈有這等規矩的？請問咱們的工作是什麼？」

岑重山道：「你們的工作範圍，在你們簽了賣身契之後，以後自然會知道！規矩是人訂的，訂了就有！犯規輕則受罰，重則被殺，你們先考慮清楚再決定，但一經決定，便不能改變！」

馮霍急問：「那咱們要賣身多久？」

「那就得視你們的工作完成得如何，早者一年，若不能完成任務，說不定須老死府內！」

馮霍拿眼望了俞浩南一眼，道：「可否准咱們商量一下？」

岑重山道：「你倆可到旁邊的耳房裡商量！」

「不必！」俞浩南輕吸一口氣，道：「咱們是不能在中原立足方來此者，又沒歹意，不必背人商量！」

馮霍急道：「老……洪，那麼你……」

俞浩南道：「馮兄，事關前途，請仔細考慮之！雖說咱們有協議，共同進退，但這一件事可不必强求！」言畢閉目沉思。

耶律休哥訂的規矩十分奇怪，難道有什麼秘密？俞浩南揣測不出，心中忖道：「我來此已不將生命放在心上，又立定主意要殺耶律休哥，還怕簽一張賣身契？瞧岑重山說得雖兇，但總不會不准下人出府輕鬆吧？只要有機會出府，便……何況此乃唯一可以接近耶律休哥的機會，豈能錯失？」

當下睜開雙眼，道：「岑前輩，無人肯失卻自由，尤其是我等武人，不過在下不能在中原立足，來此若不替將軍辦點事，恐怕亦難以立足，所以在下考慮過，決定入府！」

馮霍苦笑一聲，道：「若連你都肯，馮某還有什麼好說！」

耶律罕喝道：「千萬不能勉强！」

馮霍對他沒有好感，沉聲道：「咱們漢族武人將信諾看得比生命還重，不管如何，馮霍答應過的，便不會改變！」

耶律罕哈哈一笑，道：「來人，把賣身契呈上來！」一個契丹漢子應聲送上兩張白紙，推至俞浩南和馮霍面前。

賣身契十分簡單，只有兩行字：本人××名，願意賣身給耶律休哥將軍，今後一切均屬將軍所有，行動聽令，不得違抗，此據。

俞浩南抬頭問道：「此據言詞模糊，所謂聽令，不知聽誰的命令？聽什麼命令！難道要在下陪他攻打宋國……」

耶律罕道：「包括你們的上司！至於第二個問題你可以放心，你們的工作範圍就在府內！」

俞浩南再問：「副總管當然亦是上司了，但若果出現幾位上司，下不同的命令，以誰爲準？」

「當然是以職位高的爲準了，待簽了契之後，府內的人事，自然會告訴你倆！」

俞浩南不再猶疑，揮筆在下面署了名，馮霍見狀亦簽了名。岑重山喜道：「歡迎兩位加入咱們行列，今後彼此便是一家人了！」

馮霍問道：「不知咱們的職位及工作是什麼？」

「何必焦急？兩位且先在府內住下來，待總管作了安排，自會告訴你倆！」岑重山一頓又道：「今後兩位須稱岑某總統

領！此職在府內地位僅次於副總管！然而總管統理一切事務，統領只管武士！總管之下，還有管事，總統領之下，自然有統領！來人，先帶他倆去住所。」

說着外面又走進兩名穿着府內武士制服的漢子，道：「請兩位隨咱們來！」兪浩南和馮霍告辭而出。兩人想交換意見，却礙於有那兩名武士在場。

那兩名武士左穿右插，也不知穿過多少房舍，方來到一列廂房前，其中一個道：「馮霍，本府待咱們武士十分優渥，每人一間臥室，這東七號房，今後便是你的住所，如今進去吧！」

馮霍走前一步，推開房門，回頭見那名武士站在背後，另一個則帶兪浩南去別處，忍不住問道：「咱們不是住在一塊兒？」

「你問得太多了！」那武士沉着臉道：「快進去，某還有話交代！」

* * *

兪浩南被帶進北五號房，原來這座院子專給武士居住，但四棟長舍，都為圍牆隔開，中間還有一座院子，不知作何用途，因此東廂與北廂，實際上相離頗遠。

那名武士叫韓樂，祖父是漢人，在唐末便已移居契丹，娶契丹人為妻，落葉生根，由於韓樂有漢人血統，因此漢語說得十分流利。他首先交代了武士三頓吃飯的時間，活動範圍，然後道：「每名武士有個丫頭服伺，這丫頭也住在房內，她可以為你做任何事，甚至是共枕，因此你不必客氣！如果你不喜歡她，可以讓她睡在地上，但不能趕走她！」

兪浩南故意裝出滿懷興趣的表情問道：「若不喜歡她，可以更換麼？嘻嘻，如果玩厭了又可不可以……」

韓樂微微一笑，道：「規矩是不可以，但如果立了功，通常申請之後，大都會被批准！她們身子都是乾淨的，一發現有髒病，便……」說着用手掌在喉頭上切了一切，表示會被殺掉。

兪浩南問道：「韓兄來將軍府有多久？」

「剛滿四年，只換過一次女人！不過，我相信分配給你的女人多數不會差，因為聽說你昨日的表現不錯，總管十分高興！」

「不知韓兄在府內担任的是什麼職務？」

韓樂臉色立即沉下，道：「這種話你以後最好別到處問，對你沒有好處！」說着長身道：「你且休息一下，等下自有『小皮囊』來！」

「小皮囊？」兪浩南愕然。「那是什麼人？」

韓樂哈哈笑道：「就是可以陪你睡覺的女人呀，咱們都稱她們為小皮囊！」言畢推門出去。

小皮囊這個稱號，含有極大的侮辱性，不過兪浩南却猜得出，她們含有監視的作用，換言之，這種丫頭不能得罪之，正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心念未了，只見一個二十不到的契丹女人，捧着一盆清水進來，向兪浩南請了一請，將水放在架上，道：「洪爺，婢子冬梅今後便是您的人，請洪爺多多指教！」

兪浩南見她漢語說得頗好，心中奇怪，問道：「你父親是漢人？」

冬梅道：「回洪爺，婢子的外祖母才是漢人，請洪爺先洗個臉！」

兪浩南洗了臉，冬梅跪在地上，替他脫靴，又拿水給他浸脚，兪浩南發現冬梅的手指十分修長，體格健壯，似學過武功，不過却不敢查問。

冬梅問道：「洪爺要先瞌一下麼？」

兪浩南搖了頭，她又道：「洪爺若有事，盡管吩咐！」言畢往牆角的一張椅子坐下，兪浩南忽然覺得她不是小皮囊，而是影子，恐怕自己去那裡，她都會跟着！

房內多了個陌生女人，兪浩南覺得十分沒趣，忽然心頭一動，問道：「冬梅，我想去解個手，不知……」

「洪爺要大解還是小解？」

兪浩南不悅地道：「我要大解或小解，還要你管！」

冬梅惶恐地道：「婢子怎敢管洪爺，只是若要小解，婢子可以服伺你，若是大解，吶，炕旁便有馬桶！」說來說去，就是不讓他隨便出府！

兪浩南往炕上一躺，道：「現在不急了！」

冬梅連忙上前替他蓋被，道：「爺小心凉着，婢子可担受不起！」

兪浩南揮揮手道：「得啦，你別來纏我！」

冬梅驚急地道：「洪爺，你不要婢子麼？」

兪浩南見她眼眶含淚，微微一怔，沒好氣地道：「你想到那裡去？我要睡覺，你別來煩我！」冬梅連忙又坐回椅上，就像一條可憐的小狗！

兪浩南本來沒意思睡覺，可是一來不想眼睜睜對着冬梅；二來昨夜睡不了多久，心情一靜下來，竟然睡着了。待他醒來時，房內已點着燈，只見冬梅已在房內張了桌子，他一骨碌地坐起來，問道：「什麼時候啦？過了吃飯時間了吧？你怎不叫醒我！」

冬梅道：「洪爺還未分配工作，今夜只能在房內吃，所以婢子不敢喚您！嗯，不知洪爺要吃飯，還是吃麵？」

「隨便吧！」

冬梅道：「洪爺剛來不久，還是吃飯吧，待婢子替你去拿！」言畢匆匆出去。

兪浩南下床走到窗前，窗櫺上糊着白紙，外面的情景看不到，他猶疑了一下，將窗子拉開，只見偌大的一座廂房，靜悄悄的，竟不見一個人。這刹那，他突然興起一個感覺：一入侯門深似海！

兪浩南心頭忽然亂了起來，摸不準自己今次的決定是對還是錯！說不定殺不了耶律休哥，却要在此渡過下半生！想到此，心亂如蔴，重新回炕躺下。

* * *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冬梅提着食籃進來。居然有三碟菜，一角酒和半桶白飯。她替兪浩南盛了一碗飯，道：「洪爺請用飯！」

兪浩南提起箸子，忽然抬頭問道：

「你吃過了?」

冬梅忙道:「洪爺未用過，婢子怎敢吃!」

「那爲何不坐下一齊吃?」

冬梅雙頰突然泛上紅暈，道:「婢子不能……洪爺用過再說……」

兪浩南道:「這是我吩咐的，你就坐下來一齊吃，有何打緊?」

「不行的……」冬梅雙手在搖，臉上紅暈更盛。「婢子還未……服侍過洪爺……不能與洪爺同席同襟……」

兪浩南自然知道服侍兩字的含意，乃笑道:「有誰知道?」

「知道的……總之不行，萬一讓人看見，婢子死罪，多謝洪爺好意!」

兪浩南放下箸子，道:「難道我收用過你，你也得向上面報告?」

冬梅垂首道:「這個……倒不用……不過府內規定白天不許……怕會影响武士的工作，而洪爺又剛來，所以……」

兪浩南嘆了一口氣，道:「你不用說了!」言畢挾菜啖之，想不到菜居然做得不錯，他心情雖然沉重，但仍吃了兩碗，把酒喝乾才住手。冬梅收拾了一下，才坐下吃飯，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一直把頭垂下。

兪浩南低聲問道:「你來此多久?」

「二年多……但……却是第一次來服侍武士……以前在前堂打掃和聽使喚……因爲婢子能說漢語，所以今日才調婢子來……如果做得不好，請洪爺多多包涵!」

兪浩南料府內對待下人之手段必然十分毒辣嚴峻，否則冬梅不會如此誠惶誠恐，當下輕聲道:「彼此都是賣身的人，你放心就是，我不會爲難你!」

冬梅抬起頭來，第一次抿嘴而笑，露出兩排雪白的貝齒，兪浩南這才有機會仔細看她，發覺她居然十分好看，剛健中不失嫵媚!

冬梅匆匆吃飯，把碗收拾出去，又抬了一爐火進房，契丹苦寒之地，深秋已十分寒冷，有了這爐火，室內頓時溫暖如春，兪浩南把燈吹熄，道:「睡覺吧!」

冬梅服侍兪浩南躺下，自己則在墻角鋪了一條毛毡睡下。

兪浩南剛睡醒，那裡再睡得着?他索性坐在炕上練內功。

這些日子，發生了不少事，把武功都荒廢了，不能不抓緊時間追回損失，尤其是如今在龍潭虎穴之內!

他眞氣在體內流轉了七個大周天，以臻三花聚頂之境，內息仍然流轉不絕。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逐漸散功。此刻精神飽滿，雙眼在黑暗中視物有如白晝，忽見冬梅躺在地上微微發抖，心中奇怪，遂下床點燈。

火光一起，冬梅即醒來，顫聲道:「爺，您有什麼吩咐?」

兪浩南見她凍得臉色青白，心頭不忍，道:「你上炕睡吧!」冬梅又驚又喜，呆了半晌才把被搬上炕。兪浩南見爐火的炭已燒盡，問道:「你爲何不多拿點炭?」

冬梅囁嚅地道:「管事只分配這一點給奴婢……」兪浩南心頭一動，推敲其中玄機。冬梅問道:「爺，您還不睡?」

兪浩南本想與冬梅對調睡覺的地方，但聽了冬梅的話，改變了主意，吹熄燈上炕。他覺得冬梅睡在裡面，身子還在發抖，訝然道:「你還冷麼?」

「不……現在暖和得多了!」

「那你還抖什麼?」

「奴婢……奴婢不抖就是!」

兪浩南想了一下，問道:「你還是處子?」

「是……是的，今早蕭管事說，蕭總管很看重洪爺，所以要派個未破瓜的婢子服侍你……因此就挑中我了!」

「你不用害怕，安心睡覺吧，我不會動你!」兪浩南腦海中忽然泛上如意的倩影來，心頭一陣絞痛!一想起嬌妻，難免又想起慈母來，心中暗道:「未知母親此刻毒發時，痛楚是否已減輕!」

想到此，心頭便如壓上了一塊大石，沉甸甸的，令人透不過氣，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回故鄉。

冬梅忽然問道:「爺，是不是婢子容貌醜陋，不合爺心意!」

兪浩南不耐煩地道:「睡吧，與你無關!」冬梅乖巧，不敢再吭一聲，依在他身旁，不久便進入夢鄉。兪浩南聞到其氣息，隱隱然有股騷羶味，心頭不舒服，忙轉過身去，他心頭煩躁，直至天將亮才矇矇矓矓睡着。

* * *

早頓仍在房內吃，冬梅服侍甚是周到，誠恐誠惶，唯恐出錯。早頓吃餃子，想不到這餃子做得還眞不錯，以羊肉作餡，另有一番風味。

冬梅剛將碟子收拾出去，外面便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洪長生!」他雖說漢語，但一聽便知是個契丹人，兪浩南將房門拉開，只見外面站着一位高大威猛的中年漢子。那漢子看了他幾眼，問道:「你就是洪長生?」

「是的，在下便是洪長生!」

「是屬下不是在下，我是統領伊德，你屬於我管轄的!」

兪浩南不亢不卑地道:「未知統領有何指教?」

「岑總統領請你去見他，你跟我來!」伊德似乎不大喜歡說話，言畢立即出門，兪浩南只好跟着他，直趨被四座廂房包圍的那棟院子。

那院子圍墻特高，裡面的房舍却不高，因此在外面根本看不到裡面的情況，而裡面房舍之寒傖，亦大出兪浩南意料。

伊德引兪浩南入一書房，岑重山正在看書，見兪浩南進來，放下手上的書本，示意他坐下，回頭又道:「伊德，這裡無你的事了!」伊德應了一聲退出去。

岑重山將手上的冊子遞給兪浩南，道:「洪兄弟且看看此書!」

兪浩南接來一看，只見封面題着幾個字:武當棉裡針的優劣。旁邊還有幾個小字:梁金典!

兪浩南不由吃了一驚，皆因梁金典乃武當派的弟子，成名在十多年前，近年沒有消息，原來躱在這裡，著書立

說！

他偷眼瞥了岑重山一下，見他嘴角噙笑，似甚得意，遂翻書草看了一下，只見書中將棉裡針這套武當鎮山掌法，描繪得十分仔細，而且着重對手應如何避重就輕。

「洪兄弟覺得這書寫得如何？」

俞浩南道：「屬下只學少林武功，對武當派的武功不甚了了，不敢妄評！」

「對了，咱們要借用洪兄弟的，便是想請你著書寫出少林絕技的破解法！」

俞浩南大吃一驚，他恐失態惹岑重山思疑，忙道：「屬下愚昧，怎敢妄存破解少林絕技之心，恐怕要令總統領失望了！」

岑重山嘴角的笑意不見了，道：「岑某甚少看錯人，你資質過人，前天考核時，還故意隱藏實力！一下子想不出破解的辦法不打緊，可以慢慢逐步逐步來嘛！」

俞浩南心頭一沉，急問：「假如還是想不出來呢？」

「那只好請洪兄弟在此渡過餘生了！」岑重山故意輕鬆地道：「其實你早把一切賣給將軍了，留下來，不愁吃喝，也好得很！」

俞浩南臉色大變，知道反抗無益，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什麼措詞來，岑重山也不急，只拿眼瞧他，其實他暗中早已將內力注於雙臂，提防俞浩南猝然發難。

俞浩南半晌方道：「岑兄那是有意將在下囚於牢獄之中，早知如此，在下寧願餓死也不進來了！」

「岑某早已請你三思才決定了，可惜決定了之事，不能更易！實與你說了吧，總管看得起你，才讓你肩此重任，只要你幹得好，不但很快便可恢復自由，而且所得到之酧勞，足夠享用半生！」

「奈何在下無此本領！」

「只要盡力施爲，將軍自然不會爲難你！你先冥想一番才下筆，將來還有人會與你一起研究！想不出破解之法，也不打緊，就像梁金典那般，先將口訣動作，以及優缺點列下來，才算有了交代！」

俞浩南沉吟半晌道：「在下只習過十二技，如何能寫出破解七十二技之法？」

岑重山哈哈笑道：「不是岑某看不起你，若你能窮半生之力，寫出破解少林七十二技之法門來，少林七十二技，也不値錢了，莫說十二技，能寫出三技破解法來，岑某便保你來去自由！」

俞浩南想了一下，道：「總統領說得有理……但三技破解法，恐怕要化去我十多二十年的春秋，人生苦短，屆時在下亦已垂垂老矣，錢再多也沒個用處！」

「這個你大可以放心，只要你有成績拿出來，待遇會逐漸改善！」岑重山稍頓又道：「你先寫大力金剛掌吧！」

俞浩南道：「屬下盡力而爲就是！」

岑重山伸手在其肩上輕拍一下，道：「這才是聰明人之所爲！嗯，昨夜那位冬梅姑娘聽話麼？如果你玩厭了，他日再替你換一個！總之到了這裡，你只需把精神放在研究上面，其他的事，全不用管！」

「是，以後還要總統領多多關照！」

岑重山乾笑一聲，道：「岑某上面還有人，你若果沒有一絲成績，岑某也難跟上面說情！」

「幾時開始工作？」

「現在就開始！」岑重山走出座位，道：「且跟岑某來！」

岑重山引他到後面一間放着書櫃的房子裡，推開一列書櫃，下面便露出一個洞口，並有一道石級往下，他拾級而下，俞浩南緊隨在後。

想不到這院子下面另有天地。地下室點了許多松枝火把，光線甚足，通風設備亦好，一道長長的甬道，兩旁全是一間間的石室，石室房門緊閉，看來在此研究中原武功的人，爲數不少！

岑重山忽然停下來，推開一扇木門，道：「請進！」石室不大，放着一張書案，一張椅子，靠牆那裡一旁放着一張胡床，另一邊放着一隻木架，架上有一盆清水，旁邊又有一隻馬桶。書案上，文房四寶一應均全。

岑重山關上門，低聲道：「在此地方，如無必要，不可作聲，若需要出去時，頭戴面具，這對閣下也有好處！面具就在抽屜裏！」

「吃飯到那裡？」

「午飯有人送來。以後每天由巳時起，至酉時全在此專心研究，出入有人帶引！」

俞浩南微笑道：「若果在下興之所至，要多用功一個時辰，豈不是要在此過夜？」

岑重山目光一閃，道：「你可以拿回臥室寫，其實也用不着急，研究深奧的學問，很花精神，要注意作息時間！」

「多謝總統領！」

「嗯，還有一件事，以後早晚兩頓飯，你既可以在臥室內吃，也可以到飯堂裡去，屆時你可以戴特制的人皮面具，也可以用眞面目示人，端視閣下的意思！好啦，有問題可以請人通知岑某，若岑某不在，可問副總統領傅崇嶺，就是那天考核你暗器的那位！」

岑重山去後，俞浩南往椅子上坐下來，人快僵住了，四週靜得連心跳聲也幾乎聞到，只偶爾傳來一兩道咳嗽聲。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工作是研究破解少林絕技！耶律休哥的任務，顯然是得到遼廷支持的，由此可見契丹滅宋之心不息，他們學懂破解中土武功之法，當然是爲了日後的侵略和統治！

俞浩南一顆心不斷往下沉，假如自己研究不出破解之法，今生便只能在此不見天日的地方渡過，更遑論殺死那耶律休哥，然後光榮回國！

但如果寫出破解法，則無異助紂爲虐，爲虎添翼，莫說當民族英雄，恐怕傳出去，要受天下人唾罵！

俞浩南陷入矛盾中，他發覺自己的決定是錯誤的，他久久都沒法寫出一個字來。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謝鐵柳會否也像我一樣，陷於困境？有，馮霍又担任甚麼工作？」

他整個上午都在胡思亂想，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房門忽然被敲響，有人道：「爺，吃飯了！」

俞浩南上前開門，一個契丹武士端了個食盤進來，放在書案上，道：「請爺吃飯後，將竹籃放在門外！」

岑重山總算沒有騙俞浩南，在此完全不需要担心吃喝，中午兩菜一湯，既有白飯也有饅頭。俞浩南吃不知其味，只吃了兩個饅頭便將竹籃提出去，放在門外，他關門時，稍微用力，但聞四週傳來「蓬蓬蓬」的回音，聲音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隔壁有人罵道：「操你奶奶，你想嚇壞人麼？」

「直娘賊，使什麼威風，嚇得老子連尿都溺出來！」

罵聲甚响，不斷傳來回聲，這又惹來四週的謾罵聲，刹那間，地下室吵成一片，令人頭昏腦脹，俞浩南這才知道，為何岑重山吩咐自己不可作聲！

那些人吵了好一陣，地下室才逐漸歸於沉寂。俞浩南忖道：「此處怕有二三十個人，恐怕全是中原的高手！」

喧嘩吵雜固然難受，但太過沉寂，更加難受，俞浩南暗問自己：「難道我今生都要受此苦？」他心頭發熱，把民族大義拋在一邊，心中最關心的便是想辦法，盡早離開這座吃人的地下室！

要離開這裡，首要條件便是寫出一個破解法來，主意一打定，俞浩南立即磨墨提筆，開始寫下大力金剛掌的口訣，每句並加以注解，才寫了三份一，走廊上已傳來一個叫聲：「酉牌已屆滿，請帶面具！」

俞浩南連忙放下筆，拉開抽屜，裡面果然放着一張面具，他將面具往臉上一貼，便變成一個醜陋的人。俄頃，外面又有人道：「住在東廂的，先出來！」

外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住在北廂的，却走在最後，俞浩南開門出去，只見走廊上還有四個戴面具的人，伊德親自引他們走上一道石級，上面却在北廂的庭院中！

一出地面，一個戴着小孩面具的人，忽然仰頭大笑，笑得十分開心，好像他從來未快樂過般！

旁邊一個聲音沙啞的道：「你笑什麼？」

孩子面具的道：「我今日一口氣想了三招破解法，你說高不高興！」

旁人都用羡慕的語氣道：「恭喜你了！」

那人繼續大笑，笑得前俯後仰，聲震耳鼓！俞浩南忽然覺得他有點瘋狂，神情頗不甚正常！難道困久了，便會如此，他不敢再想下去，抬步回房。

冬梅抿嘴坐在房內，床上被褥收拾得整整齊齊，連桌上的杯子也排得筆直，看來她甚是無聊。一見到有人進來，便迎前道：「爺，你要燙脚麼？」

俞浩南訝然問道：「你怎麼知道是我？」

冬梅抿嘴一笑，道：「除了你之外，誰敢未得同意進來？」俞浩南又知道一件事，脫下靴子，冬梅要去取水，忽然又回頭問道：「爺，你今晚到那裡吃飯？」

俞浩南毫不思索地道：「到飯堂吃去！」他很想多了解將軍府內的一切，包括制度和人事。冬梅溫馴如小羊，替俞浩南浸了脚之後，又仔細地把它揩乾，俞浩南道：「去飯堂如何走法？」

冬梅道：「奴婢帶你去，嗯，你還戴不戴面具？」俞浩南想了一下，重新戴上人皮面具。冬梅低聲道：「這面具不好看！」

俞浩南心頭一動，問道：「面具也可以更換？」

冬梅道：「奴婢還不知道，但發現住在同一間房的人，身材雖然一樣，但面貌却不同，應該可以更換！」

俞浩南點點頭，道：「咱們去吧！」

冬梅引他走出廂房外的一座獨立小院，庭院裡假山青松，臘梅點綴其間，還有一座涼亭，在契丹來說，實是奇景。冬梅指着裡面道：「爺，婢子不能進去，你自個進去吧！」

俞浩南信步入去，只見飯堂十分寬敞，裡面大大小小的桌子放了二三十張，此刻由於時間還早，只有二三成上座。

一個跑堂的上前招呼：「爺，你吃漢菜，還是遼菜？俺給你拿！」

俞浩南道：「漢菜。」他隨便找了個座頭坐下。俄頃，外面陸陸續續來了好些人，這些人三三兩兩，大部份臉上都帶着人皮面具。俞浩南希望見到馮霍，可惜不見其影，未知是否也帶着面具。

食客都是府內的武士，武士大概分成兩種，一種與俞浩南相同，另一種則是護院式的，負責將軍府的安全。大聲談笑的，都是後一種，戴人皮面具的則都是低聲細語。

俞浩南一個人坐在那裡，無人與他招呼，亦無人與他同座，甚感沒趣。這刻，跑堂將他那份菜送上來，道：「爺喝酒麼？」

「好，來一角。」

忽然背後有人唱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我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俞浩南吃了一驚，急忙轉頭望去，只見後面一個帶着刀疤人皮面具的漢子喝了酒，一對眼睛已有了醉意，忽然飯堂裡爆出一陣笑語，有人道：「戲子，再唱幾段給大家解悶如何？」

那漢子瞪了他一眼，喝道：「混賬的東西，我不是戲子，是全能戲子！舉凡生、旦、淨、丑，行行皆能！」

那人也不生氣，笑道：「請全能戲子表演一下絕技，好待咱們開開眼界！」

醉漢聲音一變，唸白道：「大王慷慨悲歌，使人淚下，待妾妃歌舞一回，聊以解憂如何！」那是活脫脫的女人聲音，婉約清脆，只聽聲，還道是個妙齡女子！

醉漢聲音再變，聲音雄壯低沉，透着幾分蒼涼：「如此有勞妃子了——」

門外忽然傳來一個响亮的聲音：「好一齣霸王別姬！」接着走進一個人來，正是總統領岑重山！

利那間所有人都長身而起，齊呼總統領，只有醉漢坐着喝酒。



在密室中俞浩南被着令寫出破解少林武功的要訣

岑重山目光一掠，臉色微微一變，道：「大家不用客氣，都坐下來聽戲吧！」衆人緩緩坐下，岑重山直奔俞浩南，打橫坐在他旁邊。

助敵取信　密謀狙擊

俞浩南心頭微沉一下，乾笑一聲：「總統領喝酒麼?」

岑重山自己斟酒，道：「喝酒聽戲乃人生一大樂事，何況大家餓戲已久！小王，過來一下！」堂倌連忙走過來，岑重山道：「替我加幾個菜，再來兩角酒，全能戲子，你喝夠了沒有，岑某請你喝！」

醉漢冷哼一聲：「誰要你請？咱無錢麼？小王，再來一角酒！」

岑重山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表面上仍不生氣，道：「大家鼓掌請全能戲子再來一段！」

有人道：「咱們聽他唱這霸王別姬，已有十多次，該聽別的了！」

醉漢清一清喉嚨，唱道：「今日裡在陣前大敗一仗，似猛虎離山崗走落平陽。想當初衆諸侯齊會一堂，約定了虎牢關大擺戰場……」

這一段開頭唱得剛勁沉雄，而後又低回婉轉，把呂布虎落平陽的心情，完全拱托出來，難得的是他大小嗓音，混合得水乳交融，令人難分眞假，乃道地的小生唱法，只聽得飯堂裡，衆人屏息以待，靜得落針可聞。

緊接着聲音由柔化剛，續唱：「一桿戟一匹馬陣頭之上，戰敗了衆諸侯桃園的劉關張！」以下又轉爲頹敗儒弱：「今日裡失小沛身入羅網，怕的是進帳去，一命身亡……」

亡字尾音未了，醉漢忽然一拳往岑重山後背搗去！

這一拳力蘊千鈞，事前又沒有預兆，饒得岑重山二十年前已是個著名的魔頭，也閃避不及，只得運功於背，硬生生受了一拳！

「蓬」的一聲响中，又傳來「勒勒」之聲，原來醉漢的手腕被岑重山護體神功震脫了臼！與此同時，岑重山的上身，幾乎完全俯伏在桌上，那張桌子也被他前胸撞開！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那兩個一直推波助瀾，要醉漢唱戲的漢子，如兩頭豹子，齊向岑重山撲去！

瞧其來勢，便知此兩人的功力非同小可，而岑重山猝不及防，後背全露，若被其擊中，不死也得重傷！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旁人至今尚未定下神來，情勢已急變！

俞浩南就坐在岑重山旁邊，把一切看在眼中，他反應比人快，心念電閃，覺得救岑重山對己對大局來說，都有好處，是以左腳一蹬，踢在岑重山的櫈腳上，把人帶櫈踢開幾尺！

就在此刻，那兩個漢子，四隻鐵拳而擊落在桌子上，「嘩啦」一聲，桌子應聲而塌，但岑重山却安然無恙！

俞浩南大喝一聲，屁股已離櫈一尺，左掌望一個高瘦漢子胸膛印去！

那兩個漢子志在岑重山，對旁人毫不放在心上，變生肘腋之下，來不及閃避，胸膛被打個正着，上身後折，雙脚拿不住樁，衝口噴出一口鮮血！

兪浩南一掌得手，手脚絲毫不慢，右掌擊去，又擊向另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

這漢子不比同伴，究竟有先後之分，也就有了準備，連忙閃開。兪浩南未待招老，五指全攏，如同鶴咀，斜兜過去，仍將對方攏住！

這幾招兔起鶻落，一氣呵成，旁人至此才發出驚呼聲，而岑重山也方才喘過氣來，自榻上站起來，却不敢妄用眞力，站在一旁！

醉漢見失敗，全由兪浩南而起，把一腔仇恨全注在兪浩南身上，他右掌不能用，便用左拳急搗。口中拉腔道：「某不殺你奸賊恨難消！」此人實在是個戲迷，在此急怒驚恨當中，仍不忘唱戲！

他拳未至，聲音先至，兪浩南立即閃開，醉漢與另一個漢子立即一前一後，將其圍住。那中年漢子怒道：「岑重山將咱們困了五六年，他給你什麼好處，值得你救他！」

兪浩南邊戰邊道：「他沒給我什麼好處，只是某認爲爾等手段欠光明！」

醉漢呸了一聲：「手段欠光明？你知不知道他把人迫瘋了？整天困在地室，比犯人還不如！」

兪浩南見他出拳似輕若重，縱跳功夫格外出色，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他就是梁金典？」

另一個漢子功夫十分紮實，每出一招都蘊千鈞力，拳法似拙實巧，火候經驗均是上上之選，更有名師風範，兪浩南雖是武林俊彥，但以一敵二，終是力有不逮，幸好醉漢已剩一條胳臂可戰，否則早已落敗了！

三人惡戰一陣，旁邊的椅桌早已被踢翻，其他人沒有岑重山的命令，站在一旁觀戰，不將三人的生死放在心上！

那個受了掌傷的漢子，喘息稍定，強吸一口氣，也加入戰圈。岑重山喝道：「你們越來越不要臉了，快上，給我將這三人殺了！」

旁邊的人這才懷着無可奈何的心情上前，兪浩南乘機抽身退下。忽然醉漢喝道：「且住！」他聲如霹靂，震得屋瓦格格而响，衆人不由自主停下手來。

醉漢道：「某知道大家的心情，亦相信大家都深明兎死狗烹之理，用不着你們動手！」

岑重山嘿嘿笑道：「算你還聰明，否則休想全屍！」

醉漢戟指罵道：「情願一死赴陽台，今生不能把仇報，二十年投胎某再來！」他臨死之前還要唱戲，來字餘音一止，他左掌一翻，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腦漿迸裂，登時一命嗚呼！

其他兩個見狀咬牙把岑重山罵了一番，然後道：「老梁，你在黃泉路上，且等等咱們！」言畢雙雙自盡！

岑重山冷哼一聲：「來人，把屍體拖出去，將地上洗乾淨，都回房吃飯吧！」言畢揚長而去。

兪浩南心頭不安，轉身欲行，却發覺飯堂內的人，都用一種鄙視的目光望着自己。更是難安，連忙快步走出去。

他走出院子，已不見岑重山的影子，事實上亦不想見到他，趕緊回住所。

冬梅見到他，訝然問道：「爺，你這麼快便吃飽了？」

「還沒吃，不要多問！到飯堂替我打飯！」兪浩南脫了靴子，往床上一躺，想起剛才醉漢那個怨毒的眼色，他心頭不禁往下沉！心中暗道：「他們今日的下場，會否就是某明日的影子？」

冬梅拿着酒菜回來，他心情不好，問道：「爲何只取一角酒？」

冬梅囁嚅地道：「府內有規定，晚飯每人只供應一角酒，第二角要一兩銀子，第三角要五兩銀子，第四角要十兩，第五角酒要……」

「行啦不用說啦！」

「要說的！爺！府內不喜你們多喝酒，每人一次最多只准喝五角酒，超過此數要受罰！」

兪浩南忙問：「罰什麼？」

「困在水牢半個月！爺，你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放心，我又不是酒鬼！妳吃過沒有？一齊吃吧！」

冬梅忙道：「奴婢已經吃過了。」

兪浩南吃過飯，冬梅又服侍他洗了一個熱水澡。兪浩南雖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却是第一次赤身露體讓女人服侍洗澡，頗不自然，但冬梅就更甚了，連手指都發抖！

夜漸深，兩人同被而眠，兪浩南仍然背着她。良久冬梅忽然問道：「爺！你是不是已經成過親？」

「是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某不會佔你的身子！睡吧！」兪浩南一頓問道：「今日是什麼日子？」

「九月廿日。」

*　*　*

次日一早，房門忽被人拍响，冬梅連忙開門，但聞房外有個男人的聲音：「把這個交給他……」兪浩南一骨碌坐了起來，冬梅關上門，把幾張面具交給兪浩南。兪浩南知道這是岑重山答謝自己的！

吃過早餐，兪浩南戴着一張新的面具，先在院子裏等候。俄頃，住在北廂的另外三個人也來了，四人互望了一眼，無人作聲。兪浩南不知道是府內的規定，還是來此的人不想洩露身份而形成的！

過了片刻，假山忽然移開，露出一個洞來，伊德探頭道：「下來吧！」四人魚貫而下，各人進入自己的書房，地下室重歸寂靜，情況與昨日相同。吃喝雖然無憂，但生活却十分單調。

一連五天過去，兪浩南都見不到岑重山，他本希望廿三日爭取到休息，但如今日子已過，只好爭取下月初三了。

兪浩南專心寫出大力金剛掌的優缺點，七日下來，已經成篇。便將心血交給伊德，再由伊德遞與岑重山。

過了兩頓飯功夫，房門被伊德推開，他低聲道：「跟我出去！」兪浩南心頭

怦怦亂跳，估計是岑重山要見自己。果然伊德帶他上去岑重山的書房內。

岑重山臉色有點蠟黃，大概內傷未痊癒，他見到兪浩南堆下笑容，指着桌前的椅子道：「請坐！」又示意伊德出去。

兪浩南故意裝出一副惶恐的神情，問道：「未知總統領有何見教？」

岑重山兩道凌厲的目光，在兪浩南身上上下掃射，令兪浩南心頭微慌，不知自己犯了什麼規矩。但表面上紋風不動！

良久岑重山才冷冷地道：「你很鎮定！」

兪浩南道：「屬下自信未有行差踏錯，用不着驚慌！」

「快說！」岑重山忽然出其不意地道：「那天你爲何要救我？你與梁金典是同黨？」

兪浩南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岑重山怒道：「你笑什麼？本座面前不得放肆！」

「總統領問這樣的問題，實在令人失望！屬下與梁金典年紀差了一大截，再說屬下是少林棄徒之弟子，又怎會與武當弟子同黨？再者，他失踪已六七載，斯時屬下才十八九歲，尚未出道，不可能成爲同黨，而來了之後，亦不可能會見到面……」

岑重山再問：「既然如此，我一提梁金典，你因何知道是指那一個？」

「總統領善忘，那天醉漢使的是武當派的武功，屬下雖然不識梁金典，却見識過武當的絕技！再者，他同伴稱他老梁，而總統領又曾將其著作，讓屬下過目！」

岑重山臉色稍寬，再問：「這只能證明你與他非同黨，但仍未答覆某，爲何甘冒大不韙而救本座！」

適才岑重山死瞪着兪浩南時，兪浩南已有了準備，知道對付這種疑心大的人，最好的辦法須表現得光棍一點，是以不慌不忙地道：「甘冒大不諱救總統領，當然是希望得到好處！」

「哦！」岑重山微微一怔，其後頗感興趣地問道：「你想得到什麼好處？」

「那時候根本不可能考慮這許多，自認定救了總統領，最低限度你對屬下會增添好感，除非……」兪浩南故意欲言又止，拿眼望着岑重山。

岑重山急問：「除非什麼？」

「除非總統領毫無人性！」

岑重山臉色一沉，怒道：「你要某徇私？」

「總統領又何必緊張？一個人多點朋友，總比多幾個敵人好！何況至今未見得總統領有何表示，屬下亦不曾有所要求，總統領又何須緊張！」兪浩南指指桌上的那本冊子，道：「不如說說這本書吧！」

「本座還未審閱！」岑重山忽然走出座位，道：「你要某給你什麼好處？」

兪浩南笑道：「只要總統領不要把屬下迫成瘋子，屬下已心滿意足，最低限度應該多幾天休息，休息日應該准屬下在京師裡活動玩耍，除非是做出對契丹有害之事，否則行動不該受制！」

「哼，你怎知道，他們在地下室打瞌睡，在胡思亂想，根本是在休息，還要給他們休息？」

兪浩南道：「這是長期囚困之必然現象，若果有機會讓大家出去活動，心中煩悶得以渲洩，效果必然不同，且人人均會感總統領的恩德！某不能在中原立足，如今更不想此處無立錐之地，此乃長遠之計！然此全是屬下之愚見，是否可行，總統領當能定奪！」

岑重山臉色晴陰不定，半晌方爆出一陣震耳的笑聲：「洪長生！某沒有看錯人，不過某查過，他們竟無一人認識洪長生！憑你之武功及機智，在中原絕非無名之輩，不知該如何解釋？」

兪浩南哈哈笑道：「若總統領問人誰是龍潛，必有人知道！」

岑重山臉色一變，嘎聲道：「你就是殺手『淵中龍』龍潛？」

「總統領身在契丹心在漢，佩服佩服！」

岑重山喝道：「哼，你以爲可以騙得了本座麼？你化名投入將軍府，有何目的？」

兪浩南道：「龍潛才是某之化名，洪長生方是眞姓名，總統領弄錯，我化名投入將軍府，用意很簡單，因爲身份洩漏！被一股不知來歷的人，迫得走頭無路，所以借此避難！而且屬下賺來的錢，全都買了田地，可惜不能把地搬走，既然如此還得解決生活，將軍府不是個好地方麼？」

岑重山緊緊瞪住他，一字一頓地道：「眞的這般簡單？」

「總統領不相信，大可以再去查！」

兪浩南目光毫不退縮，反問：「總統領懷疑屬下有何其他目的？」

「沒有最好！」岑重山臉色稍寬，道：「洪長生，你好好地幹，本座不會虧待你，正如你所說，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好！只要你拿出成績來，就保你當個統領！」

「多謝總統領！」兪浩南知道這一寶自己是押中了，方放下心頭大石。

「念你已完成這本書，今日准你出府玩玩！」岑重山自抽屜裡取出一塊腰牌來，道：「佩這個在身，出入無人阻止，但明天一定要交還！」

兪浩南料不到輕易得到假期，呆了一呆，心念一轉，故意結結巴巴地道：「總統領恩德，在下沒齒難忘，但……咳咳……」

岑重山道：「你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屬下想取出拙作，再仔細校訂和補充一下，希望總統領恩准，待完成好這步工作再休息未遲！」

岑重山哈哈大笑：「你如此負責，本座豈有不准之理！」他將冊子交回給兪浩南，又道：「伊德還在外面，你隨他下去吧！」

＊　＊　＊

兪浩南爲求取得岑重山信任，增添了許多見解，再仔細謄清一次。他計算日子，在初三日下午完成。岑重山草草

翻動了一下，十分滿意，果然把腰牌交給他，道：「你現在就可以出府，後天早上把腰牌交給本座！」

兪浩南裝出一副感恩之樣，道：「多謝總統領！」

「慢走，聽說你還未替冬梅開封，是不是她不合你意？還是另有心上人？」

「屬下家中已有嬌妻，只是她如今不知如何……暫時沒有心情，而且屬下與一般男人不同，若無感情的苟合，提不起興趣！」

岑重山哈哈笑道：「你們可以慢慢培養感情！京師內的雲燕樓有很多漢家姑娘，你可以去開開眼界！也不怪你，本座初來時，也受不住那股騷膻味兒！」

兪浩南陪他笑了一陣才告辭，他返回居所，換了衣服，繫上腰牌，急急離開將軍府，一出將軍府，心頭忽然一動，問了個路人，向雲燕樓走去。

雲燕樓之佈置，雖與中土的相比，但看其規模以及姑娘之多，則大有可能是契丹第一家。此刻尚未至晚飯之時刻，雲燕樓十分冷淸，兪浩南一到，幾個龜奴同時迎前。「公子可有相熟之姑娘？」旣有漢語，亦有契丹話。

衆多龜奴之中，兪浩南認出其中一個是同越國境的齊魯漢子小姬，遂向他暗打一個眼色，道：「頭一遭來，請你介紹一個！」

小姬見兪浩南不與自己相認，十分機伶，忙道：「公子，你要契丹姑娘，還是漢家姑娘？」

兪浩南嘿嘿笑道：「來這地方當然要嘗嘗家鄉風味！」龜奴哈笑聲中，鴇母着小姬帶兪浩南到洛陽房中，原來鴇母有心思，拿宋國地名作爲姑娘的花名。

兪浩南拍拍腰間的令牌，道：「媽媽，洛陽好麼？大爺最喜歡溫馴沉默的小姑娘！」

鴇母臉色一變，忙道：「剛才老身不知……實在有眼不識泰山！小姬，帶大爺去襄陽那裡吧！要她加倍小心侍奉！」

小姬應是，引兪浩南進內，低聲道：「老二，你去將軍府內當差麼？」

「嗯，你來這裡多久了？」

「剛來了三天，是管長虹介紹的！」

上樓時，兪浩南塞了一塊銀子給小姬，道：「今晚叫管長虹悄悄來見我，要他扮嫖客，由你安排，還有，不要告訴別人！其他兄弟們都有生計了麼？」

「還有兩個沒有着落，由兄弟們暫時照顧飲食。」

兪浩南亦塞了兩錠銀子給他，道：「這兩錠給那兩位兄弟。」說着已至襄陽房外，小姬伸手敲門。

裡面有個女子的聲音叫道：「誰呀？」居然是河北口音。

小姬道：「襄陽姑娘見客！」

房門「呀」地打開，開門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讓他倆進去。先是一座小廳，小姬剛請兪浩南坐下，房內有個女子道：「賤妾正在梳粧，請公子稍候！」

小姬道：「姑娘，這是貴客，媽媽請你小心侍候！」言畢偷偷向兪浩南打了個眼色，開門去了。

那粉頭聽了小姬的話，未得梳好粧，連忙出房行禮道：「請大爺稍候，玉蘭還不快替大爺斟茶！」言畢重新縮回房去，半晌方打扮整齊出來，「大爺面生得很，頭一次來的？」

「嗯，你曉得唱曲麼？先來一闋再來喝酒未遲。」

襄陽唱了一闋小調，她看得出兪浩南志不在此，曲罷即坐在其身旁問道：「爺，你今晚吃什麼東西？」

兪浩南鼻端嗅到的，是地道的漢家姑娘女兒香，心頭一蕩，伸手抱住其小蠻腰，道：「就請姑娘拏主意！」

襄陽着玉蘭到小樓通知灶房準備，目光一及，恍然道：「原來大爺是將軍府的人！」

「將軍府的人常來麼？」

「不少，但賤妾只接過一位，以後請大爺多點來走動。」

兪浩南道：「你是那裡人氏？」

「祖籍襄陽，後來搬到保定，最後便流落在此。」

「被抓來的？」

姑娘臉上閃過一抹愁容，點點頭道：「來此已年多了……大爺來自何處？」

「不近保定，靠近襄陽！咱們不談這些掃興的話了，且問你一事，將軍府內的岑總統領常來麼？」

姑娘點點頭，道：「每月總要來幾趟，不過他似乎只喜歡健碩高大的姑娘！大爺，你要洗個澡麼？」

「不必了！」兪浩南一把將她抱起，走進房去。

＊　＊　＊

待兪浩南與襄陽攜手出房，玉蘭已將酒菜擺滿了一席，忽然房門被人敲響，玉蘭問道：「誰呀？」

「是小姬，請開門。」

玉蘭開了門，小姬閃進來，走到兪浩南身邊，低聲耳語一陣，只見兪浩南不斷點頭。小姬去後，襄陽問道：「大爺，你與小姬是朋友？」

「銀子是朋友，我給他錢，請他替我找個人！來，咱們吃飯罷！玉蘭，告訴媽媽，今明兩晚，大爺包下襄陽！」

襄陽芳心大喜，連忙侍候他吃飯。飯後，兪浩南心情似乎甚好，又要玉蘭撫琴、襄陽唱曲，嬉弄至二更才進房，襄陽又服侍了他洗澡。

兩人重登牙床，兪浩南在她耳邊道：「好妹子，你讓大爺先睡一覺好不好？」

襄陽嗔道：「誰敢不讓你睡！」她依在兪浩南懷內，未幾即進入夢鄉。兪浩南還恐她使詐，輕輕在其「黑甜穴」上按了一下，然後穿衣下床。

玉蘭睡在廳裡，兪浩南也在其「黑甜穴」上戳了一指，這才悄悄去開門出去，翻牆離開雲燕樓。

兪浩南在小巷裡穿插，躲過巡邏隊的耳目，到英記飯店後門輕輕敲打。才發出一遍暗號，門便拉開，正是管長虹！

兪浩南一閃而入，低聲問道：「店內還有人麼？」

「只有周信和一名小二，都睡得死沉

沉的！」管長虹引兪浩南到灶房裡，低聲
道：「小弟備了酒菜，來，咱哥兒倆喝幾
杯！」他在灶房內安了一張小几，兩張椅
子。十分熱情。
兪浩南呷了一口酒，問道：「英掌櫃
待你如何？」
「不錯！這人對伙計外冷內熱，對食
客却又不一樣！外熱內冷！老二，說起
來，還得多謝你！」
「這是傻話！老大有來麼？」
「上次來過，要找你却找不到，明天
大概會來，你幾時要回將軍府？」
「後天早上。」兪浩南裝得漫不經心
地問道：「老大有話交待麼？」
「他臉色十分凝重，却無說什麼！」
管長虹將聲音壓得很低。「老二，小弟覺
得那英掌櫃是個練家子，却故意裝作弱
不禁風，也不知什麼意思！」
兪浩南心頭一跳，笑道：「大概不想
露鋒芒吧！他有什麼古怪的行動麼？」
管長虹想了一下才道：「他一個人在
契丹，却另賃了一棟屋子居住，似乎喜
歡清靜……其他的倒也沒什麼！對呀，
他家就在後面不遠，不愛店內的人去拜
訪他，即使有急事，也須先在外面叫
門！」
兪浩南沉吟道：「你知他家在何
處！」
「老大也知道！」管長虹低聲問道：
「老二，本來你和老大的事，小的不該問
，但可否透露一點兒？」
兪浩南說了句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話
：「咱們是亡命來此求生的，一切自然要
小心！」他趁着管長虹去拿酒時，將縛在
窗上的一條鐵線弄斷一截，收入懷內。
他與管長虹再聊了一陣，便道：「我得回
去了，免得人懷疑，明天再來看你！」
管長虹十分乖巧，不問一句，立即
悄悄送他出去。兪浩南好不容易才有機
會出來，抑壓不住焦急，立即竄向血觀
音的舊居。
夜靜人闌，兪浩南四顧無人，便取
出鐵線去撬鎖頭，他手法熟練，讓他弄
了幾下，鎖頭便「的」的一聲响了，他先
取下鎖頭，再摘下鎖耳，正想推門，忽
然身後面傳來一片兵刄劈空之聲！
兪浩南專心開鎖，背後幾時有人，
他根本不知，待得勁風臨身，才瞿然一
醒，電光火石之間，避無可避，只好撞
進門內去。
脚步未穩，「刷」地一聲，第二道勁
風仍在身後，兪浩南在黑暗中視物如同
白晝，輕輕一躍，跳上桌面，一招「金雞
獨立」，身子一錯，轉過身去，誰知背後
那人也厲害，跟着變換身法，兪浩南始
終看不到他！
這個情況對兪浩南來說，幾未試過
，心頭之震驚，無以復加，心念未了，
背後風聲既再响，兪浩南心頭一動，拔
身而起，伸臂勾向橫樑！
那人就像是附骨之蛆，緊貼其後跳
起，兪浩南早有防備，左手勾住橫樑，
身子一蕩，右手用鎖耳向後一揮，但聞
「當」的一聲响，黑暗中激起一蓬火星
子。
那人虞不及此，來不及凌空換位，
果眞落在桌上，兪浩南直至此刻方鬆一
口氣，低頭望去，但見一個蒙面人手提
鋼刀，也正抬頭望着自己。
兪浩南冷冷地道：「是誰這般斗胆，
敢擱阻將軍府的人行事？」
「將軍府的人，也不許擅入民居！」
蒙面人再度提氣拔身跳起，揮刀向兪浩
南斬去！
兪浩南見他肩頭聳動，已自另一側
躍下，伸手拾起一張板櫈，向凌空的蒙
面人掃去！
蒙面人下意識揮刀砍下，「篤」的一
聲响，刀刄嵌在板櫈上，兪浩南用力一
扯，同時一掌印向蒙面人的丹田！
蒙面人大吃一驚，急切之間，無暇
思索。只得棄刀後退，但他人亦機靈，
左脚飛踢，把兪浩南手上的板櫈踢飛！
兪浩南搡身撲上，道：「這才公
平！」對方失去兵刄，他信心大增，着着
爭先，相反蒙面人失去兵器，似乎連信
心也失去，不斷後退。
兪浩南一口氣攻了十來招，蒙面人
才反擊了三四招，形勢十分明顯，蒙面
人拳脚功夫似乎較差，兪浩南勝券在握
，沉聲道：「閣下不投降，休怪在下不客
氣！」
話音剛落，蒙面人突然拚死反攻，
左掌急搗兪浩南的面門，兪浩南半蹲身
讓過，右手五指如鈎，反扣其臂彎關節
，蒙面人已退至牆角，不能再退，只好
撤臂回防，可是他左拳剛收回，兪浩南
的左掌已疾如電光地擊出，將其蒙面巾
扯下！
剎那間，兩人同時驚呼一聲！兪浩
南是因爲蒙面人竟然是英掌櫃而驚詫：
「怎麼會是你？」
英掌櫃索性光棍地道：「這棟房子本
就是英某的，英某阻攔擅闖民居之强盜
，有何奇怪？嘿嘿，莫以爲你是將軍府
的人，便可以爲所欲爲！」
「這房子是你的？不是小鳳的？」
英掌櫃目光一亮，踏前一步，沉聲
問道：「你跟小鳳是什麼關係？」
兪浩南想不通小鳳與英掌櫃的關係
，他們是友是敵？他沉吟了一下，反問
：「在下也想問你，你與小鳳又是什麼關
係？」
「英某是房東，她是房客！」
「眞的這般簡單？」兪浩南道：「中土
有人見我到契丹，順便請我打探其下落
，因爲小鳳已超過半年沒有消息！哼，
莫非她給你加害了？」
「托你打探小鳳消息的人是誰？與小
鳳又是什麼關係？」
「對不起，在下對你不了解，不方便
說！」兪浩南雙眼陡地射出兩道凌厲的目
光。「英掌櫃，你是明白了，該知道不說
實話的後果！」
英掌櫃忽然低吟道：「浪花有意千重
雪……嗯，這好像是李璟寫的漁父小
令？」
「不是，是李煜，我且接下去。」兪
浩南目光一亮，以李煜的另一首漁父的
第二句續道：「一綸繭縷一輕鉤。英掌櫃
，在下是否記錯？」
「對極了，一壺酒，一竿身。」

「萬頃波中得自由。」

英掌櫃目光亦同樣一亮，說對暗號。「英某還有一個朋友在江南。」

「不不，貴友早已去如黃鶴，不知所蹤！」

「哦？敝友乘鶴去何處？」

「去找神龍！」

「我還以爲他要找漁翁！」

「漁翁用竿垂釣？」

「不是，是用漁網，不用網如何兜得住大魚？」

俞浩南鬆了一口氣，道：「原來你就是漁翁，眞是不打不相識！」

「你是神龍！早幾天，軍師剛派人來聯絡過！」

「鳳棲何處？爲何不見又沒有消息？」

英掌櫃苦笑一聲：「小鳳也進了耶律休哥府內。但至今沒有一個消息，不過咱們早已派人到中土向軍師回報，不知爲何軍師還不知道！也許那人在半路上出了意外！」

俞浩南一怔，脫口問道：「鳳在將軍府內？」

英掌櫃頷首道：「英某正想問你，可曾見過她！」

「我被迫在地下室著書，而且每人臉上均戴了面具，完全不知道別人！」

「著什麼書？」

俞浩南將情況告訴他，英掌櫃咬牙道：「看來契丹吞宋之心甚爲堅決。咱們更加不能坐視！」一頓又問：「虎是那個洗舟山，難怪他廿三日偷偷進來過！對啦，某看過你們留在桌上的字，却不敢肯定是你倆！」

俞浩南問道：「軍師派來的人是否有其他事交待？」

「他只要你倆將情況仔細告訴他，說他會在月中回去，英某有辦法聯絡到他，明天在此見面如何？明日午後，某裝作來打掃，你們乘機竄進來，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好，就此決定，在下也得回去了，免得出事！」

＊　＊　＊

俞浩南悄悄返回雲燕樓，正是黎明前之一刻，大地一片漆黑，他行動毫無人發覺，而襄陽和玉蘭，亦尚未醒來。俞浩南匆匆更了衣上床睡覺。

待他醒來時，已經紅日滿窗，俞浩南跟那粉頭廝磨了半晌才着玉蘭取東西裹腹。他一早便吃午飯，然後說出去遊玩，却直趨英記飯店。

此刻，午飯尚未過，店內高朋滿座，俞浩南好不容易才找到個位子，抬頭望向櫃台，只見英掌櫃忙得不亦樂乎。好像沒有看到他，俞浩南也不管，喚了一角酒，自斟自飲。周信十分乖巧，切了一盤醬牛肉上來，道：「老二，這是我孝敬你的！」

「自家兄弟你還來這一套！不嫌見外？」

周信道：「沒你的關照，我那能混到一口飯吃？你不收我不心安！」

「那好，再來一盤饅頭，幾個小菜。」

俞浩南一直坐至客散人稀，却不見謝鐵柳，心中有點奇怪。幸好英掌櫃過來，道：「客官你慢用，英某今天家裡有客，得去一下，兩盞茶工夫後，再來相陪！」

俞浩南道：「掌櫃你忙你的去吧，再坐一會，在下也要走了！」

「那請大爺以後有空多多關照！」

兩人幾句話已達到傳遞消息的目的，英掌櫃去後，俞浩南喝了一盅酒，也喚周信算賬，他出了飯館，暗中留意四周，似不見有人跟踪，便折入後巷，至血觀音前居，只見門虛掩着，俞浩南一掌推開，只見英掌櫃在房口向他招手。

俞浩南門上門，問道：「都來了？」

只見謝鐵柳的聲音自房內傳出來：「早等得不耐煩啦！」俞浩南快步進房，房內那人是熟人，岳豐鎭。謝鐵柳讓一讓位，道：「快將你的消息說一說！」

俞浩南在炕沿坐下，將自己進耶律休哥府內的經過，和府內的情況，扼要地說了一次。

岳豐鎭問道：「耶律休哥回府了沒有？」

俞浩南道：「在下連他是否在府內也不知道，亦從來未見過他！在下甚至懷疑自己的決定錯了！」

岳豐鎭笑道：「不管如何，他總會回家，而他回來，你便有機會！」

俞浩南道：「未必，假如他不見我，岑重山又不說，我又何能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下手的機會！」

英掌櫃道：「此話有理，否則小鳳爲何進去已年多，沒有一絲動靜？」

岳豐鎭道：「神龍，你第一步便是先在府內打採小鳳的情況，亦設法與她聯絡！」

「軍師有什麼指示？」

「主帥希望能早日完成任務，但軍師却知道欲速則不達之理，只要你們見機行事，互相配合，另外咱們已有六個人進入契丹，但能直接協助你們者，只有三個，其餘三個主要負責安排撤退！」

英掌櫃苦笑道：「京師防守嚴密，發生了這種大事，要想全身而退，難比登天！」

岳豐鎭道：「先聽猛虎說罷！」

謝鐵柳開門見山地道：「耶律斜軫初十要到耶律文光府裡作客，那天是文光女兒出閣，也是咱們的第一個機會，只不知咱們是否決定在那天動手？」

衆人精神都是一振，岳豐鎭再問：「那天你担任什麼角色？有否機會在耶律文光的身旁？」

「機會只佔一半，耶律文光對我當然不錯，但我只担任府內武士的教頭，不是近身侍衛！當然有機會見到他們，只怕近不了身。」

俞浩南忙道：「即使你殺了耶律斜軫，但有沒有機會溜出來？」他回頭再向岳豐鎭。「咱們的人可以混進去協助麼？」

岳豐鎭臉有難色。「只怕不容易！」

謝鐵柳道：「機會難逢，曠日持久，也不知道要等到幾時，只要能殺得了耶律斜軫，我死不足惜！」

「壯哉斯言！」英掌櫃倒十分謹愼。

「問題是假如你失手，可能會引起神龍將來行事的困難！因為你們同時到契丹，即使蕭圖古沒有証據，也會思疑！」

岳豐鎮道：「英掌櫃很早便已是咱們的人，他對契丹亦十分了解，他的意見值得兩位作參考！」

俞浩南問道：「耶律文光的廚師是漢人還是契丹人？」

謝鐵柳道：「據悉均是契丹人！」

「那就好辦，你想辦法在耶律斜軫的酒內下毒，一下了毒便想辦法離開將軍府！」

岳豐鎮喜道：「好計，這總比妄動好！」

英掌櫃道：「只怕他們會先用銀針測試過！」

「即使如此，只要手脚做得乾淨，他們亦未必會思疑到猛虎頭上！」

謝鐵柳道：「這也非沒有辦法！我可待他們測試過之後才下毒！只是我身上沒有毒藥！」

岳豐鎮微微一笑，道：「軍師早着我帶來了！」他遞了一隻小瓷瓶與謝鐵柳，道：「這毒是慢性的，要在三五天後才發作，你大有時間溜掉！」

英掌櫃這才放心，道：「如此大事可成了！」

俞浩南道：「這樣好的毒藥，也必有其弊，老岳你可得先說個明白！」

「不錯，這種毒藥雖然有許多優點，但也有一個缺點，落於水後，仍有一股氣味，」岳豐鎮道：「所以最好將毒藥放在酒內，效果較好一點，但還是有味！」

俞浩南道：「那就得重新考慮！」

謝鐵柳道：「我會見機行事！」

俞浩南道：「千萬不要勉强，以免殺不了人，反被人殺，錯過這次機會，還有第二次！」

岳豐鎮道：「不錯，這一次如果失手，以後就更無機會！」他再摸出兩隻藍色的小瓷瓶來，道：「這是化屍散，給你們備用！」

俞浩南道：「初十那天，在下未必能出得來！」

謝鐵柳道：「你別出來，免得全軍盡墨！但你亦不必担心，我並非莽夫！」

岳豐鎮道：「就此決定，有機會咱們再見！」第一次會議就此結束。

錯失良機　就義成仁

俞浩南一直替謝鐵柳担心，他也鬧不清，為何會這樣！以前他一直只關心自己，關心母親，關心金錢，從來未關心過別人！也許是環境改變，亦可能彼此像拴在一條線上的蚱蜢！

不過俞浩南心情雖然沉重，但在初四晨回將軍府，却裝出一副春風得意之色，當他到廂房那裡，伊德已等着他。「老洪跟我來！」他直向中間那座院子走去。

俞浩南不知自己是否露出馬脚，還是另有原因，心頭忐忑，便低聲問：「統領，總統領在裡面麼？屬下要把腰牌交還給他！」

伊德道：「不但他在裡面，還有你許多行家，都在等你，你先戴上面具。」

俞浩南又吃了一驚，邊戴面具邊期期艾艾的道：「屬下有什麼行家？」

伊德哈哈笑道：「等下你自然知道！」說着已至小院內，只見廳內坐了十餘個人，除了岑重山和傅崇嶺之外，餘者都戴着面具。

岑重山指住旁邊一張椅子，示意俞浩南坐下，道：「由今次起，咱們每月二次的例會，今增加二個人，便是這位朋友，就編在十一號！」廳內的椅子圍成一個圓圈，岑重山和傅崇嶺當然用不着編號，是故俞浩南雖是最後一個，反而坐在岑重山旁邊。

俞浩南仍未知何事，傅崇嶺道：「十一號，咱們每月逢四、二十舉行一個研究會，有份參加研討的，不但武功上乘，而且都有工作表現，總統領特別破格提早提陞你！」

俞浩南心頭稍鬆，連忙稱謝。「屬下武功低微，未有什麼建樹，今後還得請行家多多指教！」

岑重山哈哈笑道：「大家都不用客氣，既然人已到齊，開始吧！」站在牆角的兩位武士立即走前，每人派發一本小冊子。

俞浩南低頭一望，竟是自己所寫的「少林大力金剛掌的優劣」，只是這都是手抄本，並無姓名在上面。

岑重山道：「大家先仔細看一遍，下午開始研討！」他和傅崇嶺亦仔細閱讀。

這是俞浩南寫的，他根本不用看，只是打開册子作個樣，却暗暗留意旁人，忽然他發現旁邊那位十號，穿着一件特寬的袍子，但看其骨骼，並不高大，奇怪的是身上的氣息令人心煩意亂！

廳內靜得落針可聞，只有偶爾粗濁的呼吸聲。岑重山忽道：「送茶上來，拿點送茶的點心來！」

未幾，圓圈中放了四五張几子，几上多了一碟燒餅，一壺茶。衆人邊喝茶邊看書，才沒有那般沉悶。許多人看了一遍，再看第二遍，俞浩南眞是坐立不安，十號似乎有所覺，轉頭瞪了他一眼。

這刹那間，俞浩南方心頭雪亮，暗道：「原來她是個女人！」此念一逝，另一個念頭又升起：「咦，不知她是不是血觀音？」想至此，一顆心便怦怦地跳個不停。

十號似乎也覺察到他的不安，低聲道：「十一號，你身子欠和？」果然是個女聲。她是廳內第一個人開腔，是以所有的目光都投過來。

十號毫無所覺，但俞浩南却更加坐立不安。岑重山乾咳一聲，問道：「大家都看過了？請抽時間，仔細推敲，如今散會，午飯後先睡一陣，屆時本座會着人去請諸位！」言畢與傅崇嶺往後去。

俞浩南連忙跟着，道：「總統領，這腰牌交還。」

岑重山讓他隨己進書房，問道：「你剛才為何坐立不安？」

「一則那是屬下寫的，恐難入人家法眼，二則十號是個女子……」

岑重山失笑道：「你認識她？還是你未接觸過女人？」

「都不是，但不知爲何她身上那股幽香，令人坐立不安！」

「那好吧，下午替你調個位子！」

俞浩南忙道：「總統領不必……咳咳！」

「哦——」岑重山笑問道：「想不到十一號還是個風流種，未覩芳容便已心儀，告訴你，她還是個姑娘，看來有機會本座替你們做個媒！」

「總統領取笑了！」俞浩南要聯絡血觀音，只好來個默認了。「屬下告退！」岑重山望着他的背影嘿嘿冷笑。

俞浩南出廳已不見有人，一個武士道：「十一號不可走出小院，不過庭院和花園倒可以去，也可以到後面的休息室。」

俞浩南忙道：「煩請引路介紹！」那武士先帶他到後廂去，那裡有六間卧室，讓每月初四、二十日來參加研討會者臨時休息之處，接着武士又引他到後花園，想不到那花園十分清靜，假山涼亭，青松紅梅，點綴其間，頗有點氣勢。

俞浩南揮揮手，示意武士退下，他在這花園信步而行，思索今日發生之事，和探取血觀音的下落。剛轉過一座大假山，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

十號坐在假山前正在看俞浩南的書。兩人呆了一呆，還是十號先開腔：「眞巧，閣下也是喜歡來假山讀書？」

「非也，在下只是來尋竹子，原來這裡只有梅、松，而無竹，當眞可惜！」

十號道：「想不到在此找到位喜竹的行家！」

俞浩南忽然低吟道：「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十號目光忽然一亮，瞪着俞浩南吟道：「日暮倚修竹。」

俞浩南答道：「修竹韻悲鳳！」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有熊部族。」

「有何貴幹？」

「吹簫引鳳，我名神龍，神龍飛鳳正好一對！」

十號轉身望向假山後，不見有人，乃道：「是軍師派你來的？」

「不錯，因飛鳳無消息，故派神龍與猛虎來。」

「軍師有何指示？」

「殺蕭綽、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自你進將軍府後，漁翁即無你消息，故望我先與你聯絡，幸不辱使命！」

十號吸了一口氣，道：「你知道我是誰？」

「女殺手『血觀音』藍鳳！」

十號忽然揭下臉上面具，露出一張白晰，而又吹彈得破的粉臉來，可惜冷若冰霜。「你是誰？」

「『淵中龍』龍潛！」俞浩南也脫下面具，隨即又戴上。「你住在那裡？」

「西廂。」

俞浩南道：「咱們該想辦法住在一起！」

「你有辦法麼？我好不容易才取得岑重山的信任，上個月才被選進研討會！」

「有七成把握，不過你不可怪我用任何手段！」

藍鳳想了一下，點頭道：「好，此處不宜久留，我先回去！」她走了不久，俞浩南在後花園遊玩了一陣，那武士進來通知他出廳吃飯。

飯菜非常豐富，用完，衆人又回廂房休息，俞浩南與七號同房，他躺在牙床上，胡思亂想，那裡睡得着覺？不過，能夠聯絡到血觀音，亦算有了收穫，對將來的刺殺行動，大有裨益！

過了半個時辰，衆人又再出廳，俞浩南忽覺藍鳳用憤怒的目光瞪着自己，心中詫異，却不便相問。岑重山說了幾句開場白，便請衆人發現意見。

衆人輪流發表意見，幾乎人人均表示不熟悉少林武功，只能發表淺見！不過的而且確，所提的都是皮毛，俞浩南這才知道這些人都是應付了事，心中反而高興。

岑重山聽了一陣，興緻索然，揮手道：「算了吧，都回去，下次再談！十號、十一號且留下，本座有話說！」藍鳳和俞浩南互望一眼，依言留下來。

岑重山笑道：「兩位先將面具除下來見過禮！」俞浩南心想自己的臉目早已讓藍鳳見過，多見一次亦無所謂，當下毫不猶疑，將面具摘下。

藍鳳沉吟了一下，又怒目瞪了俞浩南一眼，似乎已知道了原因。岑重山哈哈笑道：「來，且到我書房裡說話！」他肅手請客，態度謙虛，與前大爲不同，俞浩南讓藍鳳先進，自己隨後而入，他心頭有點忐忑，恐怕自己與藍鳳在後花園相認，露了風聲。

岑重山掩上房門，道：「兩位請坐，哈哈，兩位可眞是郎才女貌，又年紀相當！可謂天造地設。某願爲兩位撮合！」

俞浩南這才知道藍鳳生氣的原因！回心一想，九成藍鳳已答應，最少也已默許，否則以岑重山爲人，絕對不會做無把握的事！當下裝出一副驚喜惶恐之色，囁嚅地道：「多謝總統領……屬下一見十號便……哈哈，只怕十號嫌棄……」

「你不是一見，而是一嗅！人家一見鍾情，你一嗅鍾情！」岑重山言畢大笑不已。半晌才道：「老實說，在異域能夠找到一位同族的知己已難，何況兩位乃人中龍鳳！十號乃周明姑娘，她雖未答應，但亦不反對，剩下來的事，只能看你的本領了！」

藍鳳道：「婚姻大事，豈同兒戲！既是武林兒女，亦不需太拘泥於男女授受不親那一套，先來往一段時間，若彼此合意方成親未遲！」

「哎，周姑娘這樣說可就對了，豈不聞千里姻緣一線牽！今日能在此相會，亦是緣份，締結良緣，正宜從速，豈容曠日持久？」

俞浩南道：「總統領，周姑娘所言亦有道理，不如先讓咱們來往一段日子吧！」

岑重山想了一下，覺得他倆若能成親，自己既達到施恩的目的，又容易控制，當下笑道：「本座只是媒人，可無媒人強迫人成婚之理，兩位他日結成夫婦，同心合力，必能在異域闖出新天地，

榮華富貴可期！」

一頓又道：「北廂九號房仍空着，周姑娘搬到那裡吧，彼此隣居，有助了解，至於兩位幾時決定成親，可得先通知我這個媒人！好啦，周姑娘先回去準備喬遷！」言下之意，便是要兪浩南留下來。

藍鳳去後，岑重山輕輕拍拍兪浩南的肩膊道：「洪兄弟，本座這個忙幫得大不大，你準備如何報答某？」

兪浩南裝出受寵若驚之色，忙道：「總統領若有吩咐，屬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好，有你這句話便行了，希望你好好地幹，過一段日子便提升你爲統領！自今起，你我共同進退！」

兪浩南口中應是，心中忖道：「不知他聯羣結黨，有何目的？莫非有心染指副總管之職？」當下岑重山也打發他回去。

* * *

兪浩南返回住所，已經將近晚飯時間，冬梅見到他喜道：「爺你回來了，待奴婢先服伺你洗個澡，再替你去飯堂打飯！」

「不用洗澡了，燙個脚就行，這兩天你都在這裡？」

「當然，奴婢還有何處好去？爺這兩天去那裡？」

「雲燕樓，嘿嘿，想不到那裡的姑娘比天上的星星還多！」

冬梅臉色一黯，低頭出房取湯去，兪浩南心頭一動，暗道：「不好，這妮子若對某有意思，可有點麻煩！」心中有了戒意，對冬梅便不敢稍給詞色。

冬梅剛想把洗脚水捧出去，誰知房門被人敲响，只聽一個女子道：「冬梅姐，小妹是夏蓮，我家姑娘請你家大爺，今晚過去吃飯！」冬梅一愕，尚未答話，兪浩南已一口應允。

冬梅回頭問道：「爺，你認識她家姑娘？」

「唔，大爺的事，你不准多問多管！」兪浩南穿好鞋襪便到九號房去。

* * *

藍鳳房內掌了一盞燈，桌上放滿了酒菜，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頭站在一旁侍候。兪浩南進內，藍鳳親自替他斟酒。兪浩南忙道：「要姑娘斟酒，在下實在不敢當！」

「公子這樣說不嫌見外？」

兩人坐下，都有不知如何開腔之感，半晌兪浩南才道：「幾時也請姑娘到居所吃一頓飯！」

藍鳳這才醒起，含羞道：「啊，菜涼了，請公子動箸，夏蓮，還不快替公子佈菜！」

「不必客氣，在下自己動手。姑娘家裡還有什麼人？怎會一個人來契丹？」

藍鳳目光一黯，道：「家裡還有一個多病的老父，因爲不能在中土立足，被迫遠走異域！公子呢？」

兪浩南苦笑道：「與姑娘一般，被迫來此，家裡尚有一位母親，還有……一位小妾！」

藍鳳臉色一變，急問：「令正已不在生？」

「在下尚未有妻子，只有來契丹前，恐母親無人照顧，因此收用了服伺家母的丫頭！說來好笑，未有妻子先有小妾！」

藍鳳臉色稍寬，道：「令寵必然才貌雙全，否則怎堪入公子法眼！」

兪浩南笑道：「爲求母親有人照顧，那還計較這許多？幸好她有自知之明，只求做個小的！」

藍鳳垂頭道：「這就難怪……」

「難怪什麼？」

藍鳳瞿然一醒，道：「公子，小妹再敬你一杯！」兩人各自喝了一杯，兪浩南見她豪量，也替她斟了一杯，誰知酒壺已空，藍鳳連忙着夏蓮再去取酒。

房內只剩兩個人，藍鳳反而大方起來，問道：「龍潛，你向岑重山要求……認識我，可有別的意思？」

兪浩南斂容道：「在下雖非柳下惠，但也非登徒子，不信姑娘可去問冬梅，在下連她手指都未沾過。在下要求岑重山，純粹是爲了公事，但絕無看不起姑娘之意，只是在此等環境下，不敢存奢望！」

藍鳳噓了一口氣，道：「這還像點人話，先說清楚，表面上小妹可以不與你計較，但你却不能趁火打劫！」

「在下遵令！」兪浩南苦笑道：「在下對自己的生命也無法保障，豈敢想及其他！」

「對啦，你進將軍府有何打算？」

兪浩南想了一下，道：「刺殺耶律休哥，可惜我連他的臉也未見過！」

藍鳳微吃一驚，道：「我進府半年，也才見過他兩次，他平常都在南京淅律府，身邊的侍衛不少，難以近得其身！不過他最近應該會回來！」

兪浩南心頭一跳，忙問：「你如何知道？」

「耶律文光嫁女，估計他會回來，因爲新郎也是朝中達貴之後！」

說至此，外面已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兪浩南向藍鳳打了一個眼色，道：「在下能得姑娘青睞，深感榮幸，若有機會替姑娘畫眉，那就更是三生有幸！」

藍鳳啐了他一口，雙眼泛着水光，嗔道：「你胡說什麼！」言畢，夏蓮已取酒回來，替他倆斟酒，由於有她在旁，兩人閑聊了一陣，兪浩南長身告辭，藍鳳親自送他出門，低聲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凡事必須按步就班，須知欲速則不達！」

兪浩南知其意，却故意道：「在下有耐性等候，三年、五年也不成問題！」

兪浩南回房之後，冬梅問其情況，兪浩南怒目以視，冬梅知機上炕睡覺，兪浩南欲練內功，誰知一合上了眼，眼前便現出藍鳳那張俏麗的面龐來，沒法進入忘我的境界！他暗吃一驚：「莫非我已愛上了她，我今日才認識她！」當下強迫自己屏息雜念。

工作跟以前還是一樣，兪浩南開始下筆撰寫「大力金剛指掌」的破解法，過了兩天，兪浩南着冬梅去請藍鳳來吃晚飯。這次因爲熟絡了，無所不談，由於

投契，竟有相見恨晚之感，直至半夜，藍鳳方沒奈何的告辭了。

次早兪浩南在庭院等候下地窖。誰知伊德來找他。「總統領有事找你！」兪浩南心弦一緊，偷偷看了藍鳳一眼，見她垂着頭，毫無表示。只好隨伊德去見岑重山。

岑重山一見到他便笑問道：「洪兄弟，你跟周姑娘發展如何？」

「多謝總統領，發展還可以。總統領找我有事？」

岑重山笑問道：「先問你一句話，你來了之後，覺得如何？是否有興趣在此發展？」

兪浩南雖不知岑重山的用意，但此話容易答之至，先把岑重山吹捧一番，然後表示願意長期效力。

岑重山道：「如今有一個統領的空缺，本座推薦你，不過一來你來此不久，二來合此標準的人選共有三個，因此需要考核！時間就在下午，地點在廣場內，考核分兩部份，一武一文，希望你能擊敗對手！」

兪浩南忙道：「多謝總統領提携，屬下必盡力施爲，不負總統領之期望！」

「那好，你今日不用到下面去工作，先回房準備一下，屆時本座會派人來找你！」

* * *

兪浩南對統領這個職務乃志在必得，而且他也有必勝的把握！同時爭奪此位的兩個人一是契丹人：蕭扎巴，另一人也是來自宋國，乃「摔碑手」蔣驚雷！

那蕭扎巴的底細，兪浩南不知道，但蔣驚雷的大名却如雷貫耳，此刻他才知道將軍府內，實在是藏龍伏虎！

蔣驚雷年在五十，在兪浩南初出道時，他已名震江湖！許多好漢都敗在其手中，他向來我行我素，不屬正亦不屬邪，只因氣量小，誰得罪過他，他便想辦法加倍報復，是以得罪了不少黑白兩道的高手，亦可能因此而不能在中土立足，而遠行契丹！

兪浩南萬料不到會在此與他爭雄，他本來信心十足，如今祇剩下一半！

主持這次考核的，有正副總管和正副統領，還有好幾位資深的人作評判。

由於是三個人，因此須抽籤以定先後，第一場由兪浩南對蕭扎巴，蕭扎巴外表有點魯莽，但功底十分扎實凶狠，充滿遼東派的特色，兪浩南爲了隱藏實力以對付蔣驚雷，故意不用少林功夫，而以小巧對付重擊，以快制慢，直至二百招才找到一個機會將蕭扎巴踢倒！

四周的掌聲疏疏落落，岑重山的臉色不大好看，兪浩南偷眼望了蔣驚雷一眼，見他嘴角噙笑，似乎這統領職位，他已坐定了！

依例敗者休息了一陣，便再與蔣驚雷決鬥。兪浩南全神貫注揣摸蔣驚雷的武功！

蔣驚雷果然名不虛傳，力道剛猛，氣勢迫人，蕭扎巴剛才與兪浩南鬥過一場，氣力未全恢復，一上場便處於下風。

蔣驚雷得勢不饒人，在第八十七招上，一掌擊在蕭扎巴脅下，蕭扎巴身子倒飛，倒在地上不能動彈，連肋骨也斷了兩條，若非蔣驚雷留力，相信傷勢必然更厲害！

剎那間，掌聲雷動，蔣驚雷得意洋洋，顧盼自豪，蕭圖古道：「蔣壯士，你先下去休息。」

蔣驚雷道：「總管，屬下十成氣力，還花不了一成，何須費工夫等候，請下令繼續！」契丹人崇尚英雄，此言又惹來了一陣掌聲。

蕭圖古轉頭問道：「洪兄弟意下如何？」

兪浩南微笑道：「既有便宜可檢，屬下斷無不許之理！」言畢長身走向場中，抱拳道：「請前輩多多指教！」

蔣驚雷道：「你這是諷刺老夫以大壓小？哼，今日比武定職位，你少來這一套！」

「前輩誤會，晚輩並無此意，只是適才見前輩武功超卓，令晚輩心儀，故有此言耳！」

「廢話少說，動手吧！老夫讓你先出手！」

兪浩南仰頭大笑。「你讓晚輩先出手，假如敗了晚輩豈非要落人話柄？」

蔣驚雷大怒，喝道：「你要討死，老夫樂得成全你！」言畢踏前幾步首先展開攻勢！

岑重山急道：「蔣驚雷，今日是比武定職位，可不是敵我殊死戰，彼此須以不傷人爲原則！」原來他對兪浩南亦無甚信心。

兪浩南仍如對付蕭扎巴那樣，以小巧功夫閃避，圖先消耗蔣驚雷的精力。蔣驚雷以爲百招之內，便可收拾兪浩南，誰知兪浩南腿上功夫尙好，內力又雄渾，至閃無可閃時，便出手擋架，表面上他形勢岌岌可危，事實上守得極穩！岑重山起初有點担心，看到百招時，才放下心頭大石，轉頭問道：「傅兄，你看幾時可以分出勝負？」

傅崇嶺道：「若果蔣驚雷不急進攻，兩百招之內，應該可以擊倒兪浩南！」

岑重山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看再過百餘招，取勝的必然是兪浩南，一百招後他便會開始反攻！」傅崇嶺雖然不信，不便反駁，只報以一陣冷笑。

蔣驚雷見過了百招，兪浩南仍無敗象，心頭又怒又急，喝道：「只一味閃避，算得什麼英雄？」旁邊觀戰的武士亦對兪浩南喝倒采。

兪浩南當慣了殺手，一向冷靜，這時候也幾乎忍不住氣，暗自告誡自己：「一定要沉得住氣，蔣驚雷氣力已開始衰退，再忍他三四十招才動手！」他心念電閃，但手腳絲毫不慢，嘴上却道：「你贏得了我麼？」

蔣驚雷更怒，雙手齊施，一掌一爪，挾風而至，兪浩南倏地弓腰沉臂，將其攻勢封住，突然提膝，反擊其小腹！

這是他第一次反擊，立顯威力！蔣驚雷不驚反喜，道：「這才像一個男子漢！」他斜退一步，可是兪浩南仍不急攻，只踏前一步，等對方來攻，蔣驚雷一掌擊出，兪浩南一閃身，躍開三尺！

蕭圖古對俞浩南的打法頗爲不欣賞，同時道：「洪長生，你若不敢應戰的，索性退場吧！」

俞浩南吃了一驚，只好立即應戰，同時找尋反擊的機會，蔣驚雷則精神大振，雙拳齊出，去勢凶猛！

他這一招看似凶猛，實則是虛招，要引對方來攻。可是俞浩南似已看穿其把戲，雙臂一晃，忽然一轉身，左脚貼地一掃！蔣驚雷中了驕兵之計，一時間顧得了上面，疏忽了下盤，左足踝被踢個正着，但覺痛入心肺，大叫一聲，單足跳後！

俞浩南抱拳道：「承讓承讓！」在場衆人，超過一半不知道蔣驚雷是怎樣落敗的！

岑重山回頭對傅崇嶺道：「如何？我早說取勝的必是洪長生！」他正想宣佈結果，誰知蔣驚雷不甘心落敗，大喝一聲，猱身撲上去，攻勢如同狂風暴雨！

俞浩南絕不畏懼，知道對方此刻與程咬金一樣，只剩三度板斧，只要頂得住一陣子攻勢，便不足爲懼！傅崇嶺見蕭圖古沒有喝停之意，亦不敢開腔。

蔣驚雷一口氣攻了二十多招，俞浩南見對方氣力已消耗得差不多，覷準來勢，猛地一步逼上去，兩掌相觸，俞浩南屹立如山，蔣驚雷蹬退了幾步，俞浩南不讓對方有喘息之機，立即又撲上去！這次輪到他强攻！

他拳路掌法連變，令人目不暇給，蔣驚雷驚呼一聲：「你是少林弟子？」語音未落，俞浩南左脚又悄沒聲息地貼地掃出，又踢中了蔣驚雷的右足踝！這一次，他一退再退，終於跌坐在地上，四周立即響起一片掌聲！

俞浩南抱拳道：「前輩，晚輩得罪了！」蕭圖古沒奈何只得宣佈俞浩南取勝，蔣驚雷憤憤不平地爬起來，用怨毒的目光瞪着俞浩南。俞浩南心頭一凜，忖道：「素聞此人氣量淺窄，今後須得提防他！」

蕭圖古道：「武功洪長生勝，但還須文比，然後才作出決定！」

文比不是考武學理論，也不是考文章，而是考戰術以及應變之道，俞浩南一看題目，已放下心頭大石，提筆一揮而就，洋洋洒洒，寫了數千字，再看蔣驚雷抓着那管毛筆，有如千斤重一般，看得蕭圖古直搖頭，當場宣佈俞浩南升任統領，負責將軍府的安全，次日起接任！

俞浩南雖有信心任統領，但却是負責將軍府的安全，頗出意外，事畢之後，岑重山拉着他的手向廂房走去，道：「恭喜洪兄弟！」

「多謝總統領提携！」

「你可知道爲何我讓你當負責將軍府的安全的統領？」岑重山瞇着眼道：「我雖爲總統領，但主要是負責研究中土武功這方面，安全方面却由老傅負責！」

俞浩南心頭雪亮，知道岑重山讓自己去那邊是爲了監視和制肘傅崇嶺，乃道：「總統領放心，屬下明白！」

「好，其他的明早再談！」

* * *

俞浩南回到北廂便見到藍鳳在走廊上，見到他便走前，關懷地問道：「你去了那裡？有事發生麼？」

俞浩南請她進房，道：「總統領提拔在下，適才經過考核，在下已考取了統領之職位……」

藍鳳喜道：「那眞恭喜啊……」

俞浩南令冬梅去飯堂打飯，低聲將經過告訴藍鳳，興奮地道：「岑重山派我去制肘傅崇嶺，誰知正合我的心意，若整天窩在地底，有什麼作用？」

藍鳳沉吟道：「不過你以後會否調到別處居住？咱們以後如何聯絡？」

俞浩南沉吟道：「在下明早還會見岑重山，不如咱們成親吧！相信如此一來，咱們……」

話未說畢，藍鳳已截口道：「是眞的還是假的？可得說清楚！」

俞浩南早已鍾情於她，只是來往時日尚短，且家中有一小妾，是以道：「在下任由姑娘作主！」

藍鳳嗔道：「這種事也有由女兒家作主的麼？」

俞浩南心頭狂跳，皆因此語無異希望成親！他不敢魯莽，婉轉地道：「在下當然希望名符其實，只恐唐突佳人，不如來個折衷，咱們儘管先成親，待回中土之後才再補辦婚禮，做對有名有實的夫婦，未知姑娘意下如何？」

藍鳳幽幽一嘆：「誰教咱們遭遇一樣，又是縛在一根繩上的一對蚱蜢，就依你的吧！」

俞浩南傻傻地笑了，自從到契丹，這還是他第一次發自內心的歡笑。冬梅剛回來了，問道：「爺！你笑什麼？」

俞浩南道：「周姑娘已答應嫁與我！今晚先祝一下！」

藍鳳嬌羞地道：「你要教天下人全知道麼？不害臊！」

冬梅澀聲問道：「什麼時候成親，希望奴婢還能服侍大爺跟主母！」

「那也得等總統領批准！」

這一夜，俞浩南興奮得睡不著覺，他覺得姻緣這回事實在難以捉摸，你去找她時，找不到，當你不想找她時，她偏又突然出現！

次日，他到了岑重山的書房，岑重山見他滿臉春風，笑道：「一個男人有了事業，精神果然不一樣！」

俞浩南道：「總統領，周明昨晚已答應嫁給屬下！」

岑重山微微一怔，道：「這麼快？」半晌道：「恭喜你了，洪兄弟！」

「但這還得您批准！」

岑重山乾笑道：「我一向有成人之美，何況你是我的兄弟！豈有不准之理，待我找人擇個好日子，讓你們成親，也讓大家高興一番！」

「多謝總統領玉成，屬下粉身難報！」

「哈哈，洪兄弟太客氣了，彼此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還說什麼粉身難報？」

「是！總之屬下是不會辜負總統領的好意，屆時也得請媒人多喝一杯！」

岑重山大笑一陣方道：「咱們先說正

事！本府一共有八個統領，三個在我這邊，五個在傅崇嶺那邊，他表面上聽我命令，但我知道他骨子裡想擠掉我！那邊的統領，除一個趙無恨之外，餘者均是傅崇嶺之親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屬下明白，傅崇嶺那裏有任何動靜，屬下必立即向你報告！」

岑重山沉聲道：「也包括府內的情況！」他稍頓又道：「你成爲統領之後，行動有較大的自由，但出入將軍府仍要留意，還有，若有事發生，後果十分嚴重，說不定要處斬，這一點你需要注意！」

「是，屬下一定謹愼從事！不知統領有否分工？」

「當然有！五個統領，負責前後左右和中院的防衛，你負責左面的！等下傅崇嶺會仔細的向你交代！將來如果我當上了副總管，你也有機會晋陞，因此必須好好地幹！」

「是！屬下以後住在那裡？」

「成親之前，暫時仍住在北廂，還有，傅崇嶺此人外溫內詐！你須小心應付！最重要的一點，中間那座獨立院子，除非有緊急的鑼聲，否則你不可走近十步之內！」

兪浩南問道：「因爲那裡面住的是耶律將軍？」

「不錯，將軍的侍衛，由蕭總管負責，有機會須與他們打關係！」

兪浩南一一受教，岑重山開門叫道：「伊德，帶洪兄弟去見傅副總統領！」

兪浩南告退之後，便隨伊德穿房過舍，去找傅崇嶺。

傅崇嶺居所頗大，住在中院的一棟護厝裡，他皮笑肉不笑地道：「恭喜你了洪兄弟！連蔣驚雷也可以擊敗，的確不簡單，到底是總統領有眼光！」

「副總過獎了，屬下只是取巧而已，論眞實本領，實無把握取勝，以後還要副總多多指教！」

傅崇嶺臉上毫無表情地道：「以後左面若有情況，須立即向本座報告！如今本座帶你到那裡巡視一下！」兪浩南隨後，一路聽其指點。

耶律休哥府邸佔地之廣，房舍院落之多，頗出兪浩南之意外，傅崇嶺先帶兪浩南至各處走了一匝，又介紹各院統領與其認識，最後才返回左面，兪浩南負責的範圍，守在這裡的武士共有七名，另有十多個壯丁，他們一律受兪浩南節制。

傅崇嶺仔細的交代了一番，臨走時又道：「洪統領若有細節不清楚的，可問齊艮，他在本府已三年，防守左院亦有一年！」說着指着一位蓄着山羊鬍子，年近花甲的老漢。

兪浩南一一與七位武士握手，忽然一位高大漢子用力握了一握自己，道：「恭喜你啦老洪！」兪浩南這才知道馮霍剛好亦被派在此處，心裏又驚又喜。

當下衆人各自返回崗位，兪浩南上任，不敢苟且，不斷來回巡視，齊艮低聲道：「洪統領不必緊張，屬下進府，從未聽人說出過紕漏！事實上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兪浩南微笑道：「齊前輩說得有理，誰不想悠閒一點，就怕出了一個紕漏，大家都沒好處！」

齊艮見他不重視自己的意見，心頭不高興，兪浩南察容辨色，上前抱拳道：「在下新入行，對情況毫不了解，以後倚仗大力之處必多，你放心，在下只想了解周圍的情況而已！你們輪流休息吧！」

馮霍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道：「老洪，眞有你的，半個月工夫，便讓你混到統領！喂，你有什麼秘訣？」

兪浩南沉着臉道：「你我雖是兄弟，但在人前可得守規矩，否則萬一出了紕漏，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即使無事，也會惹來閑言！若他日我推薦你當統領，人家會說我以公徇私！」

馮霍臉上表情十分複雜，酸澀地道：「屬下知道……今日不同往日！」

兪浩南反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老馮，進府之後一切如意？」

馮霍道：「一切還滿意，就是不能隨便出入，一個月才准出去兩天，悶得老子差點發瘋，幸好明天俺第一次放假！」

兪浩南低聲問道：「這些人如何？」

「其他人倒也沒有什麼，只是那姓齊的常倚老賣老！喂，你……統領出去過沒有？」

兪浩南點點頭，道：「雲燕樓的姑娘又多又好，你可去那裡消磨一下，然後替俺寄一封信！」

馮霍一怔，問道：「什麼信？寄給誰？」

兪浩南道：「託人捎信給家母，讓她安心。」他依然到處巡視，盡量熟悉將軍府裡的一切。

晚上，藍鳳請他吃飯，然後又在庭院裡喁喁細語，這是故意讓人看見的，至半夜，兪浩南才回房寫了一封信給英掌櫃，詳述自己的職位之變動，並請轉告謝鐵柳不可妄動。

次日他將信悄悄交給馮霍，信封上寫了幾個字，煩交管長虹啓。信封內還有信封，那才是交給英掌櫃的。至凌晨馮霍才回來。這天因爲兪浩南值夜班，因此見個正着，馮霍帶着幾分醉意，將一封信交給他，道：「俺得去睡一下，不談啦……俺好像籠中鳥，今天方脫困……」他低聲唱着。兪浩南只好扶着他回房。

「老洪，你沒說錯，雲燕樓的姑娘，果眞不錯，嘻嘻，還有一個好處，媽媽不收費，說是見面禮……他奶奶的，她挺會做生意，上次一定也給了你的好處……」

說着已至東廂，兪浩南拉着他進房，房內的丫頭剛被吵醒，雲鬢半墜，將馮霍接了進去，兪浩南叮囑他幾句才離開，到無人處，悄悄拆信閱之。

信是英掌櫃寫的，內容甚是簡單，只說未必能夠通知謝鐵柳，叫他暫緩行動。兪浩南看後，立即將信撕掉，塞進暗溝裡，然後回房休息。

過了兩天，岑重山又把兪浩南找去。「洪兄弟，你覺得那邊的工作如何？」

「不錯，總之總統領要屬下幹什麼，屬下都不會推辭！」俞浩南壓低聲音道：「總統領，副總統領巴結下屬，似乎有點過份……」

「哼，他就會這招！對上對下奉承，因為他武功不行，說實在，也許你可能還勝他半籌！那蔣驚雷是他的心腹，日後小心他會借蔣驚雷對付你！」

「難道他敢得罪你！」

「哼，他恃住取得兩位總管的歡心，陽奉陰違，幸好蕭圖古還不糊塗，知道本座有眞材實料，要不本座也未必能坐穩這個位子！」

俞浩南再加一句：「老總感覺到他對您的威脅？」

岑重山像被人刺了一刀般，用一陣大笑，掩飾難看的臉色。

俞浩南道：「老總，正視危機是聰明者之所為！」

岑重山道：「有些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如果副總這位子由你坐，本座當能安心得多！」

「老總，副總有正副總管之支持，擠掉他不是最好的辦法，只要能拑制他，削掉其爭功之機會，則使其無功可立，蕭圖古便不會捧他！」

岑重山點點頭，忽然道：「你太聰明了，聰明得令人不敢放心！」

「老總担心實在過慮，最聰明的人，乃懂得看清形勢和有自知之明者，屬下正是這種人！即使屬下野心再大，也知道時日太淺，能夠得到統領之職，已是萬幸！豈敢再奢求！」

岑重山又是一陣大笑。「說得好！如今本座便有一件最適合的任務交給你！」

俞浩南一怔，隨即垂首道：「請老總下令！」

「明天將軍要去耶律文光家作客，你陪他去！」岑重山臉色忽然一沉。「若有什麼問題，則唯你是問！」

俞浩南抑住心頭之狂喜，急問道：「將軍回來了麼？」

「昨日回來了！」岑重山續道：「當然保護將軍的還不止你一個人，傳崇嶺是此行的負責人，本座希望你能做到他沒有機會立功！」

俞浩南一怔，問道：「到耶律文光將軍那裡，也可以立功？」

「難說得很，說不定有人會乘人多勢亂行刺將軍，當然不要生事則最好！」

「屬下遵命，但屬下並非侍衛……」

岑重山笑道：「將軍除了近身侍衛之外，還有其他武士保衛，明早你去向傳崇嶺報到！」

「是！若無其他事，屬下出去了！」

* * *

晚上，俞浩南將消息告訴藍鳳，藍鳳急問：「你是否準備在耶律文光府內動手？」

俞浩南猛吸一口氣，道：「在下尚未決定，不過不動手的機會較大，耶律休哥帶去的人不少，再加上耶律文光府內的，更難有得手之機會！」

藍鳳忽然抓住他的手臂，道：「小妹不想你動手……因為太危險了……」言畢方發覺自己失態，連忙縮回手去，俞浩南見她担心自己的安危，心頭甜滋滋的。

這一夜俞浩南心情十分緊張，幾乎睡不着覺，一是得到美人垂青，二是從此以後，有機會接近耶律休哥！是故次日一早，他便去找傳崇嶺！

* * *

傳崇嶺剛下床，尚未盥洗，見到俞浩南，愕然問道：「這般早有什麼特別事故麼？」

「沒有……副總，不是要保護將軍到耶律文光將軍府邸麼？」

傳崇嶺沉下臉道：「胡鬧，那有這般早的？午時前我自然會派人找你，先到左面院子仔細巡視一下，將軍回來更不能出一點丁紕漏，否則提你的首級來見我！」

「是！」俞浩南連忙退出去，他緊張的心情立即放鬆下來，暗自告誡自己：「俞浩南呀俞浩南，你今次為何這般衝動！莫非因為有了心上人，使平靜的心湖起波瀾？千萬要小心，否則前功盡廢！」

俞浩南對齊艮態度特別溫和，幾天工夫下來，已使那老頭漸漸心服，這當然也因為他聽到府內的人描述俞浩南擊敗蔣驚雷的情況，使他自知不如！

馮霍更將他視若神明，對俞浩南言聽計從，是故短短幾日，俞浩南已可完全駕馭手下，他心中忖道：「假如給我一年時間，便可令他們甘願為我拚命，屆時要殺那耶律休哥，成功的機會更大！」

此念剛生，腦海中立即泛上母親痛苦的表情，一年時間太長了，母親根本等不到那一天，便已毒發身亡！要免除母親的痛苦，最好能盡快殺死耶律休哥！

巳時未過，已有人來傳俞浩南見傳崇嶺，到那裡，只見有七八個人在，連岑重山也來了，他先把此行之責任說了一遍，再詳細分配工作，俞浩南被派守第一線！

叮嚀了一番，衆人便隨岑、傳二人到中院大廳等候，未幾，暗廊傳來一道吆喝：「將軍駕到！」

衆武士和丫頭分列兩排，垂首迎接，俞浩南心頭怦怦亂跳，偸眼望去，已見一名中年契丹漢子，相貌堂堂，蓄着三綹短髯，五官清秀，但眉目間透着威嚴，龍行虎步走出來。

俞浩南隨衆呼道：「參見將軍！」

耶律休哥微微一笑，道：「免禮，今日是文光賢弟千金出閣之喜，你們隨本將去喝喜酒！」

衆人呼道：「多謝將軍！」

耶律休哥道：「去吧！」俞浩南立即轉身走在最前面，後面跟着兩個侍衛，然後才是耶律休哥，耶律休哥之後是傳崇嶺，最後又有兩名侍衛。一列七人到大門外，家丁已拉過一匹駿馬，到耶律休哥上了馬後，俞浩南才開步。這時候担賀禮的家丁又跟在最後面，前面則還有一人引路。

耶律休哥和耶律文光都住在東城區，是故眨眼即至，家丁向內通報，耶律休哥下馬，道：「彼此同是一殿之臣，不

必客氣，咱們進去吧，莫等文光賢弟出迎！」

當下兪浩南抬步而進，耶律文光府邸自然沒有耶律休哥府邸之大，但時逢喜事，佈置奪目，人多熱鬧，另有一番感覺。

剛踏過庭院，尚未進廳，耶律文光穿着一身吉服，快步出來，道：「吾兄駕到，請恕小弟失迎之罪！」

耶律休哥微笑道：「你這樣說便是把愚兄當作外人了！」此刻廳內又湧出許多人來紛紛向耶律休哥打招呼，耶律休哥一一回禮，問道：「怎地斜軫弟尚未到？」

耶律文光道：「大哥派人通知說臨時有急事，所以要稍後才到，吾兄請先進廳休息！」兪浩南暗中留意四周，却不見謝鐵柳，他分開衆人，首先登上石級，讓耶律休哥先跨過門檻，隨即緊跟而上，仍然站在他身旁。

耶律休哥看了他一眼，問道：「你叫什麼名？」

「啓稟將軍，屬下洪長生！」

耶律休哥在首席座下，衆侍衛站在其身後。耶律休哥道：「你們都退開吧，此處安全得很！」

耶律文光道：「不錯，到了寒舍，諸位大人的安全，自然由寒舍武士負責！」

傅崇嶺向手下打了個眼色，其他人都坐到靠大門的那一席，只剩他自己坐在次席。未幾，耶律斜軫亦帶了侍衛來了，廳內又有一番熱鬧。

兪浩南反而在這時候發現謝鐵柳，在庭院裡佈防，他抽空出廳，向謝鐵柳打了個眼色，謝鐵柳會意，走了過去，故意問道：「什麼事？」

「在下想去茅厠，請兄台指點路綫！」

謝鐵柳伸手一指，道：「請由過道那邊走過去，屆時再問問人即知！」

兪浩南低聲道：「今日暫莫動手！」言畢不等他有何表示，便向過道那邊走去。

正午，賀客已到齊，耶律文光吩咐上菜，兪浩南向首席走去，在耶律休哥耳邊道：「將軍，中原有些毒藥，不能用銀針測試，以防萬一，請將軍小心！」

耶律休哥不悅地道：「你多疑了，回座去！」

「屬下也是爲將軍着想，別無他意，正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兪浩南言畢回座，酒菜送上來，耶律文光親自替首席賓客斟酒，其他席的賀客，早已紛紛乾杯。

耶律文光斟了酒，道：「諸位盛情，小弟愧不敢當，唯有請諸位大人多喝幾杯！來，下官先飲爲敬！」

忽見謝鐵柳匆匆跑了進來，大聲道：「請諸位暫停喝酒！」

耶律文光喝道：「洗舟山，你目中還有沒有我！」

謝鐵柳道：「屬下適才去解手，突見有個人影越牆而去，屬下追之不及，回府立即調查，一個捧酒的丫頭謂，她適才突然人事不醒，但隨即醒來，屬下怕有人在酒中做手脚，故此特來通知老爺！」

耶律文光臉色大變，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耶律斜軫道：「賢弟不用担心，諸位大人都知道你之爲人，不會有人懷疑你，何況此亦可能是他過慮！」

耶律文光這才道：「洗舟山，還不趕快換過酒！」

一個賀客道：「如此也好，最低限度可以確定是否有人下毒！」

傅崇嶺道：「大家最好不要再喝酒，宋國有些製毒大行家製出來的毒藥，無色無嗅，銀針也未必試得出來！」

耶律休哥道：「難道便沒有辦法？若無應付之策，宋人豈不危險？製毒的人，早已可以當皇帝了！」

傅崇嶺期期艾艾地道：「方法有很多，就連下毒的方法也有很多……」

耶律休哥沉着臉道：「本將要知的是驗毒之方！」傅崇嶺答不出來，老臉發熱，耶律休哥道：「你既然不甚了了，還站起來發什麼謬論？坐到下面去！」傅崇嶺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

耶律斜軫問道：「有誰知道驗毒方法？」

廳內衆人啞口無言，兪浩南慢慢長身，問道：「將軍，未知說得不詳，或有錯誤者，要否受罰？」

耶律斜軫神情慓悍，高大，相貌威武，他先瞪了兪浩南幾眼，再望一望耶律休哥，然後道：「恕你無罪，你儘管說吧！」

「天下間並沒有一件十全十美的事，毒藥也如此，有一利必有一弊，因此並非沒跡可尋，無色無嗅的毒藥，同樣有其缺點，例如入口感覺强烈，用力潑地起白烟，放久容易變色變質，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用酒餵生畜，不過有些慢性毒藥可以潛伏在體內幾個月才慢慢發作……」

耶律斜軫臉上變色，道：「此法如何可能破解？」

「正如屬下適才所說，此藥亦必有其缺點，或有色有味，或溶於酒後會起變化！」

耶律休哥招手道：「洪長生，你過來！」兪浩南坦然走過去，耶律休哥指着桌上的酒壺，道：「這壺酒你來分辨！」

「遵命。」兪浩南提起酒壺，用力晃動一下，然後打開壺蓋，凑鼻嗅了一下，道：「這壺酒有毒！將軍嗅之便知！」

耶律休哥道：「本將軍已聞到，你所說的只是概論，事實上煉製毒藥絕非易事，本將對此道亦有一定之了解！但你敢在此場合侃侃而談，又確有分辨之術，如今你便坐在次席！」

兪浩南心頭狂喜，抱拳道：「多謝將軍提拔！」

耶律斜軫悻悻然道：「仁兄府內搜羅的人材越來越多，眞令小弟羨慕！」

謝鐵柳大驚，暗道：「幸好兪浩南尚來得及時，否則毒不死他們，說不定還要被思疑！」當下耶律文光着人把酒換過，廳內的賀客，心有餘悸，倒酒時，都學兪浩南先將酒壺晃動一番，再用力嗅之。只看得傅崇嶺恨得牙癢癢的！

宴會中，堂官宣佈吉時到，蕭府的

人已來迎親，於是一干人出廳看熱鬧，兪浩南也雜在人羣中，謝鐵柳悄悄走近他身邊，將一團紙塞進他腰帶中。

花轎去後，宴會繼續，耶律休哥直至申時才要告辭，耶律文光忙問：「大哥軍務繁忙，這次回家可否多躭幾天？」

耶律休哥是屬南樞密院掌軍機的重臣，常駐南京，每次回京，都是來去匆匆，故耶律文光有此一問，耶律休哥道：「愚兄是次準備在京躭十天八天才回去，咱們還有好幾天可聚！」

耶律文光道：「過幾天小弟到府上拜訪您！」

耶律休哥沉吟一下，道：「愚兄久不在京師，少與諸位聚首，不如這樣吧，愚兄在十五日設宴請諸大人到寒舍一叙如何？」

耶律休哥對宋發動戰爭，連戰皆捷，乃炙手可熱之紅人，衆人皆曰好，當下打道回府，兪浩南回房休息，趁冬梅去打水，取紙出來一望，只見上面草草寫着幾個字：十三日務須一晤！兪浩南忙將紙撕了，把紙屑塞在承塵內。

他剛洗了個臉，岑重山居然紆尊降貴來探望他，一見面便哈哈笑道：「恭喜洪統領，今日在宴會上大出風光，適才將軍還跟本座談起你來！」

「那裡那裡，這也是託老總的洪福！老總光臨，今晚便請在蝸居吃頓飯吧！」

「好，本座便不客氣，順便把周姑娘喚來吧，待過了十五，本座便挑個好日子讓你們成親，償了你之素願！不過十五日那天，萬不能出紕漏，否則不單是咱們的問題，將軍沒了臉子，後果不言而知！」

「這個當然，屬下必盡全力，包老總滿意，不過屬下十三日想休息一下，未知……」

岑重山截口道：「以後你每月有四天假期，只要工作調配沒問題，隨便你幾時休息！不過事先還得先通知傅副總一聲，免得落人話柄，日後不好辦事！」

「多謝老總指點，屬下遵命！」兪浩南忙拿銀子給冬梅着她請灶房多備幾個小菜。

晚飯酒菜豐盛，岑重山甚是知機，飯畢即長身告辭：「本座不躭誤兩位的良辰了，告辭！」兪浩南要送他出去，却被岑重山按住。

兪浩南將岑重山答應過了十五替他倆辦理婚事告訴藍鳳。藍鳳粉臉泛紅，低聲道：「由你決定吧，小妹沒有主意！十五是什麼日子？」

「將軍要宴請同僚，府內有一陣好忙！我十三日休息，你須跟伊德商量一下，十三日也一齊出去玩玩，順便見見猛虎。」

藍鳳道：「憑你如今的地位和岑重山對你之重視，料無問題！」

＊　＊　＊

十二日，兪浩南向傅崇嶺道：「副總，屬下明天休息，請您派人接替。」

傅崇嶺皺着眉道：「爲何不早點通知？」

「因爲屬下未婚妻明天休息，而老總亦已批准。」

「哼，老總既已批准，你何須再來問本座？你走吧，最多由本座接替你。」

兪浩南這才猛地發覺自己說錯了話，懷着忐忑的心情離開，傅崇嶺望着其後背，咀角噙着一抹陰森森的笑意。

十三日，兪浩南與藍鳳聯袂離府，兩人故意先在街上閑逛，兪浩南買了許多東西送給藍鳳，一派要辦喜事的模樣，在午前兩人先把東西搬回將軍府，然後再出來。

兪浩南故意大聲道：「妹子，咱們先到英記吃午飯，下午再買東西如何？」藍鳳當然滿口答應。兩人到英記飯店，周信立即替他倆張羅了一張靠角落的座頭。

英掌櫃見到藍鳳十分高興，連忙過來打招呼：「周姑娘，怎地半年多不來光顧小店，是嫌小店招呼不周到麼？」

藍鳳道：「掌櫃眞客氣，那是姑娘到將軍府辦事，人家將三餐一宿包下來了，姑娘樂得省點飯錢！」

英掌櫃趁她說話，在兪浩南身邊低聲道：「猛虎已在老地方等你！」又大聲道：「原來姑娘在將軍府供職，難怪！周姑娘和洪爺眞是郎才女貌！好！好，老漢先恭喜你倆了！」

藍鳳啐了他一口。「你這老不正經的，亂嚼什麼舌根？」英掌櫃笑着走開，未幾，酒菜送上來，兩人匆匆塡飽肚子。

兪浩南呼掌櫃結賬，道：「掌櫃，借您店的馬桶用一用行不行？」

「那有不行之理？就在店後堂，小周帶他倆去！」

兪浩南連稱不必，抛了錢，往後頭走，悄悄打開後門，由後面溜了，直至藍鳳舊居，兪浩南敲着暗號，門立即拉開，兩人閃了進去，開門的正是謝鐵柳，他一望藍鳳便問：「這位大概就是飛鳳！」

「不錯，你是猛虎，素仰了！」

謝鐵柳道：「某還害怕你倆不能來哩，老岳在屋裡久候了！」當下三人進房，果見岳豐鎭已坐在炕上。三人分頭坐下，岳豐鎭先跟藍鳳閑談一陣。

謝鐵柳道：「咱們開始商量日後的計劃，還是等漁翁來了再談？」

岳豐鎭道：「你們三個不宜久留，咱們先談，事後某還有機會將情況告訴他！」

謝鐵柳道：「咱們長話短說，十五日耶律休哥請客，因上次某與神龍無意中立了一功，因此耶律文光已通知某，那天着我陪他赴宴，某準備在那天動手，問題是神龍是否可以配合！」

岳豐鎭拿眼望着兪浩南，兪浩南道：「估計那天某可以協助猛虎，成功的機會應該超過一半。問題是得手之後，如何逃跑？」他反望着岳豐鎭。

岳豐鎭沉吟道：「咱們只能在外面接應，因爲將軍府門禁森嚴，能否逃出來，端視你們三人了！」

藍鳳道：「這是什麼話？你們根本沒有將咱們的生死放在心上！單憑咱們三個人，可以敵得住府內的百名高手？」

岳豐鎭沉聲道：「老實說，你們來此早就該抱着九死一生之念！再說也不是

沒有機會！你們大可以先殺死一個，再挾持一個，然後出城，咱們在城內城外都有人接應，只要出了城，咱們逃回中土之機會便有七成！」

謝鐵柳咬一咬牙，道：「好吧，就這樣決定，某負責一個，神龍兄亦負責一個！先制住人，再殺之未遲！不知神龍意下如何？」

兪浩南看了藍鳳一眼，心中亂糟糟的，他如今剛嘗到愛情滋味，萬一失手……心念未了，岳豐鎭已冷冷地道：「請神龍趁早決定，某好早點準備！」

兪浩南咬咬牙道：「好！就這樣決定！」

岳豐鎭自懷內取出幾枚烟花來，道：「你們得手之後，先放烟花，通知咱們！」

＊　＊　＊

當兪浩南和藍鳳離開舊居，出巷去逛街時，牆後忽然露出一張面孔來，却是蔣驚雷。他倆在逛街時，蔣驚雷不再跟踪，趕緊返回將軍府。兪浩南心情雖然沉重，但他做夢也沒想到，危機始自十三日，而非十五日！

兪浩南回府之後，徹夜不寐，他恐怕自己動手之後根本沒法空出手來施放烟花，那麼這個任務該交給誰？

他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藍鳳，但迅即又被自己推翻，因爲屆時藍鳳可能亦無機會施放烟花！接着他想到馮霍。

不錯，馮霍正是最佳的人選，危險性雖大，但仍須冒一冒，因爲屆時形勢必亂，馮霍趁亂跑到沒人處，悄悄施放烟花，實在安全得很，只是馮霍肯不肯？兪浩南實在沒有一絲把握！

次日，兪浩南滿懷心事，誰知馮霍低聲問道：「洪總領，你有何心事？是不是家裡有事，放心不下，如要用得着屬下的，盡管開口，馮某必替你辦事！決不推辭！」

兪浩南又再考慮了一下，然後道：「只怕你口疏，把消息洩漏出去！」

馮霍目光一亮，問道：「是計劃逃跑？」

兪浩南不答反問：「兪某先問你一件事，你還想不想回中土？」

「當然想！」馮霍毫不思索地道：「只怕宋民不會原諒某！」

兪浩南道：「只要你替我辦一件事，便包你可以回大宋，日後還會是一位英雄！」

馮霍目光一亮，問道：「你什麼事？」

「暫時不能告訴你！」兪浩南道：「只要你做得小心一點，根本沒有危險！」

馮霍點頭道：「好，你幾時認爲可以告訴馮某，便幾時下令，總之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兪浩南至此方放下心頭大石。

十五日清晨，將軍府內上下人等已十分忙碌，昨天已打掃一番，今日更加張燈結綵，準備迎接赴宴的嘉賓。

席只設十桌，但赴宴的人，却全是達官貴人，是以不得不賣力！

巳時未過，賓客已紛紛走來，今日兪浩南負責大廳門內外的守務，而那些在地下室工作的人，亦破例獲得一日假期，安排坐在靠廳門位置。

兪浩南率着三個手下，站在廳門外，身上都佩着兵器，威風凜凜。他表面上鎭定，其實一顆心緊張得怦怦亂跳，乃因生死前途，全在此一擊。

藍鳳同樣心情緊張，不時望着兪浩南，假如今日之刺殺行動成功，則不但可以安心在中土生活，還可以和有情郎長相廝守，否則只能抱憾而終。

午時剛屆，前頭忽然傳來一道叫聲：「耶律文光將軍駕到！」兪浩南抬頭望去，只見謝鐵柳陪着耶律文光施施然而至，背後跟着兩個担禮物的家丁，兩人沒有交談，只交換過一下眼色。

又過了一會兒，耶律斜軫也帶人而至，耶律休哥連忙出廳迎接，他後背向着兪浩南，兪浩南心頭突然緊張起來，蓋若此刻下手，成功機會較大！可是就在他稍一猶疑之下，耶律文光已轉身携着耶律斜軫之手進廳。機會錯失，但兪浩南心情反像拉緊的弓弦，倏地鬆開，雙臂鬆垮垮的垂下來。

岑重山和傅崇嶺都在大廳內，庭院內還有另一組武士，而蔣驚雷則站在廳門內，這種形勢，實難得手。

大門外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廳內笑語不絕，好一幅快活逍遙的行樂圖。

蕭圖古突道：「嘉賓已至，上菜！」

話音未落，外面又傳來一陣吆喝：「太后駕到！」廳內賓主聞言均是一怔，兪浩南心頭更是跳個不停。

只聽耶律休哥道：「快隨本將出迎！」衆人立即魚貫出廳，謝鐵柳向兪浩南打了個眼色，表示此時動手最適合！

兪浩南猛吸一口氣，擁着耶律休哥而出，藍鳳跟在他後面六尺，謝鐵柳距離更遠！

到大門外，只見府內的武士已列在兩旁，街上亦站了不少士兵，百姓只能站在遠處，兪浩南覺得在此情況不動手，更加困難，從政治上來說，殺死蕭太后，作用更大，可是蕭太后一死，契丹必會採取報復行動，在韓延德策劃之下，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這兩名智勇雙全的悍將，還會打勝仗，因此孔以怨等人將殺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列在第一位！

遠處鑼鼓喧天，只見太監宮女們擁着一乘鳳轎，慢慢而至，衆文武大臣，連忙下階，跪在地上，高呼：「臣等恭迎太后！」

鳳轎停定，帘子一掀，走出身穿漢服的契丹婦人來，剛健中不失嫵媚，說不上美麗，更不見風情，但却有一股叫人形喻不出的味道！

兪浩南見她容顏年輕，甚覺意料之外，偷眼看看謝鐵柳，只見他亦十分緊張，但聽蕭綽道：「衆卿家免禮，平身！」衆大臣自地上站起來，蕭綽緩緩走前，道：「卿家大宴羣臣，爲何不請哀家？」

耶律休哥惶恐地道：「臣只是與同僚聚首，並無什麼特別事，故此不敢驚動太后！」

「既然如此哀家來了，不知歡迎否？」

耶律休哥急道：「臣榮幸之至，只恐待慢太后，臣難以心安！」

蕭綽道：「卿家這樣說便太見外了！還不請哀家進去，難道要哀家吃閉門羹。」

耶律休哥連忙恭手道：「太后請！」在門內的傳崇嶺立即向蔣驚雷打了個眼色，蕭綽一進門，他立即護在左右，其他大臣，隨耶律休哥之後魚貫而入。

說時遲，那時快，謝鐵柳突然標前一步，一掌望耶律斜軫後背擊去！「蓬」的一聲，擊個正着，耶律斜軫標前一步，嘴角已經沁血，而謝鐵柳亦悶哼一聲，退了一步，一看手掌，已多了幾個血洞，原來耶律斜軫身上穿了一件軟猬甲背心，不畏刀槍，且有倒刺，謝鐵柳不知就裡，手掌登時受傷！

直至此刻，衆人才知道發生事變，都齊發出驚呼聲！也在此刻，俞浩南才倏地決定向耶律休哥攻擊！誰知耶律休哥似有準備，風聲一响，已經轉過身來，抬臂格開俞浩南來勢！

俞浩南一動手，便不將生死放在心上，一拳不中，第二拳再度擊出！

耶律休哥乃遼東派弟子，武功亦了得，斜閃一步，揮拳反擊，誰知俞浩南的腿功，的確有過人之處，右脚一抬，蹬在其小腹上！

耶律休哥猝不及防，被踢退幾步，俞浩南正想衝前，誰知斜刺裡衝過來一條大漢，手上鋼刀急砍！俞浩南吃了一驚，倒退抽劍，定睛一望，却是馮霍！心頭登時一沉，喝道：「馮霍你幹什麼！」

馮霍冷笑一聲。「馮某的目的你應該知道！副總早有準備，你今日是跑不了的，不如趁早投降吧！」

俞浩南心頭懊悔沮喪之至，自己所托非人，今日下場凶多吉少，唯一的希望便是制服了蕭綽！主意打定，大喝一聲：「那少爺便先拿你開刀吧！」他長劍向馮霍閃電般刺出！

馮霍見其來勢洶洶，不敢攖其鋒，斜閃一步，誰知俞浩南只是虛晃一招，便斜飛向耶律休哥撲去！

傅崇嶺忙不迭横身在耶律休哥之前！耶律休哥急道：「還不亂刀殺死他！」不料俞浩南這一着依然是虛招，脚尖在地上一點，拔身越過兩個武士，向蕭綽飛去！

蕭綽雖是女流之輩，但勇氣過人，毫不驚慌，仍然立在原地，蔣驚雷跨步擋在她身前，揮掌向俞浩南擊去！他把俞浩南恨之入骨，這一掌展盡平生之力，兩股罡風自掌心湧出，氣勢迫人！

俞浩南凌空不能閃動，只好運勁於左臂，迎了上去！

三股掌風凌空相觸，發出一道悶响，只見俞浩南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待他落地之時，因內腑受震，幾乎站立不穩，藍鳳恰在其旁邊，忙上前扶住他。

俞浩南大驚，急道：「你快跑！」誰知手腕一麻，長劍反被藍鳳奪走，原來府內的武士已圍了上來，藍鳳揮劍便殺，道：「咱們生死都在一塊兒！」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謝鐵柳的一道慘叫聲，俞浩南轉頭望去，只見謝鐵柳口噴鮮血，臉如金紙，岑重山同樣亦受了內傷，嘴角沁血，胸膛起伏不定！

岑重山知謝鐵柳如今已不足爲患，便下令手下羣毆，謝鐵柳奮勇殺敵，俞浩南大喝一聲：「老子與你們拚了！」他揮掌急攻圍攻的武士。

一個武士見他來勢洶洶，連忙閃開，可是俞浩南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右腿急飛，將其踢飛，人未落地，鮮血已衝口噴出！

藍鳳亦不愧「血觀音」之稱號，出手狠辣，招招見血，兩人聯手，居然佔了上風！

傅崇嶺喝道：「蔣驚雷，馮霍你們還不上前？殺了他倆，升你們爲統領！」蔣驚雷和馮霍欣然接令，如此一來，俞浩南和藍鳳頓覺壓力加重，尤其是蔣驚雷，上次栽在俞浩南手下；欲扳回臉子，更是傾力而爲，呼呼的掌風，把旁人都迫開，很快俞浩南和藍鳳被分開！

馮霍的鋼刀雖然凶猛，但藍鳳的劍法却十分刁鑽，更兼變化飄忽詭異，出人意表，威力更在對方之上，奈何對手不止一個人，因此亦頗感吃力！

耶律休哥已引衆人上廳觀戰。蕭綽問道：「卿家，這三個人是什麼人？」

「大概是宋國派來的奸細，昨夜微臣便得到消息，恐他們尚有同黨，故此不動聲息，要將他們一網打盡，亦因此不敢請太后，想不到太后得到消息……這是微臣之疏忽，請太后恕罪！」

「卿家準備充足，府內高手如雲，且與你無關，何罪之有？不知斜軫卿家傷勢如何？」

「微臣已着人扶他進內堂敷藥，料將養幾天便無大碍。」

「卿家的傷勢又如何？不如請太醫治療一下！」

俞浩南那一腿力道甚猛，耶律休哥至今仍覺疼痛，但嘴上却道：「微臣向來皮粗肉厚，根本無事，有勞太后關心！」

蕭綽道：「卿乃哀家之左右手，又是國家之柱石，哀家豈能不關心？卿家無事，哀家便放心了！」

此刻，場中又起變化，謝鐵柳奮死擊斃一名武士，自己也被另一名武士殺死！謝鐵柳之死，刺激了俞浩南，他偷眼一瞥，見四周都是密密的人，知道今日自己難以倖免，亦不顧生死地亡命進攻！

他避重就輕，不與蔣驚雷硬拚，專殺其他武士，一輪亡命急攻之後，他身上固然受了多處的傷，但亦被他殺死了三名武士！

那邊廂的藍鳳，亦殺死刺傷了幾名武士，但她身上亦已傷痕纍纍。

馮霍哈哈笑道：「周姑娘，你花樣年華，就這樣死了，豈不可惜？不如趁早投降吧，說不定還能保住性命！」

他不開腔猶自好，一開腔便提醒了俞浩南，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全因馮

霍出賣他！俞浩南突然一個倒飛，脫出蔣驚雷雙掌勢力範圍。說時遲，那時快，俞浩南一個風車大轉身，倏地一掌擊向馮霍背後！

蔣驚雷急呼：「老馮小心！」

馮霍聞得背後有風聲，連忙閃開，可是藍鳳的長劍如影隨形，「刷」的一聲，在其後肩劃了一道血糟！俞浩南暗叫一聲可惜，已被蔣驚雷纏上，再無機會下手！

蔣驚雷冷笑道：「洪長生，你今日必死無疑，何不光棍一點，與老夫放手一搏！」

俞浩南心頭忽爾一動，右掌挾風指出，喝道：「有何不可！」蔣驚雷亦忙迎掌而上，「蓬」的一聲，掌風相觸，兩人同時退後，俞浩南左手自懷內摸出那包化屍散來，向馮霍撒去！

但聞馮霍慘叫起來，化屍散飛入傷口後，見血立即產生作用，痛得他呼天搶地，滾落地上亂轉，雙手在身上亂抓，把臉上的皮膚和衣裳都抓爛！

這情景把其他武士都嚇住了！俞浩南哈哈笑道：「這化屍散的滋味如何？老子要死，也得拿你墊背！」話未畢，嘴邊又噴出一股血來，原來他內傷不輕，適才對掌之後，不顧內腑氣血之震盪，傷上加傷！

蔣驚雷見有機可乘，雙掌注滿眞力，拚力推出！俞浩南雙脚立定，亦貫其餘力，推出雙掌！

「蓬」的一聲巨响！掌風相觸，罡風四處流竄，武士們紛紛走避，俞浩南一退再退，突然跌倒，藍鳳却在此刻撲上，脫手拋出長劍！

蔣驚雷退了幾步，體內氣血翻騰，眼冒金星，幾乎也摔倒，待得長劍飛近身子才驀地醒覺，要閃避已來不及了！

「噗」的一聲，他連人帶劍蹬退兩步，終於亦倒下去。藍鳳走近俞浩南身邊，見他垂危，兩行清淚奪眶而出，抓住其手，嗚咽地道：「大哥，咱們今生無緣，黃泉路上作個伴，來生再結連理吧！」

言畢抓起地上一把鋼刀，往脖子上一抹，倒斃在俞浩南身上！一場刺殺風波，至此方結束！

蕭緯道：「此三人雖是宋國人，但不畏死，實是好漢行逕，耶律卿家着人拖出去安葬了吧？」

耶律休哥默視一下傷亡情況，死了九個武士，傷了十多個，不由心生餘悸！兩年後，耶律休哥英年病逝，未悉是否與這驚嚇和吃俞浩南一腿有關，那就有待史學家去研究了！

＊　＊　＊

將軍府內門禁森嚴，岳豐鎭等人不見烟花，只道俞浩南等人暫時因找不到機會下手，而改變計劃，直至將軍府武士拖出他們三具屍體去安葬，方知整個計劃已失敗！不過事後「小孟嘗」孟晋依然給解藥俞母魏氏，並贈以一封銀子撫恤，此乃後話。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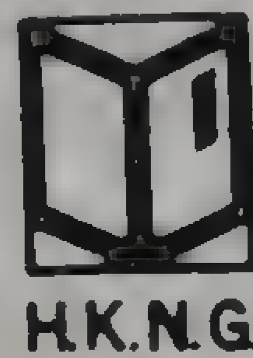
每本港幣＄15.00

天蘭——馮嘉著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九

高石・編繪

大名府（二）



49　一路之上，山明水秀，盧俊義很是歡喜。行了數日，有一天他在酒店中聽到店小二談起梁山泊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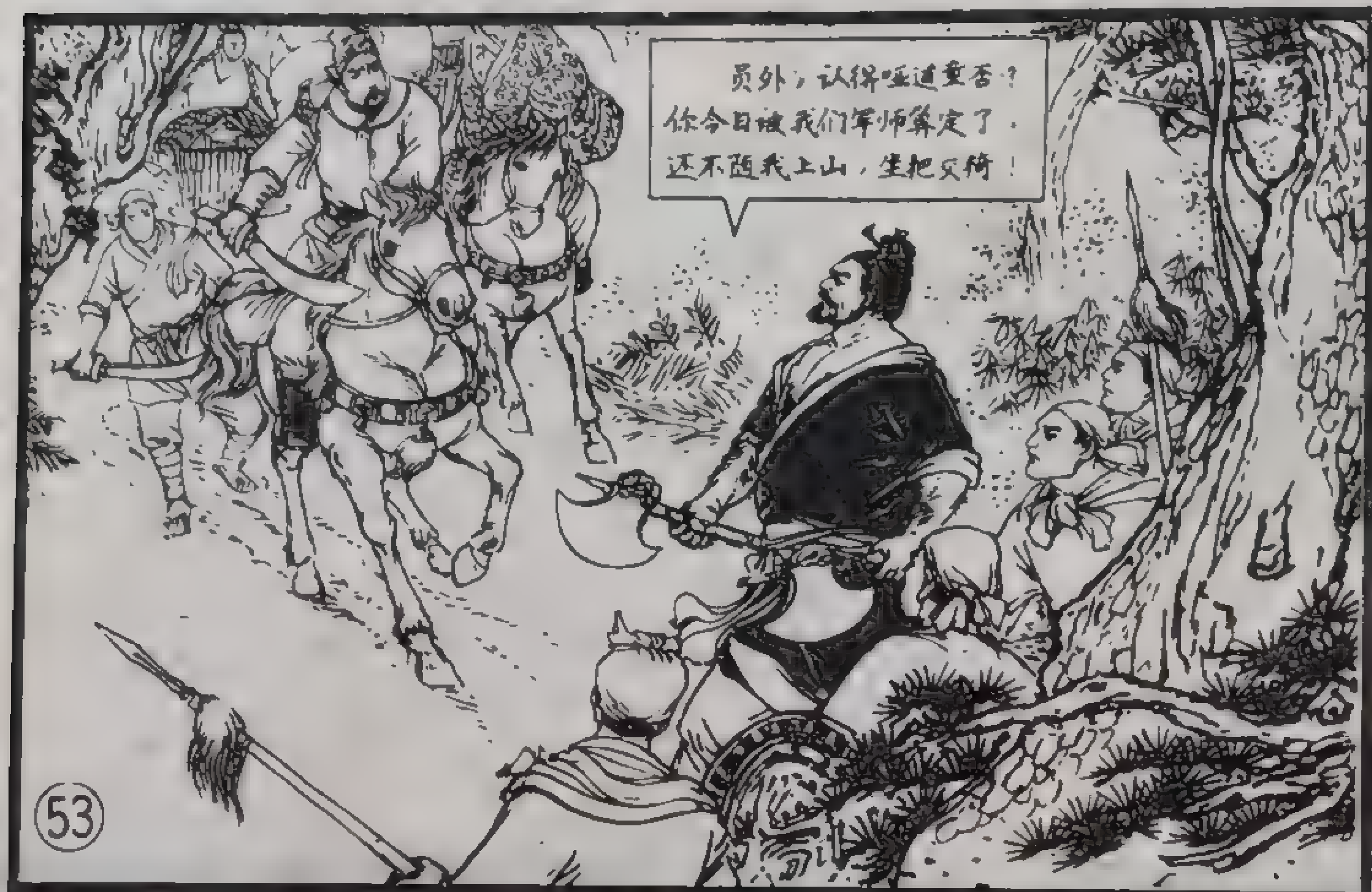
50　盧俊義聽了店小二的話，不但不睬，反而叫李固從車子中拿出四面大白絹旗，寫了四句詩，分插在車上。店小二看了奇怪，問盧俊義何故如此。



51　盧俊義誇下海口，要捉宋江等人。李固不敢去梁山泊，請求放他回去，盧俊義不許。



52　走了二十里地，已到梁山泊地界，只見林子裡擁出四五百軍士，爲首一位好漢，手拿兩斧，直奔盧俊義而來。



53　李逵勸盧俊義上山。盧俊義大怒，恨不得一刀殺了這個“啞道童”。



54　戰了三個回合，李逵忽地跳出圈子，盧俊義緊追不放。李逵在林中東躲西閃，引得盧俊義發火，追入林子。



55 "啞道童"不見了，却見松林旁轉出一個胖大和尚，倒提鐵禪杖，直叫盧俊義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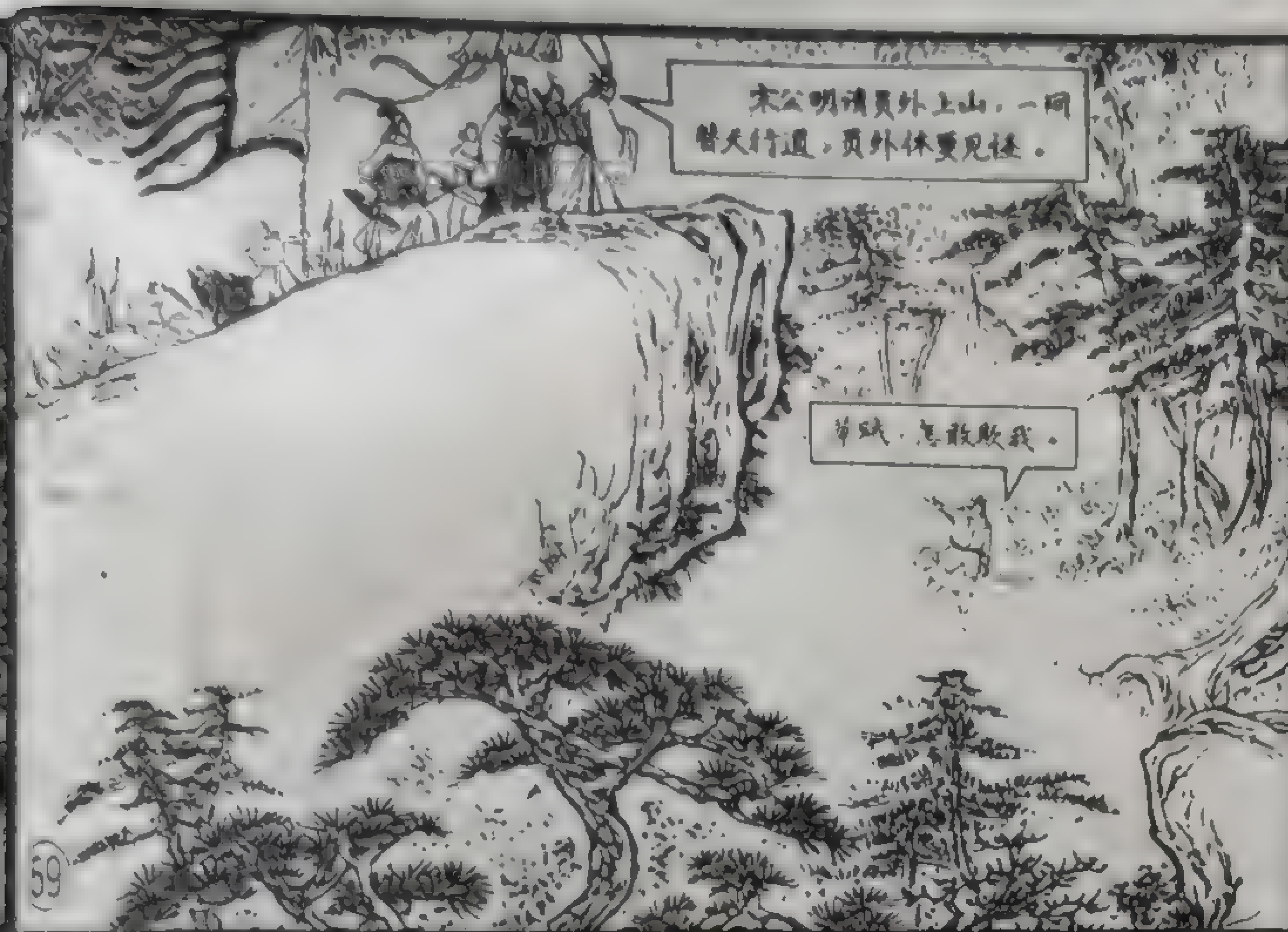
56 魯智深戰了三個回合，又跳出圈子，回身便走，盧俊義正要趕去，只見一個行者，舞着兩把戒刀前來接戰。



57 又戰了幾個回合，劉唐、穆弘、李應前來接替武松作戰。



58 打了一陣，三人全走了。盧俊義也不追趕。他出林子去找自家的貨物車輛和隨從；只聽得一陣鑼鼓响，抬頭一望，却見軍士押着李固及十輛貨車上山而去。



59 盧俊義正要趕上山去，却見山頭上一面杏黃旗飄揚，一頂紅羅傘下面站着宋江、吳用、公孫勝三人。



60 盧俊義趕到半山中間，只見宋江背後轉出一人，拈弓取箭，向盧俊義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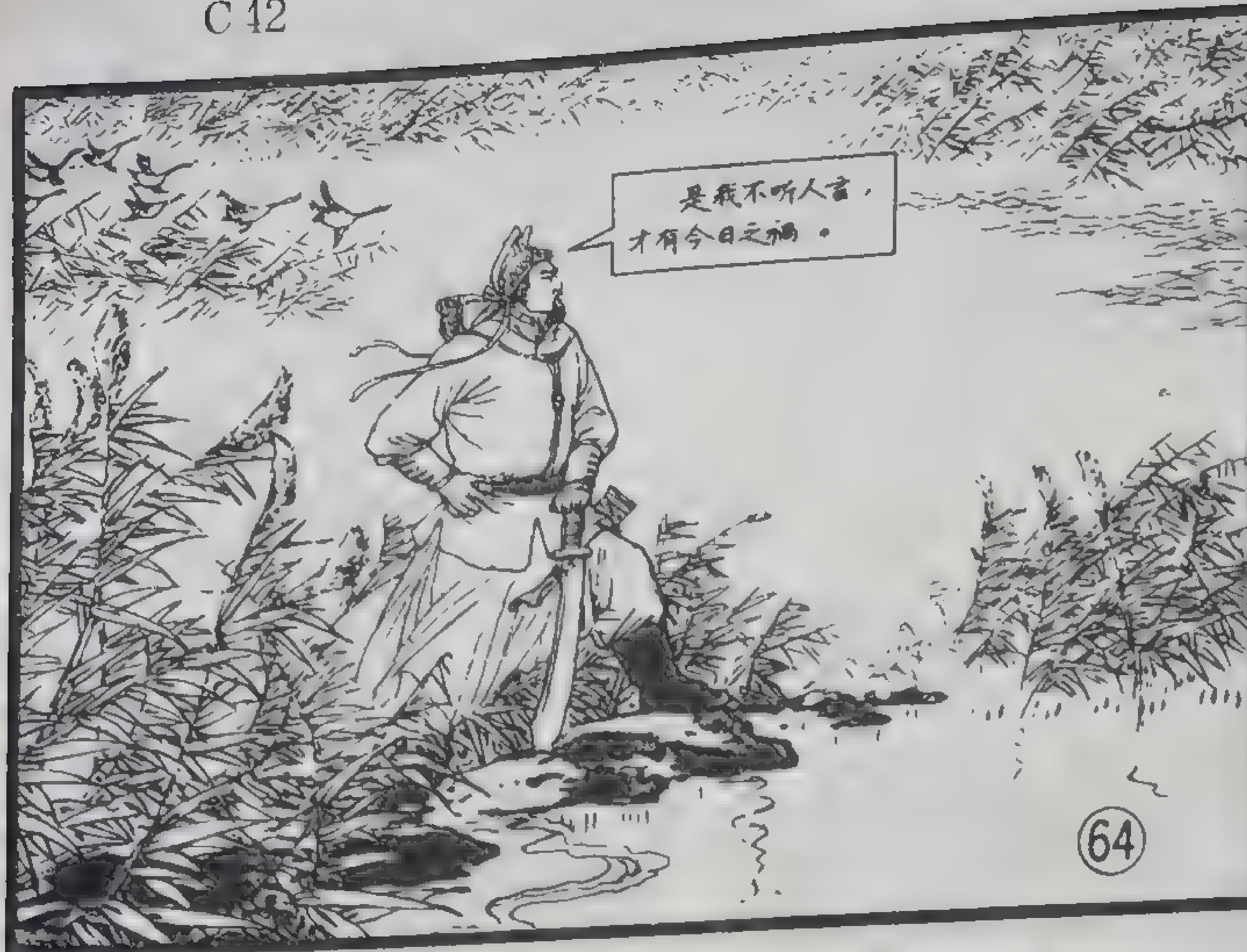
61　颼地一箭正中盧俊義頭上毡笠兒的紅纓。盧俊義吃了一驚。



62　盧俊義沒走幾步，只見東山上秦明、林冲殺了過來；西山上呼延灼、徐寧也衝了下來，嚇得盧俊義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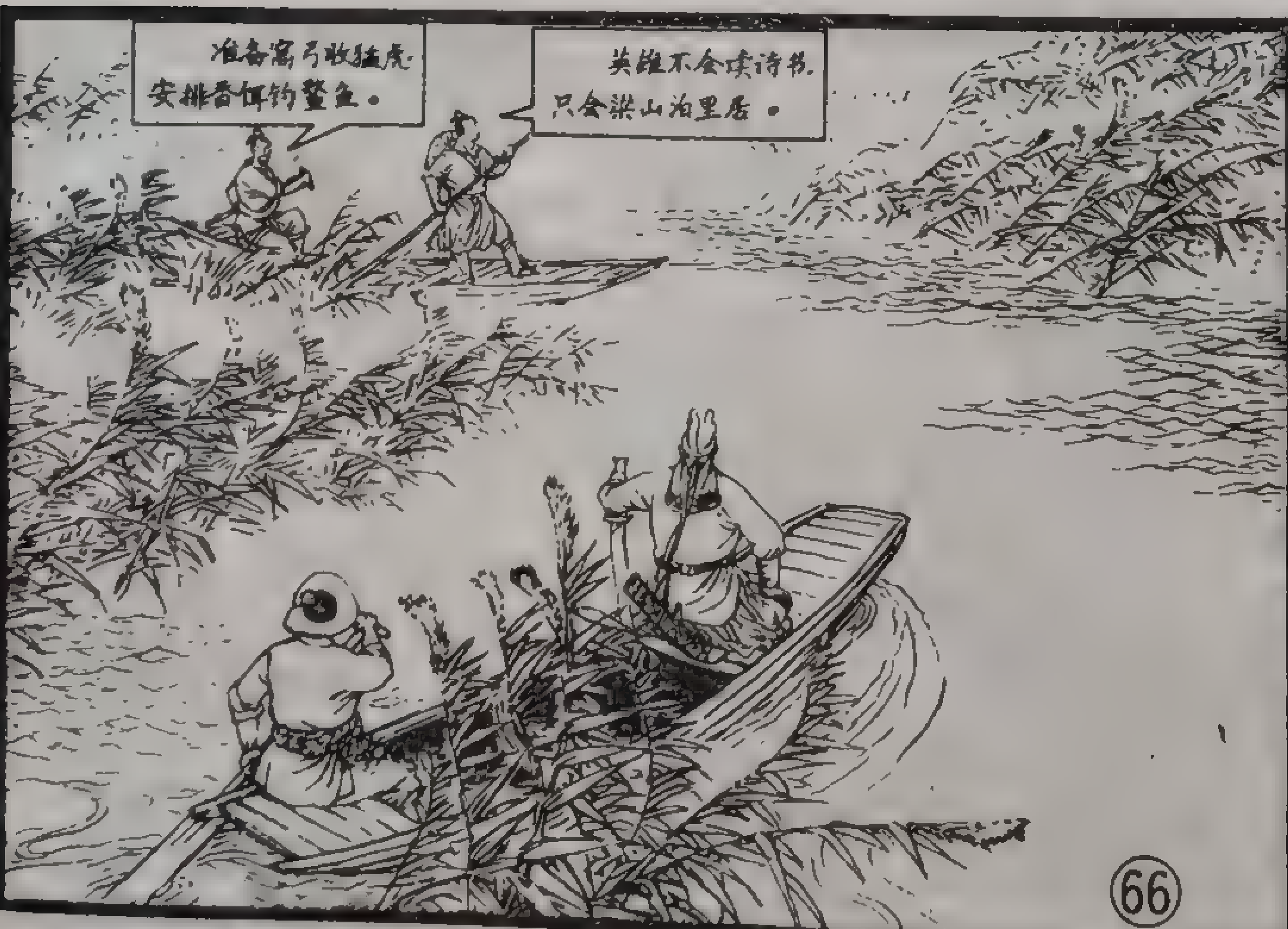
63　四員大將殺了一陣，各自走了。盧俊義見天色已晚，覺得腹中饑餓，在荒僻小路上亂闖亂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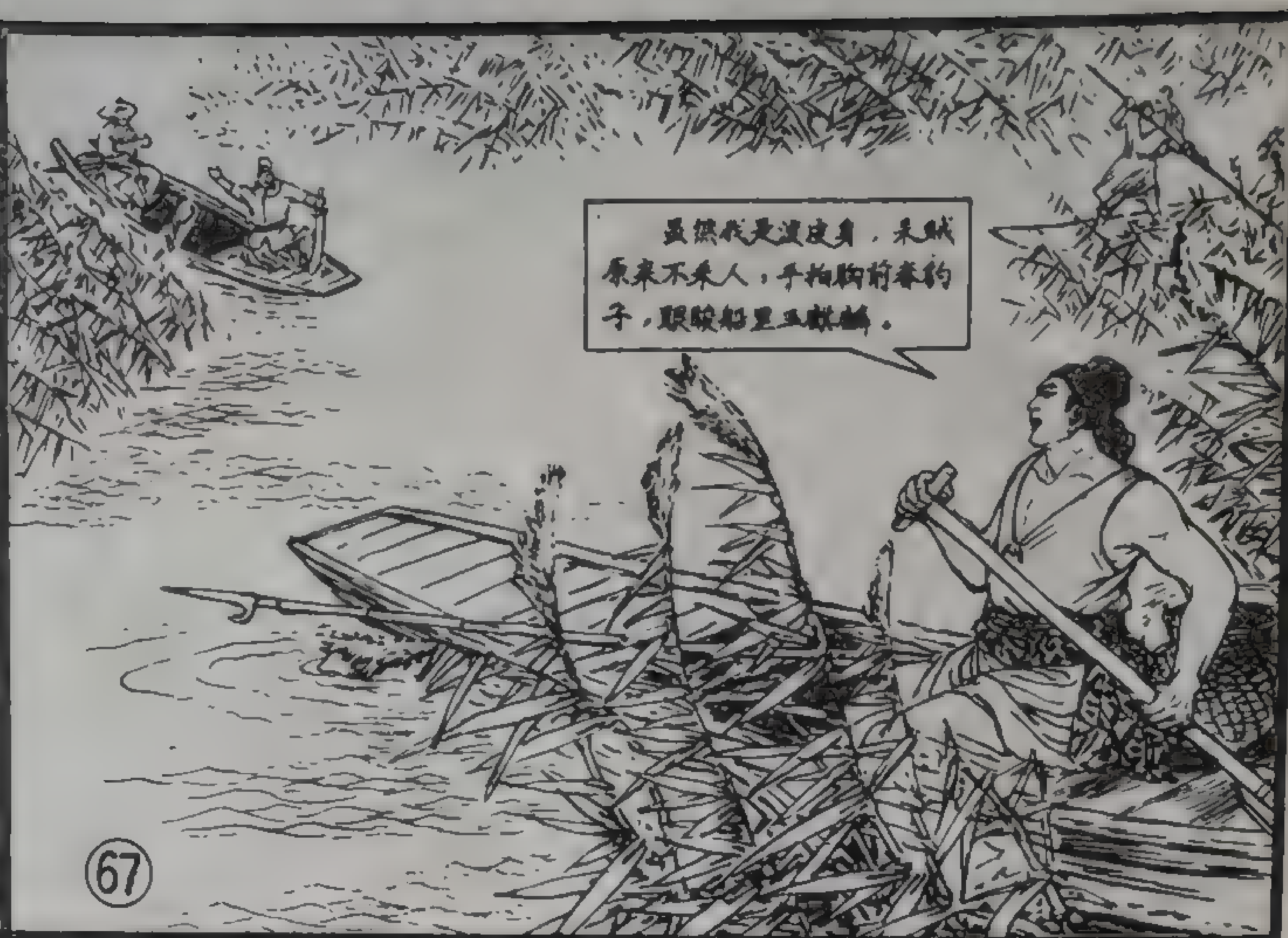
64　盧俊義走到一片水泊邊上，只見浩浩大水，滿目蘆花，眞是不算天盡頭，也是地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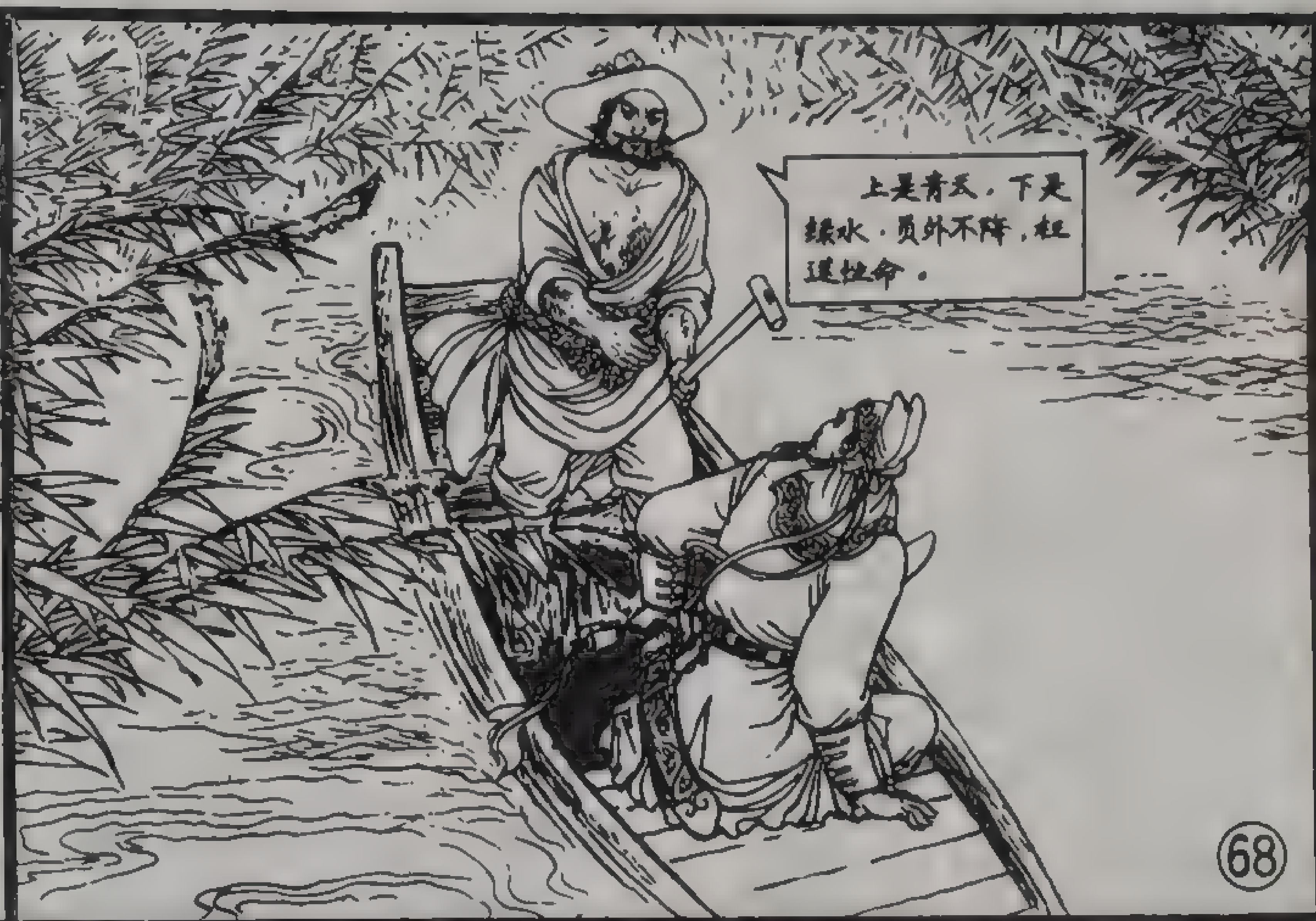
65　正在絕望之時，却見蘆葦裡面，一個漁人搖着小船出來。這漁人是梁山好漢混江龍李俊，盧俊義却認不得他。



66　盧俊義上了船，行到水泊中間，只見前面蘆葦中又出來一隻小船，船上兩個人唱着詩歌，直向盧俊義奔來。這兩人是阮小二、阮小五兄弟。



67．盧俊義正想叫李俊把船撐開，只見左邊蘆葦內又出來一隻小船，一個人在船頭也唱着詩歌，直奔盧俊義而來，這人是阮小七。



68　李俊向盧俊義直說了自己的姓名，勸盧俊義上山。



69　盧俊義舉刀向李俊殺去。李俊拿起船槳，一個反背觔斗，跳下水去。



70．盧俊義搶上一步，把朴刀掤下水去，只見船尾有個人從水底鑽出來。



71　張順把船一掀，船底朝天，盧俊義落水。



72　盧俊義雖有渾身武藝，但不識水性，下得泊中，早已喝了幾口水。張順攔腰抱住他，踩着水，向岸邊游來。



73　押到岸上，張順把盧俊義綁了，戴宗帶了人來接應。



74　衆人把盧俊義鬆了綁，脫了濕衣，換上錦衣綉袍，擁上山去。



75　宋江、吳用、公孫勝等都來迎接。



76　梁山泊衆頭領在山寨熱情招待盧俊義。宋江叫李固帶了貨物車輛先回大名府。



77　衆頭領輪流設宴，把盧俊義留在山寨住了兩個多月。



78　轉眼已到深秋時候，盧俊義一心要回大名府，宋江等頭領只得送他下山。



79　盧俊義想念家中，急匆匆日夜趕路。



80　走了十天，方到大名府城外。只見一人衣衫破舊，見了盧俊義，走上前來，放聲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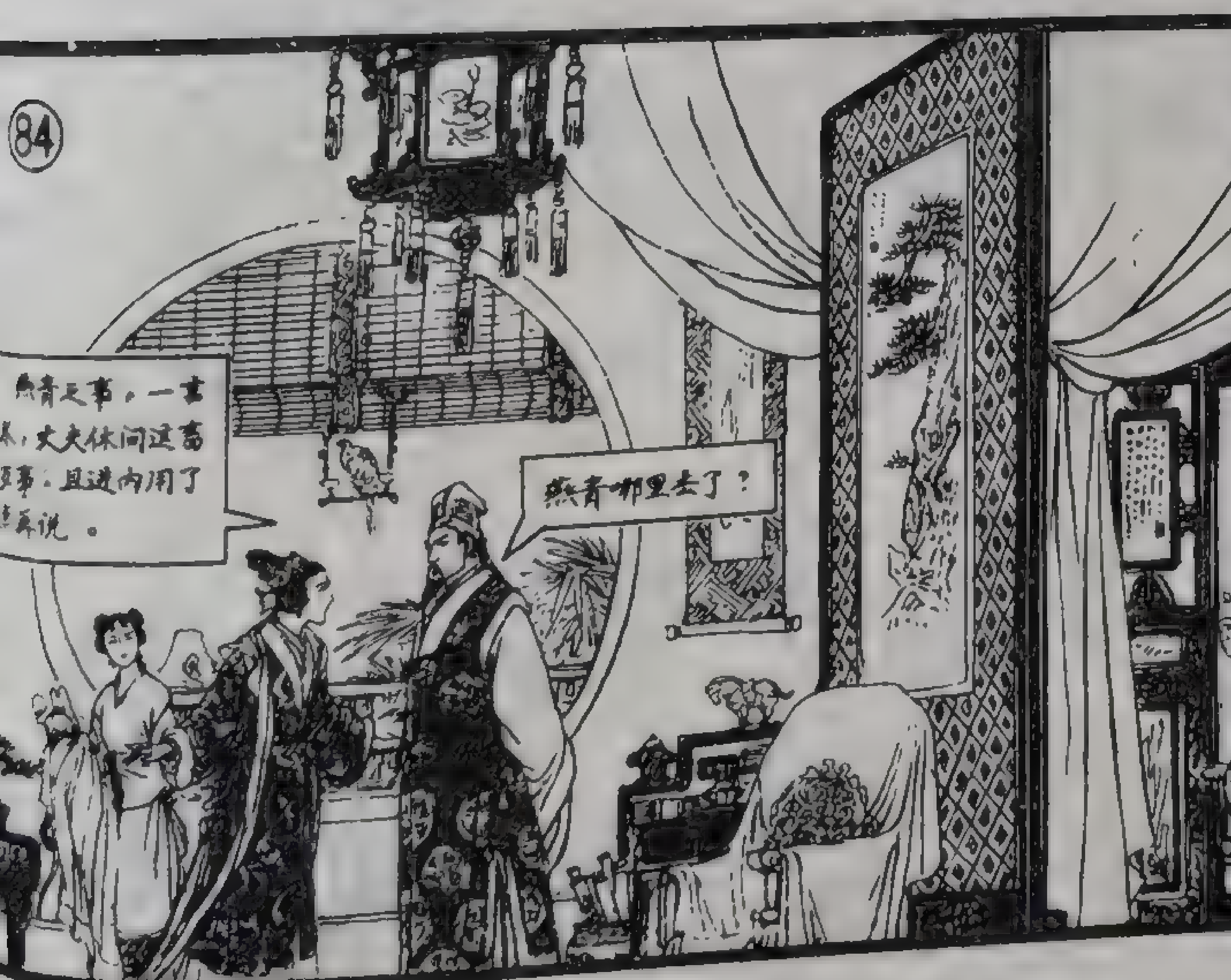
81　盧俊義仔細一看，認得是燕青。燕青把盧俊義拉到僻靜處，訴說家中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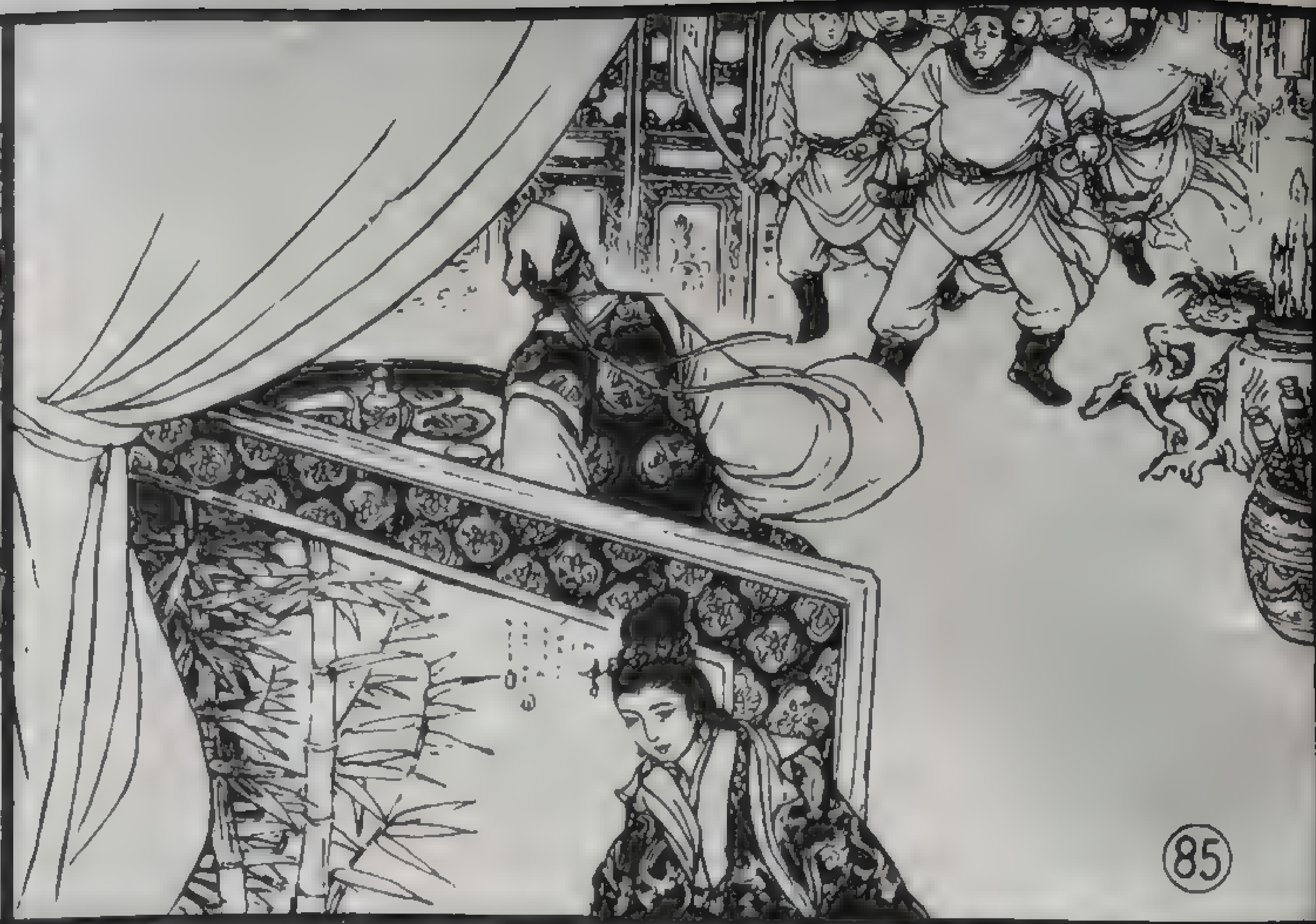
82　原來李固是個無義小人，平時就與盧俊義妻賈氏有些勾搭。李固從梁山回到府中，竟向大名府告了一狀，說盧俊義私通梁山。自己霸佔了盧俊義家財，把燕青趕出府來。



83　燕青哭訴後不讓盧俊義進城。盧俊義却不信燕青的話，推開燕青，非進城不可。



84　盧俊義回到家中，李固和賈氏都吃了一驚。李固趁賈氏和盧俊義談話之時，溜出去向大名府衙門稟報。



85　盧俊義剛吃了半頓酒飯，只見二三十個公差衝了進來。



86　盧俊義措手不及，被衆公差用麻繩捆了個結實。



87　盧俊義被押到府衙，梁中書升堂問案，李固當面作証，梁中書自從那年被吳用等人奪了生辰綱，把梁山好漢恨入骨髓。今日盧俊義落到他手中，正好解這股舊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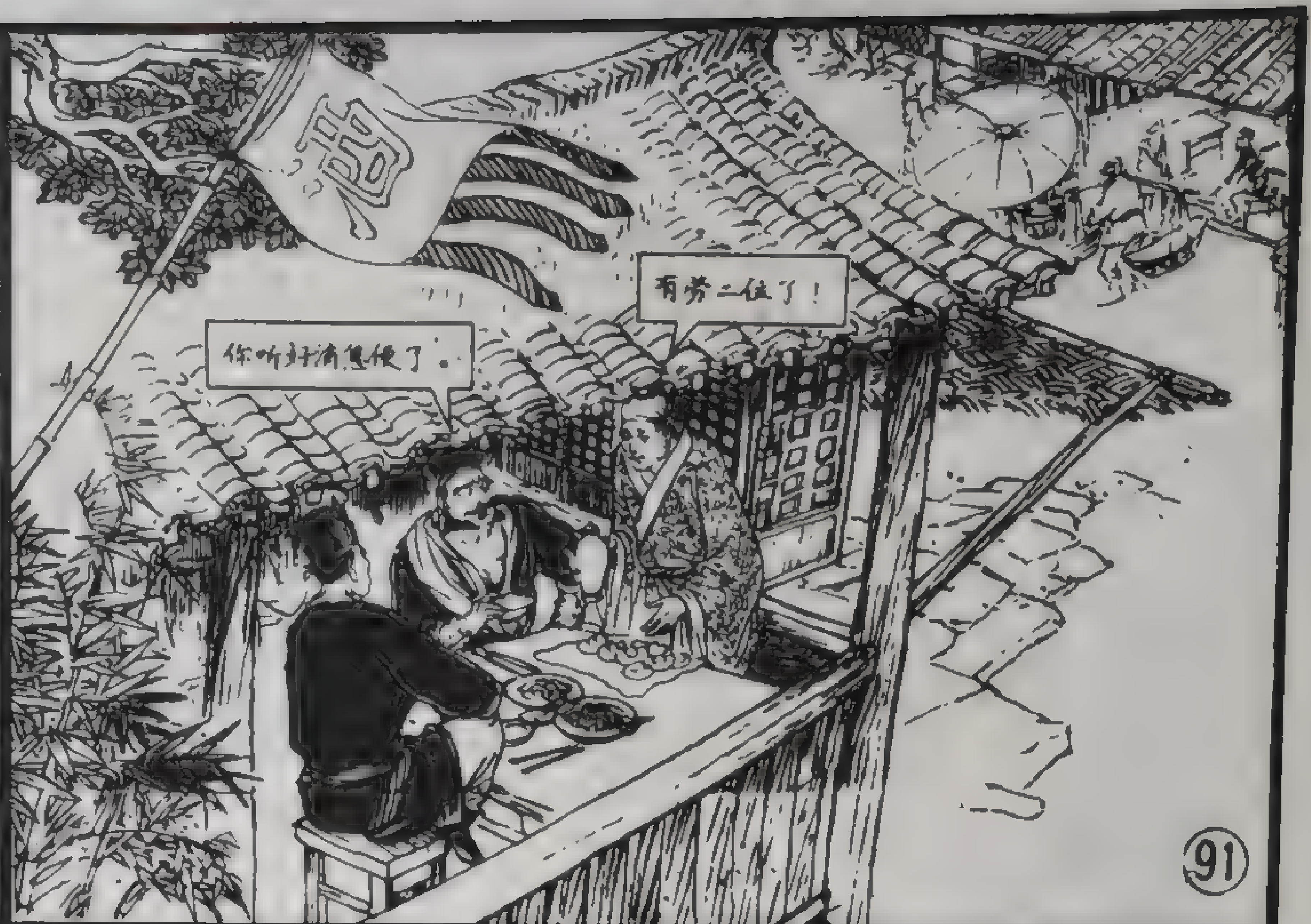
88　梁中書喝叫一聲"打"，左右公差把盧俊義推翻在地，打得皮開肉綻。盧俊義無可奈何，寫了供狀，自認私通梁山。



89　盧俊義被押入大牢。管監牢的節級名叫蔡福，江湖上人稱"鐵臂膊"，他兄弟是小押獄，名叫蔡慶，人稱"一枝花"。蔡氏弟兄都想交結梁山好漢，因此盧俊義在獄中未吃大苦。



90　盧俊義被判處發配沙門島。押解的公人就是"野猪林"中要害林冲的董超、薛霸。原來那次他二人未殺得林冲，被高太尉判處發配大名府。梁中書看他們是老幹公事的，留着用了。



91 李固在酒店中，叫店家把董超、薛霸請來，送了他們五十両銀子，叫他們在半路殺了盧俊義。



92 從大名府到沙門島，有三千里路程。出了大名府，來到冷落所在，董、薛二人就折磨起盧俊義來。



93 走了兩天，這日黎明時候，走到一座林子跟前。盧俊義委實走不動了，求二人在林子裡歇一會再走。



94 進了林子，薛霸把盧俊義縛在樹上，叫董超到林子外面去看望。



95 薛霸拿了水火棍來打盧俊義。



96 薛霸舉棍向盧俊義腦門上劈去。盧俊義閉目等死。

（待續）



上文提要： 風水大師賴布衣因避權奸秦檜棄職浪游，來到廣東省南雄鎮，被蛇咬傷，得張興救活，將尋得的飛霞峯穴地，爲張興亡父妻安葬，更爲南雄鎮改風水，改建鳳凰橋，做福鎮民，一錢不收，行俠仗義，將陷害張興的惡霸宋仁懲治，使他們遷離南雄，令當地鎮民安居樂業；和龍母爭穴、授藝一段神話，回味無窮……

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尋龍大俠（下）

南雄鎮改風水　飛霞峯奠廟碑

賴布衣道：「賴某在鎮中盤桓三日，亦僅籌得少許銀兩，不過錢銀之事或者會有轉機，且不出三日……」

到底是什麼消息，賴布衣沒道出，張興也不敢細問，悶悶不樂的在草廬中又過了三日，到第三日傍晚，依然沒有什麼消息傳來，張興歎了口氣，打門口返回房中執拾行裝，預備第二天一早就再到回鄉行醫籌錢。

就在此時，草廬外面，驀地隱約傳來叫賣「二曲白干」的吆喝聲。張珠兒耳尖，搶先奔了出去，一會兒又跑進來，對張興說道：「亞爹！是一老伯，在門外叫賣二曲白干！」

張興一聽，沒好氣道：「這眞個是茅屋門前喊賣酒——怕人愁不夠矣！珠兒出去請那位老伯到別處叫賣，就說愁人不需酒，酒下愁腸愁更愁吧！」

珠兒答應一聲，就要奔出去，賴布衣正在廳間閉目養神，一聽忙道：「珠兒不可！你出去就對那位老伯說，草廬內有人要買一葫蘆酒，他或者就會跟着你進來矣！」

珠兒記性甚佳，他出去果依依呀呀的學着賴布衣的口吻說了一遍，那賣酒的老伯一笑，道：「如此，請小娃兒引領，我便進來矣！」

賣酒老伯跟着珠兒走進草廬內廳，一見賴布衣就俯身作揖爲禮，道：「先生眞神人也！神機妙算悉數應驗！」這人原來是周中海的貼身老僕人福伯。

張興聞聲亦打睡房中走出來，福伯認得張興，一見面就以手加額道：「原來張大夫依然健在人世！好了！好了！這才是劫後餘生必有後福，苦盡甘來矣！善惡到頭終有報，宋仁這惡人果然有倒運之日！」

張興雖然亦認得福伯是鎮中大戶周中海家的僕人，但福伯說的話卻令他一頭霧水，迷惑的瞧着福伯作聲不得。賴布衣微笑道：「福伯請坐下，說說那邊情形。」

福伯坐下，滿臉興奮的一拍大腿，道：「小的依先生之言，三日前深夜，偸跑去宋家祖墳處，用烏狗血塗抹墳前石獅子雙目，然後悄悄離開，神不知鬼不覺，兩天過去，宋家那面卻沒什動靜，豈料第三天早上，鎮上忽然傳出消息，說宋仁這惡物夜來忽染惡疾，雙眼刺痛，然後就迷矇一片，登時成了睜眼瞎子！宋家四出求醫，但請來的大夫個個束手無策，連雙眼所患何疾也瞧不清楚，又如何下藥？宋家急了，連忙派人飛報京中宋高老父，宋高愛子心切，趕忙派出家丁，馬上把宋仁接去京師臨安要求醫診治去了，周老爺打探得準確，便着小的馬上趕來報與先生知道。依小的之見，宋仁今番必成瞎子無疑，這小子壞事做盡，天怒人怨，該有此報，張大夫你說，這是不是天大的喜訊？」

張興一陣驚喜，心道：「莫非眞箇是天眼昭昭，善惡到頭終有報麼？既然惡人遭劫，張家或許便有轉機矣！」

賴布衣卻微笑不語，暗道：「此事那有這麼簡易輕鬆！狗血污目，不過是情急之時障眼小技，久後必不攻自破，況

且宋家得祖宗龍穴風水薰陶，根基深厚，一時之間如何撼得其動？一切尚須見機而行方爲上策！」

福伯又道：「老爺臨行再三吩咐，如今姓宋的惡人既已離鎮，宋家耳目必疏，務必請先生和張大夫，道返南雄，彼此再從長計議。這就請倆收拾打點，隨小的返鎮去也！」

張興對宋家餘悸未消，與周中海亦只是萍水之交，一時間猶豫不決，沉吟道：「宋仁這惡賊雖然已離南雄，但宋家下人衆多，在下在周老爺府中出入，難保不洩露行藏，屆時在下一條賤命不打緊，只怕連周老爺和賴先生也被牽連累及，這教在下如何心安？」

賴布衣道：「張兄不必疑慮！賴某已仔細查察張兄父子氣色，張兄臉上晦氣已漸消褪，命宮印堂已見微紅，此正是步入轉機之兆。此行有驚無險，賴某當保你父子平安便是！」

張興見賴布衣如此決斷，心想他爲自己尚且不避艱險，自己若再猶豫，便不近人情矣！當下也就點頭答應。方才他已收拾出門行裝，此時再略加打點，便已妥當，時近傍晚，正好趁着夜色上路掩人耳目。

一路無話，到夜半時份，賴布衣、福伯、張興、珠兒一行四人便已抵達南雄周家。

周中海夫婦果然在內廳守候。周中海與張興父子相見，執手問候相慰，賴布衣暗暗點頭道：「此子言而有信，不因人衰賤而卑，不因人權勢而屈，倒大有乃父遺風，不失君子氣度，這般人家，又豈可令其斷脈絕裔？當悉力助之！」

張珠兒生性乖巧，在周中海和夫人周氏面前一口一個「周伯伯」、「周伯母」，把個望子望到眼欲穿的周夫人逗得眉開眼笑，一把把珠兒摟在懷裏，就像自家孩兒般的歡喜：「張大夫有此乖孩兒，便再苦也挨得心甘矣！」

周中海眼見張興一家遭此大難，如今與他父子重逢，想起自己亦身受宋家之苦，對張興父子的憐念大增，又見夫人盼子盼到溢於言表，心中忽然一動，想到一個義助張興父子的兩全其美之法。他走到夫人面前，低聲說了一句什麼，周夫人樂得連連點頭。周中海走過來，對賴布衣和張興道：「珠兒精乖伶俐，在下夫婦十分喜歡，欲認爲義子，未知張大夫肯成全否？」

賴布衣聞言心頭一喜，暗道：「這辦法倒也可行，順天承運，可保無碍。再者周中海相形子孫格弱，藉認義子之機，借其生靈之氣，一沖晦氣，他日再得龍脈之助，必可水到渠成，子孫繁衍！」

賴布衣轉念及此，便連聲讚好。見張興有點不知所措，便對他說道：「此乃中海兄一番美意，張兄不必猶豫！此舉順天承運，兩全其美也！」

張興見周中海夫婦確實發自誠意，賴布衣又一力擔承，再者珠兒有此義父義母實其大幸，他日就算自己有所不測，珠兒也可保無碍，如此美事，若加推卻，便是虛情假意了！於是也就點頭答應。

賴布衣大喜，笑吟吟道：「事不延遲，一切從權，目下正是吉時，就此相認吧！」

既然賴布衣如此說，周中海和張興自然贊同。於是由賴布衣做媒，主持把珠兒過繼周中海的禮儀。珠兒心性聰慧，猜透了大人心意，依着周中海和周夫人，一口一句「義父」、「義母」，把周中海夫婦逗得心花怒放。一個望子望到脖子長的人，突然有了個義子，心頭也是歡欣無限，這是人之常情。

賴布衣心中亦甚喜悅，玉成了這段美事，一來周家得這股生靈之氣衝喜，得益不淺，二來張家遷墳建宅的費用也就不用發愁了。

* * *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絕早起床，梳洗畢，便離開周家，準備再次查勘鎮東梅花嶺飛霞峯那處潛龍結穴之地。他代步的那頭老青驢因在鎮中活動不方便，早就寄養在張興草廬附近的一戶農家中，這時便只能以腿代步。他依然身穿青絲長衫，頭戴一頂軟綢圓帽，右手挽一個白布包，白布包內是他專用的家雜行當，那玉葫蘆亦早裝滿了酒，纏在腰畔，現下他可是片刻不敢離了這件寶貝。

天剛放亮，街上行人甚少，前兩次入南雄，因有事在身，不及細看，這次專程而來，賴布衣胸懷堪輿絕學，便自然留心起來。

南雄鎮得名已有多年，相傳自唐初便已有人在此聚居，但至今依然疏疏落落，這倒是一個難解之謎。南雄鎮從北而南，長約三里，恰跨在一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古驛道上。街的北面，有一道橋，是一座三個拱眼的石橋。賴布衣信步踏上石橋，只見橋北一條湞水河流洶湧而來，但石橋拱眼過細，水流被阻，便變成衝撞之勢，只見浪花飛散，如翻飛白雪，橋週漩渦翻轉。眼見此，賴布衣直皺眉，心道：「蓋南雄古鎮，其大形大勢，已成結氣之地，更有湞水北來，家家得近水倚之而立宅，正是旺丁旺財氣運奇佳之地。但此橋乃全鎮命脈，橋之拱眼却過細，阻逆水流，勢成碰撞，大好結氣之地，亦被這幾道拱眼敗盡矣！吾師有云：千年之祥，一沙一水，沙水爲用，氣局兩全，方爲福地，但眼下有氣無局，水神被阻，必然人丁不旺，財祿亦難全，南雄鎮又如何得以興旺！可惜！可惜！」

賴布衣在心內連歎幾聲可惜，隱隱已有主意。但此刻爲張興之事，只好暫時放過一邊，他急着做的，就是替張興選好一塊結穴之地，移葬祖墳，下葬妻父。張興妻父的遺體雖存放於陰涼山洞，短期不致屍變，但日子太長，也就難保，屆時陰靈之物便成邪氣，再好的風水龍穴也會被弄至一敗塗地！因此賴布衣不敢再拖延時日了。

行行間，早出了鎮東，再行二里，梅花嶺便橫聳眼前。賴布衣沿山路一直攀上飛霞峯，出了那座松林，赫然就是那處神人鬥智力爭的一針之地。賴布衣情不自禁的伸手拍拍一下腰纏的玉葫蘆，腦裏登時跳出那套「葫蘆心法」、白髮

龍母那赫赫神儀，賴布衣的心頭裏驀地一動，心道：「龍母現身，賜我秘法、武學，分明是欲藉我之手，留其法身於人間讓人拱拜，然則穴地與龍母神廟，豈非一爲二，二合一麼！」當下豁然開朗，就此打定主意。

賴布衣返回南雄周中海家，與周中海、張興等見了面，他不敢洩露龍母曾降人世之事，只簡單述說幾句，說墓穴之地已有着落，待擇好吉日良辰便可行事。周中海、張興均唯唯答應。

當晚，賴布衣在周中海爲他安排的書房中，憑着記憶親筆繪下白髮龍母的法身像，以及一幅神廟設計的格局圖樣。

翌日一早，吃過早點，賴布衣便把周中海單獨請進書房。周中海坐下，賴布衣先取出昨晚繪製的神像和圖樣，在周中海面前鋪展開來。賴布衣道：「中海兄，可知此人來歷麼？」

周中海凝神細看，只見是一位白髮老婆婆，目露神光，威儀萬象中透出一點祥和。心頭一驚，道：「這圖樣分明是一間神殿，畫像中人絕非世間人物，莫非這是神殿的主人麼？」

賴布衣微笑道：「中海兄果然是有緣人！實不相瞞，賴某入南雄之時，曾夢見此人，其人曾大叫數聲道：安吾法身於飛霞峯頂上，吾保南雄大小平安！吾南海龍母是也！因此賴某大膽設想，若此飛霞峯上建一神廟，安放其像，托其福蔭，當可一洗南雄戾氣，衝動惡人的氣運根基，邪惡之物當可不攻自破，邪惡之物既除，南雄上下大小當可萬世其昌矣！但建神廟花費甚鉅，除非鎭中大戶慷慨解囊，否則萬難成事，在下正爲此事犯愁。」

周中海沉吟道：「依圖樣所繪，建廟工程巨大，花費果然不少，莫非賴先生欲勸在下爲此事出力麼？」

賴布衣一笑道：「建廟之事關乎南雄全鎭氣運，人人均須出力方顯誠心，方有應驗，豈可單憑一人之力？但此事却須有人帶頭鼓動，未知中海兄肯擔此重任否？」

周中海慨然道：「賴先生之言，自是半點不差，既然此事關乎全鎭老少氣運，南雄禍福，中海又豈能置身事外？賴先生放心，此事包在周某人身上，待會我便出去聯絡鎭中父老，諒此事不難成就，建廟花費不足之數，周某當一力承擔！」

賴布衣見周中海如此熱心豪爽，大喜，微笑道：「周兄此舉積德非淺，光憑此點，賴某便可斷言，周家丁財兩旺指日可待矣！」

周中海謝道：「這全靠賴先生所賜！」

賴布衣微笑道：「人自侮方人人侮之，人自敬方人人敬之，運命一道，須靠風水栽培，但自身蔭德亦不可或缺，所謂相由心生，即此道理也。」

周中海連連點頭稱是。然後他便告辭出去，找鎭中父老聯絡商量去了。到傍晚時份，周中海返來回報：鎭中父老聽說此事乃二曲酒莊妙施神技的活神仙主意，均大表贊同，米舖老板雷德心更拍心口帶頭認捐！」

賴布衣點頭道：「如此甚好！」

周中海又道：「此事不知可否驚動宋家？因在下恐怕若不知會宋家會惹其疑心，後果便堪虞矣。」

賴布衣急道：「萬萬不可！因賴某正欲藉龍母神廟之力，挫其戾氣，撼其根基，若讓其置身事中，冥冥中便失效應矣！萬一此事惹宋家動疑，賴某再設法破之便是！」

周中海這才明白賴布衣一番苦心用意深遠，心中更爲佩服不已。

第二天，周中海便去打點材料、泥水木匠等事項。賴布衣把法身像交付木匠，吩咐按圖用上等檀香木雕刻。他親上梅花嶺飛霞峯指揮建廟選址定位諸事。

匆匆一月過去，果然齊心好辦事，周中海又一力擔承，僅一月工夫，便依照賴布衣之意，在人神爭一針之地的龍穴正中，建起一幢一叠三進的神廟，神廟的西側空地也掘好了一塊墓穴。

再過幾天，神廟終告落成。張興祖墳遺骨，以及張興亡父、亡妻的屍身也偷偷瞞着宋家耳目，搬上山來。

這天早上，賴布衣提早起床，先是出去吩咐了木匠等工人幾句，然後回來，與周中海、張興父子等一同步上飛霞峯。鎭上的鄉親父老亦紛紛扶老攜幼，上山瞻仰廟宇及賴布衣所選的墓穴。

飛霞峯上，在山凹處，平空築起一座巍峨的廟宇，廟宇一叠三進，朝陽從正門入寺，山門巨匾上，用一幅大紅紙掩住，不知上寫何字，左右有一副對聯，亦用紅紙捂蓋。入門後，但見老樹盤空，蔭護着一口大圓形的「放生池」，沿着木橋穿過池心的五香亭，迎面是二山門，過了山門，夾道兩行梅樹，古勁多姿，肅穆雅靜；越過夾道，眼前突覺花木燦爛，金碧輝煌的正殿聳立眼前。正殿裏面，當中一尊大型座像，却用紅布蓋住，不知是何法身，殿後側空地上，用青石砌成一個墓穴，左右是兩對石獅子護衞。這一切均是賴布衣之主意，廟宇及墓穴，都由他親手繪製施工藍圖，泥水木匠依樣建築。周中海對賴布衣言聽計從，雖花費大筆金銀，也毫無微言推搪，一切照樣施建。

此時，鎭中人上山瞻仰的越來越多，有心急的人，見正門匾額用紅紙遮住，對聯也是一樣，裏面的神像亦用紅布包裹，便議論紛紛，亂猜亂嚷。二曲酒莊老板李二曲亦情願歇業半天，趕上山來一睹神廟風采。李二曲與米舖老板雷德心一道在神廟週遭逛了一遍，李二曲向雷德心笑道：「雷兄爲建此廟，熱心出錢出力，莫非冀求福蔭，早生貴子麼？」

雷德心眼珠一瞪道：「自經活神仙指點，小弟果然重振雄風，夫妻恩愛好不快活，生子乃早晚之事，貴與不貴，那是命中註定，半點不敢强求！此神廟乃活神仙主意，只要他開口，小弟自然悉力以赴，也不冀求什麼福蔭與不福蔭！」

李二曲笑道：「這神廟稱什麼名堂，供什麼法像，雷兄知道麼？難道糊裏糊

塗的就肯出錢出力熱心贊助麼?」

雷德心傻笑道:「活神仙說好的，哪還有差麼?我管他是什麼神廟，是何法像!不信，過去問問活神仙便知端詳矣!」

李二曲正要套出雷德心這句話來，聞言便趕忙道:「好好!這就請雷兄去問問!」

雷德心瞪眼道:「去就去!怕什麼啊?難道活神仙的主意還有錯麼!」兩人便沿廟週遭找賴布衣，有好事者亦跟隨其後。

這時賴布衣正在廟後側空地那塊墓穴旁指點張興父子燃起香燭，先誠心禱拜一番。雷德心和李二曲擠近賴布衣身邊，有李二曲在一旁哄逼着，雷德心無奈只好開口道:「請教先生!這是什麼神廟?供什麼法像?爲何却用紅布紅紙蓋住，衆人說這端的弄什麼玄虛呢?」

賴布衣笑笑，也不生氣，却也不正面作答，隨口應道:「別急，別急，時辰一到，便知分曉矣!」

看看已近正午時分，當陽光剛好射進墓穴時，賴布衣立刻命張興道:「快!先把祖骸骨灰放入穴中!」張興那敢怠慢，一個箭步，把祖骸骨灰罐放入墓穴。賴布衣又忙道:「速放棺木入穴!」八名仵工早聞聲把張興妻父的棺木抬起，張興父子扶棺沉入墓穴中。賴布衣道:「親人速速跪拜!」張興父子跪下拜祭，周中海夫婦因是珠兒義父義母，不待賴布衣吩咐，便誠心誠意的跟着跪拜。賴布衣一見，大喜，心中暗道:「周家果與張家有緣!此穴得龍母廟萬千氣象薰陶，非同小可，周家既與張家有緣，一脈相承，周家因此定得益不淺!」這只是賴布衣的心裏話，自知不便洩漏。拜畢，賴布衣見時辰已到，便吩咐仵工封穴，然後豎上碑文，左右有青石獅子護墳，甚有氣派。

張興之事既畢，此時，賴布衣滿面歡容，高聲吩咐他先前安排妥當的泥水木匠道:「神廟啓封!」

泥水木匠早依賴布衣的安排預備好，聽賴布衣一聲吩咐，馬上撕下封紙，只見正門匾額上三個金漆大字，上書「龍母廟」，裏面的神像，赫然就是賴布衣曾與之週旋的白髮婆婆，目露神光，栩栩如生，正是南海白髮龍母的檀香金身法像。

但正門的對聯紙撕下，竟然只是兩行底白，依然沒寫上文字。衆人驚奇間，賴布衣笑吟吟的走上前，木匠手捧金漆盒，賴布衣手握上等狼毫大筆，往金油漆盒上滿蘸一筆，略一沉吟，揮筆在左聯上寫道:「去京華萬里，化蠻煙瘴雨，普澤粵川，從此遂稱名郡」，又揮筆在右聯寫道:「踏荒山野嶺，撫古柏蒼松，猶欽山斗，此誌永留人間」。左右對聯，龍飛鳳舞，交相映襯，衆人大讚不已。

這副對聯，當日衆人只覺寫得甚有氣魄，但不知這是賴布衣一舒胸臆抱負，且暗示南雄的前景無可限量。此後，南雄發旺，成了千年名鎭，遊人細讀龍母廟正門賴布衣手書，才恍然大悟，爲賴布衣這位一代風水大師的精奇堪輿術所誠心折服。

爲張興遷墳、龍母建廟之事已畢，賴布衣暗鬆口氣，張興目下父子兩人已在周家安頓，周宅府第甚有格局，張興重建祖宅之事倒不必操之過急。

當晚，賴布衣、周中海、張興等忙了一整天，自然勞累，各人皆早早睡了。

張興之子張珠兒，因日間喝多了茶水，睡到半夜，忽感難忍，小孩子家，尿急起來，也不管更深人靜，便要起床往茅坑。張興與兒子同睡一床，但日間太累，登時便睡得像死了一般，連兒子要下床解手亦不知道。

張珠兒這娃娃踩着一雙木屐，嗒嗒的一直走了出來。打睡處往茅坑須經一處花園，這時正是二更將盡時份，月兒已隱入雲層，夜風蕭索，黑暗中彷若有人在東奔西竄，好不怕人。張珠兒年僅四歲，一個人走過這幽深的花園，嚇得小心兒怦怦跳，趕緊低着頭，拖着木屐，嗒嗒的一路跑着。

就在此時，張珠兒身後忽然響起聲音:「珠兒……」

張珠兒這小娃娃被嚇壞了，尖叫:「有鬼!有鬼呀!」連忙轉身就逃，這時他連尿也不敢去撒了。「珠兒!別怕，我是你爺爺!」身後的聲音說道。

張珠兒雖然年幼，但他記性特佳，依稀記得父親說過，好像是有個爺爺的，但又記不清爺爺是什麼，於是便大着膽子，轉身一望，只見是一位身穿灰衣的老頭，站在他面前，他便奇怪的問道:「爺爺是什麼東西?你找珠兒有事麼?」

老人搖了搖頭，似乎有許多心事，但倏忽間又面露笑容，說道:「珠兒，你回去對父親說，叫他如有孫兒，名字就叫『居正』，記得呀!」說完就施施然的走了。

張珠兒經這一嚇，連尿也撒不出。他返回睡處，推醒父親，把遇見一個叫「爺爺」的事對父親說了，他說:「亞爹!他說過，你有孫兒，就叫『居正』!」

張興聞言，不禁驚疑參半，按兒子所說，似乎是自己的亡父現身了，但他所說的孫兒之名「居正」，又是什麼意思?他想來想去，百思不解，當晚再難入睡。第二天一早，他見到賴布衣，便趕緊把這事對賴布衣說了。

賴布衣一聽，馬上笑吟吟的道:「是極!是極!恭喜!恭喜!張兄若有孫兒，便叫居正!」

張興一頭迷霧，不知是從何說出，喜從何來?便問賴布衣。賴布衣笑而不答，心道:「那神廟龍穴風水果然非同小可!應驗竟如此疾速!張家後世必出名人無疑矣!」但這只是心話，不敢洩露。張興不解，再苦苦追問，賴布衣淡然一笑道:「冥冥中自有定數，前因已種，該結其果矣!」

賴布衣深知張家氣運已轉，心頭猶如放下大石，輕鬆不少。此後，張家在南雄世代繁衍不絕，子孫輩中，果然出了一位達官貴人張居正，張居正爲官政績卓著，一直做到內閣首輔「丞相」高位

，位極人臣，權勢顯赫，張姓一族，源出南雄，世代繁榮，時至今日，張家後人足跡遍及海外，俱多富貴人家。

賴布衣在南雄人神智鬥爭一針之地，竟蔭福子孫千秋萬世，其堪輿術的出神入化，令人歎絕。張氏家族得賴布衣之助，一改惡運，遂成顯赫望族，蔭福子孫千秋萬世，這段南雄張氏家族典故，直至今日在南雄依然膾炙人口，爲人津津樂道。據說凡是姓賴的人，入到南雄鎭，均可獲任何一戶姓張人家盛情款待呢！

還有一事亦甚奇特。龍母廟建成半月後，不知怎的宋家祖墳忽然爆烈，墓穴中枯骨暴於荒野。不久，從京師臨安中傳出消息，宋仁的眼疾突然惡化，眼球爆裂，雖經乃父宋高請來御醫施救，依然流血不止，痛苦難熬，這怪病折磨了宋仁半月，方血盡而亡。此後，宋高自感南雄不宜安家，便舉家搬遷，連那座爆裂祖墳亦遷到臨安郊外去了。南雄鎭中人見除此惡霸，均心感慶幸，卻又迷惑不解：爲何宋家在南雄根基深厚，卻竟然敗得如此迅速？周中海私下請教賴布衣，賴布衣微笑道：「龍母廟建成之日，飛霞峯上龍母法身居高臨下，其面向東，雙目如電，正正射向宋家祖墳，試問地靈怎可與神靈相鬥？再者神廟已佔盡南雄一地風水龍氣，宋家祖穴豈能匹敵？宋家祖墳龍氣因此敗絕。其根基一動，平日作孽戾氣暴發，速其早斃，惡人因此敗絕精血而亡。宋仁之死全乃咎由自取，賴某不過以大法促其提早靈驗吧了！」

周中海不禁歎道：「此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半點不由人，此實足令世人警醒也！賴先生俠義施爲，令人拜服！」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此舉其實卻是惹禍上身！此事必與宋家結下不解寃仇矣！」

周中海驚道：「賴先生身份周某從不敢洩露，宋家又如何知悉？」

賴布衣道：「所謂雞蛋再密也會孵化出小鷄，宋仁之父宋高身爲朝廷御史，又是奸相秦檜得力親信，此事如何瞞得過宋高耳目？他必要置賴某於死地才心甘的！」

周中海忙道：「既然如此，賴先生不如盡快離開南雄也吧，夜長夢多，只恐眞箇被宋高查悉是先生在此施爲，殺身之禍只怕難逃！」

賴布衣微笑道：「此劫賴某自知難逃，但卻不是眼前之事。況且賴某在此地尚有心願未了，怎可中途背信而去！中海兄且寬心懷，明早待我沿鎭四週走走再作打算。」

＊　＊　＊

第二天，賴布衣獨自一人，離開周家，沿鎭信步走着，忽然酒癮大發，況且玉葫蘆內的酒也早就空空如也，便走到那家二曲酒莊，這時賴布衣的活神仙大名已傳遍南雄，雖然不知他的底蘊，但提起「賴先生」三字却是人人尊敬。

二曲酒莊的老板李二曲見賴布衣進店，歡喜得像迎接財神般的侍奉。賴布衣喝了二碗酒，又打滿了玉葫蘆，便道：「李掌櫃結賬可也。」

李二曲忙笑道：「君子不記小人過，你老哥但肯光臨，就是小店的榮寵，還敢收賬麼？」

賴布衣一笑，也不再勉强，以免令李二曲難下台。但他生性不肯欠人情，便沉吟着欲有所報。他抄着手，繞店走了幾遭，又沉吟了一會，問李二曲說：「請教李掌櫃，貴店何時開張？」

李二曲一聽，知有路數，那敢怠慢，連忙回道：「敝店乃辛酉年六月，距今已有十年光景矣。」

賴布衣道：「生意可好？」

李二曲道：「賣了十年酒，還是十年前價，稍貴，便少人光顧，唉，先生你說這好不好？總之是餓不死，也飽不了就是啦！」

賴布衣道：「開業之前，可有請人相宅定位？」

李二曲道：「有！有！請了個相士，勘察一番，說是南爲水，水爲財，朝南必定財旺矣，故敝店也就向南。但生意總是平平，有如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想來是在下氣運不佳吧？」

望着李二曲滿臉無奈的臉孔，賴布衣默默想想，突然一拍大腿，道：「相士之言差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委實害人不淺！」

李二曲嚇了一跳，連忙拉着賴布衣的衣袖，滿面希望的求道：「先生相術出神入化，既如此說，想必有教於我了！請說！請說！但得先生指點一二，在下感恩不淺！」

賴布衣見李二曲意態誠懇，也不忍過份推却，便拉着他，繞室走了一圈，指點着，說出一番話來。眞箇是一杯水酒，換得金石良言，頓使「二曲酒莊」天下馳名！

當下只聽賴布衣正容說道：「貴店開張之日，乃辛酉年六月，門口應向西南，因六月爲坤，坤即西南也，坤者，亦地也，萬物皆所養也。現貴店門口朝南，南者，離位也，離者，萬物皆走，焉能聚財聚氣，生意必定寥落。昔日該相士稱南爲水，此指山勢而言，用之於店宅，則大謬矣，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此實乃堪輿輩中之大忌也。」

賴布衣一席話，眞如甘露貫頂，直把李二曲弄得心花怒放，他樂之所至，竟倒了一大碗酒，雙手遞給賴布衣，高興得連聲道：「多謝先生！多謝先生！先生便再多乾杯吧！」

賴布衣笑道：「再飲，在下要醉了！」舉手作別，向鎭西南而去。

李二曲得賴布衣一番提點，第二天一早，便掛出一個招牌，說是「本店內部裝修，暫停營業半月」。一時間，鎭內紛紛傳言，說「李二曲停業裝修，也不知弄什麼玄虛？」有人問李二曲，他也不說，只是一個勁的笑，大概是樂極之故，別人突然見他變成個笑佛模樣，都以爲李二曲不是撞邪就是瘋了。

一個月後，「二曲酒莊」周圍遮住裝修的木竹欄拆去，整個酒莊煥然一新，細看之下，店門已改了向，改的向西南，店門左右掛了一副對聯，左旁：「坤即

西南，萬物皆致養；」右寫「改離爲坤，二曲天下聞。」

酒客看得呆了，也不知說的是什麼名堂，問李二曲，他也不說明，只一個勁的眨着眼道：「不可說！不可說！天機不可洩漏，休怪！休怪！」酒客都以爲李二曲必是瘋了。

說也奇怪，自此之後，「二曲酒莊」的人客却越來越多。先是南雄鎭人聽說李二曲突然改了面門，不知弄什麼玄虛，均跑來瞧過究竟，四鄉之人，風聞「二曲酒莊」近日人頭湧湧，亦趕來湊瞧熱鬧。一看之下，人人均覺這門口改朝西南，果然令人瞧着順眼舒服。來的人多了，有好奇的，自然就走進去品嚐一下「二曲白干」，一嚐之下，味道果然香醇。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瞧熱鬧的、光顧的人客越來越多，生意日比日好，有時到了收鋪時份，還是座無虛席，欲罷不能。李二曲沒法應付，便乾脆請多三名伙計，通宵營業。「二曲白干」也聲名日隆，幾年後，竟成了皇帝的御前飲品，另外起了個名稱叫「蓮花白」，「二曲酒莊」因此天下馳名。時至今日，提起當年「二曲酒莊」的趣聞逸事，南雄一帶的鄉民，依然津津樂道，膾炙人口呢！

賴布衣指點李二曲之事，更是廣爲傳頌。據說，南雄鎭的店鋪，以後大多選在六月開張，且門口都一律朝向西南。尋龍大俠賴布衣在粵川一帶的名頭，由此可見一斑。

賴布衣別過李二曲，向南雄鎭北門而去。出了鎭北門，不遠之處便是鳳凰橋。這是賴布衣三臨鳳凰橋，但見湞水北來，穿橋向南而出，所經之處，遍及南雄。此次重臨鳳凰橋，賴布衣已斷定此橋敗壞鎭中風水，心內連歎可惜。忽然心動，暗道：「既來此地，也是與南雄有緣，何不趁此機會，替南雄重佈格局？一來造福南雄百姓萬民，二來捎帶了幫助中海旺丁運，張興重建祖宅二顆未了心願，豈非一舉三得麼？是極，是極，正是這主意！」

賴布衣心下打定主意，他站在橋上，凝望着橋下旋轉翻騰的惡浪默然出神。如何重新佈局，却又極感爲難。賴布衣心道：「南雄之氣勢乃屬處地所然，南北而向，湞水中穿，兩岸店鋪人家，皆成行成列，要擴充石橋，勢必遷移兩岸人家，花費必鉅，況河道改寬，石橋擴闊，兩岸又成水淹之勢，則其氣勢必去其半。凡立鎭奠基者，首重氣局，有氣有局，方爲上乘，有氣無局，或有局無氣，均非福祿承存之地。要加寬橋拱，擴寬河流，必壞原來之氣，但不加寬，却有氣無局！」這可使賴布衣犯難了。

他悶悶不樂，走下橋來，返回周中海家中，也是不言不笑，默默沉思，爲鳳凰橋之事犯愁。

此時張興父子依然在周中海家中出入。張興之子張珠兒年紀雖小，但人小鬼大，心眼兒靈，見賴伯伯悶悶不樂，便想辦法逗他開心。

一日，賴布衣正靠在客廳一張檀木椅上沉思，張珠兒捧了一盆用紅紙蓋住的東西，悄悄走至賴布衣身畔，挺正經的問道：「賴伯伯，你什麼時候生日？」

賴布衣一怔，這小鬼頭問這幹嘛？便道：「珠兒，伯伯什麼時候生日，你問這幹什麼？」

張珠兒笑道：「珠兒知道生日是大事，我就送這個給你，好麼？」說着，一本正經的把紅盆子捧給賴布衣。

賴布衣接過打開一看，原來竟是一幅用絲綢寫上金字的賀聯，寫着：「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字跡雖然稚嫩，但甚有氣勢。賴布衣一笑，心下又一動，定睛一看這小傢伙，只見他印堂之中，隱隱有紅氣綻出，不禁驚喜暗道：「此乃大富大貴之兆！其祖下葬龍母廟側，此子面上便有此兆，龍穴之力，當眞非同小可！看此子日後必有一番不凡事業！」想到此，愁悶稍舒，心裏暗暗替張興高興。

匆匆又半月過去，這天，南雄鎭却發生了一件怪事。

「二曲酒莊」老板李二曲，昨晚乘馬車前往梅關採購酒母，今日一早，他便帶着二袋酒母，匆匆趕返南雄。

李二曲急着趕回酒莊，一路上拚命鞭打馬兒，如飛般在驛道上飛馳。到入得南雄地界，還僅是淸晨時份。二曲酒莊在湞水西岸，所以必經鳳凰橋。李二曲趕着馬車，上得鳳凰橋。就在此時，橋下的漩渦深處，響起一陣震人心魄的濤聲，有如羣虎怒號，李二曲拉車的馬兒，一聞這聲嘯叫，竟嚇得亂奔亂跳。李二曲嚇壞了，連忙跳落車，想拉緊韁繩，誰知他不拉猶自可，一拉之下，馬兒受驚過度，竟拖着馬車竄向橋邊，一個前蹄踏空，便連馬車一道滾跌落河。

李二曲又驚又心痛，這下子不但馬車沒了，連那兩袋急用的酒母也完了！他不禁大聲叫道：「死馬呀，死馬，你眞箇是趕着去見鬼麼？」就在這時，在河底却又響起一陣怪聲，在剛才馬車跌落之處，突然捲起一股巨大的浪濤，如山般向橋撞來，「轟轟」的一聲巨鳴，連鳳凰橋也震動了！

李二曲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趕緊三步併作兩步跑落橋，這時，浪頭更大，一個小山般向石橋撞去，在浪濤翻湧中，李二曲突然瞧見一團黑壓壓的東西正浮了上來。他還以爲自己嚇昏了頭，眼花了，趕緊擦擦眼，這下他瞧得更眞切，這塊黑壓壓的東西竟是一塊巨大的青石，青石上有一條粗如牛腿的水蟒盤在上面，背着巨石的，竟是一隻巨大的海龜，只見它伸頭擺尾，四肢搖動，彷似飲多了酒的醉漢，搖搖擺擺的向岸邊而來！

李二曲嚇得大叫一聲，轉身就跑，他一直跑來周中海家，一邊喘氣，一邊大叫道：「賴先生……怪事！天大怪事！」

賴布衣正在書房內想着鳳凰橋之事，這時聽得李二曲在外面大叫，連忙迎了出來，連聲問道：「李老板，何事如此驚惶？」李二曲喘着氣道：「賴先生！你得去瞧瞧！快！南雄鎭有禍事矣！」

賴布衣聽得滿頭迷霧，忙問道：「此話怎說？禍從何來？你慢慢說淸楚！」

李二曲一怔，才知自己說得無頭無尾的，嚇昏頭了。當下勉强定下神來，苦笑着把方才發生的事細細的說了一遍。賴布衣這才明白，他心裏驀地一動，口中喃喃的道：「龜蛇負石？龜蛇負石？好！好！賴某想通了！賴某想通了！」他高興得一把跳了起來，拉着李二曲往外衝去，嘴裏道：「快！帶我去看看！」把李二曲拉得跌跌撞撞的衝了出去。

周中海聽到李二曲的大叫，亦連忙跑了出來，見李二曲失魂落魄的模樣，不久，又見賴布衣鬼上身似的自言自語，話未說完，已拉着李二曲走了，不禁苦笑道：「瘋了！這兩人都瘋了！」但他自己却也像瘋了似的跟着跑了出去。

這時，一傳十，十傳百，全個南雄鎮的鄉親父老都像瘋了似的朝鳳凰橋跑來，一時間，在岸邊聚了幾百人，衆目睽睽下，果然露出一塊緩緩移動被巨龜負着的青色巨石。

李二曲這時正指點着，對賴布衣說着方才他目睹的怪事。衆人的臉上，都愁容滿面，以爲禍事將臨，唯獨賴布衣滿面歡容！

待李二曲說完，全鎮的男女便悽悽慽慽的說開了，有人道：「怪事！怪事！恐怕禍不遠矣！」有人又道：「龜蛇作怪，千年難遇，南雄鎮今日只怕劫數難逃矣！」一時間吵得不可開交，女人家膽子小，聽着便嗚嗚哭叫起來，一時間一片愁雲慘霧。

周中海心中本也暗暗心驚，但眼見賴布衣臉有笑容，心中稍定，便高聲喝止道：「吵什麼！本鎮現有賴先生在此，有什麼災難降臨，哭也無用，還不求賴先生指點迷津麼？」周中海在鎮中也算得上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況且他平日待人平和，肯救人緩急，鎮中的鄉親都信服他的話，他大聲一叫，人羣果然靜了。

這時，只見賴布衣霍的跳上一塊石上，大聲說道：「各位，龜蛇顯靈，負石而出，斷非凶兆，相反却是大吉兆頭，當主南雄將有一番壯舉！蛇實龍像，龜壽千年，石堅如磐，各位，這豈非隱兆南雄勢將龍氣大旺，千年基業，丁財兩旺麼！可惜此鎮氣運被阻，有氣無局，若要此兆靈驗，必得全鎮上下齊心合力，重佈格局，如此，則南雄旺發指日可待矣！」

賴布衣朗朗而論，人人心頭爲之一振。

雷德心素來拜服賴布衣，這時一聽賴布衣主意，也不怕衆人笑話，搶先便高聲道：「各位，賴先生之言斷不差錯！就拿在下說吧，聽了賴先生之言，老婆如今已懷了娃娃兒了！賴先生重佈南雄格局主意，我雷德心第一個贊同！」

雷德心之言，引起衆人一陣哄笑。

周中海這時亦跳上賴布衣所站的石上，大聲道：「若行此壯舉，在下願出資白銀三千兩！」

白銀三千兩，這在當時來說確是非同小可。周中海這一扯頭，跟住又有幾戶大戶自願捐資合計四千兩，加上零星小數認捐，便有萬兩之數了。

有人這時舉手大叫道：「我李二牛無錢，但有力，賴先生用到之處，一聲吩咐，絕無二話！」

李二牛是鎮中的年青小子，孔武有力，他帶頭，又有多人表示願意義務幹活。

賴布衣見此，喜道：「好！好！大家同心同德，有錢出錢，無錢出力，重建南雄！賴某人敢斷言擔保，他日本鎮定必大放異彩，家家戶戶安樂富足！」

當晚，南雄鎮的頭面人物，均被邀集到周中海家中。這其中有當鋪老板何四海、米舖老板雷德心、二曲酒莊的李二曲等人。李二曲還特地在酒莊挽了八大瓶上等二曲，請衆鄉親父老品嚐。

周中海非常高興，親自下廚，燒了幾味菜式，擺了一席酒，端請賴布衣坐於首席，他舉杯向賴布衣敬道：「先生爲我南雄鄉民，嘔心瀝血，在下先代表本鎮鄉民敬先生一杯！」

賴布衣却肅然道：「此杯不能飲！」大家一震，均不知其意，賴布衣續道：「此時此刻百廢待興、百物待舉，況改鎮大業，非我賴某一人之力可成，此舉奪天地之造化，惹人神之忌怒，成敗得失，尚屬未定之數，各位斷不可事未成而志先驕也！」說着，賴布衣從衣袋裏掏出一卷圖樣，道：「此是在下根據五行陰陽學說，重佈南雄格局之圖，各位且細看，斟酌而行可也。」

賴布衣把圖樣舖展桌上，周中海、雷德心、李二曲、何四海等人忙俯身探前細看，此是有關全鎮萬千居家自身運氣前程之壯舉，誰敢怠慢？

南雄鎮原來兩里，現賴布衣改爲二里半，取其「世事不全，九九歸眞」之意。原來南北而向，與湞水平行而過，現改爲東南西北各建鎮門，各大宅第團團環繞湞水，盡聚水財之氣。鎮右新建張姓宗祠，與庚嶺遙遙相對，左有周宗祠，與油山相望，聳左爲龍，聳右爲虎，各有宗祠相應，端的是龍虎交滙，華表捍門，氣勢非凡。圖內更有蠅頭小楷，詳加說明？曰：「住宅有靜宅與動宅之分，單層者稱爲靜宅，多層者稱爲動宅；層數者，非向高之層數，而爲內進之層數也。本宅若屬水，一層是水見水，出人遊蕩不聚財；二層是水火並濟，財稍旺而人丁不旺，因洩氣也；三層是水木相生，人財大旺，且發貴人；四層是金生水，外益內，先女後男，發財永久；五層是土剋水，人財兩虧……」如此等等，把南雄鎮學凡大街小巷、家宅田舍，其中的五行相生相剋之數字，詳說始末。端的是精雕細作，實堪與風水學的一大傑作。

周中海、李二曲、雷德心、何四海等鎮中頭面人物均讚不絕口，齊聲喝彩贊同。

賴布衣却沉吟道：「鎮中各宅雖已成氣局，但尚有一事難爲，至關重要，便連在下暫時亦苦思不解！」

衆人一聽，忙道：「是什麼難辦之處？」

賴布衣道：「賴某眼見龜蛇負石而出

，忽悟鳳凰橋改建之局，必得有龜蛇墊腳，方可應顯靈之兆。但龜蛇在下墊腳，佔地必寬，水流被阻，又成碰撞之勢，雖有龜蛇互保之靈，但恐盡給碰撞死去，如此一來，豈非前功盡廢麼？此點正是爲難之處也。」

眾人均面有憂色，賴布衣恐怕打淡眾人熱心，便淡淡的續道：「各位不必擔心，只管先行督策重建鎮局，鳳凰橋改建之事，容賴某思想時日，必能決之！」

既有賴布衣這話，眾人大爲放心，道：「如此我等先行告退，先作諸事籌備，三天之後，大舉動工可也，一切但憑賴先生發落。」

賴布衣搖手道：「賴某只是從旁指揮，一切督策施工之事還須靠眾位協力！」

當下周中海、何四強、雷德心、李二曲等人不敢推却，幾人合組織的一個「議會局」，負責具體指揮重建鎮局諸事務。

不久諸事就緒，正式動工。這一天，天剛放亮，鎮西的大銅鐘便「鏗鏘！鏗鏘！」的敲響，鐘聲響過，全鎮除老弱病殘外，凡有勞力的鄉親父老年青小伙三百餘人，齊集鎮西的一株大榕樹下。有人肩扛鋤頭鐵鏟，有的手執挑擔，更有的推着仿照諸葛孔明的木牛流馬而造的獨腳雞公車。人逢喜事精神爽，有活神仙在此指點重佈鎮局，日後必能福澤綿長、造福子孫，這是切身大事，眾人怎地不喜？眞箇是精神抖擻，意氣軒昂。

周中海等人打開賴布衣所繪的南雄鎮改建圖，向眾人一一詳細指點明白。

眾人上山伐木、燒磚運瓦、拆屋掘土，幾百人紛紛忙開。留在家中的三嬸亞婆，燒水煮飯，連六、七歲的小娃娃亦爭着上山送水送飯。一時間端的熱火朝天。俗語有話，眾志成城，水到渠成，在眾人的努力下，不久南雄鎮的面貌頓時煥然一新。

但見方圓二里半的南雄鎮，先後建多了二間宗祠、兩處鎮門。鎮西有張姓祠，紅牆綠瓦，屋高五丈，巍峨雄俊，數里之外，與庚嶺相望。鎮東有周姓祠，一色黃牆黃瓦，屋高二丈六尺，內進三疊，與東面的油山相對。此乃賴布衣依陰陽五行學說，集風水堪輿精華而設計，非同小可，端的是龍虎相應，華表捍門，其氣勢自成一格。鎮內大街小巷，均按賴布衣之意，重新命名，張興祖宅所在的「鴨尾巷」改名「珠璣巷」，張興的祖宅亦乘便重建，「青光街」改名「春廟街」等等。屋宇家宅，亦依賴布衣所定格局重新改建，與本宅宅星相應，有一層改三層的，有三層改爲一層的，就連屋內廚爐、床蓆亦一一依局重新設格，至此，南雄鎮之基本大勢已成。

唯獨却差了一條鎮中的命脈鳳凰橋遲遲未能改建！

鄉人不明究竟，爲何鳳凰橋停着不動？這是龜蛇顯靈之處，全鎮佈局命脈所在，若不更新改建，豈非功虧一簣？於是議論紛紛，有小心眼者更道：「莫非姓賴的已才窮計盡了？」

有人急了，便趕去周中海家欲探究竟，但均被擋駕，說是賴先生身子不適，正閉門靜養，不宜見客。於是眾人更加心驚。此時就連雷德心、李二曲等頭面人物，嘴裏不疑，肚子亦在嘀咕：賴先生這怪人端的在賣什麼葫蘆藥？

* * *

賴布衣這時却一個人呆在周中海家的書房，對着改建鳳凰橋的草圖愁愁憾憾，暗自皺眉歎氣。「如何有個妥當辦法，使龜蛇既可墊橋，又不阻湞水流過？眼下南雄基本格局已成，可惜鎮中鳳凰橋改建難題未決，如再拖延時日，則大局難成，其氣亦定必盡洩，如此則前功盡廢矣！這却如何是好？」

改建鳳凰橋的草圖就擺在面前，賴布衣却沉吟難決，這圖則上面，不知留下他多少手印，這一代尋龍大俠，爲後人造福，亦可謂嘔心瀝血矣。

「鳳凰橋！鳳凰橋！這該死的鳳凰橋！難道竟眞把我賴某人難住麼？」賴布衣不禁在心內歎道。

「賴伯伯！你看我這隻竹船兒造得好麼？」房門外忽然有人喊道。

賴布衣知是張珠兒，他素喜這娃娃活潑聰明，雖在焦慮中，亦不忍壞了娃娃興緻，便推開門，笑道：「你這小鬼頭，讓伯伯看看。」

「喏！就這隻！」張珠兒把竹船遞給賴布衣。賴布衣接過，只見這竹船兩頭寬，中間小，便道：「竹船哪有兩頭寬、中間細的？」

張珠兒得意的笑着說：「我這竹船是造來騎的，不是划的，中間不細小，能騎麼？」

賴布衣一聽，心中猛然一動，拿着張珠兒這隻竹船竟入迷的瞧着沉思，「兩頭寬、中間小，用來騎……鳳凰橋不是騎在湞水上麼？它爲何不能兩頭寬、中間小呢？若如此，湞水急流碰撞之勢，不就可以大大減輕麼！對！對！是這道理！」想到此，賴布衣高興得抱起張珠兒，連聲說：「好！好！好！你眞是個乖乖的好珠兒！」

張珠兒驚疑的眨着眼，道：「賴伯伯，你是瘋了麼？」

賴布衣笑道：「伯伯沒瘋，伯伯想通了一個難題！」原來他從這竹船突然想起，假如龜蛇改在兩岸托墊橋腳，中間留空，湞水中流不是可以暢通無阻麼！

賴布衣想通了第一個難題，但第二個難題却又馬上跳了出來。「話雖如此，但這橋却如何可以橫跨湞水而懸空？難！難！難！這比第一點更難上加難！」須知當時連多拱形的著名趙州橋尚未建成，賴布衣欲一橋跨河，這可是普天下破天荒的大壯舉！

這天晚上，賴布衣久睡不着，他躺在床上思量改建鳳凰橋種種疑難之處，但想來想去，均感束手無策。正當他疲乏難支時，猛然憶起當日在飛霞峯上曾相遇的白髮龍母，曾說「吾保南雄世代昌盛」之言，如今改建有難，無奈只好去求龍母指點一二。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悄悄的獨自離開周家，直上梅花嶺飛霞峯去。這一路上步上飛霞峯，賴布衣思緒萬千，想自己自離臨安南下避禍，所歷風險何止

萬千？爲報張興救命之恩，在南雄鎮竟一留半年，如今張興之事已了，南雄大局基本已成，只差一座鳳凰橋，却又如此爲難。只待建橋事體一了，便得及早離開，恐夜長夢多，自己行踪傳入朝入奸臣耳目中，那可就凶多吉少！

雖左思右想，但脚步却片刻不停，猛抬頭，已是飛霞峯頂，在山頂平台一凹處，平空一座紅牆綠瓦神廟巍峨而立，正是新建不久的「龍母廟」。

賴布衣走進去，供奉的龍母檀木金身法像，神光閃閃，栩栩如生，端的是威儀萬千。

賴布衣凝望片刻，俯身拜倒，默默禱告道：「龍母！小子蒙讓，得一針之地，且更授小子精堪秘學、不世武功，小子感激不盡，銘記於心。惜小子愚魯，雖有心濟世爲民，造福南雄，但未能解建橋難處，眼見前功盡廢，小子實惶恐之極！龍母又親口答應，此後當保南雄福澤綿長，小子斗膽，懇請龍母大發慈悲，指點迷津，此實百姓萬民之幸，小子誠心禱告，尚祈諒察！誠哉此心可鑑日月！」禱告畢，賴布衣再次恭恭敬敬的叩了頭，才站起身來。

就在此時，香烟繚繞中，似有弦管之樂傳了出來，其聲飄忽，若有若無，瞬忽間，已飄然而在山門之外。賴布衣衣心知有異，便隨之疾步而出，出得山門，那弦管之樂竟飄向一叢林蔭而去。賴布衣心道：「莫非龍母示我迷津？」抬頭一望，這時日頭已快在西邊隱沒，陣陣山風襲來，寒意陡增。「罷！罷！賴某跟個究竟便是！」賴布衣一咬牙，快步跟踪而去。

賴布衣在山林草叢間，深一脚，淺一脚，跟隨弦樂而走。這時，太陽眨眼間已全隱沒，山林之地，陽光一失，頓時便如黑夜。賴布衣隨着樂聲左轉右轉，頭昏眼花，也不辨東南西北，只知側耳傾聽循聲而走，忽然，賴布衣一脚踏在一塊硬物上，「喀喇」一聲，硬物竟反彈而起，把賴布衣彈出一丈之遠，原來這硬物竟是一塊製造精巧的彈板機關。

賴布衣被彈起半空，自歎這一落下去，不死也傷定了，心中正暗暗叫苦，但身子着物之處，却又是軟綿綿的，絲毫未受損傷。正暗自慶幸，突然，刷的一聲，觸及之處，向下陷落，疾速的沉降，也不知身陷何處？賴布衣叫苦不迭，心道：「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片刻間，賴布衣忽覺身背已落在一塊青石上，抬頭看，只見下降之處原來竟是一個圓型的井壁，三丈之高，一鈎彎月，正斜斜照在井口之上。賴布衣伸手摸摸井壁，滑不溜手，摸遍四週，竟無一處凸物可以容脚攀附，要登上去，可當眞比上天更難！賴布衣放盡喉嚨大喊：「喂！上面有人麼？」一連喊了十聲八聲，井口靜悄悄的，唯有山風寒颼颼的刮旋下來。賴布衣不禁打了個寒噤，心想：「若如此，賴某只怕無奈要擇這枯井作藏身龍穴矣！」

向上攀已然絕望，賴布衣一屁股坐下來，伸手一摸，原來這竟是一道梯級，似乎還一直通到下面！賴布衣苦笑道：「罷！罷！罷！賴某既跟弦樂而來，好歹也得跟到最後一口鳥氣？」

他休息一會，便試着沿梯級向下。梯級乃一塊塊花崗岩石所造，東轉西向，三重九疊，賴布衣這般轉得二個時辰，別說分辨方向，就連身在何處他也彷彿全忘掉了！他不禁歎道：「厲害！厲害！造此機關之人，恐怕世上少有，非神即仙！」

感慨間，忽覺眼前一亮，竟是一處出口！賴布衣狂喜，連忙疾奔而出。只是此處又是別有一番天地，但見古栢三百餘株，皆挺直端秀，凌空散佈如盤栢頂，又爍若靈雲，夜色濛濛，鈎月淡淡，一派幽清沉寂，彷若魔幻仙境。賴布衣正驚疑間，忽聽前面隱隱又傳來一陣弦樂之聲，側耳細聽，却原來是錚錚琴聲，心感詫異：「這荒僻之處，竟有高人雅士在此操琴！」一時好奇心起，便循聲尋去。

走出十餘丈，只聽得琴聲之中雜有鳥語，初時也不在意，但細細聽來，琴聲似和鳥語互相應答，如囀如鳴。賴布衣隱身樹叢之後，向琴聲發出處望去，月色下，只見一位白衣男士背向而坐，膝上放了一張魚尾琴，正自彈奏。他身邊樹木四週停滿鳥雀，聽那鳴聲，似是黃雀、鸚鵡、黃鶯、杜鵑、喜鵲、八哥之類喜樂善唱的，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和着琴聲，或一問一答，或同聲共唱，山林草地，一派和樂昇平。賴布衣暗道：「琴調之中有一曲『空山鳥語』，久已失傳，莫非便是此曲麼？」

聽了一會，琴聲突轉急驟，呼嘯尖厲，羣鳥不再發聲，均驚恐紛飛而去。一會後，只聽一陣嘯嘯風響，隨即腥風撲鼻，密林間有兩盞燈籠閃灼不定，冉冉而來。

賴布衣正感驚奇，深夜之中，荒山野嶺，那來燈籠持照？思疑間，兩盞燈籠已移近操琴白衣人身前，賴布衣差點喊出聲來，原來這並非燈籠，竟是一條巨蟒頭上的兩隻眼珠！淡淡月色下，但見這巨蟒盤成一團，方圓竟近三丈。巨蟒搖首吐舌，對白衣人虎虎作勢吞噬。

賴布衣心膽俱裂，差點昏死，尚幸他久歷風霜，多凶險之事亦曾經過，勉力之下倒能按捺心神，反替白衣人擔心起來。他略定神智，正欲發聲向白衣人示警。

就這時，忽見白衣人雙膝盤起，雙手輕輕撥琴弦，琴聲忽作婉轉溫柔，跳蕩如珠，扣人心魄。賴布衣起初尚强自按捺心神，但隨後竟手舞足蹈，彷似要隨琴聲狂跳歡舞一番，才能稍解心中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賴布衣大吃一驚，連忙解下玉胡蘆，默唸胡蘆心法第一式「一脈相傳」，那漫天胡蘆形居然把那琴聲擋住！再看巨蟒，一聽琴聲忽轉，初時尚怒目射向白衣人，隨後怒氣稍舒，稍後便搖頭晃腦，接而輕移軟擺，竟似隨着琴音歡舞，時而低首弄目，時而側首顧盼，瞧牠神情，竟彷如少女面對戀人般的嫵媚弄姿，柔情款款！

此時，賴布衣忽然聽到一陣微音傳

入耳中：「有緣人！塞耳！塞耳！」賴布衣心頭一震，眼見白衣人正全神撫琴，這聲耳語，不知是誰所發？但也不敢怠慢，連忙撕下衣袖，緊塞耳朵，一面又不自覺的招式一轉，使出了那式「三叠陽關」，三式融滙，葫蘆形如銅牆鐵壁，潑水不進。

那琴音却竟然透了進來，初似一面戰鼓「鏘鏘」而鳴，隨後殺聲頓起，人聲、馬聲、嘶殺聲，震人心魄，接而仿似八千萬轟雷在閃炸，幾千萬顛馬狂奔，天欲崩，地欲裂，天地萬物似臨末日！

賴布衣心膽幾碎，那葫蘆心法竟運動不靈，他心知不妙，連忙貼伏地面，雙手緊按雙耳，心魄才稍告舒緩。抬眼望去，只見巨蟒一變柔媚之態，如奔雷閃電般竄出十丈之遠，隨即猛然舒開巨體，上下左右狂舞不止，一時間飛沙走石，樹倒草伏，驚天動地。琴聲更尖烈，巨蟒竟然狂舒巨體，前後伸延十丈之遙，再要發狂竄走時，琴聲突轉，叮咚一聲，巨蟒的軀體竟隨着這一聲叮咚縮短一尺，叮咚之聲連作，巨蟒暴短，突然頭尾撐地，背部朝天拱起，離平地高有三丈之遙！就這時，琴聲如撕裂帛，戛然而止，巨蟒心弦竟給這一聲震裂，整個龐大身體猶似拱橋豎立山林之間一動不動，但見殘月臨空，山風輕嘯，一切重歸淒清冷寂！

賴布衣驚魂甫定，正要出聲呼叫白衣人，操琴白衣人忽一躍而起，信步而去，口中輕輕吟唱道：「山青本非青，似橋亦非橋，但遇有緣人，意會兩心知！」唱畢，人影已是遠去不見。

賴布衣心頭一動，似懂非懂間，心內似有所悟，但再細想，似乎又不明究竟。眼見此地不宜久留，只好覓路而去。幸好轉出這座古栢林，遠遠便見「龍母廟」的陰影，賴布衣這才暗鬆口氣，想起今晚所遇之事猶心有餘悸。

第二天傍晚，賴布衣才氣喘喘的返回南雄鎮周中海家。周中海一見賴布衣，忙道：「賴先生一去兩日，鄉親們四處尋你，一日數十人，差點踏低門檻，均嚷着要先生指點早日改建鳳凰橋，連小弟也不知如何應對矣！鄉民本來滿腔熱情，但如再拖延，只恐志氣盡洩、人心渙散，就不知如何收拾殘局矣！」

賴布衣苦笑一下，也不答理，竟只管急步走入書房，再也沒見出來。

周中海無法可想，只好搖着頭去找李二曲、雷德心、何四海等頭面人物商議此事，尋求善策。他正欲出門，家丁匆匆進來報說：「老爺！門外有一乞兒，口中唱着什麼『……似橋亦非橋』，在那裏大吵大鬧，說要見賴布衣小子！小的知他胡言亂語，便胡亂給他幾吊錢，趕他走，誰知他不但不走，反而一屁股坐在門口，大吵大鬧，小的沒法，只好請老爺示下。」

周中海心中本已煩悶，聽這乞兒如此胡鬧，心中更氣，叫道：「什麼『似橋亦非橋』！瘋了！都瘋了！」

周中海這一聲大叫，賴布衣在書房中亦隱約聽聞，心中一動，連外衣也不穿，僅一件緊身睡衣，便衝了出來，失聲問道：「誰在說『似橋亦非橋』？誰……」

周中海見賴布衣如此模樣，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以爲他爲南雄鎮改建之事，弄得寢食不安，失魂落魄，心下不忍，連忙柔聲安慰道：「先生別心焦，先請休養好身子再說。」

賴布衣却連連擺手道：「無事！無事！剛才是誰在說似橋亦非橋？」

周中海沒法，只好告知門外乞兒大吵大鬧之事，末了道：「賴先生不必理會此等瘋人，等在下着人亂棍把他趕走便是！」

賴布衣忙道：「不！不！萬萬不能得罪此人！請周兄馬上大開正門，恭迎此人進來！快！快！」

周中海未及答話，賴布衣已搶先迎了出去。只見那乞兒年約五十，滿頭亂髮，身披一件百結麻衣，雙目無神，一副奄奄待斃的模樣。這乞兒一見賴布衣連外衣未及穿上，便迎出來，雙目忽閃一絲神光，隨又沉聲道：「你就是賴布衣小子麼？」言語甚是無禮。

接着出來的周中海瞧着直皺眉，正要開口喝斥乞兒，誰料賴布衣不但不以爲然，反俯身深深一揖，低聲道：「在下正是賴某人，恭迎稍遲，請諒，請諒。」

乞兒凝望賴布衣片刻，忽笑道：「人說周朝有位聖人，每遇賢人，必倒履相迎，先生身穿內衣迎客，這又比倒履『不穿鞋襪』更重了，不遲不遲，正好！」

賴布衣與這乞兒瘋瘋癲癲的亂說一通，可把站在一旁的周中海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眼見賴布衣與這乞兒欣欣然攜手而進，無奈只好快步跟入。

周中海礙於賴布衣面子，無奈只好吩咐家人擺酒迎客。大戶人家，擺桌酒甚易，不消一時三刻，廚子便出來報說，酒菜已備，請客人入席。

賴布衣攜老丐之手，恭請坐於首席。這老丐也不客氣，施施然的一屁股坐在上席首座。這下子不但周中海皺眉，連下人亦竊竊私笑，皆道：「這乞兒明明是個無賴，賴先生平日精明，爲何今日竟如此胡塗？瘋了，都瘋了！兩個瘋子湊在一塊，活該有一場熱鬧可瞧！」

乞兒冷眼也瞧那些竊竊私笑的下人，也不理會坐在一旁相陪的主人周中海，只管大塊肉、大口魚的狂嚼起來。賴布衣亦詐作不見，只管一個勁的勸酒，一杯剛完，連忙又捧起南雄鎮有名的二曲白干，滿滿的斟上一杯。這乞兒飲完一杯又一杯，渾似不會醉，後來飲得高興，竟大叫大喊的喝道：「好酒！好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酒進，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格老子！喂！唯有什麼來着……」

賴布衣笑道：「唯有飲者留其名！」

乞兒醉眼斜睨賴布衣，道：「你也懂詩麼？」

賴布衣一笑，道：「我不懂，我只說

飲者已留其名！」

乞兒一怔，怒道：「你是說我？好？你試試說我的名字來着！」

賴布衣微微一笑，低聲附耳道：「先生姓魯，名超，祖籍蜀川，平生得意之學乃土與木也！」

乞兒一驚，手中杯差點失手跌下，忙道：「胡說……但你如何得知？」

賴布衣微笑道：「先生見酒狂歡，如魚得水，酒與水非一日能缺，這是個『魯』字，先生行動之時，前脚緩後脚急，有如刀口切物，走路如刀口切物，豈非一『超』字麼？『格老子』一語，蜀川土語也，先生必蜀川人，先生之名既利且善建，而印堂豐滿，必至『草木逢春，枝葉沾露，穩健着實，必得人望』之運命，且平生得意之學，必爲土、木。如此，前後相連，豈非魯超、蜀川、土木六字根源麼？」

賴布衣這一番悄聲細語，可把乞兒嚇得目瞪口呆！原來這「乞兒」果然是魯超。魯超是宋朝極負盛名的土木工程匠，其人素喜琴棋詩畫，所彈之琴，乃親手自製，彈之能令雀鳥朝拜，猛虎臣服，他最爲人稱道的是他精擅造木造屋，舉凡天下建造之難題，到他手上，莫不迎刃而解。他本是傳說中的魯班後人，數日前，乃祖曾托夢，說受龍母之托，着他助南雄建橋之事。當晚，他便依言在山林中操琴，用琴音引來巨蟒，暗示賴布衣建橋之術。但賴布衣於倉卒間，不及細悟，魯超便生多少輕視之心，認爲自己才是天下無雙，聞名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不過爾爾！

賴布衣既見此人神態，心下便已了然，他暗道：「如欲此人相助，必得先折其傲氣，故此在席中略顯奇功，令魯超大爲歎服，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自己所學，或爲人之所短，但別人所學，亦爲己之所短。魯超本是豪爽之人，心下通透，也就釋然，當下離席而起，謝道：「賴先生聞名天下，命理玄機堪輿尋龍之學果然出神入化，魯某人狂傲輕視，該死之極！這裏向先生謝過了！」

賴布衣亦離席躬身謝道：「魯先生土木之學，巧奪天工，琴功亦爲一絕，日前蒙先生慷慨示助，賴某人感激不淺！」

魯超笑笑不語。賴布衣轉身對目瞪口呆的周中海道：「這位就是天下聞名的魯班後人，魯超師傅是也，南雄鎮有他伏義相助，實全鎮之幸！」

周中海這才恍然大悟，連忙離席深深一揖道：「小子有眼不識泰山，待慢之處，祈請魯超師傅勿怪！勿怪！」

魯超與賴布衣相視一笑，接着開懷暢飲。這一飲，便直到三更時分。魯超果然好酒量，從入席到此時，少數也有三幾十杯落肚，依然一個勁往肚子裏猛灌。這下子，不但周中海和侍候的下人搖頭、咋舌，就連賴布衣亦暗暗皺眉，不知此人心中玄機。但誰也不敢怠慢，因改建鳳凰橋之事，便着落在此怪人身上。

「好酒！好酒！痛飲千杯不言醉！」魯超嚷着，口舌也有點含糊了，他再飲得三兩杯，忽舉手吼道：「酒！走！你們走！格老子……我要睡了！」

周中海正要出言相勸，賴布衣連忙擺手，示意衆人離開。周中海見魯超這副醉態，心頭又驚又疑，不知這人底細端的如何？但又不敢出言相問，無奈只好離席，隨賴布衣及衆下人而去。一行人離開大廳，賴布衣正要走入睡房，周中海忙悄聲道：「廳中之事如何處之？」

賴布衣微一擺手，沉吟道：「先別理他，待明早便知端詳矣！」周中海心頭更悶，心道：「這兩個天下聞名的大怪人碰在一塊，可眞箇是普天下之大怪特怪矣！」

這一晚，周府寂靜無聲，但正廳之中，酒桌未撤，宴桌上杯盤狼籍，魯超伏桌，呼呼而睡。周府中人，滿腹疑團，皆不知魯、賴這兩大怪人弄什玄虛？

* * *

第二天，正更鼓剛過，周中海一覺驚醒，連忙跑出廳堂，他一瞧，頓時目瞪口呆，半晌作不得聲。但見廳堂上下，連個鬼影也不見，怪人魯超顯然已離去多時，宴桌上杯盤碗筷擺得七顚八倒，有筷子豎起撐住盤碟的，有魚口中插上筷子的，筷子之上，又蓋了個酒杯，總之是亂七八糟，把周中海瞧得眉頭幾乎擰斷，他嚷道：「瘋子！瘋子……」

「來人呀！」好半晌，周中海才突然驚醒過來，急得大叫道：「快把這些杯盤收去，另派人手去追回魯超師傅……」下人應聲紛紛搶入，忙忙亂亂的便要搬盤撤碟。就在此時，賴布衣披頭散髮的打睡房中衝出來，人未到，惶急的聲音先就飛到：「……別動！千萬動不得桌上盤碟！」

「賴先生！怎的了？這却如何是好！」周中海見賴布衣急成這副模樣，頭髮未梳便在臥室中奔出，忙擺手制止住欲收盤碟的下人，滿面驚疑的望着賴布衣問道。

賴布衣人已趕到，見桌上的杯盤碗筷絲毫未動，才輕舒口氣，歎道：「幸好！幸好！」

「好什麼？魯超這怪人已溜走了！」周中海急道。

「未走，未走……人走了，但他的心未走！建橋之法便留在此矣！」賴布衣滿面笑容，指着桌上杯盤道。

賴布衣瞧一眼如墮夢中的周中海和衆下人，笑吟吟的指着桌上狼籍的杯盤，一一點撥着說道：「請看！這兩隻碟，各盛一條魚，魚口之上插了一枝折彎的筷子連接，筷子之上再放了碗，這豈非雙魚含木，龜蛇墊脚，橋中起拱的鳳凰橋改建之術麼！」

周中海有幾分會意，再細細端詳桌上的杯盤，不禁恍然大悟，喜道：「不錯！不錯！不料狼籍杯盤竟然隱了無窮玄機妙算！……莫非賴先生早知魯超師傅必有此一着麼？」

賴布衣微微笑，淡淡道：「這簡單之至，魯超者，其名含魚兒在刀口走之意，必然是喜走險着，神龍見首不見尾，此正是魯超其人行事怪誕之。再者昨晚賴某已然察覺，魯超喝酒越多，印堂越見豐滿泛紅，此正是見酒而歡，因歡而生智之兆，他並非貪杯，實乃借酒苦

思鳳凰橋改建之術也。」

這一席話，把周中海心頭的疑惑一掃而空，歎道：「賴先生知命察人，果然出神入化，南雄有魯、賴兩位高人相助，實衆鄉親福澤！」

一理通，百理明，賴布衣先得魯超以琴音引來巨蟒盤拱啓示，然後再以杯盤碗筷隱示建橋之術，改建鳳凰橋大計便成竹在胸。他先是令人下河浚通河道，把兩岸參差不齊之處削平。隨後用龜石、蛇石置於兩端，龜石、蛇石上各挖魚口，共八個，每魚口各插上等柳木，柳木方圓近尺，用火烘彎，橫跨在兩端龜、蛇石上；柳木拱之上，再用白石逼砌成拱，橫跨在湞水兩岸；爲助湞水渲洩，大拱左右，又各砌兩個拱形圓洞，不但在大水時增加水流穿橋流量，同時分擔橋面對大孔壓力，因此特別牢固和安全，更一改往日阻滯水流洪水浸鎮之患。

信心足，人心齊，再加南雄各大戶鼎力資助，重建南雄格局末道關鍵工程的鳳凰橋改建，不久便已接近尾聲。這天一早，賴布衣滿懷喜悅，踱上只差三幾日工程的鳳凰橋，望着滾滾而來的江水，忽有所感，命人在橋畔建一亭樓。亭樓用白石砌成，奠基石上由賴布衣親筆題字，却用紅紙暫時封蓋。

歲月匆匆，眨眼又是七天過去，南雄重建工程全部竣工。這天，鎮西的大銅鐘再度敲響，「鏗鏘！鏗鏘！」鐘聲盤旋繚繞，全鎮清晰可聞。霎時，「砰砰彭彭！」之聲大作，南雄鎮家家戶戶燃響鞭炮，衆人扶老攜幼，紛紛從家中湧到街上，大喜日子，鞭炮聲也似乎比平日更響。人人在鎮內東遊西逛，飽覽南雄鎮重建後的雄姿。

重建後的南雄，果然一反昔日頹態，不同凡響。鎮的南門、北門各建有一座以紅石爲牆的城門形小樓，進入北門，前行不遠，有一曠地，建了一座八角形的亭樓，由賴布衣親自定名，稱爲「八方樓」，取其財來八方之意。中段的門樓，樓上供有神像，婦人狀，手執龍頭拐杖，披紅袍，稱爲「龍母菩薩」，足踏一座木獅子，兩旁又有一對小木獅子，底座還有一雙神鞋，隱兆八方來朝、人丁興旺之意。門樓上有巨匾，匾上鐫了賴布衣之手書三字「珠璣樓」，古時南雄鎮又叫「珠璣巷」即由此而來。

珠璣巷的房舍，屋檐特別，兩角翹起，中間向下彎落，此是賴布衣依陰陽五行學說而造，取其迎吉納福之義。靠近南門的屋宇旁，新建了一座七層七檐實心石塔，石塔之下原來是一口枯井，賴布衣眼見此井其氣陰森，南雄龍脈自庾嶺而來，却從枯井而潛往他處，因此在枯井之上建七層七檐實心石塔，取其「爲龍造七級寶座，其脈沿七檐而下，灑向四方」之意，恰符風水學所言，龍脈來而得聚之說。

賴布衣這一佈局，端的不同凡響。更令衆人讚不絕口的，却是鎮中新建的鳳凰橋。此橋集天下聞名的兩大奇人所成，端的氣派萬千。

這時，周中海、雷德心、張興、何四海、李二曲等人，早擁着賴布衣向鳳凰橋走來，後面跟了鎮中瞧熱鬧的男女老幼。

衆人細望鳳凰橋，端的不同凡響。但見整座拱橋橫跨湞水之上，長約十丈，橋之兩端各有兩座巨型橋墩，東面作臥龜狀，西面作盤蛇狀；龜蛇之上有一巨魚，兩頭八口，有八根方圓近尺的柳木成拱狀聯插在相對的十六個魚口之上。柳木上砌白玉石，中間一大拱孔，湞水從橋孔滾滾而過，大孔兩側，各有兩小孔，以助水流渲洩。橋上白玉扶欄，各鐫威猛小石獅。遙觀之，但見一橋飛架南北，仿如天落長虹在南雄鎮上，橋之四周水流激揚，霧氣繚繞，瑞氣千層。這下子，直瞧得衆人皆拍掌叫絕，齊道：「好了！好了！南雄這番佈局，可望福澤綿長！」

賴布衣微笑不語，走近橋側新建的亭樓。衆人記得賴布衣在這座亭樓曾親手刻有字跡，可惜一直用紅紙蓋住，不知寫什麼？

只見賴布衣笑吟吟的俯身，手拈紅紙輕輕一揭，奠基石上有四行紅字，每行七句，字跡龍飛鳳舞，甚有氣勢。

這時，鳳凰橋上已聚了數百南雄鄉親父老，後面的人瞧不着字跡，紛紛嚷道：「讀出來！讀出來……」雷德心粗通文墨，這時也不客氣，把擋住前面的幾人擠開，瞧着奠基石上的字跡，朗聲唸道：「南來珠璣一現身，去凶納吉千年運；他朝重憶橋上拜，鳳凰橋下水森森……好詩！好詩！」雷德心大聲讚道，其實他並不解其意，但他拜服賴布衣，但凡是賴布衣說的，哪有不好？

這一首寫在南雄鎮鳳凰橋奠基石上的氣運鈐記，乃賴布衣暗示南雄日後的風水氣運，及一舒心頭抑鬱之氣。

賴布衣重建南雄風水格局大業已成。鎮內鄉親父老待之如仙人，數百戶人家，爭着請酒，今日你請，明日我請，把個賴布衣搞得頭昏腦脹。他心性恬淡，素來不喜此等喧鬧之事，況且他志在尋龍追脈，遍察山河大地，過得一頭半月便萌去意。但鎮內衆人極力挽留，周中海、張興、雷德心等甚至流淚強留，賴布衣無法，只好權且答應再留幾天。

豈料第三天中午時份，賴布衣突接周中海之父朝廷中書舍人半園老叟的急函，說秦檜及宋高已偵悉賴布衣在南雄行踪，正欲圖謀加害。賴布衣無法，只好倉皇離去。賴布衣出了周中海家，信步踱上鳳凰橋，撫着奠基石上他手留的氣運鈐記，心頭思潮起伏，感觸良多，歎道：「賴某今生已無他求，但願以尋龍絕學造福世人，可惜身逢劫運，天地之大，竟似無處容身……罷！罷！罷！且抛下萬千恩怨，尋龍去也！」說罷，他歎口氣，急步走過鳳凰橋，出鎮而去。這正是：南來珠璣一現身，去凶納吉千年運，他朝重憶橋上拜，鳳凰橋下水森森！

（全文完）

☆☆☆☆☆☆☆

上文提要： 華山派聞九章帶同子侄聞汝清及聞汝賢前來護花門，殺了兩名守崗武士，並聲言要取回得護華劍譜，態度狂妄囂張，令人髮指，護花門爲了討回公道，要二人自斷其臂，方可了事，二人當然不允，唯有在武功上作了結，丁少秋以一敵二，輕描淡寫的點廢二人之左臂……女弟子秋霜被毒蛇咬傷小腿，丁少秋用口替她吸吮毒液，李飛虹乍見，誤以爲丁少秋乃無恥之徒……

☆☆☆☆☆☆☆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練成護華劍法　接繼掌門之位

這時有一名伙計領着二老一少三個人在左首不遠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因爲這三人每人身邊都帶着一個長形青布囊，分明是隨身兵刃，才引起了丁少秋的注意。

兩個老的，一個年約七旬開外，鬚眉俱白，臉色紅潤，精神奕奕，十分健朗。另一個也有六旬光景，兩鬢花白，個子較爲瘦小，都穿着蔴布長衫。

年輕的一個，約莫二十四五歲，面貌白晰，斯文之中，另有一股英挺之氣。

＊　＊　＊

伙計送上酒菜。

丁少秋就自斟自酌，喝酒吃菜。

只聽瘦小老者喝了口茶，低沉的道：「聞老三約我們今晚初更到茶庵去，這是什麼意思？師兄弟見面，不正大光明的在白天見面，還要約在初更時分，眞是豈有此理？」

白髮老者輕喟一聲道：「我們師兄弟都是過了花甲的人了，應該是名利之心，早已淡泊才對，聞老三的個性和大師兄如出一轍，聽說護華劍譜落在護花門，十年來，一直明查暗訪，不肯罷手，依愚兄推測，護花門極可能是青衣庵一脈，總是咱門同門，愚兄也一再勸聞老三，不可再和大師兄一樣，造成不可收拾之局……」

瘦小老者道：「二師兄是掌門人，聞老三應該聽你的話才是，但他偏激成性，肯聽你的嗎？」

白髮老者淡淡一笑道：「他也是爲了本派，立意未可厚非，聽不聽愚兄，愚兄並不在乎，只要他能不違背祖訓就是了。」

丁少秋聽他們談到了「護華劍譜」，自是更留上了意，心想：「他們口中的聞老三，大概就是聞九章了，那麼這兩人，也是華山派的人了！」

心念轉動之際，只見伙計又領着六七個人走來，在右首桌上落坐，要過酒菜，伙計退去之後，這七個人就拿起茶盅喝着茶，但却沒有一個人互相交談。

這一情形，自然極爲特殊，上酒樓來的食客，那有互不說話之理？

丁少秋有此發現，自然要對他們七個人都加注意。這一注意，才發現他們七個人都是四十出頭，體形壯健的漢子，分明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而且每人身邊也都有一個長形布囊，自是他們隨身兵刃無疑，心中不禁暗暗奇怪：「他們會是什麼人呢？」

不多一回，半斤花雕已經喝完，吃了三碗飯，就下樓會賬，回轉客店，伙計送來一壺清茶，披襟當窗，正在喝茶之際，只聽一陣脚步聲從迴廊傳來，三個客人進入小天井左首一間廂房之中，聽他們口音，正是酒樓上遇見的二老一少，華山派的人。

心中自忖道：「他們方才曾談到『護花劍譜』，又說聞老三約他們今晚初更到茶庵去，莫非這三人是聞九章約來的幫手，可能又要到蓮花谷尋釁了，自己既然遇上了，倒要跟他們到茶庵去，聽聽他們商量些什麼？是不是有不利護花門的行動？」

想到這裏，就熄燈上床，靜坐調息。一回工夫，耳中聽到左廂三人已有聲息，他們居然開門走出，從小天井縱身上屋。

丁少秋也就悄悄披衣下床，一手提起長劍，從後窗穿窗而出，飛身上屋，凝目看去，果見三條人影朝東掠去，也就展開身法，一路尾隨下去。

他因對方二個老的一身造詣極高，不敢逼得太近，只是遠遠的跟踪。越出城牆，前面三人奔行了不過二十里，已可看到一片竹林間，隱隱有燈光透出，那是廟宇豎立的天燈，前面三人就是朝竹林中投去。

丁少秋不敢怠慢，急忙長身掠起，悄悄跟了進去。原來這片竹林是在廟的右首，等穿林而出，已可看到廟前有一片空地，左首是小山坡，種着一片茶樹。

前面三人走到廟前，便自停住，年輕的一個走上幾步，正待伸手叩門。

只見山門已呀然開啓，走出來的正是聞九章的兒子聞汝清，他左臂被廢，下垂着無法舉手，看到年輕人立即含笑道：

「是齊師弟！」

一面慌忙迎了出來，躬下身去，恭敬的道：「弟子叩見二師伯、四師叔。」

原來，這二個老者，正是華山四靈的老二齊逸雲、老四夏天放。華山四靈的老大聞九臯和老三聞九章是同胞兄弟。

聞九臯四十年前為了爭奪「護華劍譜」，和青衣庵啓釁，雙方死傷慘重，依然沒有得到「護華劍譜」。

五年前聞九臯去世，照說該由老二齊逸雲繼任掌門人，但齊逸雲說得好，華山派傳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四代，二十五代的掌門人應該由下一代弟子接任，不該由二十四代同輩的人接掌，他只暫時代理掌門，過幾年等門下弟子稍有成就，再行挑選繼承人。

聞九章一直希望找到「護華劍譜」，就是存有私心，希望他的兒子聞汝清能夠當上下一代的繼承人，才到處探聽護華劍法的下落，終於給他打聽到護花門就是青衣庵的後人，才率同子侄找上蓮花谷去的。

閒言表過，却說齊逸雲目光一注，朝聞汝清問道：「汝清，你左手怎麼了？」

聞汝清躬身道：「弟子和堂兄汝賢，都是被護花門的人點廢了手臂經絡……」

齊逸雲微哼道：「你們兩個少年氣盛，一定是得罪了人家，人家能點廢你們手臂經絡，要取你們性命，也易如反掌，這是人家手下留了情！」

他雖沒親眼目睹，却也說得一點沒錯，這是看到聞汝清手臂被人以劍尖點廢經絡，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丁少秋心中暗道：「這白髮老者倒是個正直之士！」

「哈哈，二師兄、四師弟遠來，小弟失迎了。」不遠處傳來了聞九章的聲音。

聞九章含笑從山門中迎出，連連拱手道：「小弟推想你們下午一定可以趕到的，怎麼到這時候才來？」

夏天放道：「三師兄信柬上不是約我們初更到這裏見面的嗎？」

聞九章哦了一聲，笑道：「那是兄弟和一位朋友約在初更見面，順便也可以給二師兄、四師弟二位引見，小弟就住在這裏，自家兄弟，什麼時候都可以來的了。」

那年輕人一直垂手站在一旁，直到此時，才走上兩步，躬下身去，說道：「小侄拜見聞師叔。」

聞九章呵呵一笑道：「你是少雲，五年不見，你倒長得更俊朗了。」

一面抬頭朝齊逸雲、夏天放兩人連連抬手道：「快請裏面坐。」一同往裏行去。

茶庵、佔地不廣，一共只有兩進屋宇，前進是大殿，後進中間一間、就是客廳。聞九章領着齊逸雲三人進入客廳，丁少秋悄悄越牆而入，隱入暗處。

齊逸雲在中間落坐，聞汝賢立即趕了上來，躬身道：「弟子叩見二師叔、四師叔。」

齊逸雲眼看兩個師侄都被人點廢左臂，不覺微微皺了下眉，問道：「三師弟，他們兄弟兩個怎麼會被人點廢左臂的？」

聞九章臉上微現怒容，嘿然道：「是給護花門一個姓丁的小子點廢的，這小子已經學會了護華劍法！」

齊逸雲問道：「這姓丁的有多大年紀？」

聞九章道：「大概弱冠年紀。」

齊逸雲一手撚鬚，徐徐說道：「此人小小年紀，居然練成護華劍法，但和汝賢、汝清無怨無仇，怎會下此毒手？你們兩個究竟做錯了什麼事，人家才會點廢你們左臂。」

聞汝賢道：「弟子和汝清只不過殺死了護花門兩個在谷口值崗的人……」

「你說什麼？只不過殺死了護花門兩個在谷口值崗的人？」

齊逸雲一張臉不覺沉了下來，嚴肅的道：「這兩個不是人命？在你眼裏，他們的命是一錢不值的，對不對？華山派祖訓不以武欺人，不恃強傷生，你們兩個居然如此草菅人命！難怪人家要點廢你們一條手臂，這姓丁的本該廢了你們的右臂，他僅廢你們左臂，已經宅心仁厚，讓你們殘而不廢了，你們還待怎的？想找人家報仇？」

丁少秋隱身暗處，聽得暗暗點頭，忖道：「在酒樓上，自己就看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果然沒有看錯。」

聞汝賢、聞汝清兩人眼看二師伯說得聲色俱厲，那裏還敢作聲？

聞九章揮了下手，叱道：「你們還不出去，給師伯、師叔去泡茶？」

聞汝賢、聞汝清二人慌忙應了聲「是」，匆匆退下。

齊逸雲轉臉朝聞九章問道：「三師弟約我們到茶庵來，不知有什麼事？」

聞九章乾咳一聲道：「第一件事，自然是『護華劍譜』有了下落，爲護花門據爲己有，護華劍譜是本派鎮山劍法，本派非收回不可……」

齊逸雲徐徐說道：「本派自從百年前劍譜遺失之後，當時第二十代掌門師祖引咎退位，在後山面壁思過，此後第二十一代師祖就曾立下一條遺訓，凡本派中人找到劍譜者，即可立爲掌門人，意思是代二十代師祖找回了失物……」

他口氣微頓，輕輕歎息一聲，又道：「說實話，靜因師叔也是本派中人，她得到劍譜，原是本派一件喜事，却沒想到大師兄繼任掌門不久，好大喜功，找上青衣庵，逼着靜因師叔交出劍譜，而且不惜以

掌門符令，調派七位長老師伯助陣，非殲除青衣庵這一支不可，以致雙方精英盡失，劍譜依然沒有收回，這件事，始終是有背祖訓之事。」

他嚴肅的目光投注到聞九章的臉上，接着又說道：「如今護華劍譜既然有了下落，據愚兄推想，這個號稱護花門的門派，很可能就是青衣庵一脈，也總是本派中人，愚兄想找他們門主一談……」

剛說到這裏，聞汝賢、聞汝清正好從裏面端着三盞茗茶走出，分別送到齊逸雲、夏天放二人几上，恭敬的說着：「二師伯、四師叔請用茶。」另一盞送給了齊少雲。

聞九章含笑道：「二師兄、四師弟，這是這裏當家採收的最好山茶，請試試香味如何？」

齊逸雲、夏天放依言取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齊逸雲點頭道：「果然是好茶。」

夏天放道：「咱們來了，這裏當家，怎麼不出來一見呢？」

聞九章道：「這裏當家並非武林中人，早就睡了，師兄既然說是好茶，怎不多喝一口？」

齊逸雲點點頭，果然又喝了一口，說道：「三師弟方才說的第一件事是劍譜有了下落，可見還有第二件事了，師弟怎麼不說下去呢？」

聞九章目中閃過一絲詭笑，忙道：「不錯，第二件事是小弟想和二師兄打個商量……」

齊逸雲一手拈鬚，含笑道：「三師弟有什麼話，只管直說。」

聞九章道：「小弟那就直說了，先兄只有汝賢一個兒子，小弟也只有汝清一個，他們左臂被廢，終身成殘，總是憾事，頃據古靈子道兄見告，只有天南莊姬太君神功入化，可以替他們二人打通手臂經絡……」

丁少秋心中暗想：「他口中的姬太君，大概就是姬七姑了。」

齊逸雲道：「愚兄此次東來，風聞天南莊和江南武林同道發生極大衝突，雙方勢成冰炭，他們姬太君肯替汝賢、汝清二人療傷，不會毫無條件，咱們華山派恪守祖訓，一向不參與江湖糾紛，三師弟對此事應該多加考慮才是。」

聞九章道：「兄弟已經考慮了很久，汝賢、汝清兄弟二人，乃是聞家後代，被人廢去一臂，總要設法治療才是，各大門派中，唯一可以恢復他們被廢經絡的，只有練習少林寺的易筋經，但易筋經是少林鎮山之寶，即使是少林弟子，也未必能夠練習，何況是華山門下，除了練少林易筋經之外，只有天南莊姬太君一人，可以使他們完全恢復，小弟也只好親自去向姬太君求了。」

齊逸雲問道：「你今晚可是約了古靈子道兄？」

聞九章道：「是的，古道兄大概也來了。」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大笑一聲道：「兄弟久仰華山四靈高名，今晚何幸，得瞻三位道兄清範？」

隨着話聲，古靈子已從門外飄身走入。

丁少秋心頭驀然一動，忖道：「古靈子並未從山門外來，那是早已在廟中了。」

他直覺的感到今晚似有不對，但這只是自已有此預感而已，說不出那裏不對了。

屋中齊逸雲、聞九章、夏天放三人慌忙站了起來，一齊拱手為禮。

聞九章忙道：「二師兄、四師弟，我來給大家介紹，這位就是古靈門門主古道兄，這是敝師兄齊逸雲，這是敝師弟夏天放。」

古靈子、齊逸雲、夏天放三人互相說了些久仰的話，便相繼落坐，齊逸雲又要齊少雲過來，見過古掌門人。

古靈子連連還禮，口中說着「不敢」。聞汝清已端上一盞茶來。

聞九章輕咳一聲，朝古靈子道：「古道兄，二師兄目前是敝派代理掌門，日前道兄和兄弟所談之事，現在二師兄在這裏，古道兄還是和二師兄當面說吧！」

齊逸雲看了聞九章一眼，朝古靈子抱拳道：「古門主有何見教，只管請說，兄弟洗耳恭聆。」

古靈子呵呵一笑，漾起了一臉皺紋，拱手道：「兄弟那就直說了，兄弟前天遇上聞老哥，才知貴派聞前掌門人哲嗣和聞老哥的少君，都中了護花門姓丁的劍傷，廢去左臂，二位少俠都是貴派門下年輕一代的俊彥，廢了左臂，豈不終身成殘，殊為可惜，當今之世，能夠治療廢臂的人，除了天南莊姬太君，只怕無第二個人……」

齊逸雲點頭道：「此事方才聞師弟已和小弟提過。」

古靈子端起茶盞喝了一口，放下茶盞，又道：「久仰貴派盛名，如今已成為武林同道集會之所，齊老哥如能駕蒞天南莊，必成姬太君的上賓，二位少俠也定可蒙姬太君施救，不知齊老哥尊意如何？」

他是成了精的老江湖，有些話不用明說。

天南莊拉攏各大門派，齊逸雲是華山派的代理掌門人，只要去了天南莊，也就等於加盟天南莊了。

齊逸雲當然聽得出來，淡淡一笑道：「敝派祖訓嚴禁門人涉足江湖，雖有九大門派之稱，但九大門派每次集會，敝派也很少參加，因此古門主盛意相邀，兄弟實有不便，聞師弟為了汝賢、汝清之事，可以私人名義前往天南莊，如荷姬太君賜予治療，兄弟至深感激，如同身受，這是敝派祖訓，還望古門主多多見諒。」

聞九章臉色微變，看了古靈子一眼

古靈子嘿然道：「齊老哥是碍於貴派祖訓，不便前往天南莊，但齊老哥為貴派兩位門人着想，似乎該親自前去相求，以昭鄭重，姬太君看在華山派掌門人的面上，自會答應，如果聞老哥前去，姬太君只怕未必應允，此事還望齊老哥三思。」

齊逸雲臉有難色，微微搖頭道：「這個兄弟實有碍難之處。」

聞九章憤然道：「二師兄，難道你眼看汝賢、汝清左臂殘廢，不加援手嗎？」

齊逸雲正容道：「三師弟，愚兄代理

掌門，雖是暫代，總是一派掌門，豈可為了兩個門人，降格去求天南莊？何況汝賢、汝清殺死兩個無辜之人，才被人廢去左臂，可謂咎由自取，照說愚兄還應該按門規處罰他們，如今不加處罰，已是寬容他們了，怎好反而為了他們兩個，去向外人求治，這個愚兄斷難答應。」

聞九章冷笑一聲道：「兄弟知道，二師兄暫代掌門，一代就是五年，如果按本派規定，下一代的繼承人，按長幼次序，該由汝賢繼任、汝賢之後，輪到汝清，汝清之後，才輪得到少雲，如今汝賢、汝清同時遭人廢去左臂，無法担任掌門人，你家少雲，豈不正好接上？否則只要你去一趟天南莊，向姬太君說句請求的話，輕而易舉，對你一無所損，你何以不肯答應？」

齊逸雲聽得神色為之一變，說道：「三師弟，你這話就不對了，愚兄當日不肯繼任掌門，只允暫代，是為了培養下一代，愚兄此心，可對天日，絕無半點私心，本門大弟子汝賢，雖然廢去一臂，但只要他人品好，一樣可以繼任掌門，絕不會傳給犬子少雲，至於要愚兄去向姬太君求治，對我個人固然毫無損失，但我是華山派的代理掌門人，這樣做，會對華山派的聲譽有極大的損失，如果我今天不是華山派的代理掌門人的身份，愚兄早就答應了，這一點，三師弟應該明白。」

「好！」聞九章道：「二師兄既然自持身份，不肯去天南莊，那就由小弟去好了。」

齊逸雲道：「如此就好。」

聞九章手掌一攤，說道：「那麼二師兄請把令符交給兄弟。」

齊逸雲一怔道：「二師弟何出此言？」

聞九章道：「代理掌門，已經代理了五年，既是代理，二師兄可以代理，兄弟也可以代理，對不？再嘛，你方才曾經說過，本門大弟子汝賢，雖然廢去一臂，一樣可以繼任掌門，他今年已經三十歲了，大師兄當年繼任掌門只有二十六歲，二師兄早該立汝賢為掌門人了，所以二師兄交出掌門令符來，也是名正言順的了。」

夏天放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忍不住開口道：「三師兄，就算本派要立汝賢為掌門人，也該正式舉行，不宜如此草率，依兄弟之見，此事該等回山之後再說，目前汝賢左臂若廢，還是由三師兄先陪他去治療傷勢才是。」

聞九章雙目一瞪，沉哼道：「咱們這樣前去天南莊，有誰瞧得起咱們？」

古靈子道：「聞老哥這話說得是，如今的天南莊，各省武林同道，知名之士，誰不趨之若鶩？大大小小的門派掌門人多得是，華山派是九大門派之一，只有掌門人去了才會受到他們重視。」

聞九章道：「二師兄，你總聽到了？你不去可以，掌門令今晚可得交給兄弟。」

齊逸雲聽得勃然變色，怒叱道：「三師弟，你這是什麼話，你要以華山派掌門令符，去投靠天南莊？」

「二師兄這投靠二字說得多難聽？」聞九章得意一笑一笑道：「天南莊有誠意敦請咱們華山派加盟，二師兄不肯屈就，人各有志，由兄弟代表，也未嘗不可，姬太君還答應咱們，不但可以治癒汝賢二人被廢手臂，還可以幫咱們向護花門奪回護華劍譜，對咱們來說，該是十分有利的條件……」

「不用說了。」齊逸雲一掌拍在茶几上，震得茶盞跌落地上，氣憤的站起身來，沉喝道：「華山派堂堂正派，此事愚兄萬萬不能同意，莫說掌門令符，愚兄留在華山，就算帶在身邊，也不會交與你，你去投靠天南莊，人各有志，愚兄再勸，你也不會聽從，但這是你私人行為，與華山派無涉，你也不得以任何名義參與，好了，愚兄言盡此，四師弟，咱們走！」

聞九章也虎的站起身來，冷笑道：「二師兄不交出掌門令符，就想走嗎？」

齊逸雲沉喝道：「聞九章，你敢對我怎樣？」

夏天放也喝道：「三師兄，你怎可對二師兄如此說話？」

「從現在起，我就是華山派代理掌門人，汝賢就是華山派掌門人繼承人。」

聞九章大不剌剌的晃動着肩膀，以輕蔑的眼光看着齊逸雲，詭異的笑道：「齊逸雲，不交出來！就是死！」

「聞九章，你這欺師滅祖的畜牲，你竟敢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來！」

齊逸雲氣得身軀發抖，嗆這一聲抬手掣出長劍，瞋目喝道：「今晚我要以代理掌門人的身份，替本派清理門戶！」

長劍一指，喝道：「聞九章，如果你此時低頭認罪，隨我回山，面壁思過，還可饒你不死……」

「哈哈，齊逸雲，你以代理掌門為名，竊踞掌門寶座五年，還不夠嗎？現在由我來代理，又有何不可？」

聞九章洪聲大笑，接道：「至於你想在這裏動兵刃，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齊逸雲哼道：「你就是約了幫手，我也非把你押回山去不可！」

「憑你，居然敢和新任代理掌門人動手！」

聞九章居然以新任代理掌門人自居，左手一抬，喝道：「汝賢，你過去把不肯移交令符的齊逸雲給我拏下。」

聞汝賢躬身應道：「弟子遵命。」一個轉身，鏘然發劍，目注齊逸雲喝道：「二師叔，小侄奉代理掌門人令諭，情非得已，得罪了。」

他也把聞九章說成了代理掌門，當真黑白不分，話聲出口，正待發劍。

齊少雲一步搶了出來，說道：「爹，讓孩兒來會會這個叛派逆徒。」

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抬目喝道：「聞汝賢，你左臂已廢，本公子就讓你先發劍好了。」

聞汝賢聽得勃然大怒，喝道：「姓齊的小賊，你老子代理掌門，一代就是五年，滿心想把掌門人之位留給你，我殺了你，看你老子還想留給誰？」

長劍一振，一招「毒蛇出洞」，劍光曲折一閃，直向齊少雲當胸奔來。

齊少雲對「華山劍法」，自幼在乃父耳提面命之下，練了十幾年，那一招用那一招破解，早就滾瓜爛熟，才一上手，不肯和對方硬拚，使了一招「迴光返照」，左足

跟迅速外轉，身子一下轉到了身後，右手一揚，點向他腦後「玉枕穴」。

兩人同是華山門下，練的是同一套劍法，只要你身形一動，對方就知道你要使那一招了，因此儘管兩人劍勢使得十分凌厲，依然誰也傷不了誰分毫。

聞九章左手一抬，喝道：「汝清，你去把齊逸雲擒下了。」

聞汝清躬身道：「孩兒遵命。」

大步走上，掣劍在手，喝道：「齊師伯，你要我動手還是束手就縛？」

齊逸雲怒聲道：「孽畜，你敢對我這般說話？」

聞汝清輕蔑的笑道：「爹要我把你擒下，我尊你師伯，所以先問你一聲，不然，我早就動手了。」

齊逸雲怒笑道：「你動手試試看？」

聞汝清大笑道：「動手就動手，我還怕你不成？」

長劍一抬，幻起三朵寒星，朝前飛洒過來。

齊逸雲哼了一聲，却並未使劍，他練劍數十年，那會把聞汝清放在眼裏，長劍迅疾交到左手，右手抬處，凌空拍出一掌。

這一掌堪堪拍出，登時感到不好，但覺眞氣渙散，四肢有些僵痲，根本發不出力道，聞汝清却在此時，長劍閃電般一轉，劍尖迅快落在胸口「氣門」和右肩「雲門」、「肩禹」三處穴道上。

齊逸雲失聲怒喝道：「聞九章，你……竟然在茶水裏做了手脚……」

聞汝清厲笑道：「可惜你知道得已經晚了。」

長劍脫手插到地上，人已一下欺近過去，又是一指點了齊逸雲的「璇璣穴」。

夏天放聽二師兄說出聞九章在茶水裏做了手脚，心頭不禁一楞，喝道：「汝清，你還不住手？」

聞汝清一下制住了齊逸雲，身形一閃欺到夏天放面前，笑道：「四師叔，你也該歇一回了。」

抬手一指，點了過去。

夏天放要待閃避，但身軀痲木，那裏還閃避得開？

這時聞汝賢和齊少雲雙劍疾發，快打快攻，已打出五六十招，兩人雖全力拚搏，總逃不一百二十八招華山劍法的範圍，縱然劍光飛洒，看去激烈無比，却都能見招拆招，功力悉敵，自無驚險可言！

就在此時，但見一條人影突然欺入一片劍影之中，揮手間，劍影倏歛，聞九章業已制住了齊少雲的穴道，大袖一揮，朝聞汝賢吩咐道：「你過去搜搜齊逸雲的身上，可有掌門令符？」

聞汝賢答應一聲，返劍入鞘，走到齊逸雲身邊，伸手入懷掏摸了一陣，除了幾張銀票，和一些碎銀子，什麼也沒有，這就回身道：「小侄搜過了，他身上什麼也沒有。」

聞九章道：「會不會在夏天放身上？」

聞汝賢又去搜了夏天放的身，說道：「也沒有。」

聞九章嘿然道：「他果然沒帶在身上了。」

古靈子呵呵一笑，拱手道：「恭喜聞老哥，榮任代理掌門人，咱們可以走了。」

聞九章拱手還禮，大笑道：「兄弟還得謝謝古掌門人大力支助，兄弟不勝感激之至。」

一面回頭朝聞汝賢吩咐道：「這小子一口茶也沒喝，你讓他喝上幾口，咱們就走了。」

聞汝賢答應一聲，過去拿起茶盞，走近齊少雲身邊，先放下茶盞，揑開齊少雲牙關，把一盞茶從他口中灌了下去，一面問道：「二叔，這樣就可以了嗎？」

聞九章沉笑道：「子不過午，咱們不用去動他們，就沒有人知道是咱們下的手了。」

說罷，抬抬手道：「古門主請。」

四人走出天井，就縱身掠起，宛如四頭夜鳥，越牆飛射出去。

丁少秋眼看他們爭奪代理掌門，居然不顧同門之誼，在茶水中不知下了什麼毒葯？

等他們走後，丁少秋迅快的掠了出去，竄入屋中，首先伸手解開齊逸雲受制的穴道。那知穴道乍解，齊逸雲就砰的一聲倒臥在地。

丁少秋吃了一驚，急忙蹲下身去，用手探他鼻息，雖極微弱，總算還有一口氣在，但臉色已呈灰黯，連指甲都變得灰黑。他根本不知他們中的是什麼毒，急忙從懷中取出「太乙解毒丹」，拔開瓶塞，傾出三顆葯丸，納入齊逸雲口中，然後又替夏天放、齊少雲三人解開穴道，餵了解毒丹。

他不知道自己的解毒丹，能不能解三人之毒？但只好一手按劍，坐在一旁守候。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時間，齊逸雲首先呻吟一聲，倏地睜開眼來，翻身坐起。

丁少秋看得大喜，心想：「老道長的解毒丹眞靈！」一面忙道：「老丈劇毒初解，快去運氣試試，是不是完全好了？」

齊逸雲聞聲轉過頭來，看了丁少秋一眼，問道：「老朽是尊駕解救的了？」

丁少秋道：「老丈不可說話，還是先運氣檢查檢查看，體內是否留有殘餘的劇毒？」

齊逸雲點點頭，果然依然就在地上盤膝坐好，運氣檢查，很快就檢查完畢，睜開眼，含笑道：「多蒙仁兄賜救，老朽體內劇毒全已化去了。」

說着，已從地上站了起來，又道：「老朽師弟和小兒他們也……」

丁少秋不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令師弟和令郎都已服下解毒丹，大概也快醒過來了。」

話聲甫落，夏天放和齊少雲果然同時清醒過來，翻身坐起。

齊逸雲喜道：「四師弟、少雲，你們都醒了！」

夏天放站起身，看到丁少秋，不覺奇道：「二師兄，這位是……」

齊逸雲笑道：「咱們幸蒙這位仁兄賜救，不然，劇毒已經發作，只有暴屍於此了。」

一面朝丁少秋抱抱拳道：「老朽方才只顧運氣檢查全身，還沒請教仁兄尊姓大

名如何稱呼？」

丁少秋舉手從臉上揭下面具，含笑道：「小可白鶴門下丁少秋，也是護花門的人。」

齊逸雲喜道：「護花門實出華山一派，咱們算來應該是一家人了，老朽給小兄弟引見，這是四師弟夏天放，這是小兒少雲。」

丁少秋和夏天放、齊少雲二人抱拳爲禮。

齊逸雲又道：「敝師侄聞汝賢、汝清二人，曾被護花門一位姓丁的以護華劍法廢去左臂，不知可是小兄弟嗎？」

丁少秋道：「正是小可。」

齊逸雲點頭道：「廢得好！」

但也似有不信之色，問道：「小兄弟年事極輕，居然練成了護華劍法？」

丁少秋道：「老丈垂詢，小可也只是最近才練會的。」

齊逸雲目光緊注着丁少秋欣然道：「小兄弟果然光風霽月，少年雋才，只不知護花門中有多少人練成護華劍法？」

丁少秋道：「只有小可一人。」

夏天放問道：「護花門成爲江湖一個門派，定有不少高手，不知何以只有丁少兄一人練呢？」

丁少秋道：「小可曾聽家母說，這是本門師祖遺訓，凡本門中人能練成這套劍法的人，即是本門的繼承人。」

齊逸雲聽得連連點頭道：「這和本派師祖遺訓甚爲相洽！」一面抬目說道：「小兄弟既然會練護華劍法，想必也知道和華山的淵源了，老朽有一不情之請，不知小兄弟能不能答應？」

「丁少秋道：「老丈有什麼事但請明說，小可可以辦到的，無不遵命。」

齊逸雲抬頭望望天色，說道：「護華劍法，本派失落已有多年，老朽想請小兄弟演練一趟，俾老朽三人得窺師祖遺失的劍法，以償宿願，不知小兄弟可否俯允？」

丁少秋道：「老丈言重，這套劍法原是貴派所創，小可豈敢藏私？」

齊逸雲欣喜的道：「小兄弟襟懷曠達，老朽這裏先謝了。」

說着連連抱拳作揖。

丁少秋慌忙拱手還禮道：「老丈不可多禮，此處不便施展，請三位一起到外面去。」

四人一起走出，齊逸雲等三人就在階上站定。

丁少秋獨自走到天井中間站定，緩緩抽出長劍，抱拳道：「老丈多多指點，小可獻醜了。」

話聲甫落，人已吸氣離地而起，人影疾轉如輪，長劍連續點出。他如今內功已有極大精進，雙足離地數寸，展開劍法，本來每招九式，就要落地點足，再使第二招，現在却可以憑着一口眞氣，連續施展。

齊逸雲練劍數十年，從他展開劍法開始，就全神貫注，凝足目力瞧去，但見這少年人整個人離地飛起，身子宛如浮在空際，左右飛旋，劍光如寒星飛洒，自已枉是華山派代理掌門人，除了可以看出這套劍法十分眼熟，彷彿具有華山劍法招數的根源，却竟然連一招也看不清楚！

不到盞茶，丁少秋已把九九八十一劍使完，劍光倏隱，一個人也已回到原處，業已返劍入鞘，拱手道：「小可會而不精，二位老丈幸勿見笑。」

齊逸雲看得如醉如痴，直等丁少秋開口說話，才如夢初醒，哦了一聲，喜形於色，說道：「小兄弟已把這套劍法練得出神入化，老朽當眞大開眼界，歎爲觀止！」

一面仰首向天，喃喃說道：「弟子何幸，今晚幸而身中劇毒，才能遇上這位丁小兄弟，得覩祖師所創劍法，這也是華山派之幸！」

說到最後，竟然老淚縱橫，不能自已。

丁少秋看得心中極爲感動，心想：「看來華山派對這套劍法，竟有如此重視，無怪當年聞九臯要率衆向青衣庵強取，聞九章十餘年來一直追查護花門下落了！」

只聽齊逸雲忽然間好像想起了什麼，口中哦了一聲，回頭朝夏天放、齊少雲兩人說道：「四師弟、少雲，你們快像去找找看，這庵中住持，是否也中了劇毒？趁丁兄弟在此，萬一中了毒，也可以施救，不然就來不及了！」

他深知聞九章爲人，才想到庵中住持可能也中了劇毒。

夏天放、齊少雲答應一聲，立即急步朝兩邊禪房中走去。

不多一回，只見齊少雲從左首禪房奔了出來，說道：「爹，左首一間，躺臥着一老一少兩個尼姑，確實中了劇毒，業已昏迷不省人事。」

夏天放也從右首禪房走出，說道：「右首一間禪房並無人住。」

齊逸雲憤然道：「三師弟當眞滅絕人性，這裏住持與他無怨無仇，也要毒殺她們！」面朝丁少秋拱拱手道：「小兄弟可否再賜幾粒解約……」

丁少秋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事不宜遲，就請齊兄帶路，先給他們服下解約才是。」

齊少雲道：「丁兄請隨兄弟來。」

丁少秋跟着齊少雲走入左首禪房，果見地上躺着一老一少兩個尼姑，當下立即從身邊取出葯瓶，打開瓶塞，傾出六粒葯丸，和齊少雲分別給兩人餵下葯丸。

齊少雲問道：「這樣就可以了嗎？」

丁少秋笑道：「只要她們尚有一口氣在，服下解毒丹，就可沒事了。」

齊少雲道：「丁兄這解毒丹如此靈效，想必是護花門秘製的了？」

丁少秋道：「這是一位老道長送給小弟的。」

齊少雲道：「兄弟眞羨慕丁兄，年紀不大，不但劍法神奇，江湖上的閱歷也比兄弟多得多了。」

丁少秋笑道：「齊兄誇獎，小弟行走江湖，也只是幾個月而已！」

齊少雲道：「兄弟覺得和丁兄一見如故，不知丁兄肯交兄弟這朋友嗎？」

丁少秋欣然道：「小弟也覺得和齊兄有一見如故之感，咱們今後就是朋友了。」

說着就伸出手來。

齊少雲大喜過望，也立即伸出手去和丁少秋緊緊的握住，一面說道：「我們出去吧！」

兩人回到天井，齊少雲面有喜色，說道：「爹，孩兒和丁兄一見如故，已經是朋友了。」

齊逸雲欣慰的道：「丁小兄少年有為，你這次隨為父出來，能夠交上了丁小兄弟，那是你的福緣，人生最難得的就是交上了一個好朋友，今後你要向丁小兄弟多多學習。」

丁少秋忙道：「老丈如此誇獎，小可愧不敢當。」

齊逸雲問道：「丁小兄弟不知落脚何處，老朽三人住在城內長安客店，老朽想邀請小兄弟前往，今晚作一長夜之談，不知小兄弟肯同往嗎？」

丁少秋道：「小可也住在長安客店。」

齊逸雲喜道：「如此甚好，咱們那就一起回客店去吧。」

回到長安客店，齊逸雲就把丁少秋邀請到左廂。齊少雲倒了一盞茶給丁少秋道：「丁兄喝杯茶。」

丁少秋慌忙起身道：「謝謝齊兄。」

齊逸雲含笑道：「丁小兄弟不用客氣，請坐了好說話。」

丁少秋和齊少雲坐到下首。

齊逸雲說道：「小兄弟方才自稱白鶴門下，怎麼又會是護花門的人呢？」

丁少秋也不隱瞞，就把自己原是武功門的人，自幼奉祖父之命拜在白鶴觀松陽子門下，今年端午會後，自己和義弟前去雷嶺覰探虛實，中途遇一青衫人邀自己前去護花門，以及自己練習「護華劍法」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

齊逸雲聽得呵呵大笑道：「原來小兄弟還是武功門丁英雄的賢孫，又是松陽道長門下，二十年前老朽途經武功山，和令師、令祖有過一面之緣，如今令堂又是護花門門主，身世可謂十分奇特，小兄弟本來已得兩家之長，練成護華劍法，身兼三門絕藝，當代年輕一輩中，已是傑出之士，可喜可賀……」

丁少秋道：「這是前輩過奬。」

齊逸雲續道：「護花門原是蓮花庵的後身，本是華山一派，百年前第二十代師祖遺失護華劍譜，引咎退位，在後山面壁思過，第二十一代祖師就曾立下遺訓，本派中人找到劍譜，即可立為掌門人，意思就是這人能代二十代師祖贖罪，找回失物之故。

「大師兄（聞九皋）就是因為靜因師叔得到劍譜，怕她依照遺訓，要他讓出掌門人之位，遂率同幾位師弟，向青衣庵强索，敗在靜因師叔手下，大師兄就以此為藉口，調集本派七位長老，興師問罪，痛下殺手，企圖奪回劍譜，此一行為，自然大大違反遺訓，老朽雖幾經相勸，無奈大師兄當年年輕氣盛，不加理會，那一場同門自相殘殺的結果，青衣庵悉數罹難，本派也死傷三十餘人，可說慘烈之至……」

他口氣略為一頓，又道：「五年前，大師兄仙逝，幾位師弟要老朽接掌掌門，老朽因一來本派掌門該由下一代弟子繼任，二來是希望找到護花門的人，貫徹師祖遺訓，由保存護華劍法的青衣庵嫡傳弟子繼任掌門，也可由此化解前嫌，才答應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

他感慨萬分的說着，自然沒有人從中插咀，只聽他歎了口氣繼續說道：「師門不幸，大師兄鑄錯於前，三師弟又輕信人言，去投靠天南莊，說來眞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可喜的護華劍法有了傳人，也差可告慰歷代師祖了……」

隨着話聲，站起身來，走到床前，翻起被褥，取出一個小布包，迅速打開，拿起一面比手掌略小的紫金牌，托在右掌，朝丁少秋肅然道：「護花門繼承人丁小秋跪下聽命。」

丁小秋愕然不知所措。

夏天放含笑道：「丁少兄已知青衣庵是華山一派，護花門自然也是華山派的人了，二師兄要你跪下聽命，你就快跪下來聽二師兄宣佈命令。」

丁小秋看他這麼說了，只好屈膝跪下。

齊逸雲鄭重的道：「華山派第二十四代代理掌門人齊逸雲以本派掌門符令傳給第二十五代掌門人丁少秋，從現在起，你就是本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發揚光大，為本派在武林中重放異彩，是所至望，你還不把符令接過去？」

「他居然把華山派掌門人傳給自己？」丁少秋不禁愕然相對，抬頭道：「這個小可只怕担當不起……」

齊逸雲正容道：「你担當不起，誰担當得起？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來，看過多少人，自信老眼還有幾分眼力，小兄弟身兼兩家之長，又是唯一學會護華劍法的人，除了你担任本派掌門人，還有什麼人最適合的？老夫要你繼任掌門，是為了華山派，你是護花門的繼承人，學會了護華劍法，難道不能為華山派做點事？所以這也是你的責任，你應該負起來的，快把符令接過去。」

丁少秋待再說。齊少雲在旁道：「丁兄，家父說的是眞理，只有你担任掌門人，才符合師祖遺訓，不可再推辭了。」

丁少秋只得伸出雙手，高過頭頂，接下華山派掌門紫金令牌，口中說道：「弟子謹遵教誨。」然後站起身來。

齊逸雲面有喜色，朝丁少秋道：「你還不把符令收好了，這是掌門人的信物，切切不可遺失。」

丁少秋把紫金牌收入懷中，一面為難的道：「弟子接下了如此重大的任務，不知該怎麼做才好。」

齊逸雲含笑道：「你既然接掌了華山派，自然要到華山派去正式擧行繼承大典，並邀請各大門派的人前來觀禮，目前……」

丁少秋急道：「弟子目前還有要事待辦……」

齊逸雲一手捋鬚，笑道：「老夫說的，並不是馬上要你去華山，老夫預定十月十五擧行大典，目前儘管去辦你的事，等你辦完事後，可邀請令師、令祖、令尊和令堂一起上華山來。」

丁少秋道：「弟子遵命。」接着又道：「弟子不知如何稱呼你老？」

齊逸雲含笑道：「你是第二十五代掌

門人，就叫老夫和夏師弟一聲師伯好了。」

丁少秋慌忙拜了下去道：「弟子叩見兩位師伯。」

齊逸雲又道：「起來、起來，還有一件事，就是聞三弟了，他此去天南莊，定然以華山派代理掌門人自居，欺師滅祖，莫此爲甚，他一旦知道老夫把掌門令符傳給了你，必然心有不甘，他爲了和老夫爭奪代理掌門，可以不顧數十年同門之義，暗下毒手，對你自是更無半點顧忌了，如論武功，你也許足可勝他，但天南莊收容了大批黑道中人，用迷、用毒的能手大有人在，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可得多加小心。」

丁少秋道：「弟子省得。」

齊逸雲又道：「你如果和他遇上了，你可以掌門人的身份，替華山派清理門戶，但老夫希望最好不要取他性命，能夠廢去他一身武功，也就夠了。」

丁少秋道：「弟子遵命。」

齊逸雲道：「時間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丁少秋躬身道：「弟子那就告退了。」轉身退出。

夏天放道：「二師兄，丁少秋人品武功固然不錯，但把掌門符令傳給他，小弟總覺得太早了些。」

齊逸雲微微一笑道：「諸葛亮一生惟謹，能謹愼總是好事，你看愚兄平日是魯莽的人嗎？丁少秋不但出身武功，是丁南屏的孫子，又拜在白鶴觀松陽子的門下，松陽子從不收徒，能夠破格收他爲徒，豈是易事？不外乎丁少秋的骨格清奇，會成大器，這且不去說它……」

一手拿起茶盌，喝了一口涼茶，續道：「就是他練成護華劍法一點，就已符合本派祖訓，應該把掌門人之位傳給他，愚兄老眼不花，看人大致也不會太錯，此子一身修爲，已不在你我之下，或許還超過你我，是武林中千中挑一難得的奇才，給咱們無意中遇上了，愚兄豈能失之交臂？」

他說到高興處，不覺呵呵一笑道：「四師弟，愚兄可以斷言，由丁少秋繼任掌門，不出十年，本派即可光大門戶，聲譽日隆，這事你我都可以看得到的。」

一面回頭朝齊少雲道：「少雲記着，丁少秋年紀雖然比你小上幾歲，但他目前的造詣，已勝過你甚多，交朋友不在乎多，像他這樣的朋友，能交上一兩個，終身就會受益不淺。」

齊少雲道：「孩兒知道。」

一宵過去，翌日淸晨，丁少秋剛盥洗完畢，只聽房門外傳來齊少雲的聲音叫道：「丁兄起來了嗎？」

丁少秋迎了出去，抱拳道：「齊兄早。」

齊少雲道：「兄弟是來請丁兄一起過去吃早點的。」

兩人來至左廂，齊逸雲、夏天放已經坐在小圓桌上首，桌上放着一鍋稀飯，一大盤饅頭，另外還有四碟小菜。

丁少秋慌忙趕上幾步，躬身道：「二位師伯早安。」

齊逸雲含笑道：「用過早點，就要上路，不用多禮，快坐下來吃吧！」

丁少秋、齊少雲一起在下首落坐，各自裝了一碗稀飯，就低頭吃喝起來。

齊逸雲問道：「少秋，你要去那裡？」

丁少秋道：「弟子要趕去河北丐幫總柁。」

「唔！」齊逸雲一手撕着饅頭，說道：「丐幫李幫主和老夫也是素識，看到他就替老夫代爲問候。」

丁少秋道：「弟子自當謹記。」

早餐後，齊逸雲等三人要趕返華山，就得西行，丁少秋要去丐幫總柁，是要北去，會賬走出客店，就要分途。

齊逸雲叮囑他路上小心，務必在十月十五日以前趕上華山去。

丁少秋點着頭，應了兩聲「是」。

齊少雲和丁少秋一見如故，極爲投緣，如今很快就要分手，心頭自是十分惜別，緊緊握着丁少秋的手，說道：「掌門師兄，你要早些上華山來。」

丁少秋搖撼着他的手，笑道：「一定，這還用說？」

一面朝齊逸雲、夏天放二人拱拱手道：「二位師伯珍重，請上路吧！」

齊逸雲、夏天放也各自說了句：「珍重。」帶着齊少雲朝大街西首行去。

丁少秋揹起靑布長囊，由大街折回北門出城，中午時分，趕到方城，正想找個地方打尖，瞥見前面正有一個矮胖人影，在街上躲躲閃閃的急步走着！

這人天生就像一個肉團，給人的印象深刻，丁少秋心中不覺一喜，暗道：「這人不是花字門副總監矮財神拜天賜嗎？自己正因不知花字門在那裡？遇上正好跟他打聽李賢弟是不是回花字門去了？他們總柁設在那裡？」想到這裡，正待出聲！

只見前面矮財神忽然左右回顧，身形一閃，迅快的朝一間店鋪門口鑽了進去。

丁少秋只覺他行動詭秘，心中不禁暗暗生疑，忖道：「他這是做什麼？」

一面腳下加緊，跟了過去。原來這是一家臨街的麵館，門面不大，從門口進去，只有一排桌子，邊上就是走道，但裏面卻很深，經過四五張桌子，左邊就有一大間，放着十來張桌子，這時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座頭，食客們全是些販夫走卒之類，敞開着胸襟，大聲說話，人聲十分嘈雜。

整個店裡只有兩個伙計，忙着端酒、端麵，咀裡還在吆喝着算賬，看到丁少秋只有一個人走入，一名伙計正好端了兩碗麵從他身邊經過，隨口說道：「客官只有一位吧，那裡有空，隨便坐好了。」

丁少秋目光一動，就看到矮財神拜天賜在中間一排的第二桌上，敢情也剛坐下來，他右首邊一個人正在替他斟茶。

斟茶的這人，丁少秋也很熟，那就是自稱古靈門門主的古靈子！

「這人如今專門替天南莊作說客，他們約在這裡見面，莫非有什麼交易不成？」

丁少秋如今在江湖上走了幾天，多少也增進了不少江湖經驗，心念一動，立即裝作若無其事的舉步走了過去，在他們右首一張只坐着一個食客的桌旁坐了下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余青玉和琮鈴子、魯義匿在石洞中，却被萬象找到，萬象要找琮鈴子動手，以報廿多年前敗戰之仇，但琮鈴子全身功力盡廢，勸萬象離去，萬象離去時竟遭師英傑暗算，身受重傷而重返洞中，余青玉運功為他療傷……石洞已被蓋天幫衆徒包圍，余青玉等人覓路逃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爭霸

水陸兩路遭截擊　臨陣授招對强敵

余青玉急問：「大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萬象嘆息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他已給貧僧打死了……對不起，小朋友，貧僧不知他是你的朋友！」

余青玉臉色一變，雙眼圓睜，道：「他與你無怨無仇，你為何殺了他？你像個出家人麼？」

凌水雲道：「這種事武林無日不發生，青玉，不可深責大師！」

萬象道：「小朋友，貧僧眞的非常抱歉！希望能夠補償……嗯，趁如今在車裡煩悶，貧僧再向你講解『擒龍手』的手部變化吧！」

余青玉固執地道：「我不學！漢人是有許多缺點但西域人缺點也不少，不問皂白便殺人，便是你們的缺點！」

「漢人就沒有這種人！不但有，而且比西域人更多！西域人是勇悍粗豪，但那是因為西域人不如漢人狡猾，所以……」

凌水雲截口道：「莫在這裡爭執，以免洩露行踪！青玉，為師認為大師在這件事上確實做錯，但請問令尊有否犯過這種錯誤？」

余青玉不由默然，凌水雲續道：「為師認為要停止或者減少殺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唉，說眞的，咱們只能要求自己，却難以要求別人……」

余青玉急問：「師父，難道沒有一絲辦法？」

「這一點為師可不能提供意見！亦因此為師方會退出武林，投身梨園！」凌水雲道：「為師因信你不是大奸大惡之輩，你年紀還不大，將來經歷豐富了，也許你可以找到一個辦法！現在你先留意大師的動作吧！」

萬象坐在車板上，仔細解釋每一招之手部動作及其變化，其實「擒龍手」的特點，主要便是臂、腕、掌、爪之變化，不過余青玉因知譚勝被他殺死，心裡存有抗拒，表面上十分留意，却不留在腦海中。

中午，魯義停車買乾糧，順便給馬上料，歇了一陣，便又繼續上路。到了下午，路上的人馬突然多了起來，魯義連忙通知小心。

路上那些乘馬的大漢，料是鄱陽湖水旱十一寨的人馬，看看將至江邊，魯義剛鬆了一口氣，忽然兩旁躍出十來個大漢，為首那人年約四十，豹頭環眼，蓄着三綹短髯，相貌堂堂，伸棍一攔，喝道：「停車！」

那十來個大漢一湧而上，將馬拉住。中年漢道：「車上是什麼人？」

魯義强作鎮定地道：「是敝親，因患了病，趕着過江治理，閣下是何方好漢？」

一個大漢喝道：「瞎了眼的老東西，連豹子寨大寨主『飛天豹』祝克城也不認得，豈不該打！」

魯義連連抱拳，祝克城喝道：「上兩個到車廂裡看看！」立時有兩條大漢跳上車去，魯義突然一鞭抽在馬背上，馬兒吃痛，向前標去，魯義連連揮鞭！

那些豹子寨的嘍囉，慮不及此，來不及拉住馬，竟讓其衝出重圍！祝克城大聲道：「快發訊號，追！」只見兩團黑忽忽的

東西自車廂內被拋了出來，却是自己的手下，祝克城喝道：「必是點子，快拉馬來！」

馬只有五匹，祝克城上了馬，帶着四個手下急追而去，馬車雖然起步在先，但怎及馬快，魯義忙道：「小心！」余青玉站在車廂後面戒備，同時將剛才繳來的鋼刀握在手上，眨眼間，馬蹄聲已近。

「快停車！」

魯義充耳不聞，祝克城道：「你們兩左右包抄上去，殺不了人便殺馬；你們兩個準備弓箭。」

余青玉知道要糟，倏地揭起車帘，抱刀飛躍而去！這一着事出突然，背後三騎人馬齊吃一驚，下意識將馬勒住。余青玉凌空吸氣翻身，反落在一騎身後，他鋼刀反手一揮，「刷」地一聲，一個大漢中刀應聲滾落鞍！

余青玉雙脚落地，隨即一個轉身，提氣飄身奔前，那空馬失却控制，慢了下來，余青玉幾個箭步已追上，一躍上鞍，雙脚挾腹，反追祝克城及另一個嘍囉！

祝克城將馬勒住，剛撥轉馬首，余青玉人馬已奔至身前，他揮棒直掃，「小子，死到臨頭，還敢逞威風！」

余青玉手臂一沉，鋼刀恰好將長棒架住，馬匹去勢不止，他左拳直擊祝克城脅下，祝克城忙不迭鬆了一手，伸手來格，余青玉心頭一急，毫不思索，化拳爲掌，手腕一翻，已抓住其手臂，微微一用力，便也將他拽離馬鞍！這一招正是「神龍現爪」！

那嘍囉見寨主被擒，挽弓搭箭，一箭射來，余青玉半轉身，提起祝克城，只聽他慘叫一聲，已中了箭！余青玉大笑，手臂一掄，將祝克城遠遠拋出，哈哈大笑聲中，已催馬急追魯義！

半路上已見路旁躺着兩個嘍囉，料是解決不了魯義，反被魯義所殺！余青玉追至馬車後，轉頭望後，只見塵頭揚起，也不知有多少人馬追來，不由驚道：「魯大叔他們追來了，快！」

萬象掀開布帘，看了幾眼，嘆息道：「想不到貧僧與施主縱橫天下無敵手，今日見到這等不入流的傢伙，竟要落荒而逃，眞是豈有此理！」

凌水雲微微一笑，道：「漢人有句話，未知大師聽過否？虎落平陽受犬欺……」

萬象接道：「龍遇淺水遭蝦戲！」言畢兩人齊聲大笑，笑聲充滿酸澀和蒼涼。萬象止住笑道：「能與施主同日死，乃貧僧之幸，可惜中華河山雖然錦綉，却非故土！」

「大師是出家人，連身後的事也看不開？」

萬象又一陣大笑，笑聲未止，馬車戛然而止，魯義聲音自外傳入內：「少爺，到江畔了，可惜不見有船！」

凌水雲道：「沿江岸而馳，邊走邊找船！」

江岸凹凸不平，魯義將馬速減慢，馬車依然甚是顚簸，魯義急道：「余三，你快到前面去！」

余青玉縱馬在前，幸好只一陣便見岸邊泊着一艘小船，大小與魯義那艘相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離鞍躍落船上，竹篷內，一個梢公正在睡覺，突被驚醒，見明晃晃的一把鋼刀，忙跪下道：「好漢饒命，小的一家大小全靠我養活！」

余青玉道：「別嚷，咱還有三個朋友，載咱們過江，給你二兩銀子！」

梢公道：「這舟子，承載五個人可有危險！」

余青玉將刀一比，道：「兩條路隨你選擇！」那梢公怎還敢說個不字，連忙準備開船，俄頃，馬車至，魯義抱着兩個人上船，見岸上人馬已追近，連聲催促，余青玉心急，揮刀斬斷船纜，着那梢公開船。

梢公知道這時候再猶疑，恐生命難保，遂取竹篙用力一撐，小舟便離岸駛出！說時遲，那時快！岸上「啪」的一聲弓响，一枝長箭，閃電般飛去！梢公大叫一聲，不待箭到，連人帶篙，躍下江去！

那小舟無人駕駛，打了半個轉，順水向下游冲去！魯義急忙到船尾把舵，道：「余三，快找把槳來！」

余青玉在艙內找了一陣，苦着臉道：「艙內什麼也沒有！」魯義沒奈何，只好叫他在船頭觀察江面上的情況。

岸上數十騎人馬沿江而追，小舟不能泊岸，要去對岸，又沒帆沒篙，如同白日作夢！萬料不到眼看即將脫險，却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江水滾滾而下，甚是湍急，幸好此處近湖，江面較寬，暗礁亦較少，危險倒不大，只是不知要去到何處方能遏止。饒得四人都非尋常人，這時候，亦沒了主意。

說時遲，那時快！小舟已越過鄱陽湖的範圍，仍向東去。這時候，天色向晚，春寒料峭，江風吹來，甚至寒冷，四人身上又都沒帶火種，但見遠處江面有一條火龍透迤而來，半空中綻開了幾朵七彩繽紛的烟花，瞧在余青玉四人眼中，却有天塌下來之感。小舟夜裡在江上急流，極爲危險，萬一落水，凌水雲和萬象十有八九要葬身江裡！

忽然船後傳來魯義的叫聲：「背後有幾艘船追來！」

凌水雲嘆息道：「生死有命，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萬象道：「施主你乃悲觀？假如他們迫近，咱們若能搶到一艘船，便還有一絲生機！」

魯義接着答道：「大師想得太多了，他們不會太過迫近，與咱一直保持十丈距離！」

話音剛落，忽聞船頭傳來一道巨响，接着船身猛地一震，魯義被拋落江，幸而他反應敏捷，伸手捉住船舷，已聞余青玉叫道：「船破了！」

魯義抬頭望前，只見面前一片黑黝黝，便划動四肢游前，却原來江中竟然有座小山，忙叫道：「快將少爺抱上島！」

余青玉因在船頭，所以早看出前面有座小島，只是待他發現時，已來不及通知魯義罷了。船破入水，不堪再用，余青玉先將師父抱上岸，再抱萬象上去，魯義在岸上接應。

「魯大叔，這是什麼地方？」

「大概是小孤山吧！」魯義見背後那些

船已至，急道：「快上山躲藏！」兩人分別抱起凌水雲和萬象，沿石級上山。

走了一程，回頭已見十數隻小舟，泊在岸邊，船上的人紛紛登岸，余青玉與魯義更加不敢停留。

小孤山又名髻山，乃以形取名，屹立江中，地勢險要，山上有啓明寺。魯義道：「先進寺躲躲，老漢與空明主持頗有點交情！」

俄頃，已到一座小寺前，魯義大力拍門，寺門開啓，是位小沙彌，魯義道：「老漢魯義，來找貴主持！」

那小沙彌見過魯義，讓他們入寺，順手將門關上，空明尚在禪房裡坐禪，聞聲出來，見魯義頗為驚訝，合什問道：「阿彌陀佛，什麼風將施主吹來？」

「大師莫多言，蓋天帮有人追來，貴寺可有地方躲藏否？」

空明道：「請進禪房！」四人隨他進禪房，空明推開一座書架，開啓地板，道：「快下去！」此刻大門已被人拍得震天價響，四人不敢怠慢，跳了下去。空明重新將書架擺好，走出大廳，寺外已湧進一批人進來，氣勢洶洶，為首那人正是蓋天帮的總管東郭西城！

「阿彌陀佛，施主們夤夜闖寺，未知因為何事？」

楊戟喝道：「老和尚，莫不識抬舉，明知故問，快將人交出來，萬事皆休！否則毀了你這破寺！」

空明忙又合什道：「阿彌陀佛，老衲的確不知施主的來意，施主何故出言恐嚇？」

東郭西城道：「空明，你不知不打緊，老夫不妨直言，適才有四個人乃本帮之要犯，給其逃脫，逃進貴寺，請大師將人交回，保存了雙方顏面！」他表面上說得客氣，實則依然十分霸道，也隱含恫嚇。

空明不慌不忙地道：「原來施主指的是這個！適才那四人進廟之後，又由後門走了！」

東郭西城雙眼瞪着空明，沉聲道：「老和尚，此事非同小可，但望你所說是實！」

空明鎮定地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施主不信，但請搜查！」

東郭西城見他有恃無恐，留下楊戟和幾個手下，親自帶人帶火把，由後門追出去。小孤山雖然險要，面積却甚小，山上除了啓明寺、梳妝樓之外，只有峯頂有塊大石，可供藏身，東郭西城帶人搜遍全山不見有人，忙又派人到山下查詢。

未幾手下回報，山下守船的人，不見有人下山，而所有船隻亦不見遺失，東郭西城冷笑一聲，重新回寺。

「大師，那四個人能插翅而飛麼？」

空明道：「施主找不到人，與貧僧何關？」

「若無你之助，他們如何能夠離開？」

空明道：「敝寺共七人，無一個離開，怎可說協助？何況敝寺與貴帮之間，並無協約！」

東郭西城見他談吐不俗，毫無驚嚇之態，眼珠子一轉，哈哈笑道：「大師說得不錯，既然沒有協助他們逃跑，自然是協助他們匿藏了！來人，給本座搜，不許放過一寸地方！」

空明故作鎮定，道：「阿彌陀佛，佛門乃清淨之地，諸位施主搜索無妨，請勿冒犯神明，搜後亦請離開！」

啓明寺不大，只消頓飯工夫，已搜遍各地，手下紛紛回報，搜不到人，東郭西城心中奇怪，亦不甘心就此下山，正在沉吟間，空明已下逐客令。東郭西城心頭一動，問道：「大師，請問貴寺有幾艘供渡江之用的小舟？」

空明沉吟了一下，道：「共有三艘……」話音未落，東郭西城已大笑起來，空明故作驚訝地問道：「施主因何大笑？難道施主懷疑敝寺偷了你們的船不成？」

「諒你也無此胆量！」適才空明沉吟之情況，全落在東郭西城眼中，心想：「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他為何要考慮，分明有詐，嘿嘿，看來余三必匿於此了！」

一個小沙彌道：「施主若不相信的，可到後面石後點數！」

「何須點？必然只有兩艘！因為啓明寺亦只有兩艘而已！大師，你自以為聰明，可惜弄巧反拙！快把人交出來！」語畢東郭西城已一爪向空明抓去！

空明宣了一聲佛號，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閃開東郭西城那一爪。東郭西城冷笑一聲：「原來還是練家子，難怪有恃無恐！今日老夫便領教一下佛門功夫！」他一爪落空，雙脚一錯，化爪為掌，橫掃空明的腰際！

空明左掌一沉一撩，使出四兩化千斤之功夫，將東郭西城那一掌撥開，東郭西城縱橫武林數十年，平生只遇過幾個敵手，近年來在蓋天帮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享譽極隆，如今在手下面前，兩招被阻，老臉掛不住，喝道：「快與本座將所有人縛起來，放火將寺廟燒掉！」

空明雖是出家人，聞言亦自變色，嗔道：「施主何其毒也，但啓明寺亦非好欺侮的！」他此言等於通知徒子徒孫，那幾個和尚也抄起棍棒，與蓋天帮的人鬥將起來，可是蓋天帮人多，那幾個和尚如何抵敵得住？不一會兒，便已有人受傷！

空明睚眥欲裂，大喝一聲，雙掌透出袖管，展盡平生之能，可惜他的對手是東郭西城；不但殺不退他，反而因焦急，露出空洞，被東郭西城爭到先機！

就在此刻，忽見兩條人影自內衝了出來，見人揮刀便殺！却原來是魯義和余青玉！他倆在地窖裡聽見廝殺聲，不忍因而連累了出家人，悄悄爬出來，砍殺蓋天帮的帮徒！他倆如出柙猛虎，殺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眨眼間已各自殺了三四個！

楊戟大喝一聲，截住魯義，余青玉在其身旁閃過，見人便殺。他未學過刀法，但勝在內力強勁，目光準，又經名師指點，眼界大為開闊，見招破招，見縫抵隙，擋者披靡！

眨眼間又被他打倒兩個，這時候，蓋天帮武字堂副堂主范長信方仗劍自大殿裡趕來，一劍刺向余青玉的心窩，口中道：「小子，你自尋死路，可別怪范某！」

余青玉也不打話，鋼刀一招快似一招，雙脚踏八卦，左手使出「千樹落英掌」，甚至加上一兩招「擒龍手」，鬥了十多招，

范長信已兩次遇險，他心頭暗暗吃驚，忍不住喝道：「你們還不上來！」

余青玉趁他說話分神，一招「烏雲鎖龍」，向范長信眼部抓去。范長信上身向後一仰，長劍護住前身，不料余青玉步法神妙，由乾位閃到震位，一刀將范長信劈作兩段！

這幾下動作，疾如電光，待范長信倒地，其他人才圍上來，已救護不及！余青玉一招得手，精神大振，揮刀反衝進人多處，見人便殺，同時叫那幾位受傷的和尚避開。

楊戟見魯義刀法嫻熟，加上內功深厚，只得展開小巧功夫應戰，但魯義攻勢依然十分猛烈。「今日教你們來得去不得！」

楊戟心悸，急令手下上前協助，但都被余青玉截住，那些大漢如何是余青玉敵手？眨眼又傷了幾個。這時候，空明反而鎮定下來，他數十年的清修，非同小可，東郭西城攻勢甚猛，一時間亦佔不了什麼便宜，便大聲道：「快下山請救兵！」兩個大漢恨不得有此命令，抽刀便走。

余青玉急令寺內和尚關起廟門，忽然心頭一動，又道：「熄火！」和尚將寺內的油燈全弄熄，只剩蓋天帮的兩根火把，余青玉便向那兩個持火把的大漢急攻！

那兩個大漢大驚，不由自主拋下火把，却讓和尚們踩熄！刹那間，廟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和尚們匿入禪房，將門關起，這一來，對余青玉大爲有利，他聞呼吸聲便撲過去砍殺！

那些蓋天帮之徒，黑暗中視物不清，眨眼間已被殺淨。余青玉跳到寺門後埋伏。俄頃，即聞撞門之聲。未幾，門倒，外面那七八個大漢一湧而入，余青玉在牆邊走出，一連兩刀，解決了兩個大漢！他毫不猶豫，繼續砍殺。寺內寺外，喊殺聲震天！

只聽東郭西城的聲音自內傳了出來，「放火燒寺！」那些大漢立即散開，余青玉無法逐一攔截，一回兒，即見起火，余青玉惦念師父安危，立即衝進寺內！

一入殿，余青玉便是一怔，原來東郭西城鬥的已不是空明，而是魯義！空明功力雖然深厚，奈何欠缺經驗，怎可與東郭西城相比？東郭西城鬥了一陣，便悉其弱點，故意露出破綻，引空明深入，隨即擊中了空明一掌！

空明重傷吐血，幸而這時候魯義已殺了楊戟，連忙過去接住東郭西城，魯義更非東郭西城之敵，左支右絀，甚是狼狽，余青玉揮刀攻東郭西城後背，喝道：「老匹夫休逞凶！」

東郭西城一掌拍開鋼刀，順勢踢起一腿，但余青玉已換了一個方位，攻其左肩，東郭西城輕嘆一聲：「嘿嘿，原來有了進步，難怪敢與本帮爲敵！」說着雙肩一聳，退開八尺，再揮掌而上。

魯義大喝一聲，刀掌齊施，道：「快將少爺移出寺外，此刻北風大，火勢一發即不可收拾！速去！」

余青玉回頭一望，見火舌已在窗櫺上捲動，神龕佛帳亦已着火，知道不能怠慢，急劈一刀，飛身而退，道：「大叔小心！」他走進暗廊，正見那幾個和尚，一臉驚恐之色，在那裡探頭探腦，忙叫他們將空明扶出寺去！

余青玉進禪房，推開書架，下地窖，揹起凌水雲，再下去揹起萬象，然後震開窗子，抱他倆躍出去！

凌水雲問道：「你魯大叔呢？」余青玉將情況說了，凌水雲急道：「還不快去助他！」

余青玉恐蓋天幫幫徒找到，則師父跟萬象命危，甚是爲難，萬象道：「小朋友速去，若有三脚貓角色，貧僧自信還應付得了！」

余青玉正想再入大殿，突然「喀嗤」一聲响，大殿窗櫺破裂，自內先後射出兩道人影來，余青玉眼尖，認得前面那個是魯義，後面那個則是東郭西城，連忙挽刀飛去！

魯義身子落地之後，只在地上滾動，顯然是腿部受了傷，東郭西城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壓熄衫上之火星，曲腰彈起，向魯義撲去！

余青玉鋼刀挾勁劈下，竟然激得空氣嘶嘶直响，東郭西城心頭一驚，連忙縮退：「小子，想不到你竟敢攔阻老夫！」

「東郭老匹夫，去年在蓋天幫內，三少爺便立志要殺你了！」余青玉豪氣干雲，毫無懼色。

東郭西城仰天哈哈大笑，良久才止住笑聲：「憑你？憑你這個不學無術，靠父兄蔭佑，只懂唱曲跳舞的余三公子？這句話講出去，恐怕天下間人都要當你是白痴了！」

余青玉如胸中刃，臉上一陣火辣，澀聲道：「不錯，以前余三是個不學無術，不求上進的人，但多謝你，多謝帥英傑，多謝孟天幫，替我易筋洗骨，重新爲人，今日我敢鬥你，明天我還要去鬥帥英傑！」

東郭西城陰森森地一笑，「狂妄小子，今日便教你嘗嘗口出狂言的下場！老夫要你受盡痛苦，方讓你斷氣。」他邊說邊走前，氣字剛說畢，已來至余青玉身前五尺。他信步走來，身上却透出一股凌厲的殺氣，鋪天蓋地而到。

余青玉突然覺得心頭沉甸甸的，連氣也喘不過來，不由自主地退了步，他脚剛動，東郭西城右掌便當胸印擊，這一擊，無聲無息，但快疾如電。

余青玉刀一翻便向其手臂砍去，東郭西城似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臂向斜後方一滑，余青玉目光一亮，手臂暴長，刀長七寸，仍砍向其手臂！

說時遲，那時快，東郭西城雙脚微微一錯，已讓開刀刃，右掌這時才猛地拍出，擊向余青玉的脅下空門，與此同時，凌水雲亦嚷道：「倒插桃花，花開葉落！」

余青玉見東郭西城右掌印出，方知他那右手實是誘敵，正在驚急時，聞師父叫聲，雙脚一挺，下意識使出「倒插桃花」的步法，身子向後倒飛。

他退，東郭西城立進，原式不變，左掌仍印向余青玉脅下，余青玉毫不思索，雙脚使出「花開葉落」的步法來，左脚不退，反而踏前一步，右脚的身子一縮，側立於前，東郭西城那一掌，恰好拍在空處。

旁邊的凌水雲，萬象、魯義，空明及其寺內弟子見狀，都齊暗叫一聲好險，反

而余青玉沒有感覺，一讓過那一掌，鋼刀已迴過來，順勢斬東郭西城的腰腹。

東郭西城十指如鈎，左爪一沉，向刀脊抓去，同時擰腰舉右爪，取余青玉腦門，余青玉不待招式使老，便使出「花枝招展」，鋼刀斜展而起，頭微向後仰，堪堪避過那兩爪。這一招使來雖險，但巧絕妙絕，難得的是運用恰到好處，空明及魯義都忍不住喝起采來。

東郭西城鬥一個後生小子不下，老臉掛不住，喝道：「再試老夫這招！」

言畢身形一化爲二，二化爲四，但見掌影如山，如影如幻，令人眼花撩亂，余青玉臨敵經驗少，不由有點手忙腳亂。

凌水雲見狀忙道：「花團錦簇！」余青玉聞言依指示施爲，可惜已慢了一步，東郭西城一爪抓住刀脊，劈手將鋼刀奪了過去，哈哈笑道：「小子，看你還有什麼本領！」隨手將鋼刀拋下，「篤」的一聲，鋼刀入地，深達尺半。

余青玉暗暗心悸，不由退了一步，東郭西城道：「你師父也救不了你！」說着又慢慢走前。

魯義道：「老匹夫不要臉，以老欺幼，尚敢大言不慚！」他左腿被東郭西城擊斷，草草用兩根樹枝紮住，坐在凌水雲身前，破口大罵。

東郭西城臉色一變，再度踏前，余青玉閃到一邊去，萬象說：「小朋友，不用怕，這老匹夫沒什麼了不起的。」

話音未落，東郭西城忽然一個轉身，望萬象那邊飛去，魯義坐在地上，揮舞鋼刀護住，那幾個和尚見狀大驚，亦齊施棍棒，攻打東郭西城。

余青玉見狀，大叫一聲，急撲而上，東郭西城聞得背後風聲，驟然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右爪，急攻余青玉胸腹，這一着，疾、狠、毒，準齊備，余青玉沒有兵刃在手，有點手忙腳亂，伸手格開東郭西城的右掌，剛一扭身，脅下已讓東郭西城左手五指抓及，他大驚變色，忙不迭向後急退。

但聞「嗤」的一聲響，脅下衣襟已被扯下，肌膚上現出五指紅痕，余青玉只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尚未定下神來，東郭西城又已撲至，萬象急叫道：「龍歸大海！」

可惜這一招萬象是在馬車上傳授的，余青玉根本沒有記住，急切之間，雙掌猛力擊出，兩股掌風居然隨勢而至，他全力施爲，氣勢不凡，使得東郭西城也不得不另眼相看，脚尖一點，飛閃一旁。

余青玉暗叫一聲慚愧，轉頭全神望着東郭西城，這時候，天色已亮，但不知爲何，啓明寺門前殿燒毀了大半，火便熄滅了，東郭西城略一沉吟，忽然一言不發，轉身向山下奔去。

魯義訝然道：「這老匹夫作甚麼溜掉？」

小沙彌道：「也許他年邁力衰，下去休息。」

凌水雲道：「你提防他使詐！」空明忙令兩個弟子暗中溜出去探察，這時後山翻上一個中年和尚來，滿身浴血，神態甚是狼狽。

空明忙問：「一鳴，你怎會弄成這副模樣？」原來此人是空明之衣砵傳人，前天上岸去化緣，順便購買油米。

一鳴道：「師父，弟子在岸上見山上起火，連忙僱船先趕回來，不料岸邊有人不讓徒兒上岸，徒兒見事急，只好跟他們打起來……師父，你受傷？」

空明道：「爲師無大碍，快說下去，他們有多少人？」

「只有三四個，弟子見一時難以取勝，所以索性放火燒他們的船。」

余青玉急道：「燒了船，咱們如何離開？」

一個小沙彌道：「咱們在假山石後藏了兩艘小舟。」

一鳴道：「徒兒奮力殺了那三個惡漢，轉頭見山上火熄了，跑到後山去，誰知那艘舟已被人擊沉。」

小沙彌叫道：「哎唷，寺內糧草有限，這……這豈不是要被困死？」

「阿彌陀佛！」空明宣了一聲佛號，「生死有命，汝等驚慌什麼？再說過一兩天自有遊人乘船來，還虞無船上岸麼？」

魯義道：「如此說來，那老匹夫還會回來。」

一鳴道：「師父，咱們進寺去吧！」

凌水雲道：「不可，萬一咱們進寺之後，他們又放火，豈不糟糕？」

萬象嘆了一口氣，道：「最怕他們又派人上島，則到時咱們進不得又退不得……嗯，小朋友，咱們再來練幾招以備應用，今日大家能否逃過這場劫難，全仗你了。」說着轉過頭去，衆人都明白他的用意，不去偷看。

余青玉振作精神，繞到萬象身前，萬象口述手比，又教了他幾招，道：「至於雙脚的變化，就得照你自己的運用了，那老匹夫雖然厲害，但你也不必害怕，只須沉住氣應付，他也未必能奈得你何！去向你師父討教吧！」

余青玉謝了一聲，去找凌水雲。凌水雲愛憐地看了他一眼，撕下衣襟，親手替他包紮傷口，邊又提出他適才所使招式錯漏的地方。「稍候他再來時，你留意爲師及大師提醒你。」

空明又吩咐弟子入寺時將食物搬出來，說話間，另兩位小和尚也回來了，道：「那東郭西城又來了。」

魯義問道：「他下山作甚營生？」

「四圍跑動找尋船隻。」

話音剛落，東郭西城又上山來了，凌水雲向余青玉打眼色，余青玉跳了出來，道：「老匹夫，適才一戰尚未分出勝負，再來再來。」

東郭西城冷哼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

「難道你被某打怕了？」

東郭西城大笑：「稍候敝幫大軍一到，汝等便死無葬身之地，又何須我動手？」

凌水雲他們怕的就是這點，因此存了僥倖之心，希望能擒下東郭西城作交換條件，是以余青玉一躍而上，向東郭西城撲去，「東郭老匹夫，你若不敢還手，便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下去。」

這句話教東郭西城難以下台，喝道：「無知小子，你要自尋死路，還不容易？」當下覷準余青玉胸膛，便一拳擊出。

余青玉怕他溜下山去，不閃而架，東郭西城立即變招，他變余青玉亦變，毫無懼色，見招破招，還能抽空反擊。東郭西城心中忖道：「今日若不除去這小子，日後必為心腹之患，且傳之出去，老夫亦無臉見人。」

主意打定，東郭西城力量逐漸加強，每次發招，必然帶起一片罡風，余青玉雖然打通了任督二脈，但怎可與東郭西城數十年修為相提並論？乃改變打法，採取游鬥，凌水雲見徒弟孺子可教，不由面露笑容。

東郭西城攻勢越來越凌厲，余青玉施盡渾身解數，仍難抵擋，凌水雲與萬象不斷出言提醒，方可勉強支持得住。東郭西城正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一舉擊倒余青玉，使凌水雲不及出言提點，不料一鳴自旁跳了出來，偷襲東郭西城。

東郭西城吃了一驚，跳後一步，余青玉與一鳴同時跳後，東郭西城連聲冷笑：「余三，適才你口出狂言，如今為何又做縮頭烏龜？你們兩個人索性一齊上吧！」

余青玉道：「你年紀有我三倍大，讓我喘一口氣也看不開，虧你還比家父早成名！」

他這樣一說，東郭西城反而不好意思，不過到底是個老狐狸，當下道：「老夫便成全你，索性讓你歇夠了再下山找老夫吧！」言畢轉身欲下山。

余青玉一急，顧不得喘息，撲了過去，喝道：「莫去！」

東郭西城倏地回身，左掌引開余青玉雙臂，右掌當胸印去，這一記比毒蛇還毒，余青玉大驚，忙不迭飛身後退，東郭西城如影隨形，道：「你也莫去！」右掌離其胸不足半尺。

余青玉身形一變再變，仍無法擺脫他，迫不得已，回掌迎了上去，「蓬」的一聲响，余青玉應聲急速倒飛，東郭西城只晃了幾晃，便穩住身形，隨即又撲上去。

一鳴大喝一聲，揮撲攔腰擊向東郭西城，東郭西城去勢突然止住，伸手向木棒抓去，一鳴已得乃師父空明六七成真傳，功力不凡，急忙沉臂，木棒落地，却也避過那一爪。

余青玉站定之後，只覺體內氣血翻騰，急忙調息一下，道：「請師傅退下，待某再來會他。」

東郭西城見他不似受傷，心中狐疑，冷然一笑：「小子有種，再接老夫一掌！」說着運功於臂，慢慢舉起，因見余青玉挺立如山，毫無準備，心頭又是一怔，一時間不敢貿貿然發掌，余青玉靈台明淨，知道自己內功修為與對方有一大段距離，硬拚連一分勝算也沒有，因此準備對方發掌之後，再採取游鬥。

剎那間，場中靜得落針可聞，人人均睜大雙眼望着他們。東郭西城面子悠關，咬一咬牙，推掌而出，一股掌風隨之而生。

余青玉不待掌風臨身，立即閃開，不料東郭西城是成精的狐狸，早預料他有此一着，左掌只推及一半，突然一歪，向旁掃去。

余青玉雙腳一頓，拔空而起，東郭西城左掌向上一托，這一掌，幾乎用了他八成真力，好個余青玉臨危不亂，雙掌凌空壓下，「蓬」的又一聲响，余青玉身在半空沒處着力，如斷線風箏般，飛出兩三丈，然後翻落地上。

這一次看來似乎是余青玉吃了大虧，但他因沒處着力，在空中翻滾，反而卸掉了震力，而東郭西城則恰恰相反，震得他體內氣血波動，余青玉立定之後，猱身再上，這次反是東郭西城不敢再硬拚了。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換了二三十招，余青玉居然毫不吃虧，東郭西城心內之驚詫，實在難以形容，暗道：「這小子怎地越鬥越強？難道今早他故意藏拙？」却不知余青玉有這等高手餵招，進步神速，對「千樹落英掌」及「擒龍手」，運用越來越熟練，而這兩項卻是武林絕技。

不過，東郭西城到底是塊老薑，鎮定下來，找到一個破綻，飛起一腿，將余青玉踢翻，余青玉雙腳落地之後，氣也不喘，又撲上去苦鬥，這種不畏死的打法，最能寒敵胆，東郭西城心頭暗懍，恨不得早早結果余青玉。

萬象道：「小朋友，你不可貪功，一招一招來！」實則他知道余青玉武技不如對方嫻熟，以快鬥快，久鬥之後，必然落敗，因此出言提醒。

余青玉心領神會，放慢速度，但出招卻更加狠辣，凌水雲不斷提點，余青玉眼中根本已沒有敵人，只依凌水雲所唸而施展，這種情況，最能發揮水準，所謂天人合一是也，東郭西城越鬥越是心驚。

眨眼間，又過了五十多招，東郭西城耐不住性子，又採取內功決鬥的打法，欲迫余青玉對掌，但余青玉是個聰明人，他怎會上當？

凌水雲及萬象見余青玉一日千里，又喜又悲，喜者不久之後，武林必然有一顆彗星出現，悲的則是恐余青玉葬身於此，則何處再覓此佳徒。

就在此刻，山下突然傳來一陣陣吶喊聲，衆人心頭都是一怔，東郭西城猛攻一掌，抽身下山，余青玉喝道：「那裏走！」飛身急追。

空明怕他有失，忙派一鳴跟着去，又令小徒弟道：「快下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東郭西城回頭見余青玉跟着來，心頭狂喜：「小子，你這是討死！」當下故意將速度放慢，這時候，江面上的情況已落在其眼中，但見兩批舟船，在滾騰的江上大戰！他微微一愕，暗道：「誰敢與本幫作對？」

心念未了，余青玉已追上，喝道：「老匹夫，勝負未分，何故腳底抹油？」

東郭西城猛地回身便打，冷冷道：「小子，那兩個老不死的，不在旁邊提點，老夫看你還有什麼本領！」他恐夜長夢多，盡力施展，望能及早解決余青玉。

余青玉接了幾招，頗感吃力，這倒非單純是缺人提點，而是地形凹凸不平，又在半山石級上，他仗以跟對方周旋的「千樹落英掌」神妙的步法，難以發揮作用。

本來「千樹落英掌」練至爐火純青之後，在任何場地下，都可以發揮其神奇巧妙的步法，可惜余青玉初學不久，距離此一境界尚遠。

東郭西城勝劵在握，忍不住笑道：「小子，老夫眞有點捨不得殺死你，像你這樣不知死活的後生，如今已越來越少了，殺了你，老夫少了許多樂趣。」

余青玉一聲不吭，全神貫注應付，而在危急時，幸而一鳴和尚已找到來，揮着長棒，與余青玉合鬥東郭西城。東郭西城冷笑道：「來一雙死兩個，待老夫一口氣殺了你倆，再去殺那些傷兵殘將。」

一鳴一至，形勢有了轉機，但東郭西城經驗豐富，未幾又佔了上風，就在此刻，下面聲音沸騰，東郭西城低頭一望，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來的竟是流星門的外三堂總堂主雲開。

雲開人未至，聲先至：「東郭堂主，莫傷我三公子！」

余青玉聞聲大喜，精神一振，連攻五招，將東郭西城迫退，東郭西城見狀，那還敢逗留，抽身往旁飛去，余青玉叫聲：「雲堂主，快截住他！」

雲開不追，飛了上來，關心地問道：「三公子，你沒受傷吧，這位是誰？」

一鳴道：「貧僧一鳴，家師空明！」

「原來如此！」雲開道：「三公子，快隨雲某上船，先過江再說。」

余青玉道：「不行，家師和魯大叔他們還在上面，你快派人去抱他們下山！」

雲開急道：「令師是誰？咱們人少，蓋天幫人多，我是捨了性命，先殺上岸的，只怕下面的弟兄支持不住，退路被截，則你我死無葬身之地矣！」說着伸手去抓余青玉。

不料余青玉飛身後退，雲開抓了個空，不由一愕，他怎知道只懂吃喝玩樂的余青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余青玉道：「雲堂主，你先下去，小侄帶家師下山之後，再去助你！」你字尾音未了，他身影已逝，雲開沉吟了一下，終是放心余青玉不下，向下面望了一眼，飛身下山去了。

余青玉上了山後，見師父等無恙，喜孜孜地道：「師父，咱們有救了，雲開帶人來了，速速下山吧！」

魯義道：「你來抱少爺！」

凌水雲道：「青玉，大師對你另眼相看，你還是先抱他下山，還有空明大師，暫時亦不宜留在此處，日後有機會再來靜修吧！」

萬象道：「凌施主還是讓令徒揹吧，咱們一起下山去，免得夜長夢多！」當下一鳴揹起空明，其他輕傷的和尚，亦揹起萬象和魯義紛紛下山。

到山腰，只見岸邊江裏都有人在苦戰，小孤山周圍的江水都被血染紅，雲開在岸邊被敵人圍住，形勢頗爲險惡，因爲連東郭西城亦在其中，余青玉心頭焦急，揹着凌水雲快步奔下去。

忽見江面上又駛來三艘船，來勢極急，余青玉見桅上掛着流星門的徽號，心頭方稍定，未幾，一行人到山下，江面上那幾艘船亦已駛近岸邊，船上的人，紛紛跳下來，余青玉眼尖，見首先跳下的竟是自己的大師兄俞永浩，忍不住叫喊起來：「大師兄，小弟在此！」

忽然一道長嘯傳來，東郭西城捨了雲開，向這邊飛過來，凌水雲忙道：「青玉，小心，快將爲師放落地。」

余青玉依言將師父放下，誰知東郭西城只不過是爲了引開流星門的注意力，只見他凌空一個沒頭觔斗翻落，向另一方奔去，幾個起落，已躍上一艘蓋天幫的船上，高聲下令手下撤退！

剎那間，蓋天幫的人退得乾乾淨淨，雲開趕過來，見到凌水雲，仍當他是戲子琮鈴子，不放在心上，道：「三公子，快上船！」

余青玉又揹起凌水雲，俞永浩迎前，雙手緊緊抓住余青玉一對上臂，眼角噙淚地道：「師弟，你受苦了！」

余青玉心頭百感交集，輕嘆一聲，道：「多謝大師兄趕來相救！」

「對啦，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雲開道：「上船再說，提防東郭老賊在半路攔截！」羣豪紛紛登船，雲開立即下令回航，余青玉直至此時才鬆了一口氣，嘆息道：「大師兄，想不到小弟還能見到你，你跟雲堂主怎知道小弟被困在小孤山上？」

「師弟可知快刀門已被蓋天幫所撼麼？師父恐蓋天幫施偷襲，所以派愚兄跟周師弟來此協助雲堂主，今早咱們遙見小孤山起火，心知有異，派人過江打探消息，知道師弟逃出蓋天幫，卻被困於此，雲堂主找到船便先趕來了，愚兄找到三艘，恐雲堂主派的人不夠，忙過來接應！」

余青玉道：「蓋天幫在年終之前偷襲快刀門，小弟早已知道，可惜無法與外面聯絡……嗯，郝不滅掌門如何？」

「快刀門雖滅，但郝不滅父子，聽說還有幾個人都逃了出來，但料都已受傷，實情如何，愚兄亦不太清楚！」俞永浩乾咳一聲，岔開話題，問道：「師弟，你是怎樣逃離魔窟的？」

余青玉喟然道：「此事說來話長，也不知從何說起，不過此次能夠逃離虎穴，全靠譚勝和麗萍，只是他們兩個……咳咳，那楊秋潭十分該死，出賣小弟……」

俞永浩怒道：「師弟一向待他不錯，他竟然恩將仇報，他日慢慢與他算帳！」

「大師兄，家父家母以及兄長們可好？」

「師弟放心，師父師母都好，師母若知道師弟平安歸來，也不知會多高興！」

說着船已靠岸，余青玉親自揹凌水雲上岸，俞永浩令手下扶魯義，由於船小，所以萬象、空明他們乘後面那幾艘船。

余青玉上岸，岸上流星門的人都歡呼一聲，圍過來問候，余青玉十分感動，連連抱拳，道：「余三無德無能，讓各位擔心，實在心內有愧！」客套問，雲開和萬象等人亦紛紛上岸。

小孤山對岸又是幾個湖泊，湖內亦有好幾個水旱寨，既有擁護流星門的，亦有擁護蓋天幫的，但仍以擁護前者的爲多，雲開道：「三公子，請先到鴛鴦寨歇歇，再慢慢商量。」

鴛鴦寨就在附近的大官湖，只有兩三里路，早有馬車來迎接，空明要告辭，余青玉那裏肯放他走：「大師，咱們累你沒了安身之所，你若再客氣，晚輩就更難心安了！」空明見推卻不了，只好登車。

（未完・十一）

☆☆☆☆☆☆☆

上文提要： 自大捉弄錢四海，反被小仙捉弄一番，又見多多站在小仙身旁，知道上當，想偷襲小仙，又被皮蛋識破當了災，無法施其技，只好和小仙鬥接龍，總算博回一點彩，才率同翁家兄妹揚長而去……大笨牛帶同空空、冷、徐、許三女來到苗疆邊沿地帶，碰到了芝蔴公主和四婢泅泳，驚爲天人，窮追不捨……

☆☆☆☆☆☆☆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揭穿番僧綁票　操縱關帝顯靈

「不會的，我們很來電，彼此愛慕、彼此欣賞。」大笨牛道。

「既然是這樣，爲什麼不多談一會兒，而要把你『丢』回來？」空空開口道。

「不多談是爲了更紳士，更嚴肅，更正式一些，『丢』回來是爲了爭取時間。」

小和尚空空有聽沒有懂，亂七八糟的，根本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道：「我看這事邪門得很，不是你自作多情，害上單相思，就是頭腦有問題，無中生有，甚至是活見鬼。」

大笨牛斷然決然的道：「不，絕對是人，活生生的美嬌娘。」

「可是，人呢？美嬌娘呢？」

「這——」

面對着滿山遍野的雜草、亂石，大笨牛無言以對，只覺得心情異常沉痛，有一種被人戲耍、愚弄、甚至被騙的感覺。

這也難怪，嚴格來說，這是大笨牛的初戀，好不容易才遇上一個自己鍾情的女子，還不曾眞正開始，便宣告結束，當然承受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着他剛才說過的那句話：「怎麼會這個樣子，怎麼會這個樣子，怎麼會這個樣子——」

痴痴傻傻，呆呆楞楞，瘋瘋癲癲，神經兮兮的，眞像是得了相思病。

小和尚空空看在眼裡，好不心酸，連呼：「可憐的大笨牛，可憐的大笨牛，我看你還是娶阿嬌算啦，別再三心二意。」

大笨牛不甘心，瘋子似的道：「那個婆娘，太潑辣，又沒有女人味，不要，不要——」

話被雙劍許紅杏打斷了，拿着一方雪白的絲巾過來道：「公子，這裡有一塊絲巾，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公主留下來的？」

大笨牛急忙搶在手裡，立有一股沁人的香氣撲鼻而來，復見絲巾的一角，繡着一朵粉紅色的蓮花，不禁爲之雀躍狂呼道：「是她！一定是公主故意留下來的定情之物，你們瞧，上面還有一朵蓮花哩！」

冷霜霜揚眉道：「可是，她爲何不告而別？」

大笨牛道：「想必是臨時有事，不得不走，咱們快點追也許還來得及。」

小和尚空空道：「往那兒追？」

這下，大笨牛可傻眼了，只知她叫芝蔴公主玉蓮花，根本不曉得是那一國，那一部落的人，更不知家在何方？自怨自艾的道：「媽的，我好笨好笨啊，爲什麼不問清楚再分手，這下可慘啦，天涯海角，叫我如何去尋找？」

說至最後，聲音都變了，幾乎要落淚哭出聲來。

倘若阿郎在此，一定會破口大罵：「你娘，沒有出息，天涯何處無芳草，還怕討不到老婆！」

徐雪梅道：「公子別焦急，快說這位芝蔴公主可是外國人？」

大笨牛想一想，道：「不像。」

許紅杏道：「是苗子吧？」

大笨牛道：「嗯，可能是苗人，蠻熱

情的嘛。」

冷霜霜道：「是苗人也不好找，據我所知，生苗熟苗總共有幾個部落呢。」

小和尚空空道：「芝龖公主既然在此出現，按理說，應該是附近部落的人才對。」

徐雪梅花容一緊，皺着黛眉道：「這裡是最兇悍，最可怖的生苗食人部落，也就是食人族的地盤。」

大笨牛大吃一驚，道：「食人族？妳是說他們會吃人？」

徐雪梅道：「以前是的，凡是異類，一概擒而食之，現在聽說好多了，但是如果得罪了他們，還是很兇悍、可怖、會吃人的。」

「可知食人族是否有一位芝龖公主玉蓮花？」

「沒聽說過。」

「他們聚居何處？」

「不清楚，不過——」

「不過怎樣？」

「應該可以打聽得到。」

大笨牛的表現令人發噱，捧着絲巾，不停的親吻着，迫不及待的道：「那就趕快去打聽一下吧，快要急死人啦。」

小和尚空空無限惶恐的道：「阿牛，你當眞準備到食人族去？」

大笨牛異常鄭重的道：「我的情人在那裏，當然要去。」

「你不怕被他們吃掉？」

「俺又沒有得罪他們，幹嘛要吃人。」

「事實上你已經得罪他們了。」

「那裡？」

「你莫名其妙的亂『趴』人家芝龖公主，就是一種侵犯，不可原諒。」

「這是巧合，是緣份，也是友誼的表現，公主當時半推半就，並沒有生氣呀。」

「笨啊，這是一種方法，欲擒故縱，以退為進，他們可能有顧忌。」

「顧忌什麼？」

「他們把你高估了，怕打不贏，吃不完。」

「鬼扯！」大笨牛又拿起絲巾來香一下，暈陶陶的道：「玉蓮花若有此心，就不會留下定情之物。」

「別老是往好的地方想，誰敢保証這不是勾魂帕，奪命巾？」

大笨牛滿心歡喜，以為自己交上了桃花運，遇上了紅粉知己，夢中情人，小和尚空空却一再給他澆冷水，唱反調，令阿牛大為光火，學阿郎的樣兒，通！一聲，給了空空一個爆栗子，怒沖沖的道：「娘哩，你怎麼老是跟我搗蛋，是不是眼紅？吃飛醋？」

一個爆栗子，立使小和尚頭上腫起一個包來，痛得破口大罵：「哼，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小僧是怕人家在故意引誘你深入虎穴，好分而食之，把你連皮帶骨吃光光。」

大笨牛的想法好奇妙，傻呼呼的道：「她要是想吃我，就讓她吃好了，能夠長期待在情人的腸胃裡，日夜廝守，也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從此兩個人合而為一，永不分離。」

小和尚空空氣忿忿的道：「賤啊，賤啊，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賤的賤骨頭。」

玉羅刹冷霜霜小心翼翼的道：「公子，此刻當務之急，是火速趕到天魔教，一看究竟，萬一主人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大家都會後悔一輩子。」

大笨牛轉對徐雪梅道：「妳說這裡是食人族的地盤？」

徐雪梅微頷粉首，表示同意，沒開腔。

「咱們前去天魔教，是否必須從食人部落經過？」

「是的。」

「既是順路，那麼，何妨先去食人族，再去天魔教。」

雙劍許紅杏不表贊同：「公子，不行，這樣不可以，此去食人族，姑且撇開有被他們吃掉的危險不說，無論如何，一定會躭誤不少時間。」

空空也在一旁幫腔，拍着大笨牛的肩膀道：「阿牛，別鑽牛角尖，普天之下只有一個親生的娘，老婆有沒有都無所謂。」

大笨牛鬼迷心竅，魂兒早被芝龖公主玉蓮花給勾走了，那能聽得進去，大發雷霆道：「臭和尚，你他媽的早已和女人絕緣，命中註定要絕子絕孫，少說風涼話，我要娘，也要老婆，見不到玉蓮花，我一定會害相思病病死的。」

感情好豐富，淚線也好發達，憨直的人動起眞感情來好嚇人，說至最後，居然掉下眼淚，哭出聲來。

玉羅刹冷霜霜還不死心，欲作最後的掙扎：「請公子三思。」

大笨牛的答覆乾脆極了：「八思九思也沒有用，我心意已決，絕不更改，還是那句老話：娘要，老婆也要，見不到芝龖公主，我一定會得相思病病死，別再煩我，先去食人族，再去天魔教，誰要是再勸我，本公子就跟誰翻臉。」

話已說絕，大家相顧愕然，只好跟着大笨牛，甘冒被人吃掉的危險，向食人族的腹地行去。

* * *

阿郎、多多、皮蛋又回到了白吃教的大本營——白吃大樓。

按道理，多多現在應該已經是張小仙的結髮妻子，理當同榻共枕，睡在一個被窩裡才對。

但是，多多如今依舊是小姑獨處，不肯履行同居義務，她認為：拜堂成親入洞房的是那個可恨又可卑的女刺客，不是她，這一樁婚事根本無效。

不甘心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完成終身大事，務必要張燈結采，敲鑼打鼓，正正式式，轟轟烈烈的，再舉行一次隆重的婚禮，用八人抬的大花轎將她抬進白吃大樓，才算不枉此生。

然而，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却抽不出再辦一次喜事的時間。

大家也沒有這種心情。

因而，這一對戀人仍然名份未定，只好分房而居，繼續保持情侶而非夫妻的身份。

在他們的想像中，翁明山被點了「鬼胎穴」，此刻必已腹大如鼓，一定會來白

吃大樓負荊請罪，求情告饒。

十之八九，也會將那個女刺客交出來。

事實却大謬不然，已經過去兩天，翁明山不曾出現，女刺客亦杳如黃鶴。

皮蛋疑雲滿腹的道：「奇怪，莫非姓翁的是個天生的硬骨頭，甘願肚子開花，炸成血漿肉泥，也不肯低頭說好話？」

阿郎沒有開口，因為他也弄不懂翁明山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多多黛眉深鎖的道：「小仙，你看會不會是他們的魔鬼師父，替他將穴道解開？」

阿郎以肯定的語氣道：「不可能，這是波羅札記上的獨門功夫，除了咱們以外，無人能解。」

皮蛋百思不解，抓着頭皮道：「奇哉怪也，奇哉怪也——」

話被白吃教的一位小教徒打斷了：「來啦，來啦。」

餘音未落，人已進了教主的辦公室。

阿郎急聲追問：「誰來了？可是翁明山？」

小教徒耳濡目染，受皮蛋、大笨牛他們的影响甚深，說起話來也神經兮兮的，道：「非也，非也！」

皮蛋怒道：「媽的，是誰？」

小教徒這才言歸正傳：「是那個蒙面人。」

張小仙神色一緊，人已站起來：「請！」

小教徒道：「他不肯進來，請教主出去！」

比踩到地雷，火燒屁股還要快，小教徒話說一半時，阿郎、多多、皮蛋已如標槍似的標出去。

* * *

白吃大樓的大門口，停着一輛馬車。

一輛黑色的，十分華麗的馬車，有門有窗，有頂蓬，黃銅脚蹬，光可鑑人，四匹馬皆塞外名駒，車把式是個老頭，一手持韁，一手執鞭，臉色陰沉沉的坐在車前，不言也不動。

車內無人。

蒙面人在車下相候。

阿郎的前脚一踏出大門，便聳然動容道：「老小子，你的胆子眞不小。」

蒙面人眸光如刄，在三人臉上一閃而過，陰森森的聲音道：「張教主此話怎講？」

西門小仙傲然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白吃大樓是本教的大本營，你敢明目張胆的來，不怕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這時，白吃教的徒衆已聞訊趕到，將馬車團團圍住，水洩不通。

車把式却穩如泰山，無動於衷，視如不見，聽如不聞，索性拿起一根旱煙袋，抽起煙來。

蒙面人更沉着，嘿嘿冷笑一聲，道：「有西門豪，公孫鳳在老夫手裡，龍潭虎穴照樣來去自如，不信誰敢動一根馬毛。」

阿郎心頭猛一震，道：「老匹夫，你今日此來，就是為了吹牛說大話？」

蒙面人道：「老夫大人大量，大慈大悲，不記新仇舊恨，是來跟你小子談判的。」

多多冷哼一聲，道：「哼，少猫哭耗子假慈悲，誰不知道你在想什麼，目的未達，絕不甘心。」

皮蛋道：「為何不再找番僧來穿針引線，而要親自出馬？」

蒙面人道：「這樣更省事，也省下一個大紅包。」

張小仙道：「事實上我們的談判早已完成，只是尚未履行。」

蒙面人道：「老夫正是為此而來。」

「就在這裡？」

「抱歉，老夫不會傻到在敵人的窩裡孵蛋，必須另擇他地。」

「那裡？」

「到時自知。」

「你娘，沒有地址，本教主如何赴約？」

「老夫可以用馬車載你去。」

「現在？」

「不錯！」

阿郎的眼珠子骨碌碌的一轉，計上心來，道：「本教主想進去一下，你不會反對吧？」

蒙面人是個老狐狸，處事謹慎：「幹嘛？」

「換件衣服，洗把臉，拿一些盤纏路費。」

「不必，又不是參加宴會，與情人約會，換什麼衣服，洗什麼臉，路上的吃喝，老夫自有安排，也不需張教主花一文錢。」

「謝了，閣下一身是毒，盛意心領。」

多多道：「對，阿郎，吃不得，這個老小子的東西絕對吃不得。」

解下自己的鏢囊，交給張小仙，又道：「這裡面有碎銀子，三五天之內大概夠用啦。」

皮蛋的鏢囊交出來，道：「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多帶點，用不完可以分一些給這老匹夫，免得人家笑咱們白吃教小兒科。」

三人相處日久，默契絕佳，多多跟皮蛋心裡雪亮，知道蒙面人老奸巨猾，此去必然會亂兜圈子，甚至遠走別處，阿郎要返回白吃大樓的目的，無疑是想跟他二人商量一下跟踪的記號與方法。

不料，蒙面人果然不是一盞省油的燈，被他識破了，婉言拒絕。

結果，還是鬥不過足智多謀的錢多多，獻上鏢囊，等於敲定了連絡的記號與方法。

因為，鏢囊之內根本沒有銀子，全是白吃教的成名暗器「霸王釘」。

也就是說，阿郎可以在沿途撤下霸王釘，讓多多、皮蛋輕而易舉便可掌握住蒙面人的行踪，進而調兵遣將，決定攻守進退。

皮蛋也不簡單，告訴張小仙，要知所節制，切勿將霸王釘用光用完，必須留下一部份來「招待客人」。

蒙面人百密一疏，居然沒有想到這

一層，冷冷的道：「好了吧？」

阿郎跟多多、皮蛋互換一道眼神，道：「好啦。」

「那麼，張教主請，請上車。」

「請！」

待張小仙坐好後，蒙面人探出半個頭來，以冷厲的聲音，特別叮囑道：「各位，識時務者爲俊傑，最好別作盯梢，跟踪的打算，否則，哼哼，殺西門豪、公孫鳳的兇手就是你們自己！」

車把式亦非弱手，配合得天衣無縫，他這兒己字甫出，便立即揮鞭策馬，絕塵而去。

* * *

四馬大車，其快如飛，片刻工夫，便到了伊川縣。

並未入城，而是在護城河外的馬路上，東西南北的兜圈子，然後掉轉馬頭，疾速西馳，當天中午就到達宜陽縣。

在東門外停下來，阿郎以爲不會再走了，詎料，打尖餵馬後，竟又意外的驅車進入城內。

這事甚是反常，既要入城，就沒有在城外用餐的必要，張小仙忍不住罵了一句：「神經病！」

蒙面人回報一聲冷哼，瞪了阿郎一眼，沒有開口說話。

更意外的事馬上展現眼前，就好像吃火鍋涮鍋子一樣，馬車在宜陽縣城裏轉了半個圈子，由東門入，很快又由南門出去。

張小仙更加惱怒：「哼，胆小鬼，老狐狸，自知鬥不過白吃教，就不應該幹綁票的勾當，你現在反悔還來得及，本教主保証既往不究，不必再這樣故佈疑陣，玩低級的捉迷藏遊戲。」

「哼！」

這就是蒙面人的回答，多一個字也不肯說。

直至再疾駛十餘里地，轉入一條小路，進入一處農舍時，蒙面人方始冷冰冰的道：「下車吧。」

阿郎下車觀察一下四週的環境，發現是一座久已無人居住的獨立家屋，四面都是一望無際的農田，田裡的莊稼收割未久，外人很難接近，對蒙面人固然有利，對阿郎却大大地不利，多多、皮蛋他們根本不可能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趕來馳援。

西門小仙是何等人物，豈會上他的當，皺着眉頭說：「就是這裡？」

蒙面人點頭道：「還不錯吧？」

「不好！」

「爲什麼？」

「因爲是你老小子選的，必然佈下十面伏埋。」

「沒有，絕對沒有，不信張教主可以自己搜。」

「不必，搜也是白搜，如果能夠搜得到，就不配稱作『埋伏』。」

「張教主的意思是——」

「本教主想先問你一句話。」

「請明言。」

「家父家母在不在此地？」

「不在！」

「那麼，咱們換個地方。」

「換那裡？」

「換一個彼此都陌生，臨時選定的所在。」

「這——」

「這很公平，本教主不喜歡鑽別人的圈套，任人宰割。」

「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你會答應的。」

「小友何敢如此武斷？」

「因爲你需要的東西還沒有弄到手。」

這話强而有力，一針見血，蒙面人志在波羅札記，與大悲三絕招，只有張小仙能夠滿足他的要求，遲疑少頃後，蒙面人勉爲其難的道：「好吧，請張教主再上車。」

阿郎道：「我倆一對一，安步當車，這樣誰也不吃虧。」

「小友好精明，小小年紀，江湖經驗卻十分老到，難怪武林中人皆對你另眼相看。」

「少拍馬屁，咱們該上路了。」

「且慢，老夫還想上車去拿些東西。」

「拿什麼？」

「文房四寶，吃食乾糧。」

張小仙未加阻攔，待他取得筆、墨、紙、硯等物後，忽然想到一件事，道：「老匹夫，你走得動嗎？」

蒙面人眼一瞪，道：「張教主何出此言？」

阿郎道：「本教主的意思是，閣下上次挨了一掌，是否已完全康復？」

挑起了蒙面人的舊恨，惡狠狠的瞪着他，含混其詞的道：「還好，老夫自信還承受得住，絕不會落在人後。」

「走得動就好！」

雙眉一挑，阿郎繼又對那車把式道：「老小子，你也給我聽清楚，即刻趕着馬車回洛陽，或者就留在此地別動，若是不甘寂寞，想做跟屁蟲，小心吃鍋貼、鐵板燒、喝酸辣湯，踏上不歸路！」

車把式連半個屁也沒放，阿郎亦未再多言，立與蒙面人離開農舍。

* * *

又折向西方，狂奔十數里，來到一個山區小村。

小村莊，却有一座大廟宇。

不是廟大，是供奉的神像大——關羽關二爺。

紅磚爲牆，綠瓦鋪地，還種了不少花草樹木，甚是清幽雅靜。

神殿內的關公像，足有一丈二尺高，面如重棗，威風八面，手握青龍偃月刀，栩栩如生。

身邊還塑有兩員副將，關平在左，周倉在右。

阿郎跨步而入，道：「這個地方怎麼樣？」

蒙面人瀏覽一下，道：「還不錯。」

「如此，別浪費時間，咱們就在這裡練功吧？」

「不必練功，老夫主張即刻抄寫。」

「抄寫什麼？」

「波羅札記。」

「前次，大悲三絕招僅僅學了一些皮

毛，豈可半途而廢。」

「張小仙，你最好不要打歪主意，歷史永遠不可能再重演。」

「怎麼？老小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難不成是不想再學大悲三絕掌？」

「笑話，老夫所爲何來，當然要學。」

「怎麼學？」

「跟波羅札記一樣，將口訣，架式詳詳細細的抄錄下來就可以了。」

張小仙暗罵一句：「哼，老奸巨猾的匹夫！」

表面上却不疾不徐的道：「原則上本教主不反對，問題是如何進行交易？」

蒙面人早有打算，立道：「只要你沒有偷工減料，沒有以假亂眞，一字不差的完成工作，乖乖的交給老夫，保証在三天之內，放走西門豪與公孫鳳。」

「什麼？你要先交貨後放人，放屁，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老夫願以人格担保。」

「得了，人格多少錢一斤？」

「人格無價。」

「那是別人，不是你，你是一個偷雞摸狗，卑鄙奸詐的小人。」

「娃兒也好不到那裏去，食言背信，偷襲暗算，花樣百出，詭計多端，拿自己老爹老娘的性命當兒戲，爲了安全起見，不得不格外愼重，先交貨，後放人。」

阿郎當然不同意，氣虎虎的道：「媽的，少打如意算盤，本教主交了貨，你不放人，小爺到那裡去找你？不幹！不幹！不幹！」

一連三聲不幹，聽得蒙面人心驚肉跳，思慮再三後道：「依小友之見，又當如何？」

「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可是，人質並不在此。」

「在那裡？」

「數十里外。」

「沒有關係，抄寫的工作完成之後，咱們可以一同前往。」

這是唯一能被雙方接受的途徑，蒙面人別無良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答應下來。

* * *

於是，立即進入神殿，來到關二爺的面前。

關老爺的面前有一張供桌，正好可以當作書桌來用，却沒有椅子，阿郎端足了架子，瞪着眼珠子，故意找他的麻煩：「朋友，找一張椅子來吧，沒有椅子，就沒有靈感，沒有靈感，就寫不出東西來。」

爲了取得波羅札記、大悲三絕掌，蒙面人還眞乖，俯首應命道：「我去找，馬上去找。」

偏巧神殿之內沒有椅子，蒙面人將「捐獻箱」給搬了過來，道：「請張教主將就着點坐吧。」

「捐獻箱」的高低，差不多正好，張小仙坐上去試一試，然後說：「嗯，馬馬虎虎，放你一馬，就這樣湊合吧，不過，爲了爭取時間，我看老小子勢必非得客串一下書僮不可。」

蒙面人的眸中充滿慍怒，但衡情度勢，却不能不答應，立將隨身携帶的包袱打開，先擦一下書桌，再將文房四寶攤開來，然後又取來一杯水，倒進硯台內。

阿郎眞會裝模作樣，調整一下紙、筆的位置，將墨、硯往蒙面人面前一推，道：「朋友，發什麼呆，研墨乃書僮份內之事，別偷懶！」

蒙面人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今天威風的人應該是他自己才對，却被阿郎喧賓奪主，當起大老板來，暗中連道三聲：「衰！衰！衰！（倒霉）」一言不發，拿起「金不換」墨條，放進水裡去。

正要研，阿郎又有新花樣：「且慢，天色將晚，這裡光線又差，先點一盞燈來。」

廟裡有現成的蠟燭，蒙面人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點燃兩支，搬過來，一人面前放一支。

然而，張小仙依然不滿意：「嗯，乖，尊卑有別，長幼有序，這才像個書僮的樣子，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大腸告小腸，肚子造反，沒有佳餚美酒。」

「有！有！」

蒙面人心思細密，準備周全，隨身帶着有乾糧，滷菜、美酒，正要起身去取，阿郎及時攔阻道：「謝謝，閣下的東西，本教主消受不起。」

「小友懷疑老夫會用毒？」

「機會難得，此時不用毒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瘋子。」

「老夫保証，絕對——」

「你他媽的早已是拒絕往來戶，少開空頭支票，留着你自己慢慢享受吧。」

臉色一沉，阿郎繼又說道：「同時，本教主要鄭重的提醒你，在我們共處的這一段時間內，你最好老實點，否則，咱家饒你，關二爺也不會饒你，他的青龍偃月刀單砍混蛋王八的頭！」

蒙面人抬頭一看，關羽的那一張大紅臉，再配上一雙凸而明亮的眸子，的確夠駭人，語冷如冰的道：「張教主同樣也休得玩陰謀，使詭計，關老爺忠義千秋，大公無私，倘若藏私造假，不肯照實寫出來，一樣會在青龍偃月刀下死於非命。」

張小仙冷然一哂，道：「錯，錯，錯，錯得一塌糊塗，你忘了，劉關張乃是咱家兄弟，五百年前本是一家人，關二爺若是胆敢對我不敬，本教主一定會跑到山西解縣去挖他們家的祖墳！」

蒙面人實在沒有閑情逸緻，繼續聽他胡言亂語，道：「不吃老夫的東西，小友打算吃什麼？」

「去到館子裡，叫一桌酒席來。」

「張教主挺會享受嘛。」

「本教主是個美食主義者。」

「好吧，老夫這就去辦。」

「用不到你自己去辦，把廟祝叫來就可以了。」

蒙面人知他心存疑慮，亦未爭辯，立將廟祝叫來。

廟祝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一見有人佔據關老爺的供桌，將「捐獻箱」坐在屁股下，甚爲惱怒，道：「你們太不像話，這樣對關帝君是大不敬——」

阿郎眞是天才，掏出一錠二十兩重的元寶來，咕咚！一聲，往「捐獻箱」裡一丟，嘻皮笑臉的道：「言重了，言重了，多捐一些油香錢就不會不敬，關二爺生前對紅包也很感興趣吔。」

有錢能使鬼推磨，廟祝當即轉怒爲喜：「不知兩位有何差遣？」

西門小仙道：「想麻煩你去辦一桌酒席來。」

「素齋？」

「嗨，素齋多乏味，是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外加陳年佳釀，絕妙好酒。」

「這是寺廟，寺廟裡不宜葷腥。」

「這是一張一百兩的銀票，多餘的全賞給你，說不定可以討一個山花村姑做細姨。」

再一次証明，銀子法力無邊，買通了關二爺，也收伏了廟祝，捧着銀票，再也沒敢說半個不字，歡天喜地的掉頭而去。

辦事的效率極佳，蒙面人的墨汁還不曾研好，阿郎尙未開工，第一道菜及酒，已由附近館子裡的小二送上桌子。

「老小子，來，我敬你，乾，三杯！」

「不，謝謝，老夫不善飲，一杯好啦。」

「別裝孫子，不會枉爲男子漢。」

「希望張教主言行一致，從速動筆抄寫。」

「要本教主動筆不難，必須陪我喝酒，喝足了酒才爽，才有靈感，寫起來才有精神，不會出差錯。」

「好，喝，喝！」

「乾！」

「乾！」

＊　＊　＊

張小仙不是酒鬼。

而且是一個十分孝順的人。

所以要開懷暢飲，是希望將他灌醉，製造一個反敗爲勝，反客爲主，反被動爲主動的機會。

不接受蒙面人的安排，離開農舍，遠來山村關廟，這是一着妙棋。

因爲完全擺脫了敵人設計好的埋伏與圈套，也擺脫了阿郎自己的顧忌，不必再投鼠忌器，怕傷害到雙親，而不敢放手去做。

此處，關公廟，對雙方都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只要擒住蒙面人，便可以取得主動，跟他的手下嘍囉展開談判，交換人質。

同時，阿郎有理由相信，他的老搭檔多多、皮蛋，一定會踏着他沿途丟下的數以千計的霸王釘，尋來此地，助他一臂力。

這也就是他爲何一直拖拖拉拉，跟蒙面人泡蘑菇的原因所在，無非是想藉此爲多多、皮蛋爭取一些準備的時間。

是以，抄寫的工作雖然早已開始，進度却是相當緩慢，喝喝寫寫，寫寫喝喝，眼看夜色已深，菜餚已涼，連半篇僞造的波羅札記還沒寫完。

蒙面人顯然有點不耐了，道：「張教主，請別磨洋工，早點結束對大家都好。」

阿郎斟滿了兩杯酒，意氣風發的道：「老小子，急什麼，慢工出細活，品質第一，來，乾！」

蒙面人心裡明白，不陪他喝，阿郎就會「罷工」，只得撩起黑巾，呑下這一杯苦酒。

却不料，就在他舉杯飲酒的那一瞬間，張小仙突然將桌子掀翻，墨汁、紙筆、酒菜、湯碗、燭炬等等一古腦的全部劈頭蓋面砸下來。

事出突然，蒙面人嚇得魄散魂飛，幸好他身手不凡，也幸好關二爺的座前還有幾盞萬年燈，危急間，拔身而起，竄上關老爺的寶座。

「呔！」

不是阿郎，是關公開口了，不單是蒙面人，連張小仙也嚇一跳，以爲關雲長顯靈，要來管人間閑事。

這事簡直太玄太奇，也太匪夷所思，動口不足，繼之動手，靑龍偃月刀居然從壽亭侯的手中飛出，猛砍蒙面人的後腦勺。

「卡察！」

「哎呀！」

木頭做的刀，自然砍不下蒙面人的腦袋來，還是造成傷害，出現一道血口子，驚呼聲中，滾下神座，撞向關二爺的愛將周倉。

「呔！」

又是一聲厲喝，說怪眞怪，說奇也眞奇，泥巴塑造的周倉竟然會動，以他龐大的身軀，泰山壓頂般壓下來。

蒙面人心頭泛寒，屁滾尿流，連說：「關老爺饒命，周將軍饒命！」

那還敢出手反擊，一味的閃身暴退。

泥周倉的身子還會轉變方向，通！的一聲，撞上蒙面人，驚呼再起，慘嗥不絕，跌跌撞撞的向後退去。

他的後面，是關二爺的愛子關平的塑像，竟也不肯安份，想豬八戒趕考，湊熱鬧。

「呔！」

喝聲未落，塑像已飛出，不偏不倚的趴在蒙面人背上。

一撞之力，少說也有三百斤，蒙面人吃不消，也背不動，當場口吐鮮血，一個跟蹌向前衝。

就在這個時候，阿郎一長身，一探手，以電閃雷奔的速度，摘下了蒙面人的黑色蒙面頭套。

張小仙定目一看，是熟人，不禁呆在當場。

「赫！是你，波羅門的總護法阿拉賚茲·烏克拉，怪不得聲音很熟悉，似曾聽過。」

「難怪你不學波羅玄功，不要波羅經，而要學大悲三絕掌，要波羅札記。」

「也難怪你們的掌門人阿巴達老禿驢，會那麼『急公好義』，『熱心奔走』，原來是大導演，黃鼠狼給鷄拜年，壓根兒就沒有安好心。」

「媽的，給你吃鍋貼！」

「媽的，給他吃鐵板燒！」

「然後，請他喝酸辣湯！」

當然，叱叫的人不止阿郎一個。

不用說也知道，還有多多和皮蛋。

死關羽泥周倉塑關平，不可能還魂顯靈，耀武揚威，純粹是多多、皮蛋在暗中操縱、作怪，早已從幕後來到幕前。

叱叫聲中，阿郎首先迎了上去，道：「你娘，想敲詐勒索本教主，你也不打聽我張小仙是幹什麼的，是勒索敲詐這一行的老祖宗，你那一點點道行還差得遠！」

通！照準烏克拉的胸膛打了一拳。

哇！烏克拉再度口噴鮮血，仰面後退。

皮蛋就在他身後，左右開弓，在他雙肩上來了兩下重擊，說話的聲音彷若獅吼：「奶奶的，白吃教對你們不薄，想不到竟恩將仇報，你們還有沒有良心，簡直猪狗不如。」

後退之勢，忽又變成前衝，正巧從多多身旁經過，嬌叱道：「忘恩負義，無恥小人，我看你們絕非哈里巴的徒子徒孫，而是叛徒的後裔無疑！」

咚！的一聲，在烏克拉的屁股上猛踹一腳。

力道不小，烏克拉的神智已經有點混沌，身體也失去平衡，通！一聲，用頭撞向石柱。

好硬的頭顱，番僧練有鐵頭功，柱上石粉紛飛，烏克拉的頭却不會開花。

但也吃了大苦頭，突然多出來兩隻脚，猪狗一般，四脚着地趴下了。

激發了張小仙的童心，想起了過去光輝的往事，當即一躍而上，拿人當馬騎。

「騎馬！騎馬！」

「騎馬！騎馬！」

烏克拉爬不動也得爬，阿郎一肚子的怒氣，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發洩的機會，拳打脚踢，硬是强迫他向前爬了七八尺，才意猶未盡的跳下來。

「騎馬！騎馬！」

「騎馬！騎馬！」

好像是接力賽，阿郎靜了下來，皮蛋便跳上去，繼續策「馬」往前爬。

要足了威風，過足了癮，將烏克拉折騰了個夠，騎到了門口時，皮蛋才心滿意足的下馬道：「多多，現在該妳啦。」

女孩就是女孩，一個黃花閨女，不願騎到番和尚的背上去，多多道：「算啦，我棄權，再說，現在還不能弄死他，要將他扣作人質，將阿郎的爹娘換回來。」

事實上，此刻的烏克拉也不能再騎了。

早已趴在地上，喘着氣，爬不起來了。

阿郎走上前去，抓着他的脖子，將他提起來，靠在門外一根柱子上，隨即探手入懷，一陣搜索。

他在搜烏克拉身上的解毒藥。

空空如也，解藥早已不知去向。

這一驚非同小可，張小仙驚惶失色的道：「老禿驢，你把解毒藥藏到那裡去了？」

烏克拉好硬的骨頭，連命都在別人的手掌心上，依然逞英雄，不肯開口招供。

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阿郎牙一咬，心一橫，抓住烏克拉的一隻耳朵猛一拽，嘶！的一聲長響，硬被他活生生的撕下來，噴出一股血箭，痛得番僧發出一聲刺耳的慘叫。

張小仙殺機滿面的道：「最好問什麼，答什麼，再不開口，下一個目標就是你的眼珠子。」

皮蛋靈機一觸，道：「乾脆把他閹掉。」

阿郎另有主見道：「和尚的『香腸』本來就是多餘的廢物，用不到咱們操刀。」

取出一支霸王針，對準他的右眼，道：「烏克拉，說，解毒藥在何處？」

烏克拉不敢再逞强，有氣無力的道：「在門主身上。」

「我爹娘又在那裡？」

「也在門主的手中。」

「阿巴達那個老禿驢現在在什麼地方？」

「應該已經到達這座關帝廟。」

阿郎聞言一驚，猛然省悟到，多多、皮蛋能夠找得來，波羅門的番僧自然也有循線追來的可能。

「什麼人？」

「什麼人？」

「什麼人？」

陡然發現對面的牆頭上，有一個人影一晃而逝，三人幾乎是同時發話，同時起身，箭一樣的射過去。

登上圍牆，果見波羅門門主阿巴達，領着十幾名的番僧，已落荒而逃。

公孫鳳與西門豪並未與他們同行。

張小仙急如星火的道：「站住，卑鄙無恥，陰險狡猾，無情無意的禿驢給我站住，你家祖爺爺有話要說。」

阿巴達邊奔邊回道：「有屁快放。」

「本教主建議交換人質。」

「誰換誰？」

「烏克拉換家父家母。」

「賠本的買賣，不幹！」

「不幹的小爺就將他撕成兩半。」

「撕吧，你撕烏克拉，本掌門撕你老爸老娘，兩片換四片，有本，還有利息。」

「阿巴達，你這個殺千刀的惡魔，到底想怎麼樣？」

「不想怎麼樣。」

「我們再談判。」

「不必！」

「本教主願答應你的任何要求。」

「沒有要求！」

「站住！站住！」

「再見！再見！」

話落，已在數十丈外，月色之下，看在三人眼中的只不過是一團黑影而已。

事關雙親的生死，阿郎怎肯善罷甘休，留下皮蛋一人看管烏克拉，與多多聯袂一陣風似的追下去。

* * *

追也是白追，山區地形複雜，多的是岩石、樹木、山溝、山岔，又是夜晚，能見度差，苦追個把時辰，卒告無功而返。

重回關帝廟，天空已微現晨曦。

晨曦中，三人清晰可見，清幽雅緻的庭院內已面目全非。

只見，橫七八豎的，血肉模糊的，粉身碎骨的，身首異處的，血淋淋的躺了令人不忍卒睹的屍體。

有波羅門的番僧。

有白吃教的弟兄。

也有大刀錢四海的手下。

錢四海、錢大進父子，正蹲在地上，檢視皮蛋的傷勢，白吃教的弟兄，與錢家的手下，散在各處，約略估計，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戰況之慘烈，傷亡之慘重，不言可喻。

沒見小辣椒錢純純。

也無烏克拉的影兒。

張小仙急得直跺脚，痛如刀絞，悲聲道：「丈人爸，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大刀錢四海站起身來，望着愛女多多道：「接到多多的通知，爲父的一點也不敢大意，立即調集好咱家的高手，與白吃教的小兄弟們會合在一起，照着我兒的意思，隨後循綫趕來，怎奈聚集人手時費時甚多，又怕被人發覺僨事，因而一步來遲，老夫到時，皮蛋已陷入重圍，危在旦夕。」

阿郎惡狠狠的自責道：「該死！該死！可恨又可惱，都是我自己糊塗，中了老禿驢的調虎離山之計！」

多多戚言道：「可惡，波羅門的這一羣番僧實在可惡，但不知爲首的是那一個？人數多不多？」

錢大進餘悸猶存的道：「多啊，足有二三十人，領頭的是一個斷臂的和尚。」

皮蛋已經昏迷過去，阿郎就蹲在他旁邊，道：「一定是波羅門的長老哇加西，他未與阿巴達同行，我就應該想到這一點。」

阿郎自責頗深，面對着這位老朋友，已是熱淚盈眶。

多多左右一望，道：「烏克拉呢？」

大刀錢四海道：「這個野和尚精得很，爲父的率衆趕到後，連砍了他們七八顆和尚頭，哇加西眼見不敵，便帶着烏克拉逃走了。」

錢大進補充道：「當時，皮蛋的傷勢太重，命若游絲，同時我們的傷亡也很多，又怕波羅門另有伏兵，不敢窮追。」

阿郎道：「皮蛋的傷勢嚴不嚴重？」

大刀錢四海道：「相當嚴重，昏迷之後，迄未醒轉。」

有一個問題，多多不敢問，又不能不問，小聲道：「爹，不知有沒有生命危險？」

錢四海想了想，道：「已服下咱們錢家的治傷靈藥，應無性命之憂，但欲恢復健康，非得一段長時間的療養不可。」

話至此處，皮蛋有了動靜，睜開了一雙失神的眼，望着阿郎和多多，氣息微弱的道：「烏克拉跑不掉的，我點了他的『鬼胎穴』。」

就說了這兩句話，便再也支持不住了，又陷入昏迷狀態。

「皮蛋，醒醒！」

「醒醒呀，皮蛋！」

再怎麼叫也不醒，只好找來一塊門板，由阿郎與多多親自抬着，準備抬回白吃大樓，現場的後事則商請錢家父子來全權料理。

* * *

小辣椒錢純純到那裡去了？

她在洛陽的「紅中賭坊」。

翁明山也在，錢純純是來探望情人的。

沒有奇蹟出現，「鬼胎穴」乃是獨門絕技，無人能解，翁明山依舊「身懷六甲」，「通貨膨脹」。

膨脹得很徹底，比吹了氣，灌了風，準備拔毛的豬還要肥，就好像一隻大汽球，大水桶，圓滾滾的，根本找不到可穿的衣服，裹着一條白被單，勉強遮羞罷了。

尺寸實在太大，已超過了門口的寬度，想出去也辦不到，只能困在他自己的臥房裡。

錢純純的臉色並不怎麼好看，有憐惜，也有憤懣，沉聲道：「明山，眞想不到，你原來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小人，一直在欺騙我們錢家，明明是你的師兄，明明是你們兄妹聯手將多多劫走，却硬說是朋友的朋友，還厚顏出面來充當和事佬，好奸好詐也好陰險啊！」

翁明山的態度顯得很誠懇，一直在說好話，苦苦哀求道：「純純，對不起，請原諒，請接受我的道歉，請再聽我說一遍，我已經說過好幾遍了，我們兄妹所以會這樣做，完全是基於一片孝心，想爲先父復仇，目標只是針對張小仙一個人。」

錢純純冷哼一聲，道：「哼，鬼才相信，你不要忘記，阿郎是我妹夫，多多是我妹妹，你們談判的重心又放在我們錢家，事情昭然若揭，你說破嘴也沒有用。」

翁明珠也在旁邊，笑臉迎人的道：「純純姐，妳是知道的，我們那位師兄臭小子，做事一向獨斷獨行，有些事敝兄妹根本作不了主，千不該，萬不該，無論如何，請看在我哥哥對妳一片痴情的情份上，一定要多多包涵，多多原諒。」

乃兄翁明山緊接着亦道：「純純，我願對天發誓，海可枯，石可爛，公鷄可以生蛋，太陽可以從西邊跑出來，但是，我翁明山對妳的感情永遠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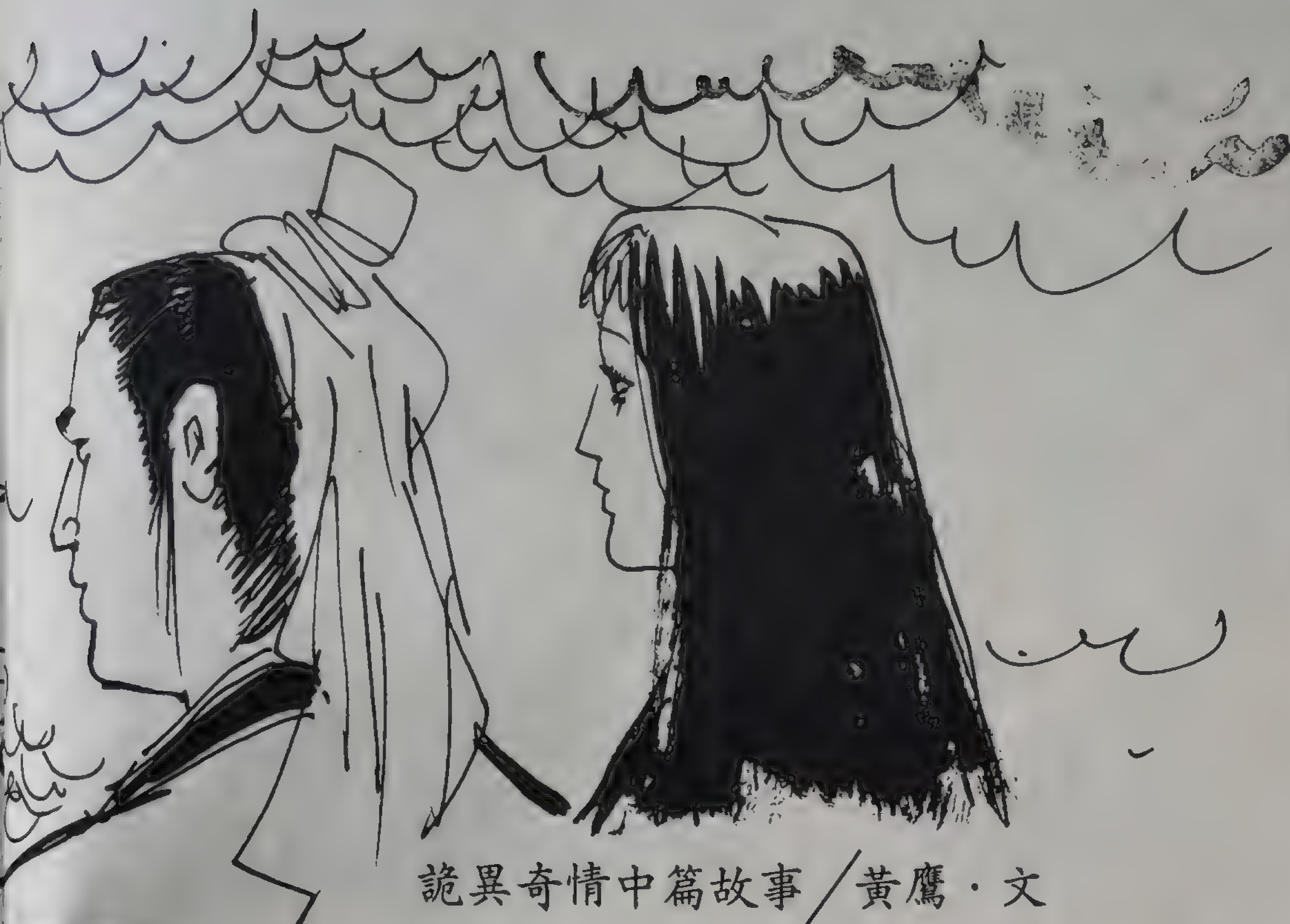
分明是騙人的鬼話，錢純純偏偏喜歡聽，憤懣的情緒已緩和了許多，嬌嗔道：「討厭，肉麻兮兮的你也好意思說出口。」

翁明山乘勝追擊：「純純，我說的都是老實話，在愛人的面前如果還要保留，那就是虛僞，不是眞愛，也不配談戀愛。」

迷湯一灌，錢純純覺得有點飄飄然，玉面通紅的道：「好啦，好啦，別再說這些瘋話，快說你自己該怎麼辦？」

（未完．九）

上文提要： 柔柔和應天青二人難捨難分，陷空老祖怕她糾集妖魔爲禍，勸她離去，柔柔不肯走，但正邪不能兩立，邪派留在世上，始終會做出邪惡的事情，玄門正派高手亦不肯放過柔柔，尤其是霹靂子，寧願犧牲自己，將火葯引發陷空老祖手掌中的陽氣，都要將柔柔凍結形成一幅浮雕，應天青待玄門正派的人走後，才敢和浮雕互訴心聲……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面壁人何在　浮雕女失踪

霹靂子已經以火藥將地層炸開，炸出了一個深坑，幾乎直達地肺，柔柔被囚，那麼陰寒之氣是必日漸降低，陽氣在適合的情形下是必一湧而出。

這也許就在明後天，柔柔固然不敢肯定，應天青更不能夠，當眞又是只有聽天由命。

應天青才有這個念頭，柔柔便已感覺到，輕歎一聲：「我知道也許過不了明天。」

「不會的。」應天青搖頭。「天地間依然一片陰寒，必定有一段時間陽氣才會從幻波池內再湧現。

「不管怎樣，只要你伴着我，就是灰飛湮滅我也會很快樂。」柔柔的眼淚又淌下來。

「我會留在你身旁，當然我也會想辦法將你救出去。」應天青很認眞的。「一定有辦法的。」

柔柔只是流淚，她本來不是這樣軟弱的人，現在卻柔弱得這麼可愛。

應天青看着心裏傷感，目光轉到那邊的土坑，只想如何將少許陽氣引出來，解救柔柔。

他想着不覺將捧着柔柔面頰的雙手放下，才放下，柔柔的聲音便傳來：「不要離開我。」

應天青回頭應一聲：「我沒有——」

「你雙手鬆開，我便覺得很不舒服的了。」柔柔這句話出口，應天青便不由心念一動，探手再落在柔柔的額上。

「這樣是否好一些？」他問。

「好多了——」柔柔的語聲帶些羞意。「看來我是眞的喜歡你的。」

應天青暗提一股眞氣度進去，一面問：「現在是否更好？」

「怎會這樣的？」柔柔奇怪的反問。

「據說我的先天八卦數三，因動而生火，後天八卦數九，乃是玄門正宗罕有的九三郎君，純陽之體。」應天青顯然已明白。「所以由我的體內度出足夠的陽氣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柔柔亦有些明白了。「你是說可以用你身上度出的陽氣與困着我的陰氣融合，將我解救出生天？」

「看情形應該是可以的。」應天青這倒是不敢肯定。

他這種感覺柔柔馬上察覺。「你這樣將陽氣度出來，對你一定有影响。」

「可能，但相信不會太大的。」應天青笑笑。「相信只要經過一段時間便可以回復正常。」

「若是有生命危險……」

「能夠將你救出來，我已經很開心，只要你答應以後不再傷害玄門正宗的人。」

「我本來就沒有傷害他們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離開這地方？」

「據說你的存在會影响天地間的生機，但天下之大，相信總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留下來的。」應天青接問：「你應該嘗試找這個地方。」

「怎麼你這樣說？」

「也是一番好意，你會答應的，是不是？」

「是你的意思，我當然會接受，可是

你現在這樣說，就像在告訴我你將陽氣度出來本身會有相當的危險。」

「沒有這種事。」應天青其實完全不能肯定。

他的心意柔柔完全明白。「你不必隱瞞，你的心意我是知道的，會令你發生危險的事情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讓你做。」

「這可是我的主意。」應天青一面說一面運行眞氣。

「我不要——」柔柔叫出來，她想阻止，可是根本阻止不來。

應天青也正是這個意思，一面繼續運行眞氣，一面叮囑。「你眞的知道我的心意便好了，千萬記着找一個適當的地方藏起來。」

「我會這樣做，可是我不要你的陽氣。」柔柔着急的叫嚷，她眞的不想應天青受到任何傷害。

應天青又笑了。「後果會怎樣我也不知道，但總要試試的，沒有人能夠阻止我，包括你在內。」

柔柔呆住，應天青所說的無疑是事實，陷空老祖等人已離開，她又是被封成浮雕一樣，的確是沒有人可以阻止應天青的了。

應天青也沒有再多說什麼，眞氣繼續運行，一股接一股，度進浮雕內。

柔柔完全沒有抗拒的餘地，心越來越急，舒服的感覺却越來越甚，應天青眞氣帶動的陽氣無疑是有很大的作用。

應天青的肌膚與眞氣運行的同時逐漸發紅。「別再叫我了，否則一個引導不好，便會走火入魔，前功盡廢。」

柔柔無可奈何的歎一口氣，不再作聲，眼淚却是不由自主的淌下來。

應天青眞氣運至十二重樓，一個身子逐漸有火冒出來，肌膚赤紅一片。

他感覺浮彫上彷彿有一股吸力將他的眞力度引過去，再與另一股熱力揉合起來，他知道那是浮彫上的陽氣。

柔柔本能以陰氣保護自己，那股陽氣遇冷而凝結，變成了一道氣牆，反而將她囚起來。

她若是未被囚住，還可以引取天地間的陰氣將那股陽氣驅走，現在有心無力，便有如在煉獄中。

那股陽氣雖然凝結，但柔柔的感覺仍然是灼熱難當，只有應天青的眞力透進來，帶動那股陽氣遊走，陰氣亦有移動的餘地，聚向柔柔那邊，柔柔才感覺好一些。

那股陽氣很自然的要將應天青的陽剛眞氣引進來，揉合在一起與陰氣對抗，不知道這種移動便與陰氣脫開，不再凝結。

應天青也就是明白這個道理，不停將眞氣輸進去，他眞氣雖然強勁，但這樣有出無進，亦不是一件樂事，逐漸他有一種乾涸的感覺。

這時候他的眞氣也眞的已接近完盡的了，若是再要他運行輸送出去，他已經有心無力，可是那股陽氣已順其自然，將他的眞氣抽取過去。

到他的眞氣接近乾涸的時候，那股陽氣必然與陰氣分離，自然遊移於天地間，柔柔如釋重負，馬上一掙而出，那

股陽氣沒有了目標，立時飛射向天際太陽那邊。

太陽立時微亮起來，那股陽氣在地面上看來强勁，到了太陽那邊便變得很弱的了，也只能夠令太陽稍爲光亮一些。

應天青與之同時倒在幻波池上，他的眞氣已然抽乾，人就像一個空殼，連站也站不穩的了。

水花飛濺，應天青枯葉也似的漂浮，他雖然看得見，但連回頭的氣力也沒有。

柔柔這時候正飛舞在天空中，陽氣一散，她便回復本來，天地間的陰氣迅速補進，她的功力又回復最初的威力，自然而然的半空中一個盤旋，迅速落在應天青身旁，將應天青抱起來。

「應大哥——」她驚叫。

應天青的面色實在太難看，青白得毫無血色，有如白紙般。

應天青喘息着。「答應我，找一個地方藏起來，別理會玄門正宗的人。」

柔柔歎息。「我會的，可是不管怎樣我也要令你回復本來。」

應天青笑笑。「只要你不再跟玄門正派的人作對，我就此離開人世也不會遺憾。」

柔柔苦笑。「應大哥到這時候還不肯信任我？」

應天青搖頭。「我只是担心你們相鬥下去，只有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傷亡。」

柔柔很認眞的。「你放心好了，在我恢復你的健康是最要緊的。」

「我眞氣散盡，只怕不能再支持多久。」應天青的語聲弱之極。

他實在很清楚他自己的眞氣已抽乾，即使有一個相同功力的人將本身的眞氣度進他體內，不可能再令他恢復正常。

他體內既然絲毫的眞氣也沒有，對外來的眞氣根本起不了吸收作用，除非有一個眞氣綿綿不絕的人不停將眞氣輸進去，固本培元，令他的眞氣再生，再吸收外來的眞氣然後才能夠回復正常。

這種人目前就只有一個陷空老祖，但陷空老祖又怎會做這種事？

想起陷空老祖，應天青不由苦笑。

柔柔完全知道他心中所想的是什麼，忽然問：「眞氣只是一種氣？」

應天青點頭。「是的。」

「跟陽氣一樣的東西，所以能夠與陽氣融合起來，發揮作用，將我救出生天。」柔柔沉吟着。「也即是陰氣一樣的東西。」

應天青一怔，脫口一句：「你不要想將陰氣度進我體內。」

「這是唯一救你的辦法。」柔柔點頭。「我知道這需要一段時間，沒有陽氣的威脅，對我來說這可不是問題。」

應天青搖頭。「你不明白我練的是玄門正宗。」

「我們能夠結合在一起，可知道大家是可以相互接受的。」柔柔忽然歎一口氣。「你所以反對是担心吸入了我的眞氣後會變得邪惡。」

應天青呆一呆。「我不想做我不願意做的事，但我若是變得邪惡，願意做的便是邪惡的事了。」

柔柔歎息着。「我心中一些邪惡的念頭也沒有。」

應天青想想。「那些妖人的思想也許會影响到你將來的行事作風。」

「他們能夠影响我？」柔柔不以爲然。「若是這樣，我現在也不會留在你身旁。」

應天青勉强仰首望天。「我不知道將來會變成怎樣，可是我願意現在便離開，那將來即使變成怎樣，我也管不到的了。」

「你這是逃避現實。」柔柔搖頭。「你不是這種人。」

「我實在担心。」應天青苦笑。「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喜歡過什麼人，你是第一個。」

「所以你更應該相信我。」柔柔非常堅定的。「不管怎樣，我也要救你。」

她的身子隨即旋轉起來，轉成了一股旋風旋向天外，剎那間消失不見。

這邊陽氣消散，她知道那邊陷空老祖必然有感覺，一定會趕來這裏，一看究竟，所以她必須離開。

她不知道要多少時間才能夠令應天青恢復正常，也所以她必須找一個絕對完全的地方藏起來，最好當然是陷空老祖找不到的地方，否則也要秘密到在陷空老祖找到來之前已可以將應天青救回。

* * *

柔柔並沒有判斷錯誤，應天青這邊才將陽氣引發，那邊陷空老祖便已察覺，他與一衆玄門正派高手正在陷空島上慶賀陰魔的被囚。

陷空老祖一生在研究種種出類拔萃的東西，酒正是其中一樣，了結心頭大事，他高興起來便拿出精心研究釀製出來的陳年佳釀。

大家都知道陷空老祖釀酒本領，一開那酒香不由都眉飛色舞。

才將第一個酒醒開封，陷空老祖突然便眉頭大皺，每當危險降臨，多少他總有些先兆。

除了陰魔，這時候還有什麼會帶來危險？一個念頭還未轉過，他便發覺太陽已亮起來。

那雖然是微亮，已足以令人在意，非獨陷空老祖，就是其餘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也發現了。

唯一能夠令太陽回復光芒的只是陽氣，幻波池的陽氣沒有可能隨便冒出來，那唯一的就是封着陰魔的那股陽氣。

以當時的情形看來，陰魔應該被封死在幻波池上，那股陽氣也不可能隨便消去。

到底是什麼原因？陷空老祖那剎那一連轉了好幾個念頭。

百禽大師、極樂眞人、果然和尚不由自主聚上來，以奇怪的目光看着陷空老祖。

他們看過陷空老祖狠狽對付陰魔的神態，却從未見過陷空老祖這麼困惑的表情。

極樂眞人忍不住問：「老祖，那太陽

是不是突然亮起來？」

果然和尚接一句：「我看是亮起來的了，果然亮起來。」

百禽大師接問：「是不是幻波池的陽氣已經可以從地肺出來？」

陷空老祖搖頭。「那就絕不會只是一股，一定全部出來，太陽回復本來。」

極樂眞人點頭。「有道理，要出便全部出了，不可能少許少許的。」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百禽大師嘟喃着。「不會天地間另外有陽氣流竄，這時候才聚起來吧。」

「當然不會。」陷空老祖歎一口氣。「天地間全是陰氣，陽氣根本沒有躲藏的餘地，否則也不會竄進幻波池去。」

「即使有剩餘的也該在陰氣中滅絕的了。」極樂眞人想想。「天地間僅存的相信就只有困着陰魔的那股陽氣了。」

百禽大師聳然動容。「莫非那個陰魔突然回復本領，將陽氣逐出？」

「以你們看，有沒有這種可能？」陷空老祖又歎一口氣，「陰魔已經被凝成浮影，若是她可以掙扎出來，絕不會等到現在。那股陽氣若是不能夠將她困住，也根本不會變成那樣。」

「以老祖的意見，到底是什麼原因？」極樂眞人雖然道行高深，到底想不出來。

「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什麼將那股陽氣引走，那股陽氣也因而聚在太陽那邊。」

「有什麼能夠？」極樂眞人追問下去。

百禽大師接問：「是不是天地間的陰氣？」

「陰氣遇着陽氣只會將陽氣凍結，收縮得更加結實，相反，若是有另一股陽氣出現，兩股陽氣便會相融，化為烟飛。」陷空老祖歎息着。「那若是幻波池地肺的陽氣，陰魔在脫身同時，是必會被陽氣化為灰飛，太陽也絕對不是這樣子。」

「那何來的陽氣？」極樂眞人追問下去。

「應天青──」陷空老祖看着極樂眞人。「我們將應天青留在那兒，就是個大錯。」

「他留在那兒有什麼不好？」金神君接上口。「你不是要他面壁思過？」

陷空老祖長歎。「我就是想不到其他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金神君不以為然的看着陷空老祖。

「陰魔所以能夠變成那樣子美麗，完全是因為應天青畫了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他化了三月多時間才完成那幅畫，若說對那幅畫沒有感情，是沒有可能的事情。」陷空老祖搖着頭。「就是因為那一份感情，他才會失職，以致萬仙誅魔陣不攻自破。」

「這是過去的事了。」金神君不由自主的一聲冷笑。

「我只是要問換轉是你，會不會眼巴巴看着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受苦？」

「當然不會。」金神君應得很爽快。

「問題就是在這裏，倘若應天青發現可以將陽氣引走，解除陰魔的痛苦，你以為他會怎樣？」

「這個還用說，當然是把她救出來。」金神君這句話出口，不由得怔住。

陷空老祖接一聲：「對──」

「可是他怎能夠？」

「他能夠的，也只有他一個有這種本領。」陷空老祖看着金神君。「你大概知道他是我們玄門正宗罕見的九三郎君。」

「對啊──」金神君對於這一點當然肯定。

「所以他雖然與陰魔一起，並未受到任何傷害，也所以他能夠將眞氣化為陽氣，將凝結的陽氣引出來，令陰魔有脫身的機會。」

金神君仍然有些懷疑。「他有這麼強勁的眞氣？」

「我已經說過了，只有他才能夠執掌萬仙誅魔陣，那麼多人的內力都聚在他身上，他的功力已不在我之下，我能夠從地肺將少許陽氣引出來，他要將眞氣化為足以融化陽氣的眞氣，自然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陷空老祖態度極其認眞。

金神君沒有再作聲，陷空老祖沉吟着。「當然，這一來，只怕他也不好過。說不定功力盡毀，有如一個廢人。」

「他應該會考慮到的。」金神君目光再轉回陷空老祖面上。

「那便不會有現在這種情形發生了。」陷空老祖乾笑一聲。「不過你也不必為他担心。」

「為什麼？」金神君悶哼。「無論出了什麼事，我也不想看見他變成一個廢人。」

「陰魔不會讓他變成廢人的。」陷空老祖語重心長的。「以她的魔力，不難將應天青救回，只是自此多了魔性，應天青又將是另一個模樣。」

「不會吧──」金神君很懷疑，在他身旁的啞巴也是一樣的反應。

「沒有人知道在魔力影响下會做出什麼事情，你不要忘記，應天青若是已變成廢人一個，連抗拒的餘地也沒有的了。」陷空老祖一頓一歎。「不知道魔力對他的影响怎樣，若是變成了另一個魔人，以後我們便更加麻煩了。」

「你意思是他會傷害我們？」金神君隨又衝口而出。「不會的。」

「希望當然是不會。」陷空老祖實在提不起興趣跟金神君再說下去。

極樂眞人忍不住插口：「老祖，我以為我們應該回到幻波池一看究竟。」

「回去看看也是好的，有些事雖然已經發生，還是眼見為實。」陷空老祖迷惑的。「當眞是老了，怎可能一而再出錯？」

所有人齊皆呆住，「老」這個字竟然會出在陷空老祖口中，當眞是難以置信的事。

陷空老祖也好像不知道自己說過什麼，一道光華祭起來，往幻波池那邊飛去。

衆人亦連隨將劍光祭起來，一齊追在陷空老祖身後，飛向幻波池。

他們趕到幻波池的時候，柔柔、應天青當然已不在，幻波池就是那樣子，

水波蕩漾。

極樂眞人落在幻波池邊，四顧一望，一聲歎息。「老祖不幸言中。」

半邊神尼忍不住悶哼一聲。「本來就是不幸。」

極樂眞人早知道她這種怪脾氣，沒有理會，半邊神尼馬上轉向陷空老祖。「我們早該到來的。」

「有什麼分別？」陷空老祖淡然一笑。「我們不可能再引取第二股陽火，亦沒有第二個霹靂子。」

半邊神尼閉上嘴巴。

陷空老祖仰首望天。「這時候他們必然會躲起來，伺機採取行動。」

「那我們應該出動去把他們找出來。」極樂眞人說着以疑惑的目光看着陷空老祖，他實在奇怪陷空老祖的不積極。

陷空老祖果然慢條斯理的。「不用着急，什麼時候找也是一樣。」

半邊神尼冷笑。「老祖好像不想早一些解決這件事，什麼原因？」

她一向偏激，雖然面對陷空老祖，也只是稍爲收斂一些，也不管陷空老祖有什麼感受。

陷空老祖若無其事。「陰魔現在已回復功力，我們除非在她替應天青療傷的時候動手。」

「這有些乘人之危——」金神君衝口而出。

「陰魔可是魔？」半邊神尼馬上來這一句。

「除惡務盡，有時是不能計較這些小節的。」百禽大師接上這一句。

金神君閉上嘴巴，他不能夠判斷這是否正確，更知道他是應天青的朋友。

他也知道應天青必定是心愛陰魔，否則絕不會耗盡眞元去救陰魔，至於陰魔到底是不是玄門正派眼中那麼的恐怖他也不敢肯定。

到現在爲止他還未見過陰魔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但也不能夠因此而相信陰魔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

對自己的立場他現在還未能夠確定。

陷空老祖顯然很清楚他的心態，目光在他面上一轉。「人性不一定好，魔性也不一定壞，可是這個魔的存在，直接影响大家的生命安全則是無可置議。」

金神君無可奈何的揮手。「既然你們要把握機會出手，那還等什麼？」

陷空老祖微微一笑。「現在他們必定會找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起來，天下之大，我們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找到他們？」

「連你也沒有辦法，還有那一個有辦法？」金神君打一個哈哈。

極樂眞人接問：「老祖不是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可以追尋妖魔所在？」

「那對一般的妖人是有作爲的，對魔可是起不了多大作用，陰魔也必然已考慮到這方面。」陷空老祖沉吟着。「但也不是沒有辦法。」

「那是什麼辦法？」極樂眞人追問。

陷空老祖稍作猶疑，百禽大師隨即問：「老祖可是不便說？」

「這說來不是我們玄門正派該做的，可是正如大家說，除惡務盡。」陷空老祖歎一口氣。

「老祖請說。」極樂眞人認眞的上前詢問。

「同氣相求，陰魔在什麼地方，那些妖人總會找到的，我的意思是去找那些妖人，將他們迫至生死關頭，然後故意放他們一條生路。」

衆人聽着不由又呆在那裏，這種辦法他們非獨已不知多久沒有想過，甚至已開始淡忘。

這在他們來說已是俗套，已不值得再花這種心思，他們已是一羣脫離俗世的人，早已盡量在排除俗套。

陷空老祖目光一掃，以他的聰明，當然明白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不由一聲苦笑。「大家的心意我很明白，這種辦法實在很俗套。」

極樂眞人沉吟着問：「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最好的辦法也就是最簡單的辦法。」陷空老祖又苦笑。「最快捷的辦法也就是最簡單的辦法。」

極樂眞人突有所悟的。「我明白了。」

百禽大師隨即亦一句：「原來是如此這般。」

半邊神尼聽到這下子仍然不明白，嘟喃着：「這到底什麼回事？」

「老祖果然反璞歸眞了。」果然和尚顯然已明白，接一聲佛號。

半邊神尼一聽這句話不由得一怔，面上隨即露出苦惱的神態。

果然和尚再一聲佛號。「我們一直在追求的原來就是我們早已在放棄的。」

「錯了——」陷空老祖大搖其頭。「我們一直在追求的根本沒有追求到，只是將簡單的事情轉變爲複雜，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再將複雜轉變回簡單。」

「哦——」果然和尚呆一呆。「我以爲我已經明白了，其實並不是。」

「也許天下間根本沒有所謂化境，我們只是在白花心思。」陷空老祖長歎一聲。「陰魔出現以來我一直在花心思，追尋種種可以解決的好辦法，可是想到現在，還是老辦法。」

極樂眞人嘟喃着。「我們尚未到老祖的境界，就是連老辦法也想不出來。」

「這些老辦法大家其實都曾經放在心上，只因爲是老辦法，刻意不去想。」陷空老祖無可奈何的。「我所以去想，因爲是無計可思，又不得不思。」

「老祖果然是老祖。」果然和尚突然來這一句。「我們就用這個老辦法好了。」

半邊神尼悶哼。「那由得你做主？」

果然和尚乾笑。「只是老祖的意思。」

半邊神尼這才閉上嘴巴，陷空老祖目光回轉到她面上。「半邊，這又何苦？」

半邊神尼想說什麼，突然又閉上嘴巴，有好些事她似乎已被陷空老祖點化。

陷空老祖目光轉回衆人面上。「大家若是不反對，我們就按照這個老辦法行

事好了。」

眾人目光齊落在陷空老祖面上，都沒有作聲，他們因爲陷空老祖的說話無疑明白了很多事理，然後發覺一直在轉圈子，即使去到陷空老祖的境界，也不外是回到本來的境界，難免是有些失望。

他們原以爲拋開世俗之見便已是超凡，超凡接而入聖，得道飛昇，現在發覺超凡原來就是歸凡，入聖飛昇，不知何年何日。

陷空老祖目光一轉再轉。「大家也不用失望，可能我由開始便走錯了路，所以才會繞圈子，到這般境界。」

極樂眞人苦笑。「老祖若是走錯，我們也不會走對的了。」

玄門正宗一脈相承，大家都是朝着一個方向走，最先的一個走錯，其餘的也不會走對的了。

陷空老祖到底是宅心仁慈，明知道說也是白說，還是說了。

各人的心情與極樂眞人並無分別，但陷空老祖這樣安慰聽來還是舒服一些。

百禽大師沉吟着接問：「老祖是否能夠肯定那些妖人一定會找到陰魔所在。」

陷空老祖有點肯定的。「若是他們也找不到，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了，只是一個陰魔已令我們一籌莫展，再加上應天青，若是也沾染了魔性，一齊行動，更就不可收拾。」

百禽大師一再沉吟。「我只是担心那些妖人根本不知道陰魔所在。」

「不用担心，這就正如陰魔最初降世，一無所在，却主動找到禹鼎的所在，將那些妖人救出生天一樣，完全是憑一種感覺。」陷空老祖淡然一笑。「只是要將那些妖人找出來，也要一段時間，陰魔必定已叫他們躲藏起來。」

極樂眞人點點頭。「無論如何，那麼多妖人，總是一個大目標。」

「正是這意思——」陷空老祖探懷取出一個羅盤也似的東西，突然又放下。

這東西本來可以測度陰氣的輕重，從而可以追尋那些妖人的下落，可是現在天地間一片陰寒，根本已起不了作用的了。

極樂眞人看在眼內，苦笑一下。「看來我們追尋那些妖人，只有用最原始的方法。」

「這未嘗不就是反璞歸眞。」百禽大師自嘲的接上這一句，痛惜地摸摸頭頂雀巢內的雀鳥。

那些雀鳥在他的保護下尚且微微在發抖，其他的雀鳥會怎樣他實在不敢想像。

這一羣玄門正派的高手也就由幻波池開始，四方八面的搜索開去，追尋羣妖的下落。

＊　＊　＊

陰魔柔柔這時候已將應天青安置在她認爲最安全的地方，那也就是穿透幻波池地肺的另一端，却是與幻波池相反，是一處極爲陰寒的地方。

與禹鼎所在的那個火山口比較，這個地方的陰氣無疑是沒有那麼重，亦相差無幾，但表面分別却是非常大。

火山口一帶一片荒涼，這一帶却是漫山遍野花草樹木，景色也頗爲美麗。

表面上看來，這的確不像是陰寒的地方，但陰寒的地方也一樣有適宜這種環境生長的花草樹木。

柔柔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實在頗見心思，她也就在附近找到一個寬敞的岩洞，將應天青安置下來。

岩洞內長滿了地面難得一見的奇花異卉，經過陰魔柔柔的悉心佈置，立時就像是人間仙境一樣。

到某一種境界，仙境魔境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柔柔絕無疑問帶着應天青心目中那種女孩子的仔細溫柔，在替應天青療傷之前，已考慮到應天青傷癒醒來之後的感受。

在她的魔力下，要將岩洞變成人間仙境也似的地方，當然是很簡單的一回事。

一切安排妥當所花的只是很少的時間，與之同時，柔柔已開始將她的陰氣推進應天青體內。

她也是担心應天青不容易接受那些陰氣，先自將陰氣提煉了一片，希望變得與應天青更適合，他當然知道應天青乃是玄門正宗罕有的奇才，就是她的陰氣直接輸入應天青體內亦沒有多大影響。否則他們根本也不能結合。

可是，她實在有點担心應天青，還有一點令她顧慮的就是她到現在還不能肯定她的魔性是否會與之同時進入應天青體內，對應天青又有什麼影响。

她只是盡量不想將魔性注進去，當她有這個念頭同時，她的魔性便留在體內，與陰氣分開，只是那股陰氣不停的輸進去。

她的顧慮事實也合理，若是她的魔性注進去，到時只要她喜歡，無論她怎樣做，應天青也不會反對，而且會迎合她的心意，去做她喜歡做的事情。

她知道應天青担心的是這件事，也絕對尊重應天青的心意，所以雖然應天青現在完全沒有掙扎抗拒的餘地，任由擺佈，她還是這樣做。

對她來說，這樣做消耗的陰氣當然很多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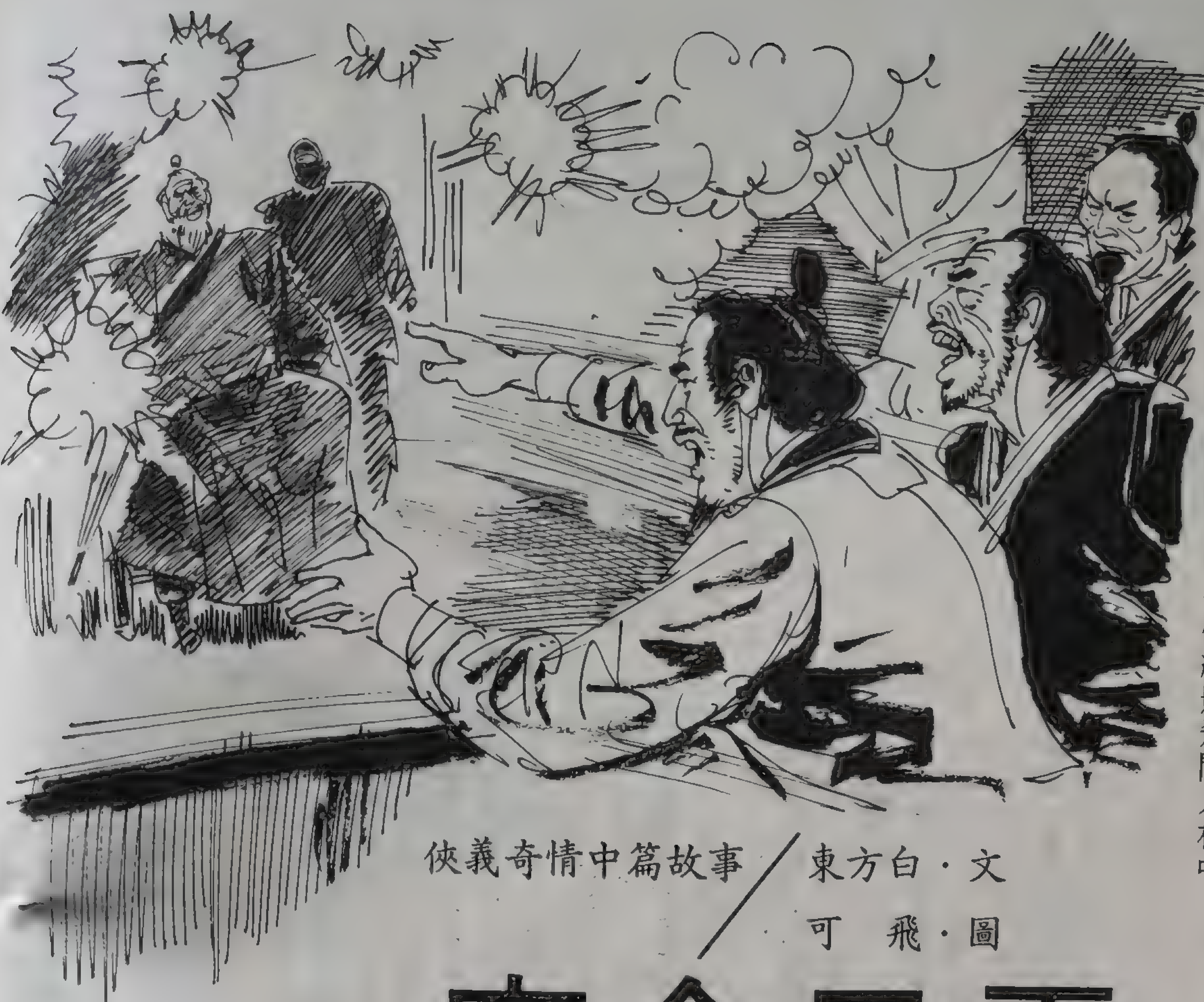
她的陰氣輸進應天青體內，將應天青體內被損的部份完全彌補起來，再加以鞏固，然後散發到每一分肌肉，將裏面接近斷絕的血脈重新接合，恢復生機，再壯大起來。

這說來簡單，可是到應天青完全恢復了生機，變回一個正常人，足足花了三天三夜。

這三天三夜，柔柔完全沒有休息，一點一滴，以陰氣將應天青的血脈接續重生，到完全成功，她亦心力交瘁，一頭黑髮變得銀白，面容也變得很恐怖起來，可是她仍然美麗。

這種美麗當然會令人看來爲之心碎，應天青也就有這種感覺，在恢復一半元氣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他看得很清楚，即使不看，只憑互通的心意他也明白柔柔的心意。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雲風傘魔

恥廉顧妄身脫求　賤淫生天婦寡騷

上文提要：

惡貫滿盈的司馬英接受着火燒的酷刑時，孫寒香終究不忍，欲加制止，却遭反對，南宮白甫見母親痛苦無助之神情，遂一脚踢走司馬英，讓其逃脫，朱芳芳因而大怒要殺南宮白，得衆人勸阻，南宮白還在衆目睽睽之下拜見岳母，平息干戈……南宮白、朱麗葉及樓兩層在押解七嫁寡婦方君及南海酒客宇文高途中，忽見三個銅人與一條紅影飛閃入林中……

「雲烟叟」已經發現了那邊的事，沉聲道：「宇文高，你敢吃裡扒外……」

外字未了，「七嫁寡婦」方君悶聲不響，十指交彈「落英甲」離指射出，十道勁風，逕射「雲烟叟」全身大穴。

「雲烟叟」吃了一驚，噴出一道罡烟，同時掄起大烟鍋向「落英甲」砸去。

然而，宇文高那能放棄這等機會，他早已又含了一大口酒，在「雲烟叟」手忙脚亂之時，張口噴出。

「雲烟叟」悶哼一聲，被射在面門之上，滿面開花，倒了下去。

「七嫁寡婦」也沒閒著，在朱麗葉一楞之間，又是十道鋭風，射向朱麗葉的下盤。

朱麗葉疾拔而起，堪堪讓過，那知宇文高手持大酒葫蘆，用力一震，一道奇大的酒箭疾射而出。

朱麗葉身懸半空，且未防他這一手，立被射中，嬌呼一聲摔了下來。

宇文高喝聲：「快走！」

「七嫁寡婦」道：「待我先把他們宰了再說——」

「嘿嘿……」一陣陰笑來自方君身後，兩人悚然轉身，只見「五花肉」黃奮、「水上飄」馬帝、「鐵掃帚」金九、「無雙刀」洪寬和「八臂雷公」史不秀等人已站在三丈之外。

而且他們藏起的四個大包，也放在一干魔頭身旁地上。

「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面色大變，他們深知插翅也逃不了。

「七嫁寡婦」桃花眼一轉，踏著春風俏步，向「五花肉」走去，道：「黃副敎主，我方君崇拜你已久，只是沒有機緣……」

「五花肉」作惡多端，就是不喜酒色，沉喝一聲「拏下！」

突然「水上飄」馬帝向「五花肉」抱拳道：「副座，據馬某所知，這批財寶之中，尚有一半眞珠和幾個貓兒眼，都値數萬両銀子，大概藏在他們身上！」

「五花肉」冷笑道：「搜！」

馬帝獰笑連連，首先向宇文高，道：「宇文當家的，難道還要我親自動手？」

宇文高道：「東西不在我們身上，你搜就是了！」

馬帝厲聲道：「脫衣！全部脫光！」

宇文高眼看不脫是不行了，乖乖把衣衫脫光，只賸下內衣內褲，道：「馬當家的，你摸摸就知道了！」

馬帝冷笑道：「你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婦，我才沒有胃口，自己脫光！」

宇文高道：「馬當家的可否高抬貴手，這未免太不像話！」

「啪」地一聲，一記耳光打得宇文高鼻青眼腫，乖乖地把僅有的內衣褲脫了下來。

「五花肉」道：「把那兩個少女點了穴道！」

「八臂雷公」把朱麗葉和百里香點了穴道，但一干魔頭仍未發現大樹上有人。

宇文高脫得一絲不掛，尷尬狼狽之態難以形容，一干魔頭哈哈大笑，宇文高這時老臉泛紫，如果地上有個洞，他一定會鑽進去。

馬帝走到「七嫁寡婦」面前，道：「方

君，妳一生的拿手好戲，就是脫褲子，不過，妳在這多人面前大脫特脫，恐怕還是第一次吧？」

「七嫁寡婦」媚眼一飛，道：「我已是黃副座的人了，馬帝，你敢？」

「五花肉」「桀桀」怪笑一陣，道：「掌嘴！」

馬帝狗仗人勢，左右開弓，「叭叭叭叭」四個大耳光，打得方君兩頰紅腫，口角淌下血漬。

馬帝道：「浪貨，快脫呀！」

「七嫁寡婦」可不是怕羞，她有秘密藏在身上，一脫光就露出馬腳來了，仍然扭著水蛇腰，道：「黃副座，能不能網開一面，老身終是本幫之人，說出去於本幫名譽有損！」

「五花肉」又是「桀桀」怪笑一陣，道：「好賤婦！妳也知道『名譽』兩字，馬當家的，快搜！」

馬帝出手逾電，「刷」地一聲，方君的上衣應手而落，露出了粉紅色的內衣。

「刷！」內衣扯下，又露出大紅的肚兜，兩個軟綿綿的肉球顫巍巍地，把一干魔頭的目光全部吸住，只聞「國嘟國嘟」吞唾沫之聲不絕於耳。

「刷！」大紅肚兜應手而落，「七嫁寡婦」上身全裸，細皮白肉，勾魂攝魄。

別看她年已四旬，身上連一點皺紋也沒有，如果把她的面部遮起來，光看這個上身，定以為是二十許人呢！

「七嫁寡婦」媚眼亂飛，她知道一干魔頭都像冬天的蘿蔔凍「動」了心啦。

馬帝沉聲道：「方君，褲子由妳自己來脫！」

「七嫁寡婦」桃花眼亂轉，似在籌謀逃脫之計，她猛一抬頭，突然發現了大樹密葉之中藏有三個人，而這三個人都是絕世高手。

她心中一動，有了轉機，却不動聲色，道：「馬帝，我脫就是了，你退下去！」

馬帝退了三步，一干魔頭都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只見她一扯褲帶，「刷」地一聲，大紅褲子立即落在脚面之上。

「啊！」一干魔頭驚呼了一聲，原來，她那兩腿白嫩細膩，光澤如油，好像吹彈得破，一捏一泡水。

但她裡面尚有一條內褲，她輕輕欵擺著豐腴的玉臀，對「五花肉」嗲聲道：「黃副座，難道一定要脫光？」

馬帝道：「當然！」

「七嫁寡婦」道：「這樣吧！老娘讓你摸一下，裡面有沒有東西一摸便知！」

馬帝一聽這個便宜可不小，正要答應，「五花肉」沉聲道：「摸寶之人必須素日表現良好，本副座才能相信！」

此言一出，無疑的是懷疑馬帝靠不住，如果他懷有私心，摸到了也說沒有摸到，豈不被他出賣？

馬帝道：「難道副座不信任在下？」

「五花肉」道：「因為你過去曾纏過她，足見你對她已生覬覦之心，殊難令人相信！」

「五花肉」眼光一掃，一干魔頭都表現出一臉正氣，表示自己可靠，其實心裡巴不得「五花肉」派他們去摸。

「五花肉」看了半天，似乎都不滿意，突然「鐵掃帚」金九肅容道：「副座，在下一生無所不好，就是不近女色，副座千萬別派我去！」

「五花肉」道：「那麼就是你了！」

「鐵掃帚」心中開了花，故作懼怕之色，道：「副座……你高抬貴手吧……」

「八臂雷公」一看這一手很靈，為了摸一下天下尤物，立即心生一計，混身發抖，坐在地上。

「五花肉」不由一怔，道：「史當家的，你這是甚麼毛病？」

「八臂雷公」吶吶地道：「副座……這件事怪難為情的，還是不要說出來吧！」

「五花肉」沉聲道：「快說！」

「八臂雷公」道：「我自小養成一個毛病，只要一接觸女人，混身發抖，起雞皮疙瘩，剛才我以為你要叫我去摸，所以……所以我又犯了毛病。」

一干魔頭一看，果然他身上起了雞皮疙瘩，而且混身瑟索直抖。

「五花肉」冷笑一聲道：「一個不喜女色，固然是美德之一，但像你這樣未免太過份了，本副座臨時改變主意，派你去摸，練習練習！以後也好娶妻生子！」

「八臂雷公」喜上心頭，顫巍巍地站了起來，道：「副座……我的手直抖！」

「無雙刀」洪寬心想，這小子更絕，眼看這便宜被他得了，那能甘心，眼珠一轉，大呼一聲「救命哪！」撒腿就跑。

一干魔頭不由楞住。

「五花肉」厲聲道：「站住！」

「無雙刀」悚然止步，道：「副座，嚇死我了！」

「五花肉」冷笑道：「你怕什麼？」

「無雙刀」牙齒打戰，道：「我……我一聞到女人身上的味道……就……就想嘔，而且……是三日之嘔！」

「五花肉」冷笑道：「我想不到你們還有這些毛病，這樣吧！你們三人一齊上前摸一遍！」

三人心裡直樂，而「七嫁寡婦」一點也不在乎，而且向三人直飛媚眼。

此刻却氣壞了「水上飄」馬帝，他知道三人是裝的，世上那有這種怪毛病的，沈聲道：「副座別聽他們胡說，世上那有——」

他語音未畢，三個敗類已經撲了上去，只聞「刷」地一聲，三隻手同時伸入褲襠之中，接著就傳來三聲慘呼。

一干魔頭不由一怔，只見三個敗類伸進褲襠的三隻手已經被切斷，各拖著殘臂踉蹌後退。

三隻斷手，自「七嫁寡婦」的褲角內掉落地上，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一干魔頭不由驚得全部楞住，褲襠中非但無寶，而且還有刀子，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他們那裡知道「七嫁寡婦」的厲害，她雖然淫毒無比，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沾到便宜，必須她看得順眼才行。

因此，她預防被人施暴，乃特製了一個活動剪刀，裝在腰上，而那剪刀口却在那三角地帶，只要兩腿一夾，剪刀立即合攏，三隻人手自然要被剪斷。

「五花肉」不由大怒，道：「馬帝，你再上去摸一下！」

馬帝大步走近，出手逾電，「刷」地一聲，竟將「七嫁寡婦」的內褲整個撕了下來。

「啊！」

一干魔頭驚呼一聲，原來那特製的剪刀是以一個圓圈套在腰上，剪刀口垂到陰私之處，鋒利無比。而且那幾個猫兒眼和一串大珍珠也掛在那鋼圈之上。

「五花肉」厲喝一聲：「拏下！」一干魔頭紛紛撲上。

「七嫁寡婦」早已成竹在胸，一指大樹，厲聲道：「快看！」

衆人抬頭一看之時，只見三條人影同時飄落下來，正是南宮白母子和朱芳芳三個人。

南宮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身法，飄到兩女身邊，出手解了她們的穴道。

就在這個同時，「七嫁寡婦」光著屁股，疾奔而去，她胯間那一串大珍珠和猫兒眼，與那鋼剪相撞，發出「叮噹」之聲。

「五花肉」自知不敵，正要逃走，南宮白身形一閃迎面攔住，道：「黃奮，你能逃得了麼？」

「鐵掃帚」金九大喝一聲，掄起巨大的鐵掃帚摟頭砸下。

南宮白不避不閃，伸手一托一抓，立即奪了下來，金九竟被震出一丈多遠，虎口震裂，鮮血直流。

南宮白冷峻地道：「『混沌叟』雄心勃勃，妄想獨霸武林，號令天下，我南宮白要叫你們開開眼界，看看那一個厲害，你們若能從此退出『混沌教』，尚不失爲明智之士，反之，命運之慘，和『混沌叟』差不多！」

說畢，暗運元嬰眞氣於兩掌之上，只見那柄鑌鐵掃帚由黑變灰，由灰變紅。

「啊！」

一干魔頭駭然暴退三大步，南宮白兩手一陣急扯，將通紅的鐵掃帚拉成一根紅棒，然後將鐵棒拉成十四段，做成十四個兩頭尖銳的錐子，道：「大家一齊動手，一個也別想走！」

此言一出，朱芳芳逕奔「五花肉」，孫寒香接住了「水上飄」馬帝和「八臂雷公」史不秀。兩女接下「無雙刀」、「鐵掃帚」及「南海酒客」等人。

不出十餘招，「五花肉」已被朱芳芳震出五六步之遠，南宮白一閃而至，伸手抓住他的長髮。

「五花肉」身爲綠毛幫副幫主，竟被一個年輕人抓住頭髮，不由面色大變，用力一掙，根根綠髮都被拔了下來。

他誠心想犧牲綠髮，掙開南宮白的束縛，那知南宮白早已成竹在胸，左手中那個鐵棒，又變成通紅之色，向「五花肉」的琵琶骨上一戳，「嗤啦」一聲，冒起一股青煙，南宮白把那鐵棒一彎，竟變成一個圓圈，有如精工打造一般。

此刻孫寒香已將「水上飄」馬帝及「八臂雷公」史不秀制住，南宮白如法泡製，將他們的琵琶骨戳穿，連接起來。

這幾個高手，也算是綠毛幫的精英，落得如此之慘，一個個都切齒不已。

「五花肉」道：「你小子不必發狂，除非你殺死我們，不然的話，端午節我們會看到你們濺血在『混沌教』之中！」

南宮白冷峻地道：「正因爲端午節我們要去『混沌教』，所以才留你們活口，叫你們死得沒有話說！」

他飛起一腿，「叭」地一聲，把「五花肉」踢出數丈之遠，一干魔頭都以鐵鍊相連，「嘩啦啦」一聲，跟著栽出一丈多遠，爬起來狼狽而去。

兩女拍手道：「痛快，痛快！這一手足使綠毛幫胆戰心驚！」

南宮白道：「兩位長輩怎會傷得如此之重？」

朱芳芳道：「還不是你那寶貝媽媽，她建議兩人分開找一遍，結果被『混沌叟』遇上，各個擊破，都受了重傷！」

南宮白道：「難道『混沌叟』擊傷兩位前輩之後，竟能罷手離去？」

孫寒香道：「在爲娘受傷之時，『混沌叟』本要施暴，不知怎地，他突然暴吼連連，疾馳而去，好像有人暗算於他！」

朱芳芳道：「不錯，我也是如此，可能是有人將他引走，而將他引走之人的身手必定很高！」

南宮白心想，能將他引走而未被他發現，此人可能是綠毛幫幫主，但他爲什麼要救媽媽？

孫寒香道：「走吧！我們要盡快趕回城隍廟，我對他們幾位實在不放心！」

南宮白道：「樓兩層押著『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兩人，分明已被他們暗算，孩兒要去找一下，兩位長輩先走，我隨後就到！」

南宮白帶著兩女，向另一方向馳去，過了三四山頭，只見一個高大的身影搖搖晃晃地踽踽獨行，分明已經受了傷。

南宮白目力奇佳，雖是夜晚且隔數里之遠，仍然看出是樓兩層，急道：「快，前面正是老樓，他已經受傷了！」

三人立即急馳，只見樓兩層進入一片樹林之中，一閃不見。

三人掠到林邊，突聞樓兩層大叫一聲「妖怪！」三小不由一怔，立即隱於一株大樹之後望去，不由大搖其頭，心想，眞是寃家路窄。

只見「七嫁寡婦」方君，全身赤裸，面對樓兩層而立，一點羞恥之感也沒有。

樓兩層瞪著一雙牛眼，面色大變，道：「老妖婦，妳……是人……還是鬼？」

「七嫁寡婦」蕩笑道：「老娘是道道地地的女人，怎說我是妖怪？」

樓兩層大聲道：「不對，我聽人家說，女人不是這個樣子？」

「七嫁寡婦」知道他是一個渾人，誠心想吊吊他的胃口，道：「那麼女人是什麼樣子？」

樓兩層道：「據『黑心員外』說：女人下面有一個嘴，還有牙齒，能咬人！」

「七嫁寡婦」蕩笑一陣，道：「傻瓜，他是故意騙你，女人就是這個樣子！」

說著，她兩腿一分，那萋草萋萋的隱私處一覽無遺。

這老淫婦見樓兩層渾渾噩噩地，知他必是一個處男，動了淫心，嗲聲道：「樓兩層，你還沒有接近過女人吧？」

樓兩層大聲道：「我一輩子也不要接近女人，妳和『南海酒客』剛才暗算於我，各打了我一掌，以爲我已死去，你們就跑

了，可是我老樓沒有死，僅是昏迷過去，我看在妳是一個女人面上放妳逃生，快走吧！」

「七嫁寡婦」淫心已動，在樓兩層面前大施風流解數，醜態百出，令人不忍卒睹，兩女羞得一張粉臉直紅到脖子，不敢再看。

那知樓兩層竟是一個不解風情的鐵漢子，大聲道：「老妖怪，妳扭動身子有什麼意思？」

「七嫁寡婦」不由一怔，心想：這傢伙簡直是鐵石心腸，我就不信你是柳下惠重生。

她動了淫念，非到手不可，又走前幾步，身子左右一擺，兩個肉球顫巍巍地亂晃。

這種情形，若換一般不好色之人，也要心猿意馬，慾潮氾濫，然而，樓兩層看了半天，搖搖頭道：「老妖婦，妳扭了半天也不嫌累？」

南宮白差點笑出聲來，心想，昔年的柳下惠也甘敗下風了。

「七嫁寡婦」突然停止，她一生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年輕男子，這還是第一次遇上了不動心之人，樓兩層越是不動心，她越是有興趣，嗲聲道：「樓兩層，你要不要嚐女人的滋味？」

樓兩層大聲道：「老妖婦，妳有乾糧沒有？」

「七嫁寡婦」長嘆一聲，心道：「只要老娘有耐心，不信你永不動心！」

她在衣包中取出一個乾糧袋，丟給樓兩層，樓兩層打開一看，是半隻燻雞，兩大塊醬牛肉，和二十來個饅頭。

樓兩層大喜，有如風捲殘雲一般，吃得一點不賸，道：「雖然不飽，也可以墊墊肚底了！」

他對「七嫁寡婦」大聲道：「我吃了妳一袋乾糧，下次見面就還給妳，快走吧！我不想難爲妳，我要睡一覺了！」

說著，就地躺下，不一會就呼呼入睡。

「七嫁寡婦」這才相信世上眞有見色不動心的男人，頹然一嘆，道：「銀子丟了，我這裡還有一串珍珠和幾個猫兒眼，足能過上半輩子，可惜這小子不解風情，不然的話那該多好！」

她穿上衣衫，疾馳而去。

兩女疾掠入林，同時踢了樓兩層一腳，道：「你眞是吃得飽，睡得著！」

樓兩層翻了個身，唔唔呀呀道：「老妖婦，快走吧！我……我沒興趣！」

朱麗葉揚起玉手，啪地一聲，打了他一記耳光，樓兩層跳了起來，一看是朱麗葉，道：「我還以爲是那老妖婦未走呢！」

南宮白沈聲道：「老樓，你能見色不動心，確實令人敬佩，不過你的心太直了，『七嫁寡婦』何等陰險狠毒之人，你怎能在她未走之前就倒地睡覺？」

樓兩層道：「我看她這人也不壞，她以爲我喜歡看她扭身子，所以就不遺餘力，其實我沒有興趣。」

南宮白大聲道：「你知道什麼？她想糟蹋你！」

樓兩層道：「少爺，你別嚇唬我，女人那能糟蹋男人！」

南宮白不由大搖其頭道：「你……你簡直不堪救藥！」

朱麗葉道：「別和這傻子耗時間了，我們要快趕回去！」

四人立即上路，向城隍廟馳去。

* * *

端午節晚上，初更剛過，伏牛山中的綠毛幫却熱鬧非凡，正門的巨匾已換，改爲「混沌教」三個大字。

進入大門，雖然戒備森嚴，仍不難看出，「混沌教」今日開教大典，並未把白道人全放在心上。

廣場上一端，挖了一個方圓不下數十丈的大坑，坑邊上有一木牌，上面寫了三個血紅大字——「萬人坑」。

大坑之旁，有一個巨大的石磨，直徑不下一丈，磨石中央，有兩個大洞，可以插入兩個人的身軀，磨齒下及磨盤上血污斑斑，不下數寸之厚，可見此磨已不知害了多少人。

只見那磨盤下端鐵柱上也有一個木牌，上寫「碎屍磨」三個血紅大字。

緊接著「碎屍磨」，又有一個大木台，台上有一個木欖，欖前有一個大木墩，墩上一口雪亮的大鍘刀，木栓上寫著「貪污鍘」三個血紅大字。

廣場中央搭了一個五彩寶壇，壇上有兩個座位，都是漆金雕花交椅，但座位上沒有人。

寶壇兩側，安置了百十個座位，已經坐滿了人，以「五花肉」爲首，都正襟危坐，靜待吉時來臨。

白道人士以孫寒香爲首，坐在寶壇對面特置的客座上，在這一排座位之旁，仍有七八個座位，南宮白深知此是爲幾個銅人準備的。

突然，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刷刷」直響，只見三個身著黑色絲質綢衫，頭罩黑綢套罩之人，逕自坐上旁邊空位上。

南宮白對孫寒香道：「媽，這三個人必是三個銅人，因爲他們的銅衣已破，上次的銅盔銅甲也被『混沌叟』的天魔傘震碎，所以又以同樣顏色的綢衫亂人耳目，使人難以辨認！」

突然，一陣鑼聲響徹雲霄，寶壇旁一干魔頭紛紛立起，肅然卓立，全場鴉雀無聲。

只見四個大漢抬著一張鑲金寶榻，上面坐著「混沌叟」，他身著斑斕彩衣，懷抱天魔傘，削頰尖嘴，活像一個猴子精。

榻旁一個獨臂蒙面人，正是被朱芳芳斷去毛手的司馬英，此榻之後，兩個大漢合抬著一張金交椅，上面坐著綠毛幫幫主。四個鑼手，在前面敲著巨鑼，引導前進，來到寶壇之前。

「混沌叟」下了寶壇，綠毛幫幫主也下了交椅，魚貫上了寶壇之上，各自落座，司馬英則站在兩人身後。

全場一片死寂，落針可聞。

「混沌叟」緩緩站起，大袖一揮，只聞「刷」地一聲，廣場四週，不知自那裡湧出數百大漢，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將場中圍了三重，水洩不通。

孫寒香冷哼一聲，道：「今天他準備一網打盡白道人物，當然不遺餘力，看吧！花樣還在後頭呢！老偷兒和『海天雙

醜」仍按老身的命令行事，注意對方的陰謀！」

「絕戶神偷」百里空和「海天雙醜」恰恰溜下座位，不知去向。

「混沌叟」抱著天魔傘，電目一掃，大有睥睨天下，唯我獨尊之概，道：「混沌教於茲成立，乃上體天心，下順民情！為武林正義的衞道王師，因此，本教主不得不鄭重其事，昭告武林同道，一體來歸。記得關羽武聖之『覺世眞簶』曾說：『不信吾教，請試吾刀』。足見創教之初，須以武力補教義之不足，因此，凡是不參加本教者，一體逐出中原，如敢故違，格殺無論，待會祭壇大典，若有人敢拒祭寶壇，本教設有『萬人坑』，諒不須本教主贅言！」

他說到這裡，大袖一揮，場邊四週數百大漢，動作一致，「刷」地一聲，弓下弦，刀入鞘，威風凜凜，動人心魄。

就憑這一手，「混沌叟」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足見訓練有素。

「混沌叟」沈聲道：「帶人犯！」

此言一出，四週大漢讓開了一條路，只見八個彪形大漢，押著「七嫁寡婦」方君和「南海酒客」宇文高，來到寶壇之前。

南宮白不由暗自哼一聲，心想：這兩個敗類，可謂罪有應得，這也叫做以毒治毒，惡人自有惡人磨，他們仍未逃出「混沌教」之手。

「七嫁寡婦」恁她老練，但此刻乍見這等場面，也不由混身打戰，只聞「嘩啦啦」一聲，屎尿直流；而「南海酒客」宇文高也面色大變，取下酒葫蘆，猛灌了幾口。

「混沌叟」緩緩落坐，對背後的司馬英道：「宣佈他們的罪狀！」

司馬英走到壇邊，手持一張素箋，陰聲唸道：「計開，『南海酒客』宇文高，本為當舖主人孫寒香手下游魂，為司馬英所救，投入綠毛幫，他不思報效救命之恩，反而意志不堅，企圖捲逃，已觸犯本教最新戒律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七款，應受『碎屍磨』之刑……」

此言一出，全場的空氣有如凍結一般，只見「南海酒客」宇文高兩腿發軟，坐在地上。

一干白道高手，也不由悚然一震，原來這「碎屍磨」是專為兩個叛徒所設，可謂天下之極刑。

司馬英續唸道：「『七嫁寡婦』方君，也曾受活命之恩，得免於銅液澆身之苦，而她竟暗中詆毀本教，引誘『南海酒客』宇文高叛教捲逃，已觸犯本教最新戒律第一百三十五條第六款，應受『貪污鍘』之刑！」

此言一出，全場數百顆心又是一沉，只見「七嫁寡婦」褲襠中屎尿直流，淌了一地。

司馬英沈喝一聲：「用刑！」

兩個彪形大漢，赤著上身，走到「南海酒客」宇文高身旁，揑著宇文高的脖子，提到「碎屍磨」旁邊摔在地上。

兩個大漢一人抓住巨磨上一根橫木，推動巨磨，轉了三匝，巨磨立即發出「隆隆」之聲。

「南海酒客」宇文高突然「卜」地跪在地上，叩頭有如搗蒜，悲聲道：「在下自知罪大惡極，尚希教主網開一面，在下願帶罪立功！」

一干白道高手已對他產生了同情之心，乍見他如此窩囊，不由同時冷哼一聲。

尙鳳池道：「想不到昔年一代大俠，竟卑鄙到如此程度，實非始料所及！」

「混沌叟」哼了一聲，沒有出聲，司馬英厲聲道：「本教開教之始，為了賞罰嚴明，絕不更改刑罰，用刑！」

兩個大漢抓起「南海酒客」宇文高，頭下脚上，摔入巨磨之上一個石孔之中，而「南海酒客」宇文高立即兩腿疾蹬，發出鬼嗥的悲呼之聲。

「七嫁寡婦」發出尖銳的嘶聲，令人胆戰心驚，俗說：螻蟻尚且貪生，為人何不惜命，她知道末日來臨了。

況且死得如此悽慘，如果說有人不怕此刑，那絕非由衷之言，不過，一個有志氣之人，能威武不屈，視死如歸而已，絕不會臨難求饒，醜態百出。

一個曾被武林人人傳頌的高手，由於晚年步入歧途，竟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能不為之浩嘆！

兩個大漢立即停手，司馬英沈聲道：「淨磨！」

此言一出，場外立即傳來一陣犬吠之聲，只見四週大漢一閃，又讓出一條人牆胡同，一個大漢牽著五隻西藏異種巨獒，來到「碎屍磨」之旁。

那大漢撮口一吹，五隻巨獒如狠似虎，撲向巨磨，兩腿往磨上一搭，只聞「呼魯」「刈刈」之聲不絕於耳，正在大吃血水及肉漿。

五隻巨獒，乃是吃人肉長大的，比狠虎還兇，雙目血紅，邊吃邊叫，「嗚嗚」之聲，令人毛骨悚然。

不到半個時辰，磨盤中的血水和肉漿，已被吃得一乾二淨，而且將磨齒上的肉屑及血漬舐得涓滴未賸。

大漢又撮口一吹，五隻巨獒一躍而下，輕吠數聲，被帶出場外。

南宮白沈聲道：「這種刑罰簡直慘無人道，媽！我們把這刑具毀了吧！」

孫寒香道：「不必了！像『七嫁寡婦』方君這種人，也只有這種惡人來收拾她，待會反正免不了一場火併，屆時再毀不遲！」

而綠毛幫幫主端坐在「混沌叟」一旁，始終不開口說一句話，也好像不願多管閑事。

司馬英厲聲道：「再用刑！」

「七嫁寡婦」已矮了半截，跪在屎尿之上，悲聲道：「教主，求求你放我一馬，我記得你喜歡年紀較大的女人，老身天生尤物，與衆不同，老身絕不敢欺騙教主，請教主試便知……」

「混沌叟」不由心中一動，不錯，這老騷貨確是與衆不同，殺之未免可惜，況且她雖然觸犯教規，乃是綠毛幫管轄之時，與「混沌教」無關。

他既然不忍心殺死這個老尤物，當然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開脫她。

「混沌叟」沈聲道：「暫緩用刑！」

「七嫁寡婦」見收到了效果，有了生機，故態復萌，水蛇腰一扭，乳波臀浪，且發出類似野貓叫春之聲。

「混沌叟」一雙鼠目跟著「七嫁寡婦」屁股疾轉，發出一陣得意的淫笑，轉對綠毛幫幫主道：「副幫主對這件事有何意見？本教主認為她是在本教未開典之先犯罪，自應接受綠毛幫之刑罰！」

綠毛幫幫主道：「教主卓裁，本副座不便置詞，如果一定要本副座參加意見，我認為此人對本教尚有用途，殺之可惜，不如以她的徒弟代替！」

「混沌叟」不由大喜，道：「副幫主此言極是，本教以後必須做到賞罰嚴明，絲毫不苟，好極，好極！」

「混沌叟」自拉自唱，自圓其說，綠毛幫幫主也不出聲，讓他自我陶醉。

「混沌叟」大聲道：「司馬英，你宣佈本教主之意！」

司馬英大聲道：「『七嫁寡婦』雖然犯了大罪，却未觸犯本教之戒律，理應由綠毛幫幫主處理，現經幫主建議，因方君對本教尚有大用，殺之可惜，改以其徒行刑！」

此言一出，一干白道高手不由同時冷笑一聲，朱芳芳冷笑道：「『七嫁寡婦』和『南海酒客』宇文高犯了同一條罪條，『南海酒客』宇文高却慘死在磨下，而『七嫁寡婦』竟無罪而免，簡直是天下的笑話！」

一干「混沌教」的高手，又何嘗未看出這事的不公平，但誰也不敢露出不服之色。

只見一個大漢押著一個少女，走到「貪污鍘」之旁，那少女乍見雪亮的大鍘刀，不由魂飛魄散，道：「師父，徒兒身犯何罪？」

「七嫁寡婦」本是毫無情感之人，只要她自己能免一死，那管徒弟的死活，立即答道：「這是教主成全妳一份孝心，況且，在本教開典之日，能獻身祭壇，也是本門無上的光容，妳就從容就義吧！」

她說來輕描淡寫，好像這不是一件殘酷之事，而是一件有趣的把戲呢！

那少女也不是好東西，有其師必有其徒，那知「孝」之眞義？見師父說了半天，仍是要她死，立即發出鬼嗥的哭聲。

司馬英沈聲道：「時候不早，用刑——」

兩個大漢抓起那個少女，鎖在那個「貪污鍘」上，把她的兩手放在大土墩上，另一個大漢，抓起刀柄切下。

那少女立即發出慘呼之聲，而這「貪污鍘」厲害之處是慢慢叫你受活罪，並不是一刀兩斷。

此刻，「七嫁寡婦」好像視若無睹，仍然向寶壇上大飛媚眼，扭動著屁股，發出淫蕩之笑聲。

一干白道高手咬牙切齒，朱芳芳忍無可忍，向「七嫁寡婦」吐了一口濃痰。

樓兩層大喝一聲，道：「老妖婦，妳能忍心看著妳的徒弟死去？」

「七嫁寡婦」道：「這是她的光榮，死得其所，老娘替她慶幸還來不及呢！」

終於那少女流血過多而死去，司馬英大喝一聲「停止」。

繼而司馬英沈聲道：「『七嫁寡婦』聽命！」

「七嫁寡婦」方君立即停止扭動屁股，只聞司馬英道：「妳速往『逍遙宮』沐浴更衣，待祭壇大典事畢，教主將臨幸於妳！」

「七嫁寡婦」臉上開了花，向教主檢衽為禮，順便又飛了一眼，轉眼向後宮去了。

司馬英大聲道：「祭壇開始，請教主上香，起鑼！」

此言一出，鑼聲震天，「混沌叟」站了起來，燃了一炷香，插在香爐之中，然後站著不動。

司馬英走下寶壇，站在壇前大禮跪拜。接著「五花肉」等高手，也繼續拜下去。

所有高手已拜畢，司馬英大聲道：「此刻為來賓表明態度之時，願歸附本教者，請即到壇前大禮參拜，既往不究！」

此言一出，南宮白游目四望，沒有一個人起身，不由冷笑道：「何必多此一舉，不如乾脆動手——」

那知他語音未畢，旁邊座位上三個身穿漆黑長衫、頭戴黑色巨罩之人緩緩立起，走到寶壇之前。

一干「混沌教」的高手，立即歡呼起來，因為這三個人，都以為是那三個銅人，以他們的身份和武功，都一齊的歸順此教，於白道人心影響太大了。

孫寒香等人不由大大地一楞，朱芳芳道：「這是怎麼回事？」

孫寒香道：「難道不是那三個銅人？」

尚鳳池道：「可能不是，假如是的話，也必有花樣，總之，他們三人絕不會投降！」

鑼聲停止，三個黑衣怪人同時躬身拜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三個怪人躬身之時，突見他們手足齊揚，點頭哈腰，利那間「錚錚、嗤嗤」忽忽之聲不絕於耳。

數百種見所未見的暗器，一齊向壇上射到，其中有半斤重的三稜梭、棗核鏢、沒羽箭、白骨釘、蜂尾針、鐵蓮子和金錢鏢等等。

一干白道高手這才知道這三個怪人不是三個銅人，必是四川唐門之人，其中必有「六月雪」唐飛在內。

說時遲那時快，「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同時兩袖齊揮，無數暗器紛紛洒落。

那知其中一個怪人兩手齊揚，發出兩個黑球，只聞「轟轟」兩聲，整個寶壇煙屑四濺，被炸得四分五裂。

一干白道高手立即離座，一齊動手，利那間殺聲震天，鬼哭神號。

煙塵落定，只見「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及司馬英好端端地站在十丈之外，嘿嘿冷笑不已。

就在這時，「混沌叟」大叫一聲「不好！」眾人一齊望去，他那天魔傘已不知去向。

「混沌叟」驚得楞住，其餘之人本在厮殺，這時也停了下來，面面相覷。

誰能有這等身手？能在一聲爆炸之時偷去「混沌叟」身上的天魔傘！

顯然，「混沌叟」如今失去了天魔傘，已經沒有資格獨霸天下，號令武林。

那三個怪人首先撲了過去，「混沌叟」失寶之下，不由暴怒，全力掃出一掌。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查理士和林義德在生意上都有來往，而支票的數碼相當大，李啓明是一個職業騙子，在他的銀行帳戶內有這筆巨款，故司馬洛先向林義德調查，見他神智不清，答非所問，向他的助手六叔詢問，只知一點概況；轉去找查理士的保鏢史德，拿出查理士開給李啓明的支票核對無誤，然後通知莫先生派醫生來爲查理士診治……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　嘉・文
可　飛・圖

靈門

案外案同一線索　三女郎香味相同

「有病而不吃藥，」司馬洛說：「那也同樣是有些影响的！」

醫生把所有的藥都拿走，查理士則已經由護理人員抬了出去。

司馬洛對史德說：「你也一起來吧！」

這是史德樂意同去的事情，他實在不放心就這樣與查理士分手，而且他亦担心他自己的安全。

他們坐上了直升飛機，直升飛機升空而去。

那邊，司馬洛的車子則暫時不用了，就棄在路邊。

有一部車子經過，駛過了又退回來，看來那個駕車人是因爲看到有一部車停在此而好奇。這個地方是一片荒野，完全沒有什麼去處，車子停在這裡，人到何處去了呢？

這人在旁邊停車，下來，四面望望，不見有人，他便按响號。也是不見有反應。只是他駛過去伸頭進車窗內望望。他又搖搖頭，回到他的車子，開走了。

也許他是看見車上有無綫電話，那看法就不同了。

假如車子在此壞了，人就行不得，但有無綫電話，就很容易找別人來把他接走，修理的問題，則是明天再算了。既如此，他就不必理會了。

看這人的動態應該如此的，不過也沒有人看他。

這個人走了之後，車子內多了一隻小小的瓶子。

* * *

史德在醫院裡等得很焦急，他關心查理士，以致不能入睡，但後來在不知不覺間，還是在床上睡着了。

這裡也是醫院，不過乃是莫先生的組織的勢力範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因而史德也可以在一間空的病房裡等。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後來是司馬洛把他推醒。

「現在情況怎樣？」史德立即問。

「不是很好，」司馬洛說：「你究竟給他吃過什麼藥？」

「沒有，」史德說：「他不肯吃！」

「是在此之前，」司馬洛說：「是某種藥物使查理士變成這個樣子的，是慢性中毒。」

「這是不可能的——」史德說：「有辦法救嗎？」

「神經受了損害，」司馬洛說：「醫生正在盡力搶救！」

「我可以看看他嗎？」史德問。

「你看他並沒有什麼用處，」司馬洛說：「我問你究竟給他吃過什麼？」

「我已經說過他不肯吃——」史德呆一呆，皺眉看着司馬洛：「你以是我會給他吃什麼？」

「是呀，」司馬洛說：「你說沒有可能有別人這樣做的了！」

「我？假如我給他吃毒藥，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們，」史德說：「我可以自己找一間醫院把他送進去，也許沒有人能驗出他是中毒！」

「我也相信你。」司馬洛說：「但是一定有人給他吃的。」

「他也不是傻瓜，」史德說：「除了醫

生之外，別人給他藥，他也不會肯亂吃！」

「是呀，」司馬洛說：「我們調查過，他的醫生也是沒有可疑的。這是一種非法的藥物，人吃了下去，會像受了催眠似的，暫時受別人控制了主宰——這就解釋了他為什麼會開出去了這許多支票。」

「他的錢還沒有用完，」史德說：「假如能用這種藥，那就可以使他繼續開支票！」

「非法的藥就是因為有危險的副作用，所以是非法的，」司馬洛說：「這藥不能長用，多用了，人就會中毒而變成這個樣子！」

史德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咒罵。

「這藥也可能是混入食物或是飲品裡面，」司馬洛說：「吃了下去也不知道！」

「這個就很難防了。」史德皺着眉頭。

「但是給他吃了藥還要有機會接近他，跟他講話，使他開支票。」

「這祇有我可以做到。」史德說。

「但我知道不是你！」司馬洛說。

史德祇是緊皺着眉頭。

司馬洛把一張照片向他眼前一遞，說：「你可認得這人嗎？」

「這是誰？」史德問。

「這就是查理士其中一張支票被提欵時，提欵人被銀行的閉路電視拍攝下來的。」司馬洛說。

「我不認識——即使脫下眼鏡我也不認識。假如是我認識的人，就是戴上了黑眼鏡亦會有印象——但為什麼你早不給我看？」

「我還未肯定你究竟有沒有古怪。」司馬洛說。

「一個女人——」

「她也可能是受人利用，」司馬洛說：「不過這麼大筆錢，她一定也有密切關係，否則別人不會信任她去拿，而且她又是用假証件。」

「一個女人，」史德說：「當查理士與那女人在房裡時，事情我就管不着！」

「什麼女人？」司馬洛問。

「他是一個獨身的人，」史德說：「他也是需要女人的。那一次你來，你問我女人，那時就有那個女人在！」

「那個女人是誰？」司馬洛問。

「是他自己找回來的，」史德說：「也是應召的罷了。他與她合得來，他就再叫她來！」

「為什麼你不早說？」司馬洛問：「一個女人，就可以使他吃藥！」

「這個——」史德說：「我仍然不認為查理士是那麼笨的！」

司馬洛拿出香烟來，給史德一根，自己亦要了一根，燃着了。史德深吸了一口噴出來。

司馬洛說：「我給你烟，你吸，你不懷疑，因為我也吸，但是很有可能性，我給你的烟是與我的不同的，也許你的一根有藥！」

史德把香烟拿在手中看着。

「那個女人，」司馬洛說：「她是一個來服侍查理士的女人。假如她從手袋裏拿出一筒糖果，自己吃一塊，給查理士一塊——」

「查理士有糖尿病，不吃糖果！」史德說。

「也可以是其他任何零食。」司馬洛說。

「這個却有可能。」史德不能不承認。

「當然你的可能性最大，」司馬洛說：「但是我相信你。那麼其次可能下藥的就是那個女人了。我看任何別人都是不容易找到充足藉口給查理士吃什麼東西的。」

「就是她！」史德說：「但是不是她——我是說不是照片中這女人！」

「找！」司馬洛說：「什麼地方找得到？」

「我有一個電話號碼，」史德說：「不過看來現在是找不到這女人的了！」

司馬洛抄了這電話號碼，姑且叫人去查。

他又問道：「那一次我去的時候，查理士已經是失常了，他還會把那女人叫來？」

「是我叫來的，」史德說：「我還以為她可以——」他搖起頭來。

「她乘機再多下一些毒，使查理士的情況更差，」司馬洛說：「尤其是她知道我找來了！」

他忽然一轉身走出去了。

他是去打電話給六叔。

司馬洛在另一間房裏打電話，聯絡到了六叔，說道：「上次我問你女朋友的事情如何？」

「那是私事！」六叔說。

「我來時有女人在，」司馬洛說：「是你的還是林義德的？」

「你問什麼？」六叔問。

「假如我告訴你，」司馬洛說：「可能是這個女人下藥呢？我猜你是不需要保護這女人的吧？」

「你來時她已走了！」六叔說。

「總之是有一個女人，」司馬洛說：「她留下這香水氣味！」

「我——是找她來——也許她可以幫幫林老板——」六叔說。

「她也是不祇第一次來的吧？」司馬洛問。

「我——我可以找她——」六叔說。

「我們替你找，」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在什麼地方！」

「祇有一個電話號碼！」六叔說。

* * *

兩個女人都找不到了，電話已沒有人接聽。

電話所在之處的屋子也已經沒有人。那兩個電話號碼原來是在同一間屋子內，而那是一間處於荒涼之地的屋子。她們顯然是為了避免調查而用這屋子的，沒有鄰居，所以也沒有人看到這裏有什麼人出入。

這屋子也顯然是有一個人在負責接聽電話的，也是一個女的，接聽到了電話，就通知那兩個女郎的其中一個去會查理士或者是林義德。

司馬洛說：「這屋子裏沒有留下指紋，現在顯然也是已經被放棄了。屋裏的人知道我已查上門來，就放棄了，照片倒是有的！」

螢幕上現出兩個女人的照片。

就是那兩個去會查理士與林義德的女人。

這兩張照片其實是畫家畫下來之後再拍成的，但是很相似，由於這是根據六叔與史德兩人的描述而繪畫的。弄好了之後讓六叔與史德再看過，他們認爲是像了，才確定了，因此可以知道這兩個女人就是這個樣子的。

六叔、史德、司馬洛與紫薇四人現在也是在同一間醫院的一間空置病房裏。

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大家的老板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應該向外間守秘密，但他們則是應該合作的。

六叔說：「拿着照片找人最難！」

「我知道！」司馬洛說：「奇怪的就是你們竟然不提防她們！」

兩個人都現出頹喪的樣子。

其實這也不算是他們的疏忽，這女人是他們的老板自己叫來的，而且又不是第一次來，所以他們也沒有去細查了。他們通常對這類女人也是不提防。

林義德與查理士這兩位老板是從何處找到這兩個女人的，他們都不知道，因此亦沒法可查的了。

史德說：「林先生也許說得出這兩個女人是怎麼來的！」

那是因爲林義德亦已給送來治療了。林義德還未有發狂，他痊癒的機會會高一些。

司馬洛說：「林義德還未能把這個講得出來！」

史德說：「他現在的情況如何呢？」

「他也是中了同樣的毒！」司馬洛說：「不過情形是沒有查理士那麼嚴重！」

六叔說：「看來這是有計劃的事情，有一個組織派女人這樣做！」

「爲了什麼呢？」史德問：「是不是單單是騙錢而已？」

司馬洛看看六叔。

六叔嘆一口氣：「我的老板有很多銀行戶口，有些支票我也不知道是放在什麼地方，整筆帳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我猜他也是開了出去不少支票。」

「看來連支票簿也給拿去了！」司馬洛說。

「假如林先生說得出——」史德咬牙切齒地說。

「很奇怪！」司馬洛在頭昏腦脹之中摸着自己的後腦：「她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用同一種香水，我聞到的是同一種香味！」

「那又如何？」史德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是住在同一地方，就用同一瓶香水！」

紫薇也是在旁邊的。紫薇說：「所以你就研究香水嗎？」

司馬洛說：「什麼研究香水？」

紫薇拿出一隻小瓶子：「這個！」

「這不是我的。」司馬洛說。

「但這是在你的車子裏放着的，」紫薇說：「我去替你拿回車子，看見這瓶子！」

司馬洛立即把瓶子的蓋旋開來嗅一嗅。

「就是那香味！」他說。

六叔與史德亦是證實是的。他們也嗅到過，叫他們講是很難講得出來的，現在手上有這香水，給他們一嗅，他們就能分辨了。

紫薇說：「沒有牌子，但香味很好，很高貴！」

「高貴！」司馬洛說：「那個銀行的女出納說那女人高貴！她一定是因爲嗅到這香水！」

「可以拿給她聞一聞。」

＊　＊　＊

那個出納小姐果然證實了提款的人是用這香水的，她也的確是因爲嗅到了這香水的氣味而認爲那女人有了高貴感。

這仍沒有什麼幫助，不過却使他們知道，爲了某種理由，那些人——至少是其中的女人，都是使用這香水的。

「這說明某種理由就是香水中有些藥物的成份，」莫先生在總部對司馬洛說：「你看！」

牆壁上的電腦螢幕上列出了那香水的成份。

這香水拿去化驗過，就驗出成份來了。

司馬洛說：「這些化學名辭太複雜，簡單一點講，這藥是什麼？」

「這藥的作用有一部份是提神，」莫先生說：「搽一點點，精神會很好，當然這也是透支的作用，人沒有休息而永遠用藥物提神是不行的……

莫先生接着又說：「這也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藥物，間中少量應用無所謂，但是長期使用就不大妙，我猜她們也是在需要的時候才用的。假如一次過大量使用，譬如在鼻子下面搽一些，人就會變得飄飄然，神智不清。」

「唔，」司馬洛說：「假如她在親熱的時候開個玩笑，在林義德和查理士的鼻子下搽一些，他們也不會拒絕，但搽了之後就神智模糊不清，更容易受她們擺弄！」

「是的，」莫先生說：「那時她們拿出一些有藥性的食物之類，他們也會吃了！」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她們——李啓明——都是屬於一個集團，用這個方法騙財！我奇怪還有多少人正在受害！」

「這個在未出事之前就很難知道，」莫先生說：「但到出事的時候，這些女人已找不到了！」

紫薇說：「但是爲什麼會有一瓶放在你的車子裏呢？」

「越來越明顯了，」司馬洛說：「有人對李啓明這個集團知道得很多，他們也一步一步提供綫索！」

「爲什麼又不索性直接全盤告密呢？」莫先生問。

「也許有苦衷，」司馬洛說：「他們不方便露面，可能他們有困難及危險性！」

其實這是莫先生也應該很容易想得出來的答案，不過莫先生總是喜歡大智若愚，他問一個問題，往往就是已經有了答案的。

紫薇說：「那麼我們仍是給牽着鼻子走了！」

「是敵是友都還不知道！」司馬洛說：「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後來的綫索！」

「也許他們認爲把李啓明及林義德交給我們就已經夠了！」莫先生說：「祇要林

義德說得出他那個女人是如何找回來的，我們就能夠調查下去！」

「林義德現在的情況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莫先生聳聳肩嘆口氣道：「我們的醫生說很難講，他也許不會惡化下去，但是這並不等於他一定能恢復過來。神經受損害的程度是到此爲止了，但是以前的神經損害，未必能恢復正常！」

紫薇說：「可憐的老人！」

「這事與他的兒子林彼德和思敏又有什麼關係呢？」司馬洛說：「爲什麼要弄他們出現？假如是幫助我的，那麼，使林義德把兒子的墳墓也掘開，就是太殘忍的事情了。林彼德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我也希望他得到安息，但是他們還要這樣搞法！」

「是呀！」紫薇說：「扮思敏出現，那還不要緊！」

莫先生說：「但是我們都沒有看到林彼德出現，祇是看到思敏出現而已！」

「難道你認爲林義德是說謊，他所見到的祇是幻象而已？」司馬洛說。

莫先生又不出聲了。

紫薇說：「能夠假扮林彼德或者思敏的人，應該是他們生前相當熟悉的人。現在這兩個人已經死了，死了的人，固然已經看不到，就是找照片也是並不容易。」

「但是他們生前熟悉的朋友也並不少！」司馬洛說。

「我們得採取一些行動！」莫先生說：「林義德與查理士的事情應該傳出去。」

「這樣，」司馬洛說：「就可以使與他們處境相同的人警覺，起碼不會再有人受害，而且說不定我們可以多得到一些綫索。」

「這是一個好主意。」紫薇說。

莫先生說：「祇要傳出去就可以。我們有這許多人員，把一件事情傳出去很容易！」

「我猜你已經這樣做了？」司馬洛問。

「我猜你會同意，」莫先生說：「假如沒有異議，我祇要一按這個按鈕就可以進行。至於六叔和史德，我看也用不着徵求他們的同意了！」

「他們非同意不可。」司馬洛說：「現在他們老板的生意已是很難保得住了！」

莫先生按了按鈕。他是按了兩個按鈕。第二按是使墻上的螢幕出現許多資料——林彼德與思敏生前的朋友或敵人的資料。

司馬洛看了又看，盡他的靈活頭腦去加以分析。這些人有些他認識，但多數都是不認識。他的腦子幾乎像一個有生命的電腦，記憶力强之外也能夠作理性的分析。一時之間他不知道得到什麼，但有時，得到了的東西是後來才會知道有用的。

他靠在那裡睡着了。那螢幕上的資料使人的眼睛容易疲累，而且司馬洛也是缺乏休息。

* * *

那個女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也許面貌不是太美麗，在黑夜之中還是未能看清楚，由於她此時是正在黑夜之中步行着。但她的身材很好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她在走動起來的時候，姿勢也是非常之美妙，又不是模特兒那種美妙。而是顯得健康非常之好，似乎是運動家。

她經過了一個街口，一個男人的黑影就從一個巷口閃出來，遠遠跟在後面。

她加快脚步，那個男人亦是加快了脚步。

她再轉了一個街口，就進入了一間屋子的樓梯口。

那個男人停在轉角處看着，過了不久，就看到這屋的頂樓亮起了燈光。頂樓就是四樓，這屋子祇有四層高而已。

這時，這個男人就離開轉角，走過去進入了那門口。他知道她已經回到了房中，他就可以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了。

他上到了四樓，到了大門之前。通常在這情形之下，一就是按門鈴，一就是用鎖匙開門。

這人却兩者都不是。他是拔出一把槍來。

他一扳槍機，一連串的槍彈就把門鎖都射得飛脫了。

在屋內，那女人立即向睡房一跳跳進去，把睡房的門關上了。

這男人射掉了門鎖後就一脚把大門踢開，他仍可及時看到睡房的門關上。

他又立即向睡房的門放槍，那門上也是出現了好些子彈洞，而且門鎖亦是給射毀了。

這是一個非常古怪而冷血的殺手。

他再跑上前去，把房門踢開。

但是房內却沒有人。不是那麼大的房間，他一眼就可以看清楚。

他咒罵起來，立即跑到另一間房間去。那房間的門是開着的，更是可以清楚地一眼看到房中並沒有人。

他再跑進廚房、浴室，都是沒有人。

他咒罵着再跑回那睡房去，跑到窗前，伸頭出去看看。

這一次似乎是找到了什麼。

他突然大叫一聲，整個人飛出窗外的黑暗中，就不見了。

在樓下，那條橫街上有一部汽車正在駛來，這男人就「隆」的一聲跌在車頭前面的地上。

那汽車的駕駛人大吃一驚，連忙扭動駕駛盤轉向，車子就撞到了路邊的墻上。車子也開不動了。

那男人跌在路面上也沒有動。從四層樓上跌下來，他活下去的機會是很微的。無論如何他是走不動，要等到警察來了。

半小時之後，這裡已有許多警察。救傷車已把那跌下來的人搬走，那人已經死了。

調查的警察亦已到達了四樓。

他們相信這人一定是從四樓跌下去的，由於門給槍彈射毀了，而他的身邊有一把槍。

但是四樓沒有人。

難道他是開槍射開了門之後就給人推了下去？

抑或這個人住在屋裡，被人開槍把門射開，逼他跳下去？

雖然那是一個女人住的地方，但是也許這是有桃色爭執的成份在內？

住在那裡的那個女人又已不知所踪

了。她的衣服用品是留下一些，但是証件以及顯示她的身份的任何文件都拿走了。

警探們在那裡大爲困惑，尤其是主持調查這事的警長。警長正在屋中走來走去，越來越覺得糊塗的時候，無綫電話响起來，一個警察報告找到了一個目擊証人。

是在對面屋，警方派人去逐屋敲門詢問時，就找到了一個目擊者。

那個警察在對面的窗子揮手。

那個警長立即趕過去。

那是一個青年。他說：「我講出來也許你們會不相信！」

找到他的那警員說：「我也不大相信！」

警長說：「你講吧！」

那青年告訴他，由於是在對窗，他剛好看見。他知道那裏新搬來一個美麗的女人，本就特別注意。剛才她的屋子燈光亮起，他就自然注意而望過去。他看她走來走去，似乎顯得很慌張。後來他看見她忽然從廳中跳入房中，關上房門，跟着他就看見這個男人拿着槍撞開大門闖入。

這個女人在睡房中爬出窗口，這使他嚇得幾乎要叫，因爲他以爲她要跳下去。

但是她不是跳下去。她是用雙手扳住窗外頂上突出的窄窄的雨簷，倒身一翻，就翻了上去，倒豎在上面。

此時那拿槍的男人，就闖進房中了。

那男人看不見了，又出去了，顯然因找不到人，又回到睡房，伸頭出窗外望。

就在此時，那女人又翻下來，在這男人的臉上踢了一脚，隨即又兩脚夾住那人的頸子，把他一拉，那人就飛了出去，那女人放了脚，他便跌了下去。

跟着那女人就回到屋內，匆匆收拾一些東西走掉。

「她就像是一隻大蜘蛛，」那青年人說：「老實講，我自己也是不敢相信，你叫我扳住吊在外面，我也怕死了，還要翻上去倒豎着，又再翻下來……總之我看見的就是這樣！」

警長祇是搓着下頷。

一個探員說：「這個男人是使用很犀利的武器，你看這許多子彈洞，殺一個普通的女人，用不着兇到這樣的，除非他知道對方是不容易對付的人！」

「對了！」那青年說：「結果他還是輸了！」

警長說：「姑且把他的口供錄下來吧。看看還有沒有別人看見！」

這事原來也有別人看見，也是另一個對窗的婦人。她懷疑自己看錯了，所以不敢出聲。但是有人這樣先講了，她便也講了。

這個走掉了的女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但因距離太遠了，兩個目擊者都形容不出來，祇看得出是一個年紀相當輕，也身材相當健美的女人。

這層樓的業主亦是不知道。他是託經紀租出去不久的。

他沒有見過這租客，經紀也是沒有見過，因爲來租房子時是一個男人而不是女人，而且生意太多，亦沒有記淸楚是什麼樣子的，租屋子這種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租客把房租能準時交上，有了這個，就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了。

這屋子分樓上樓下，下面幾層的人對這個女人都沒有印象，她搬來不久，而且在家的時間也似乎不多。

換句話講，沒有人知道這個女人是誰。

司馬洛却是知道的。

* * *

莫先生那總部的電腦大螢幕又顯現資料。

那件奇怪的命案與這些資料聯繫起來了。

司馬洛看到了這個女人的照片，以及有關她的資料。

這個女人是鍾妙妙。她也是叫「蜘蛛」。「蜘蛛」是她的別號，而憑她消滅那個槍手的手法，就大致可以明白爲什麼她有這外號了。

她是思敏生前的朋友。

司馬洛說：「她是一個見不得人的人！」

這個女人有很多的犯罪紀錄，是一個飛賊，亦是一個女間諜，她有非常多的名字。有幾件命案與她有關連，因此她是一個在很多地方被追緝的人。她却不是一個殺手，那幾件命案是在同樣情形之下發生的。有殺手追殺她，結果是殺手被殺。

以她的身份，即使爲了自衞而殺人，她也是不會被輕判，因此她不能留下來申辯。而且假如她進入了監獄，她就不能逃避其他的殺手，也許她是會死定的了。

司馬洛說：「這一次又有人要追殺她，而她又逃脫了！她是思敏的朋友！」

「她是思敏的朋友，」紫薇說：「似乎她與這件事情是有一些連繫的。假設有一個人對這件事情知道一些內幕，但是又不能夠挺身出來講什麼——她就像是這個人了。」

「而且，」司馬洛說：「她雖然是秘密通知我，她還是被對方查出，幾乎招了殺身之禍！」

「她也是可以假扮思敏的人。」紫薇說。

「她却不能夠假扮林彼德，」司馬洛說：「誰假扮林彼德呢？」

「你沒有見到過林彼德，」莫先生說：「你祇是見到過假扮的思敏罷了！」

紫薇說：「你認識蜘蛛嗎，司馬洛？」

「不認識，」司馬洛說：「假如我認識她，她就會直接找我了！」

「現在這個女人處境很危險，」莫先生說：「我們得快些找到她！」

「她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人，」司馬洛說：「而且她不想讓你找到的時候，就很難找到她！」

「那個槍手却找到她。」紫薇說。

「也許她與這些人是有某種聯繫，」司馬洛說：「所以她知道內幕，而那些人也能派殺手找到她，但下一次就不那麼容易找到了！」

「又是找不到！」紫薇說。

「殺她的人呢？」司馬洛說：「那個兇手的資料？」

那個兇手的資料亦是有的，也出現在那電腦螢幕上。

這是一個有來歷的人，紀錄也是一大串，自然都是嫌疑謀殺，假如有一次是證

明了的話，他就已不能夠出來行事了。這個人曾為太多人工作，因此這一次也不能肯定他是為誰工作。

也許他的朋友也是不一定知道，做事情通常都是守秘密的，除非是他與朋友合作，否則他也沒有必要透露的。

司馬洛說：「林義德和查理士兩個人的情形又如何呢？」

「假如有進步，」莫先生說：「我們就立即會得到報告，不過現在恐怕也已經太遲了。」

這也是意中事。假如最初的時候，林義德就能講出那個女人的來歷，那還有些用處。到了現在，已經過了一些日子，這事已傳了開去，有關的人也會知機而逃掉，或是已經滅口之類。

「他們的生意又如何呢？」司馬洛問道：「得益的人是誰？」

莫先生說：「沒有人得益。他們的局面大亂，爭得很厲害，已經有好幾宗命案，我們也是正在密切注意着。」

他一按上按鈕，又打出有關的資料來。林義德與查理士都明顯地失勢，他們的地盤就被別一些人爭奪，而這些地盤爭起來，歸根結底還是要動武。莫先生的組織就是正在注重着這一切，以便坐收漁人之利，把需要消滅的人捉起來。不過現在的問題就是，林義德與查理士失勢，却沒有人明顯得益，那亦即是說，這件事情的目的似乎並不是在謀他們的地盤。

司馬洛忽然說：「林山又如何？」

他的腦子不是電腦，他能夠分析出電腦分析不出的事情；這些事情是需用理性去分析的。

「林山——」莫先生說：「他沒有動靜。」

司馬洛說：「他不是最應該插手的人嗎？」

* * *

林山也是一個不容易見到的人，這些人都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的。

不過司馬洛與紫薇却很容易見到他。

林山的屋子裏有不少打手，如臨大敵；不過司馬洛與紫薇去求見，就給放進去了。

林山就在屋子的地下室裡，那裡已改裝為一間醫院。林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他却是被用皮帶縛住。看來他的遭遇與查理士相同。這裏有一個穿白袍的醫生。

林山的副手把司馬洛與紫薇帶進來之後就出去了。

司馬洛對那醫生說：「這件事情，有關的傳說，你大概也已經聽到了。」

「是的。」醫生說：「差不多的情形。他中了毒，看來很難康復。我祇能夠用藥使他鎮定。」

「為什麼你不把他交給我們呢？」紫薇問。

「假如我也沒有辦法，」醫生說：「你們也是很難有辦法的了。」

「你——」紫薇說：「你那麼有把握？你是誰？」

醫生說：「假如你懷疑我的資格，那你們是沒有查清楚了！」

司馬洛說：「你有全權處置這病人？」

「我當然有！」那醫生說：「我是他的兒子！」

「呀，」司馬洛說：「就是你，我還以為你是在瑞士行醫。」

「我的父親有病，我就要回來了。」

這個人就是林山的兒子林雨，司馬洛記得資料上是有這個人的，不過林山與妻子已分居多年，林雨也是跟隨母親，他就沒有想到林雨是已經回來了。怪不得林山的副手不理。

林山與林雨之間的關係，與林義德與林彼德之間的關係很相似，不過沒有那麼惡劣。兩家都是姓林，並沒有親戚關係，却是同鄉，他們在鄉下的上輩，從前也是做那種生意的人多。

林雨是很好的腦科專家，由他來照顧，倒是很適合的。假如他說不需要他人幫助，就是不需要。

司馬洛說：「你認為沒有人能救他，就不與我們聯絡了？」

林雨點點頭。他的臉色並不好看，心情也顯然是很差的。這個病人乃是他的父親。

司馬洛說：「幸而我們計算了出來，你的父親沒有參與搶奪林義德和查理士的地盤，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不然我們也不知道會有這件事。」

林雨說：「現在你們知道了又如何？」

「那我們就可以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司馬洛說：「你知道是誰給他吃藥嗎？」

林雨說：「我的父親有一種壞習慣，就是怕病又怕死，於是他自己常常亂買藥吃。」

紫薇說：「以他的地位，他是可以得到很多種普通人得不到的藥物的！」

這話林雨是不很高興聽的，不過他又知道這是事實，不能夠不承認。他祇好不出聲。

司馬洛說：「你為什麼就不懷疑何以林義德和查理士也有同樣的病呢？」

「我對他們的事情不感興趣。」林雨說：「單單是我自己的父親給我的麻煩就已經很夠了！」

「是呀！」司馬洛說：「我知道你不喜歡令尊所做的生意，所以你祇管醫病，但是我們却是要知道藥從何來！」

「你們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就快些開口吧！」林雨說。

司馬洛說：「我們並未打算告訴你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在，我們還担心沒有人做主。你在就正好了！」

紫薇負責把女人的事告訴他。

林雨緊皺着眉頭。

司馬洛說：「找到那些女人，也未必幫得了令尊，不過我還是要找到她們！」

林雨說：「我父親手下的人並沒有對我提過有女人的事情。」

「你相信有嗎？」紫薇問。

「我的母親知道有。」林雨說。

「你的母親——」

「我不知道她心裏怎樣，」林雨說：「分居多年又不離婚，又要調查我父親有沒有女人。她長期僱用私家偵探！」

「那很好。」司馬洛說：「希望這私家偵探還活着！」

林雨說：「他還未死。」

「地址，姓名？」司馬洛立即拿起帶來的無綫電話，這是一件分秒必爭的事。

「他是我母親聘用的人，」林雨說：「他祇向我的母親報告，他不一定肯告訴你！」

「我現在是先要保住他的性命，」司馬洛說：「他知道了一些他不適宜知道的事！」

林雨祇好說了。司馬洛立即與莫先生聯絡，派人去保護着那私家偵探。

這邊，林雨則是打電話給他的母親，請她通知那私家偵探合作。林雨放下電話之後說：「她沒有問題，你們可以去問那私家偵探；但是，我希望你們保留一些秘密。」

紫薇說：「你放心吧，這個我是會做的了！」

林雨把他們送出門口。

* * *

那個私家偵探叫黑蛇，他是一個很有經驗而且能幹的人。他本來是做警探的。

司馬洛去找黑蛇時已經是遲了一些。

黑蛇拍到了那個女人的照片，但是出示也沒有用，憑照片是很難找人的，除非見過這人。

那個女人每一次去見過林山後，都是回到她住的地方，但是現在她已經搬走了。那裡祇是一間女子公寓，住客的紀錄也是很隨便，她有錢付房租就可以住，要搬就立即走。那裡的人已幾乎忘記了她。

「我也不知道她搬走，」黑蛇說：「她沒有再去見林先生，我就以爲這事已經完了。林太太——我也不知道她心裡想什麼，她祇是要知道，却又從來不要採取什麼行動，所以我祇是報告。不過這個女人是有些神秘的，她去過一間屋子，在夜間，那裡又不開燈！」

黑蛇要知道多些關於這女人的資料以便報告，所以他也跟踪過她一段時間。他知道她生活很簡單，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連朋友都沒有。但有一次她去過這間屋子，却是很特別。那裡是有一個集會。

「一個邪教集會，」黑蛇說：「我一看就知道。是有錢人家在那裡面胡天胡帝！我也問過人，你知道，我在偵探部是還有一些同事的。」

「很好，」司馬洛說：「那屋子！」

「但是他們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再集會，」黑蛇說：「那些人已經散了！」

「總可以找到其中一些人的吧？」司馬洛問道。

黑蛇遲疑着說：「這個鍾公子……他却不好惹，所以他們在那裡胡混，祇要沒有搞出事，警探部就不理了。他們沒有告訴我鍾公子在那裏，但我知道，因爲我看見他的跑車停在花園裡。你知道這些人，跑車在本地獨一無二的，還加上個特別的車牌號碼！」

「我們可以惹任何人，」司馬洛說：「我們誰都不怕，而且我們也可以用很多辦法，你也知道的，對付某種人，有某種辦法！」

「是呀，」黑蛇說：「假如你有後台，我也有些辦法。我們現在動身也差不多了！」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紫薇問。

「找一個女人，」黑蛇說：「鍾公子有一個女人，我是這個女人的丈夫！」

「你是在開玩笑吧！」紫薇說。

黑蛇狡猾地微笑：「鍾公子不知道我是在開玩笑呀！」

他的意思，司馬洛和紫薇也明白了。

紫薇說：「這事，我看我用不着跟你們去了！」

不錯，這一幕戲，最好就是沒有女人參加。

* * *

他們所乘的弱點就是鍾公子有個情婦。

鍾公子還未娶妻，他有情婦本來是無所謂的事情；但是這情婦是有丈夫的，那情形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其實那個女人也沒有丈夫，但是鍾公子也未能肯定，她說沒有，或者沒有說有，而她又肯和他好，鍾公子就認爲沒有大問題了。

假如忽然發覺她是有丈夫，鍾公子亦是會相信。

而他也沒有機會問那女人。

因那「丈夫」是在他離開的時候出現的。

鍾公子離開他的情婦家，在屋外的走廊中等升降機的時候，黑蛇就從樓梯間走出來。

黑蛇的手上拿着一把手槍——或者是一件形似手槍的物體。

鍾公子立即呆在那裏，嚇得魂飛魄散，他立即準備獻上手腕上的手錶、頸上的金鍊，以及少量現金。他祇有少量現金，因爲他是使用信用咭的多。

黑蛇說：「你過來這邊一陣！」

鍾公子乖乖依命進入了樓梯間。他不敢反抗，因爲他的性命要緊。

他進了樓梯間才開口說話，以免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

他吶吶着說：「你要什麼，我就給你好了。我……我會合作！」

黑蛇說：「你就是這樣對我的太太講，所以她就合作了嗎？」

「你——你的太太？」鍾公子的汗這時就流得很多了：「誰是你的太太？」

「你剛剛從她的屋子裏出來！」黑蛇說。

「你……你會不會是弄錯了？」鍾公子問。

黑蛇掏出錢包，打開來，看看裏面的照片，說：「我自己的太太，我也會弄錯？」

鍾公子也看那錢包的透明膠片下面的一張男女兩人的合照。黑蛇沒有給他看清楚，他亦沒有心機去看清楚。找得上門來，就應該不會錯了。那照片確是黑蛇與太太的合照，祇不過照中人並不是屋內那女人。

「我……我不知道她有丈夫！」鍾公子說：「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爲了你，她和我分手。」黑蛇說：「她把我趕走了！」

「這樣嗎？」鍾公子說：「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所以証明我……我沒有責

任！」

「難道你叫我殺她嗎？」黑蛇說：「我不能殺她；但是引誘她的男人，我就來一個殺一個！」

鍾公子更加汗流如水。一個不要錢而祇要殺人的人，是最難對付的。這是一個狂人。

他吶吶着說：「你不能來一個殺一個，你殺了我……你就會成爲殺人犯，警察會追你，你會判死刑，那……那她就自由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是我殺的，」黑蛇說：「她會知道，但她不會講，她會悔改，以後就不會受男人騙。」

「這……這個我可以幫助你，」鍾公子說：「我現在明白了眞相，我會對她講，我會……」

「跪下來！」黑蛇命令。

「不要！」鍾公子哀鳴道：「你清醒一些，千萬不要鹵莽……這事……」

「跪下來！」黑蛇喝道。

這時司馬洛出現了。司馬洛在上一層樓梯說：「有什麼麻煩嗎？」

他施施然走下來。

黑蛇說：「是他！這人勾引我的妻子！我要殺他！你幫我將屍體運走。」

鍾公子本來高興，以爲遇到了救星，這時心又忽然一沉。這人是對方認識的，是兩個人，他死定了。

司馬洛說：「怎樣運走呢？用一個袋子裝起來搬走，樓下的管理員會不問是什麼？」

「他問就殺他……」黑蛇說。

「你還打算殺多少人？」司馬洛說。

鍾公子又有希望了。他說：「殺人眞不是好辦法，我是同情你的。」

「把槍收起來吧！」司馬洛說：「這人交給我！」

「你不明白，他勾引我的——」

「我會爲你解決這事，」司馬洛說：「你回家，我遲一些跟你說。」

「我……我……」

「你回家。」司馬洛說：「你不相信我嗎？」

「好吧！」黑蛇說，他乖乖地把槍收起來，走了。他的角色已演完了。

鍾公子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說：「你這人眞會闖禍！假如你的老頭子知道了，你以爲他會怎麼想呢？」

鍾公子說：「你——你是老頭子派來的？」

「坐下來！」司馬洛按他在樓梯級上坐下了。

「你……你可以不告訴老頭子嗎？」鍾公子問。

「你以爲你的老頭子可以解決你的困難，你就亂來了？」

司馬洛接着又說：「我不是你的老頭子派來的，不過你的運氣也眞好！」

「你……想怎樣？」鍾公子又慌張起來了，吶吶着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爲了一件案找你，」司馬洛說：「假如你不好好地合作，那我就叫那人再找你！」

「你威脅我？」鍾公子又强硬起來了。

「你不要兇，」司馬洛說：「你不知道我是誰，我找得到你，你找不到我，跟我合作是不是聰明一些呢？」

「我呃……呃……你不能勒索我！」

「我祇是要知道那邪教的事。」司馬洛說。

「那個——」鍾公子說：「你在講什麼？」

「這即是說你不合作了。」司馬洛說：「你知道有的事，我也知道有的事，你不能夠否認！」

「我——現在已經沒有搞那個了！」鍾公子說。

「爲什麼忽然停止了呢？」司馬洛問。

「發生了什麼也不關我事，我不能負責！」鍾公子說。

「我不是要你負責！」司馬洛說：「我問你問題，你就回答吧！」

「玩得不開心就不搞了！」鍾公子說。

「怎樣玩得不開心呢？」司馬洛問。

「本來是我做主的，」鍾公子說：「但是來了一些不認識的人，他們又爭做主意，人太雜，我就不玩了！」

「不認識，這三個字我不喜歡聽！」司馬洛說。

「這是眞的，」鍾公子說：「假如是我認識的人，玩下去有什麼所謂？」

「怎會混進一些不認識的人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鍾公子說：「有些人來了，我以爲是我的朋友帶來的；我的朋友又以爲是我帶來的，一問，大家都不認識，是他們自己混進來的。他們又有新的主意，我們就不玩了。屋子是我的朋友的，我的朋友不開放屋子，就是這樣不玩了！」

「你們本來是玩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們那裏是靈門，」鍾公子說：「我們在那裏玩招魂。」

「你會招魂？」司馬洛問。

「這祇是一個藉口，」鍾公子說：「我們要乾淨才能作法，又要燈光很暗，所以我們要先洗澡，祇穿法袍——」

「那就容易搞到女孩子？」司馬洛問。

「其實她們也是自願來的。」鍾公子說。

「跟着就來了新的人，」司馬洛說：「然後又如何？」

「他們找來了藥，」鍾公子又說：「又要做什麼祭神，皮膚割開，滴一些血在酒杯裏——這太危險了。」

「就這樣不幹了？」司馬洛說：「你們不玩，他們也走了？」

「有過一些爭執，」鍾公子說：「我們打不過他們——假如不是怕我的老頭子知道，我也不會就這樣算數！」

「他們却肯算數？」司馬洛說：「他們肯不用你們的屋子？」

「他們似乎另有地方，」鍾公子說：「他們也提議過去另一個地方。我不去不熟悉的地方，但我知道有些人是去的。我們不玩，有些其他的人就跟了他們！」

「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鍾公子說：「我沒有去過！」

（未完・三）

☆☆☆☆☆☆☆

上文提要：瑤華暗戀杜秋寒至病倒，于飛虹忙於籌備婚事中，亦對瑤華關懷備至，杜秋寒更帶來六個波斯健碩武士來保護心上人，丐幫長老錢有志率同多名弟子送上人頭作爲禮物，並追查于飛虹殺死其兩名弟子之事，終由瑤華打發離去……二人之婚禮，席設楓葉山莊，瑤華發現新娘已被掉包；于飛虹醒過來時，眼前竟出現趙子平……

☆☆☆☆☆☆☆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痴情女子救愛侶　爲表心迹自斷臂

杜秋寒和于飛虹抑著心中怨恨的怒火，靜聽萬事通繼續說下去時，萬事通突然悶哼了一聲，還看不到臉含微笑移步向前的玉書生有什麼舉動時，萬事通的枯臉上已多了一道血手印。

「住手！」

杜秋寒和于飛虹見狀同時暴喝一聲，懷中的寶劍同時出鞘，兩人不約而同施展不歸谷三奇絕學劍招，向淡綠身影疾刺而去。誰知這些凝聚三奇心血，足以傲視武林的劍招，竟像泥牛入海般，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制敵奇效。

不但劍尖不能傷到玉書生的一根毫髮，一絲衣襬，兩人還被一道凌厲超絕的罡風，給掃退了半丈開外，兩人連忙拿樁站穩，不由得倒抽了口涼氣。

杜秋寒和于飛虹驚惶不已對視一眼，玉書生趙子平的功力果然莫測高深，無法想像，難怪他有能力挾制、利用武林所有力量，讓人不敢反抗。

「哼！就憑這幾招老掉牙的劍法，就想對付我玉書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玉書生一搖手中的摺扇，竟悠閒的當着衆人的面搧起涼來了，其狀自大輕狂無比，令人氣結。

這時，瑤華、劉星、茶花三人，相互使了個眼色，一聲不響的攻向了玉書生。

只聽玉書生才冷笑一聲，瑤華等人欲拔起的身形，竟立刻被黏住，動彈不得。

于飛虹看得出，這是一種奇特的點穴法，內心不由得悚然一驚，芙蓉面上充滿了憂恨與無奈。

這個玉書生眞是太厲害了，他的武功招式不但讓人看不出系出何門何派，而且詭異無比，尚看不清楚他是如何動作的，對方就已受制，落於下風。

那六位波斯大力士，目睹玉書生高絕神妙的功力，一個個瞪目結舌，驚惶不已。

他們心想，憑玉書生這等功力，就是在武學奇盛的波斯，也絕無敵手。

「哼哈哈，哈哈哈！」玉書生睥睨着被他輕易制服的衆人，仰天狂笑着。

受到輕傷的萬事通已服下了他隱居期間所煉制的傷藥，傷勢並無大礙，內心卻卜卜直跳。

他萬事通當然知道玉書生的實力絕不容輕視，但沒有想到竟是如此的精湛超拔，連武林三奇絕學，都不是他的對手，不能稍觸他的毫髮。

玉書生狂笑甫畢，突然步履瀟洒的走向于飛虹，臉上猶帶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就在這時，只見杜秋寒面前藍影一晃，虛空劈出兩道速疾狂驟的掌風，同時寒芒點點，寶刀倏點玉書生的小腹。

玉書生猝不及防，但只斜退一步，右袖微拂，便已化解了杜秋寒掌刀齊施、亦守亦攻的功力。

所幸杜秋寒自服了水火靈芝之後，內力憑添百年之功力，又因爲已暗提眞氣防備，所以玉書生那招看似輕柔無力，實則兇厲猛烈的掌風，並未傷及他。

「趙子平，我不准你再傷害秋寒！」于飛虹躍擋在氣呼呼的杜秋寒身前，咬牙低叱道。

「哼，好個你儂我儂，鶼鰈情深的感



人畫面！」玉書生冷笑道，臉色倏然變得灰白，猶如一隻鬥敗的公雞，剛才的神氣與狂傲，竟因爲于飛虹的一句話，而減滅了幾分。

玉書生眼神冷厲的直視着于飛虹，道：「你聰慧絕世，應該知道我花費如此大的心血，圖的是什麼，跟我走，否則你的朋友一個個都沒命了！」

于飛虹猛吸了口氣，她知道玉書生絕對有能力殺了瑤華他們，但冰清玉潔、嫉惡如仇的她，如何能自甘墮落，委屈求全，懾服於强大的惡勢力下！

她不能，杜秋寒更不肯答應！

「飛虹，我們一起上！」

杜秋寒突然長嘯一聲，衣袂飄飄，緊握寶刀，衝殺玉書生。

于飛虹立即跟着杜秋寒，縱身而起，展開第二次的攻擊。

一時之間，只見玉書生四周掌風呼呼，刀光劍影，招式凌厲。

玉書生仍帶着一抹淡笑，手中摺扇愜意的一搖一搧着，竟形成了一層密不透風的罡風，掌風、刀光、劍影都被罡風抵擋於外，不能傷玉書生絲毫。

杜秋寒和于飛虹施展攻勢，有一半是三奇絕掌。

雖然明知兩人聯手，施展不歸谷三奇絕掌，仍不是玉書生的對手，但他們決以「死裡求生」的精神，拚戰玉書生。

爲了于飛虹、杜秋寒更是施展出渾身解數，三奇絕掌一招一招的演使出來。

只見三奇絕掌已演出了近十招，仍不能使情勢有所改觀。

于飛虹心念電轉，突然撤劍，躍後半步，由袖內取出定穴珠鏢，貫注八成內力於鏢身，向玉書生天靈蓋疾射而去。

定穴珠鏢果然並非等閒，只聽「呼」的一聲，罡風直瀉而出。

「可惡！」

怒叱聲中，玉書生及時一個冲天而起，定穴珠鏢落了空，然後俯身衝下，右袖拂向杜秋寒劈刺而來的寶刀。

杜秋寒額頭上滿佈冷汗，因爲他直覺一道冷厲的罡風，穿過刀身，傳入他的周身血脈，如電殛般，痛苦難耐。

就在杜秋寒的呻吟聲中，萬事通和于飛虹不約而同撲奔過來搶救。

萬事通搶先一步，施展陰陽掌功，硬生生的將如同黏貼杜秋寒手上的寶刀，劈離杜秋寒身上。

只在這一瞬的接觸，萬事通施展掌功的右手，已感到麻痛不堪。

于飛虹則千萬火急的護擋在杜秋寒身前，阻止玉書生再下毒手。

杜秋寒驚魂甫定，這一次進攻雖然讓玉書生受到了威脅，但仍然不能傷及他，自己反而差點受了重傷。

羞憤之餘，杜秋寒趁機利用空檔時間，調息受損的氣脈，但仍然睜大眼睛，怒瞪着玉書生。

玉書生顯然已失去了耐性，雙眼充滿了血絲，原來皮膚細白的玉臉上，竟擠出了密密的皺紋。

于飛虹突然想到，先前萬事通曾稱玉書生爲「老小子」，莫非他的年紀不小了，和年輕的外貌並不相符？

玉書生吁了口氣，輕搖手中摺扇，儘量裝出一副氣定神閒的神態，這虛偽的表態，于飛虹看在眼中，嗤笑出聲。

玉書生見狀錯愕了一下，隨即朗笑幾聲，倨傲的道：「于姑娘，識時務者為俊傑，又何必做困獸之鬥呢？我玉書生已經等了妳十幾年，我等不下去了！妳也會遺憾終身的！」

于飛虹正想出口怒罵玉書生的厚顏無恥，突然傳來了一聲哀怨的嘆息聲，是個女子的聲音。

嘆息甫畢，瑤華、劉星、茶花身上的穴道竟然在毫無跡象的情況下，被人解開來。

好神出鬼沒的手法！

玉書生的表情，竟然比于飛虹等人更驚惶，更意外，還帶着一股強忍壓抑的無言憤怒與猶豫。

他沉吟了一會，朝于飛虹邪邪一笑，那詭異的神情似乎在說：「我不會放過妳的！」

還來不及眨眼，玉書生已走得無影無踪。

大家面面相覷，臉上都帶着黯然、驚駭，以及難以解消的憤怒。

為了搶救杜秋寒，萬事通受了池魚之殃，此時他已下降，坐在水晶床上閉目調息。

于飛虹雖然亟於想知道玉書生到底是如何為害無影門及杜家的，但不敢驚擾萬事通，只得勉強嚥下滿腔脫口欲出的疑問，用鼓勵與協助的眼神，轉注着杜秋寒、瑤華、茶花和劉星的臉上。

就在此時，調息甫畢的萬事通霍然睜開眼睛，沉聲道：「離開此地，否則我們仍在他控制之下。」

「老前輩，你可不可以立刻告訴我，有關於玉書生和無影門的秘密？」于飛虹走近萬事通，迫不及待的道。

萬事通冷笑一聲，道：「當然可以，不過不是此地！」

于飛虹見萬事通如此堅持，就不再猶豫，朝杜秋寒等頷首致意。

只一下子的工夫，這間大屋子已安靜下來。

一行人縱出屋子後，瑤華突然心血來潮，徵得于飛虹的同意，折回紅楓山莊，進入空無一人的堂前大廳，不由得大吃一驚。

只見一個時辰以前，猶是桌倒椅傾，杯盤狼藉，酒菜濺地，血跡斑斑，屍身橫陳的大廳，此時完全變了樣。

不但桌椅已收拾妥當，地上的血跡已擦洗得乾乾淨淨，不留痕跡，而且屍體都已不見了，就像什麼也沒發生。

窗明几淨，光可鑑人，任何人見了都無法相信，先前這裡曾經有一場混亂的打鬥發生過。

「玉書生絕對沒有那麼大的耐心，派人清理現場，這一定另有其人，而且不只是一個人，會是誰呢？」

「茶花一定知道個中內情，劉星也不會不知道，他們二人既是小姐的忠僕，當然不會做出傷害小姐的事情，既然瞞住不說，顯然紅楓山莊固然神秘，此神秘的本身，對小姐本身並無損害。」

瑤華心中念轉，一邊小心翼翼的輕步走動著，一邊凝神四下觀察。

「雖然這裡看不到一個人，但是我感覺得出來，此地有人躲在暗處，不肯出來……」瑤華心中肯定的想道。

據茶花提起，紅楓山莊的老主人雖已過世多年，但還有一部份的子孫住在紅楓山莊。

但當老主人的舊交之女，在此地舉行婚禮時，紅楓山莊的主人竟然隱身不出面接待，豈不啓人疑竇！

但是喜筵與喜幛的安排與設置，却先在他們來到紅楓山莊之前就已經準備的妥妥貼貼，不必他們再費一番手腳，如此的體貼與主動，豈不是有點過份？

想到這裡，瑤華突然拱手對着空敞的大廳，高聲道：「諸位不肯現身，瑤華並不勉強，雖然小姐的婚禮不能順利完成，但瑤華仍要謝謝各位的辛勞、幫忙。」

廳內一點動靜也沒有，瑤華不再逗留，轉身離去，追上于飛虹他們。

* * *

一行人聚集在萬事通的落脚處，這是一間絲毫不比于飛虹杭州住處的那座深宅大院差的巨宅。

于飛虹並不感到驚奇，以萬事通的腰纏萬貫，再購置十間、二十間這樣的大屋，也綽綽有餘。

杜秋寒寫了一封致波斯王的信，命六位武士帶回波斯。

信上表示，感謝波斯王的美意，為了六位武士和另一位巧手匠的安危，他們必須留在波斯，不能踏入中土一步。

內廳上，四人談了一會兒，萬事通一雙愛憐心疼的眼神，又在杜秋寒的臉上巡着。

杜秋寒也覺得奇怪，自從萬事通和他見面後，一直拿這種善意的眼神看着他，有時候欲言又止，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要告訴他，又不知如何開口似的。

「萬老前輩……」于飛虹在萬事通身旁的一張太師椅坐下，眼神懇切的道。

萬事通的眼神轉注在于飛虹的芙蓉臉上。

「萬老前輩要多大的報酬，才能將秘密告訴我？」于飛虹脫口道。

「哈哈哈！我會向妳要錢？我還曾兩次拿錢資助妳呢！」萬事通突然哈哈大笑道，連眼淚都笑了出來。

「兩次？萬老前輩，飛虹不明白？」在于飛虹的記憶中，在不歸谷之中，她只一次收受萬事通霸王硬上弓的金錢幫助而已。

「妳再仔細想想！」萬事通咳了咳，提示道。

「莫非萬前輩前些日子曾經送我和秋寒一個大紅包？」于飛虹突然恍然大悟的道。

「正是老夫！」

「萬老前輩，今日一早，撓了丐幫總舵，迫使丐幫那些人早點走，自然也是你的傑作囉？」瑤華插嘴道。

「哈哈，正是，不過老夫只成功了一半，那個錢有志是被瑤華姑娘的功力嚇走的！」萬事通帶點惋惜的口吻道。

杜秋寒和于飛虹費解的對望一眼，杜

秋寒忍不住開口道：「萬老前輩，你我萍水相逢，爲何要傾全力幫助我等呢？」

萬事通的臉色頓時灰黯下來，不再說話。

許久，他才嘆了口氣，朝于飛虹道：「妳仔細聽着！」

「晚輩洗耳恭聽。」

萬事通喝了一口茶，潤潤喉嚨，開口道：「事情發生在十六、七年前，那時候的無影門一點也不像如今蕭條冷淸的樣子，雖未門庭若市，貴賓滿座，却也高朋雲集，妳的父親于天風更是豪情萬丈，開朗豪邁，因爲他不但擁有位賢淑的美妻，膝下還有一雙美麗可愛的千金，尤其十三歲的大小姐于飛瑤，更是姿容非凡，少時她和美麗的母親站在一起，誰不讚嘆她們母女像對姐妹花……」

萬事通陶醉般的形容着，回憶着，于飛虹一聽到他提起她印象不深的母親和大姊時，更是凝神靜聽，彷彿稍一分神，便錯過了一字一句似的。

杜秋寒和瑤華連呼吸都輕輕的，二人的眼神當然也凝視萬事通不動。

「有一天，玉書生趙子平進入無影門做客，當時他已經二十八、九歲了，他到無影門表面上是做客，骨子裡是想見妳母親……」

「他和我母親有何牽連？」于飛虹急急的插嘴道。

萬事通回道：「在妳母親嫁給妳父親之前，妳的母親便認識玉書生，玉書生垂涎她的美貌，立刻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可是妳的外祖父認爲玉書生爲人不可靠，死也不肯答應這樁婚事，後來妳母親就嫁給妳的父親，但玉書生仍然死纏不休，而且還找到無影門來！」

「他是如何糾纏我母親的？我爹難道不知道這件事情嗎？」于飛虹氣憤的道。

萬事通嘆了口氣，道：「你爹當然知道這件事情，他好幾次想逐玉書生出無影門，但每一次都被妳娘及時阻止，因爲妳娘知道玉書生是個心胸狹小的毒丈夫，一旦惹怒了他，恐怕無影門不再有安寧的日子可過，你爹只好忍下一口怒氣，表面上與他週旋，暗地裡卻恨透了他……」

「眞苦了爹了！後來呢？」于飛虹憂苦的嘆了口氣，心中十分同情于天風。

「後來有一天你爹出無影門辦事，玉書生得到消息，趁虛而入，竟潛入妳娘的房中，意圖霸王硬上弓，非禮妳娘……」

「哼，好個人面獸心，禽獸不如的東西！」于飛虹氣得渾身發抖，然後神色驚惶的尖聲道：「我娘……我娘她沒事吧？那個千刀殺的玉書生……」

萬事通報給她一個安慰的微笑，道：「妳娘是個貞潔烈女，抵死不從，還在玉書生的胸前留下一度五爪血印，就像玉書生剛才那一下子……」

萬事通撫了撫臉上的血疤，繼續道：「玉書生甜頭沒嚐到，反而嚐到了苦果，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他惱羞成怒，由愛轉恨，欲對妳娘下那南疆蠱毒，正巧被妳姐姐撞見……」

于飛虹已淚流滿腮，凝望着萬事通，說不出話來。

「妳姐姐爲了救妳娘，不管三七二十一，及時衝入妳娘房內，跪在玉書生的面前，哀求他放了妳娘，她願意代替妳娘死……」

說到這兒，于飛虹已忍不住痛哭失聲。

瑤華臉上也是淚痕斑斑，杜秋寒連連嘆息了好幾聲。

「沒想到玉書生不但不回心轉意，反而色由心生，轉而要沾汚妳姐姐，妳娘奮不顧身護住愛女，玉書生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心一橫先後對妳娘和姐姐下了蠱毒，那知老天有眼，玉書生在施毒蠱時，不小心自己也中了蠱，他驚恨萬分，才離開妳娘房中。」

于飛虹和瑤華，杜秋寒聞言吁了口氣，于飛虹也停止了哭泣。

「玉書生剛離開，妳爹趕回妳娘房中，見狀大爲驚怒，聽妳娘將中蠱的事說出，妳爹更是氣昏了頭，立即要找玉書生算賬，經不住妳娘的苦勸，才忍住錐心的痛苦，立刻四處奔走，爲妳娘爲姐姐請來許多解毒的名醫，卻藥石無效……」

「如此衆多的名醫與解毒高手，都拿不出可行辦法嗎？我娘和姐姐所中的蠱毒，是否和其他的蠱毒不同？」于飛虹懷疑的道。

「二小姐，妳猜得不錯，玉書生所施的南疆蠱毒，是蠱毒中最厲害難纏的一種，它不能藉外力解除，只能靠中蠱者自己逼解出毒性來——」

看着于飛虹，杜秋寒和瑤華同時睜大了雙眼，一臉驚駭的表情，萬事通喝了一口茶，又道：「要自己解毒可以，但必須有精湛的內功作後盾，但仍得挨上一段痛苦的煎熬，還不能確定毒性是否能全解……」

「可是我娘和姐姐並沒有武功呀，這樣她們所受的罪，不是更大了嗎？」于飛虹心痛的道。

看到她蹙眉捧心，瑤華搶上前欲爲她揉，却被她阻止。

萬事通哈哈一笑，道：「不，妳娘和妳姐姐不但有武功，而且都很精湛……」

望着于飛虹疑惑的神情，萬事通解釋道：「妳爹爲了鼓勵妳勤練武功，所以不得不瞞妳，騙妳說妳的母親、姐姐因爲沒有武功，才抵不住無名怪病的侵擾，相繼死去。」

「原來如此！我也曾爲此感到懷疑……」于飛虹沉吟道。

萬事通又皺眉道：「雖然可藉着精湛的內功解毒，但是每減一分毒，壽命便會少一年，最後必定活不久，不但如此，中蠱者臉上身上肌膚也會漸漸潰爛，膩血膩膿，其狀比死還痛苦……除非能在十五夜避月光，用蠱母粉逼毒！」

「可憐的娘！可憐的姐姐！萬老前輩，我娘和姐姐曾經自行解毒嗎？」于飛虹哀歎一聲，勉强打起精神問道。

「有，這種蠱毒如果不解，還比解時可活得久一點，但是明知身中蠱毒，而不去解它，感覺比死還難過，寧願犧牲自己的妳娘爲了保護愛女，命令妳的姐姐不能違命自行解毒，而自己却偷偷的解，不料被妳姐姐瞧見，她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頓了頓，又道：「妳娘不分日夜勤於解毒，三個月後，已解去一部份蠱毒，但是容貌全毀，形容比鬼魅還恐怖，有一天無意間照到銅鏡，自此之後，她完全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不久後就懸樑自盡了！那年妳姐姐十九歲，妳三歲多！」

說到這兒，一室唏噓，于飛虹紅腫的雙眼汨汨流下兩行清淚，抽咽的道：「那我姐姐呢？」

「妳姐姐自然是痛不欲生，妳爹更不用說了！在妳爹嚴密的保護與監視下，妳姐姐決心效法妳娘犧牲的精神，也偷偷的解起毒來，一年的時間，也解去了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還來不及解，二十歲那年就毒發去世了！」

「原來她不是因怪病病發去世，而是蠱毒發作而亡，那金百輪說我十九歲時也會得怪病，七月初一那天會有人來到翠園紅樓，替我治病，這也跟玉書生有關係了？」于飛虹悲痛的問道。

「不錯！妳的娘和姐姐先後去世後，玉書生仍然不放過無影門，因為他恨妳的爹從他的手中搶走他心愛的女人。有一天他昂首闊步的走進無影門，公然找妳爹挑衅，妳爹忍不下這口氣，與他發生衝突，結果妳爹敗得很慘，更別談要為妳的母姐報仇了！

「不解人事的妳，却無巧不巧的啼哭起來，被玉書生聽到，他又生出鬼主意，他發話可以不毀無影門，但當妳長到十九歲時，他的蠱毒已快全解，七月初一那天到來，他會親自到無影門迎娶妳。」

「眞是色由心生的僞君子！那老主人如何表示？」瑤華驚吁了一口氣，憤慨的道。

「于天風當然不肯賠上僅剩的女兒一生的幸福，但不答應也不行，玉書生威脅如果不答應他的要求，他便要在二小姐的身上下蠱毒，讓二小姐也遭到與她母姐同樣悲慘的下場！」

「所以我爹不得不答應了？」

「妳爹當然不忍心眼睜睜的看着幼小的妳中蠱毒而亡，只好忍辱答應了，這樣至少世界上他還有一個親人活着。

「但是玉書生比一隻狐狸還要精，他担心妳爹會帶着妳逃出翠園紅樓，所以强迫妳爹自殘雙腿，自閉密室，不得任意離開無影門一步，並找來金百輪守住無影門的大門，監視妳們父女倆。」

「那啞奴又是什麼一回事？」瑤華迫不及待的問道。

「當玉書生脅迫于天風時，被無影門的十五位奴僕看到聽到，玉書生為了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於是一掌劈死了三位奴僕，剩下了十二位，在你爹的苦苦求饒下，才能活命，但玉書生仍逼他們服下一種藥，從此以後，他們就成為了有嘴不能說，有腦無法想的啞奴。」

于飛虹歎了口氣，道：「可是我爹仍趁玉書生不注意時，及時搶救了其中的劉星和茶花？」

萬事通臉上掩不住佩服的神色，點頭道：「這正是你爹深謀遠慮的地方。」

「萬老前輩，這件十多年前的秘密，你是甚麼得悉的？」瑤華忍不住好奇的道。

「哈哈哈，我萬事通若連這件秘密都不知曉，那豈不是砸了我這塊金字招牌嗎？」萬事通淒涼而神秘的一笑道。

于飛虹腫着雙眼，粉面低垂，默默不語，思前想後，糾纏她十多年的陰影與謎團，在萬事通的回顧洩密下，一下子飛到九霄雲外，沒了蹤影。

于飛虹輕輕的吁了口氣，一想到玉書生那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于飛虹不由得恨得牙癢癢的！

這時，沉吟不語的杜秋寒突然問道：「萬老前輩，玉書生也中了蠱毒，請問他發作的時間是否有一定？」

萬事通眉頭鎖了鎖，沉吟着道：「說也奇怪，中了那蠱毒須殺死蠱母研粉不能照到月光才能逐漸解毒，通常如蠱母被殺死下蠱者也活不了，而他却未死，我懷疑有人在旁協助他，使他在蠱母被殺還能驅毒治療，預計他已達到每三個月便會發作一次，每發作一次，蠱毒便減輕一分。」

「發作的時間，是不是在隔了三個月後的當月十五日深夜？」杜秋寒突然像發現什麼似的興奮道。

「你怎麼如此肯定？」萬事通竟錯愕的道。

「秋寒，你發現了什麼了？」于飛虹猛然抬頭，催問道。

杜秋寒還未開口，萬事通便吶吶的道：「這件事我可以調查得淸淸楚楚，可惜我全家四代遭人追殺，為了活命以求三奇絕掌，只好隱居荒郊，因雙腳已斷，以致心有餘而力不足。」

沉思中的杜秋寒並未注意聽到萬事通說些什麼，萬事通的老臉上悄然閃過一片悵惘之色。

沉吟了一會兒，杜秋寒才詳細回述起那晚在西湖竹榭石室中，發現玉書生痛苦的異狀，以及被一不知名女子發現，逼多蕾絲服下九九斷腸丹的事，一五一十的說出，沒有一點遺漏的地方。

于飛虹凝神靜聽後，十分諒解杜秋寒到現在才將這件親眼所見不尋常的事透露出來，他有一半是顧慮到多蕾絲公主的安危。

萬事通點點頭道：「據杜少俠剛才所描述的，老夫可以斷定，那晚玉書生的確正遭受蠱毒發作的痛苦，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竟被杜少俠撞見。」

「這麼說來，玉書生也有他的弱點了？他並不是無懈可擊，無癢處可搔！」于飛虹黯然疲憊的芙蓉面上，突然展現出一抹希望的異彩，目光轉注在衆人道。

「小姐，我們在平時無法打敗玉書生，為什麼不趁十五日月圓之夜，他面臨癱瘓，無反擊之力時，直搗竹榭石室？」

瑤華此語一出，好像替衆人把心思全部透露出來似的，大家同時贊同的叫好。

「再過幾個時辰便是明日初十了，我們還有五天準備的時間。」于飛虹望望窗外的月色，計算道。

「慢着，」杜秋寒像是又想到什麼似的，皺眉沉吟了一會，擺手道：「如今玉書生的陰謀詭計已被我等洞穿，狡兔有三窟，我担心玉書生早已離開竹榭，我們如果擅闖，恐怕遭到偷雞不着蝕把米的後果。」

杜秋寒提出心中的疑慮後，于飛虹和瑤華臉上的興奮希望之情，頓時減減了幾分。

「哈哈哈，你多慮了！」一旁的萬事通却朗朗笑道：「我萬事通了解玉書生超平常人的個性，他倨傲、聰明、冷酷、毒辣，却又多情，但說他濫情，似乎又太貶抑他了——」

沉吟了一會，又道：「他有和全天下爲敵的雄心大志，他不會逃避你對他的反抗、進攻、威脅、不利、爲敵、反而挺身出來，目的是戰勝妳，屈服妳，將妳踩到脚底下。他將這種瘋狂的想法，印証在他的武功和金錢上，他就是用這兩個法寶，驅使過不少人幫他做事。」

聽萬事通滔滔不絕的分析，于飛虹、杜秋寒和瑤華，都不住同意的點頭。

「老前輩說得極爲有理，如此說來，玉書生不但不會逃避，還會等着我們上門囉？」于飛虹歎了口氣道。

萬事通枯手撫了撫白髯，自信的道：「我萬事通幾乎沒有料不中的事。」

說完，突然兩手拍了三響，脚步聲響，三位奴僕立刻低頭垂立，等待萬事通的吩咐。

「爲這三位貴客，準備兩間上好的客房。」萬事通沉吟了一會兒，吩咐道。

「是……」

「慢着！」奴僕正要退下去準備，于飛虹突然制止，不解的朝萬事通道：「老前輩，劉星和茶花在屋外防守，這裡除了前輩，明明剩下我等三人，爲何只準備兩間呢？」

「哈哈哈！」萬事通突然朝于飛虹眨眨眼，呵呵笑道：「二小姐忘了，今晚是妳和杜少俠洞房花燭夜呀？」

「老前輩……」于飛虹聞言，頓時忸怩不安起來，兩頰泛紅。

不一會兒，于飛虹朱唇一抿，纖腰一挺，堅定的道：「飛虹能體會老前輩的盛情，只不過飛虹血海深仇未報，這不是完成終身大事的時機。」

「飛虹說得沒錯，等玉書生除去後，再談論婚姻還不遲呀！」杜秋寒體諒的望望于飛虹，贊同的道。

于飛虹則唇角帶笑，深情而感激的回望杜秋寒。

夜已三更，床上的于飛虹腦內思潮翻騰，輾轉反側，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也被噩夢中渾身鮮血的母親和姐姐驚醒，她滿身冷汗，濕黏黏的感到極不舒服。

白影輕閃而過曲欄迴廊，衣袂無聲。

當經過杜秋寒的房間時，隱隱約約的聽到杜秋寒打鼾聲，以及間歇模糊的夢囈聲，仔細聽，却是呼喚她的名字。

于飛虹芳心羞喜交加，在心中細語道：「秋寒，好好睡吧，這幾天你太累了！」

不再駐足凝聽，白影朝後花園的方向飛閃而去，這時突然傳來了好幾聲幽怨的哀泣。

于飛虹聽聲辨位，猛然停住，她斷定哭聲是由瑤華的房中傳出來的。

她怔了怔，不再遲疑，在瑤華的房門口停住，凝神靜聽，瑤華似乎已經哭得很累了，連門外有人也沒有查覺，當然這也是于飛虹輕功高深莫測的緣故。

「瑤華，我可以進來嗎？」正在代被飲泣的瑤華，忽然耳旁響起了于飛虹的傳音入密。

「啊？是小姐，夜深了，小姐還沒有睡嗎？」瑤華驚慌的移身下床，剔亮油燈，愧疚而歉然的朝門外道。

房門外映出于飛虹窈窕有緻的身影，她一動也不動的站立着。

夜深露重，瑤華心中感到過意不去，立刻上前打開房門，請于飛虹進來。

于飛虹脚步移動，一雙盈盈秋水雙瞳却一眨也不眨的凝視着瑤華。

臉上淚痕未乾的瑤華，被于飛虹看得不好意思，正要藉口轉身去倒茶，忽然眼前一黑，脚底一晃，人已不醒人事。

第二天，直到日上三竿，瑤華才漸醒人事，她眼皮沉重得睜不開，耳邊朦朧聽到于飛虹憂慮的聲音道：「大夫，是什麼病？」

「把脈的結果，是憂慮傷身，再加上風寒露重……」

沉吟了一陣，大夫又道：「不過……這位姑娘，愁眉深鎖，似有難解的心事，病由心生，心病自要用心藥來醫，方能根斷病源……」

「心病？」于飛虹皺眉沉吟了一會兒，才點頭道：「我知道了……謝謝你！」

于飛虹恭送大夫至房門口，才回到瑤華的床邊坐下。

「傻丫頭！」

于飛虹輕歎了一口氣，小心的支起瑤華的上半身，撬開那灰白的口唇，替她灌下一大口苦苦的藥水。

「瑤華，好好的睡上一覺吧！」于飛虹細心的爲瑤華蓋好被褥，凝視她好一會兒，才轉身離去。

就這一轉身間，瑤華消瘦的雙頰，悄然的流下兩行熱淚。

這天下午，瑤華一睜開眼睛，便看到于飛虹神情疲憊而憂心的盯着她看。

「小姐，妳昨晚一夜沒睡嗎？」

「嗯，沒關係，我還挺得住，倒是妳眞讓人担心！」于飛虹爲瑤華蓋好滑下的被褥，抿唇一笑道。

「瑤華眞該死，讓小姐憂心了！妳看，我的病現在全好了！」瑤華說着，便要逞強的起身。

「不！」于飛虹出手如電，一股滑力壓住瑤華欲撐起的身子，瑤華不由自主的重新躺下，這股壓力隨即消失。

「妳的心病還沒有好，瑤華，妳一定有事瞞着我，告訴我，是不是爲了杜秋寒？」于飛虹懇切而了解的目光，凝注着瑤華。

「小姐，我……」瑤華粉臉低垂，欲言又止。

「瑤華，妳還害羞什麼，我們情同姐妹，有什麼話不能說的？」于飛虹握住了瑤華的手，柔語眞摯的道。

瑤華輕輕點頭，聲音如蚊蚋般的道：「小姐冰雪聰明，瑤華的心思，小姐還會不明白嗎？可是杜公子的心中只有小姐一人！」

于飛虹聞言，一點也不吃驚，沉默了一會兒，細語道：「瑤華，妳抬起頭來看着我。」

瑤華怔了一下，粉臉微抬，注視着于飛虹神情誠懇的芙蓉面。

于飛虹嫣然一笑，伸手撫平瑤華額前微微散亂的劉海，絳唇輕啓：「瑤華，別再傷心了，我有的，妳還會沒有嗎？」

這句承諾，鐵石般的敲在譚瑤華小鹿亂撞的心坎上。

* * *

十五日月圓之夜，二更梆子聲剛敲過，西湖水面緩緩的駛來一條小船。

小船上共站立了五條人影。

小船剛泊定，于飛虹便朝瑤華吩咐道：「妳和劉星茶花留在船上接應——」

「秋寒，我們走吧！」

兩條人影同時彎身拔起，往竹榭方向飛射而去。

望着于飛虹和杜秋寒的身影迅速消失於夜色中，瑤華在心中祝福着：「小姐，杜公子，預祝你們馬到功成！」

杜秋寒在前領路，與于飛虹相距不過一尺。

當轉過竹林時，杜秋寒立即向于飛虹擺手示意，二人閃身在一處大石頭後面，四隻精目如電，掠過竹林，但並未發現有任何人影。

「奇怪？怎麼此次守衛鬆弛了些？」杜秋寒看看于飛虹，心中納悶道。

于飛虹看出了杜秋寒心中的疑慮，低聲附耳道：「秋寒，千萬不可大意，我們小心一點才是！」

杜秋寒明瞭地一笑，又輕點一下于飛虹的玉鼻，便拉起她的手，兩人身形又起。

「這個地方，山徑巨石後都有暗樁，跟着我走，千萬小心！」杜秋寒輕聲吩咐道。

「嗯！」于飛虹不時輕聲的回應着。

杜秋寒走走停停，摸索着路徑，兩個時辰左右，兩人便安全的進入通往石室的廊道。

走了幾步，于飛虹便看見了杜秋寒所說的石室，兩人的輕功都居上乘，于飛虹的輕身飛躍術更是神出鬼沒，因此目前為止，一切平靜。

「啊！咻咻啊……」微弱而痛苦的喘息聲，果然由石室中傳了出來。

杜秋寒和于飛虹會心而鬆了口氣的相視微笑。

杜秋寒又止步凝神靜聽了一會兒，發現玉書生此次的哀號聲，並不像被他碰見的那一次，那麼的急遽、慘烈……這幾個多月來，他的蠱毒應解了不少了！

想到這兒，杜秋寒俊眉一皺，立刻啓步，于飛虹已搶先一步走在他的前面。

一進入石室，于飛虹便由懷裏摸出火摺子點燃，當火摺子點燃發出亮光的一刹那，玉書生便如料想中，狼嗥鬼哭般的尖叫出聲。

和杜秋寒上次所見的一樣，玉書生狼狽不堪的躺在一張虎皮上，上下兩排牙齒咬住一塊牛皮，所不同的是，綁住他雙腕的皮索，已被他扯得快斷了！

于飛虹柳眉倒豎，燃燒着熊熊恨火的雙眼，氣狠狠的瞪着樣子要死不活的玉書生，似乎一下子沒法相信地上的那人，便是自命瀟洒，神出鬼沒，讓武林人士聞名喪膽的玉書生！

「妳來了……我就知道妳會來……我跟她打賭妳不敢來，可是妳找上門來了……是他帶妳來的……」玉書生眼睛瞪得如銅鈴般大，憤怒的轉注着杜秋寒嘶啞而斷斷續續的道。

就在于飛虹一遲疑間，玉書生突然低吼一聲，奮力掙斷皮索，無力的右手往壁上一按。

「咻！」三支飛刀交叉疾如驚雷的向杜秋寒的胸膛直刺過來。

于飛虹和杜秋寒同時失聲驚叫。

玉書生陰險的發出冷笑聲，但隨着杜秋寒一聲慘厲的怪叫，他的笑容頓時僵凝住了。

只見及時搶救杜秋寒的于飛虹躺倒在杜秋寒的懷裡，左腰窩上插着那支飛刀，但卻不見鮮血流出。

「飛虹……」杜秋寒死命抱着于飛虹，口中絕望且悲痛的低呼着。

于飛虹卻像沒事般的掙脫杜秋寒的懷抱，微笑的安慰他道：「秋寒，我很好，幸虧我穿了可防刀槍的火龍甲！」

杜秋寒拍拍額頭，長吁了一口氣。

玉書生也濁重的喘了口氣。

于飛虹一掉臉，咬牙切齒的戟指道：「玉書生，好卑鄙陰狠的暗算手段，我和秋寒今晚一定要取你的狗命！」

「妳要殺我……不不……」玉書生蜷縮着身子，緊貼壁面，像垂死的老狗般的喘着氣，一雙眼睛驚恐哀求的看着于飛虹。

看着玉書生，于飛虹內心一股復仇的烈火，竟被澆熄了一大半，她無奈而迫切的看着杜秋寒。

「飛虹，不要猶豫心軟了，過了今晚，他又是陰險詭詐，無惡不作的玉書生，要除掉他，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對！我不能留下他這個禍根！」

于飛虹不再考慮什麼，「鏘」的一聲，抽出短寶劍。

而杜秋寒也取出了寶刀。

「玉書生，這是你償命的時刻！」

于飛虹話聲甫落，刀和劍猛地同時一甩一推，挾着虎虎風聲，分向玉書生的胸、腹飛擲而去。

此招乃是不歸谷三奇絕掌中，最乾淨俐落的劍招之一。

「住手！」

在突如其來，惶恐不已的嬌叱聲中，一道嬌小青影突然及時的閃擋在玉書生的身前，雙腕一翻，電光火石間，竟將劍刄和刀尖，不偏不倚的挾在食、中二指中間。

杜秋寒和于飛虹見狀同時抽了口涼氣。

使他們驚震的，不是這名女子高妙的身手，而是她捨命力救玉書生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

「又是妳？妳為什麼要救他？」杜秋寒皺眉道。

于飛虹聽杜秋寒的口氣，再看看面前這位相貌端莊的青衣女子，立刻知道她就是杜秋寒所提的那個神秘女子。

「姑娘，妳如果執意要救玉書生，就成為我們的敵人！」于飛虹走近那女子一步，冷聲道。

「不！妳絕不能殺他！」那女子把手中的寶刀和寶劍放在身旁的石椅上後，立刻蹲下身去，護住顯然已被嚇呆了的玉書生。

看她的一舉一動，似乎沒有對杜秋寒和于飛虹有任何的不利。

杜秋寒和于飛虹詫異的對視一眼。

那名女子抹了抹玉書生額頭上的冷汗，動作無比輕柔愛憐，好像一個慈母毫無怨尤的對待一個令她頭痛不已的頑子般。

過了好一會，那女子才抬起眼來，幽幽的道：「他如果死了，我也活不了！」

「為什麼？只要妳不阻攔，我們二人絕不會對妳不利！」于飛虹愕然出口道。

那女子聞言苦笑一聲，緩緩的站起身來，指了指杜秋寒，朝于飛虹道：「如果躺在地上的是他，而我殺了他，妳還會活得下去嗎？」

于飛虹不由得內心一震，將心比心，她告訴自己，她不能，就算能活下去，也活得很痛苦。

心念電轉，于飛虹衝口道：「原來妳愛他？妳明明知道，他是個蛇心蝎肚的偽君子！」

那女子毫不猶豫的輕輕點頭，淡淡的道：「是的，我不但愛他，還願意為他死……」

杜秋寒冷冷一笑，道：「妳的愛未免太愚痴了，他如果也愛妳，為什麼會打飛虹的主意？妳這麼做，太不值了！」

說着，杜秋寒為她同情的歎了口氣。

「春蠶到死絲將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情到深處無怨尤，這是我的私事，你們拿回刀劍，快離開這兒吧！」那女子伸手往石室門口一指，道。

于飛虹不但不離開，反而走近那女子一步，哼聲道：「妳不能打發我們走，妳知道，我有十個，百個殺他的理由！」

「我當然知道！」那女子淒楚的一笑，道：「但是妳也有不殺他的理由。」

「妳這話什麼意思？」于飛虹沉聲道。

那女子突然一個轉身，袍袖一揮，點了玉書生的睡穴。

「他太累了！應該休息了！」

她看了玉書生一眼，然後轉身面對着杜秋寒和于飛虹，抿唇一笑道：「我不喜歡看人站着，二位請坐！」

她的態度十分和善有禮，杜秋寒和于飛虹對看了一眼後，兩人各在一張椅子坐下。

那女子仍然站着，朝于飛虹道：「我回答妳剛才的問題，第一，他愛妳，甚至剛才那把飛刀的目標，不是妳。」

于飛虹蹙了蹙眉，冷笑一聲，不動聲色的道：「還有呢？」

「他為了妳，花費了十幾年的心血和財力，除了他，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做到。」

于飛虹柳眉一揚，沉吟着道：「這點我並不否認——」

她的神情轉瞬變為冷厲，怒道：「可是他為害我的母姐，逼迫我的父親自殘雙腿，這又如何解釋？單單這個理由，我就可以殺他！」

那女子聞言雙目緊閉，嬌軀哆嗦得好厲害，半晌她睜開眼睛，兩行清淚順腮而下。

她如此激動，竟使于飛虹感到不安起來，不知道自己是那一句話傷着了她。

「姑娘，妳……」

那女子搖搖頭，阻止于飛虹說下去，抽噎的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情』字，一個人如果在情場失意，而想不開，鬼使神差之下，當然會做出令人齒冷的事來。」

為了「情」字？是嗎？

于飛虹在心中凝思着，是的，玉書生就是為了一個「情」字，而為害無影門。不是為了財，也不是為了勢。

她眼珠一溜，轉念寒聲道：「妳在為他脫罪？」

「我不否認，」那女子沉吟了一下，深深的凝視着于飛虹，道：「我不勉強妳放了他，但如果妳堅持要取他性命，請連我一道，我自願在黃泉路上陪伴他。」

「妳……唉，妳這不是在為難我嗎？」于飛虹猶豫的歎道。

杜秋寒望了這癡心女子一眼，開口道：「我們如果今晚不殺他，明日一早，他一定會對我等不利，姑娘，妳這不是在跟我等作對嗎？」

「再也不會了，他永遠沒有法子……」那女子突然連連搖手否定，卻欲言又止。「此外他愛妳娘，不能忘情才移情於妳，他不會傷妳的。」

「妳為什麼說他再也不會，也永遠沒法子？」杜秋寒問道。

那女子嘆了口氣，道：「因為剛才的火花助長蠱毒發作，讓他十年來辛苦驅蠱之工夫白費了，在最後一刻反助蠱毒進入腦中，只怕他再醒來，不但以前的事都忘記，只怕已成為白痴一個，而且我跟在他身旁這七、八年來，我一直在密煉一種能使人袪百毒，而且摒棄惡念，重新活過來的靈藥，近日已將煉成，我會將這種丹藥讓玉書生服下。」

于飛虹訝異的張大眼睛，愕然的道：「靈丹？驅百毒？包括蠱毒嗎？那記憶力？」

「是的。其實在六個月以前，這種神丹已煉成了，他賴着靈丹的維持，他才能活到了現在！但他將永遠是個白癡。」

「妳確定這種靈丹，不但可以驅百毒，還可以使他由裡至外，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不再是以前的玉書生？」杜秋寒挑高眉毛，不可思議的凝視着那女子。

「自從我行醫十四年來，還沒有一次失誤過。」那女子自信篤定的保証道。

「妳是個女醫生？」杜秋寒好奇的問。

「不錯。」

「姑娘如何稱呼？」杜秋寒又道。

那女子沉吟了一陣，才毅然道：「既然你們信得過我，我就不再隱名埋姓，我外號女華佗，本姓本名蕭元雌。」

「啊？原來妳就是笑笑使者彌勒的女兒，中原少年使者蕭元雄的同胞姊姊！」于飛虹失聲驚呼道。

「于姑娘怎麼認識我爹及弟弟？」蕭元雌訝異的問道。

于飛虹於是將八龍女招親時，遇到蕭彌勒的事，簡單的告訴蕭元雌。

「唉，眞高興弟弟覓得了佳偶，我爲了玉書生，離開他們身邊已有十多年了！」蕭元雌不勝唏噓的道。

看着蕭元雌堅定悲毅的神色，杜秋寒和于飛虹不約而同在心中喟歎着：這個女華佗對於愛情的執着，已到了愚癡的地步，令人一掬同情之淚，但也令人敬佩。

三人沉默了一會兒，蕭元雌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由懷中摸出一包藥，走過來，交給杜秋寒道：「這是『九九斷腸丹』的解藥，麻煩妳交給那位癡情的波斯公主。」

頓了一會兒，又鄭重吩咐道：「記住，要在八月前讓她服下，過了八月，她一定無藥可救，毒發身亡。」

「謝謝妳！」杜秋寒立刻接過藥包，起身朝蕭元雌拱手謝道。

「不必謝我，像她那麼癡心的姑娘，那麼早死未免太可惜了！」

蕭元雌幽歎一聲，話聲甫落，突然迅雷不及掩耳的由袖中掏出一把匕首，寒芒一閃即逝，杜、于二人還不及出聲驚呼，她的右臂已齊肘斬落，鮮血滴嗒滴嗒的流下地來。

「蕭姑娘，妳這是做什麼？」杜秋寒和于飛虹驚惶失措，並走上前攙扶住她。

「不，你們不要過來，我死不了的，這麼做，只是求二位相信我沒有欺騙二位……」蕭元雌飛快的爲自己在傷處抹上傷藥，忍住錐心的疼痛，輕咬下唇解釋道。

「蕭姑娘，就憑妳這一腔眞情，我于飛虹可以答應妳的請求……」于飛虹不勝唏噓的道。

蕭元雌灰白的口唇顫動了好幾下，才嗚咽的謝道：「謝謝二人相信苦命人，還有一個時辰天就亮了，你們快離開這兒！所有的機關、暗樁、人手，我已經全部撤去，從明天起，這處水榭將沉入西湖水底。」

蕭元雌說着，提氣咬牙，一把抱起不醒人事的玉書生，轉身不見。

杜秋寒和于飛虹二人交換一個眼色，他們手牽手，離開了石室，步出了廊道。

二人任意的點足走在草叢、石徑上、竹林中，一路上平安無事。

撤除埋伏的竹榭，此時不再顯得詭秘、懾人、森嚴、恐怖，銀白色的皎潔月光流瀉着，清風徐徐吹拂着，這時的竹榭似乎已經恢復其優雅、清新、柔和、幽靜的本來面目了。

當二人拐過濃密的竹林時，忽然一條人影自竹林中衝天而起，轉瞬不見。

「是金百輪！」杜秋寒目力清明，吃驚的道。

于飛虹皺了皺蛾眉，沉吟着道：「看來他並無惡意，只是不敢見我們，才匆忙離去。」

「玉書生的身份已經暴露了，恐怕金百輪再也不敢回到竹榭了！」

于飛虹點點頭，長歎了一聲，低聲道：「他只是一個受人擺佈的老可憐，我很同情他！」

「好了！別提他了，瑤華他們還在等我們呢！」杜秋寒心疼的輕捏了捏于飛虹的嫩頰，然後握緊她的手，二人連袂朝湖面飄去。

兩條如箭矢般的黑影，同時射向湖邊等候的小船上。

＊　＊　＊

一回到暫時安身的萬事通住處，杜秋寒和于飛虹就將昨晚所發生的事，源源本本的告訴大家。

「世界上竟有如此癡心的女子！」瑤華首先忍不住歎了口氣。

她私下做了比較，跟女華佗蕭元雌對玉書生比起來，她對杜秋寒的癡情雖自認可表日月，但女華佗爲情所受的幽怨、寂寞和痛苦，何止她的百倍、千倍呢！

「萬老前輩，飛虹認爲讓女華佗帶走玉書生，比殺了玉書生還值得，前輩認爲呢？」

對於于飛虹的問題，萬事通並不做正面的回答，只淺淺一笑，道：「這也許是玉書生的幸，也是他的不幸！」

于飛虹和杜秋寒疑惑的對望一眼，杜秋寒好奇的問：「前輩有何高見？可否說來聽聽？」

以大腿根跪坐椅上的萬事通，沉吟了一會兒，道：「玉書生倖免於死，這是他的幸運，但他今後又將受到情絲的羈絆，這又是他的不幸了！此種不幸，對他來說，比死還痛苦！」

于飛虹這時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轉，她的思緒早已飄到另一樁事上。那就是萬事通和杜秋寒長相十分相似。

當于飛虹有機會和萬事通獨處時，于飛虹以善意的目光看着萬事通，腦中思慮了一會，半晌才開口道：「老前輩，你和秋寒是否有牽連？甚至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萬事通口唇半張，顯然十分驚奇，怔了一陣子，才吶吶的道：「二小姐，妳是怎麼知道的？」

于飛虹笑一笑，道：「前輩是承認了！飛虹是由前輩的眼神和言語上，看出你對秋寒很關切，此外，你和秋寒幾乎在同時遭同一路的人追殺，這其中必有蹊蹺！」

「哈哈哈！二小姐果然聰明，連老夫都無法瞞得過妳！」萬事通樂的大笑道。

于飛虹不知道他爲什麼那麼高興，蛾眉一蹙，好奇的道：「前輩誇獎了，但不知你和秋寒的關係是——」

「唉！」萬事通突然重重的歎了口氣，啞聲道：「老夫今年已九十一了，那杜秋寒不過二十出頭，依年齡輩份來推算，二小姐，那杜秋寒應該稱我爲什麼？」

于飛虹凝思推算了一會兒，微笑的道：「依輩份看，一個是曾祖父，一個是曾孫，不過——」

「不錯，老夫仍是秋寒的親曾祖父杜新知，他乃是我杜家一脈相傳的曾孫！」萬事通突然截斷于飛虹的話，重重的道。

「原來你就是秋寒的曾祖父，這太巧了！」于飛虹心中深深的爲萬事通和杜秋寒高興，但沈吟了一下，不解的道：既然您是秋寒的曾祖父，那爲什麼不立刻與秋寒相認呢？秋寒難道一點也不認識您？」

萬事通苦一笑，回答道：「爲了我一個人，害秋寒的爹及祖父遭人追殺而死，他的娘因憂病而亡，我還有什麼面目見秋寒呢？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我單獨一

人住在逍遙山莊，與秋寒三代的祖居有數百里之遙，不常相往來，因此秋寒對我這個曾祖父的印象相當模糊，想不到他們卻因爲我萬事通，而遭到池魚之殃……」

萬事通說着，不勝唏噓的歎了口氣。

于飛虹默默無語的注視着萬事通。

兩人之間沉默了一會兒，萬事通突然打破沉默，要求于飛虹暫時不要把他的身份告訴杜秋寒。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于飛虹只好勉强的答應了。

第二天，于飛虹向萬事通提起要回無影門，探望于天風，並報告有關玉書生的事。

只見萬事通一臉神秘，朝于飛虹道：

「去吧，回到妳的房間，那兒有妳想見的人！」

「萬老前輩——」

萬事通朝于飛虹擺擺手，不再多說一句話，飛飄出大廳。

于飛虹和杜秋寒、瑤華對看一眼，臉上一片茫然，也不說一句話，朝自己的房間走去。

杜秋寒和瑤華緊隨着她的身後。

一打開房門，便瞧見床上朝裡坐了一個殘廢的老人。

「姑娘！」

劉星和茶花不知何時，也出現在她的房內，一看見于飛虹進來，立刻朝她拱手道。

只見于飛虹見狀呆立門前，臉上驚喜交集，怔了好一會兒，她才喜不自勝的衝向床邊，坐在床沿上，抱住了于天風的腰背，驚訝之中夾帶着嬌嗔的叫道：「爹！原來是您，女兒太高興了！你何時出無影門的？」

于天風吁了口氣，半個身子一旋，面對着于飛虹他們。

「老主人！」瑤華跨進房門，朝于天風拱手，恭聲的道。

「好……」于天風欣慰的看了瑤華一眼，使瑤華奇怪的是，他並未問起若華。

瑤華直覺，于天風已到了氣定神閒、心定不驚的修養境界，他似乎對這些日子以來的驚濤駭浪瞭然於胸。

就連朝他抱拳的杜秋寒，他也只是平淡的看一眼，便將目光轉注在于飛虹的臉上。

「孩子，爹是來參加妳的婚禮的！」

于飛虹聞言倏然一驚，若有所思的追問道：「爹，你是何時出無影門的，你的身體——」

「老主人，關於紅楓山莊——」

于天風左右兩手一擺，阻止于飛虹和瑤華急急出口的問題，停頓了一會兒，突朝瑤華道：「妳很聰明，若不是老夫沉得住氣，早就被妳拆穿了！」

瑤華聞言恍然大悟的微微一笑，道：

「那啞奴們一定隨老主人出無影門了？」

于天風連連點頭，沉吟了一會兒，將眞相慢慢條斯理的道出——

一年以前，你們一走出無影門，劉星和茶花就不定時的與我保持密切的聯繫。雖然我無法積極、主動、有效的出面保護你們，但對於你們的動向，我可說瞭如指掌。

當劉星和茶花以飛鴿傳書告訴我，飛虹與杜秋寒將成親，以計誘玉書生出面的消息，我內心驚喜、興奮交加，卻又惶恐憂心難安，於是回書劉星、茶花，乘玉書生對無影門不再監視之際，帶着九位啞奴秘密離開無影門，至於婚禮必須要在紅楓山莊舉行，除了對我方便之外，還有三點理由，想必他二人已告訴飛虹了。

我顧慮到了紅楓山莊一家人的生命安全，早在六月初七那天，就將他們送到安全地點。那些紅聯、喜幛，以及二十席的喜筵，自是啞奴們準備的，他們現在已回到了無影門。

當玉書生脅迫飛虹時，我好幾次忍不住想現身助他一臂之力，但怕一出面，反而更易受到玉書生的牽制，又知道萬事通也在暗中幫助飛虹，也就强自壓抑住了。

經于天風將實情說出後，于飛虹和瑤華心中的疑慮，頓時一掃而空。

* * *

在于天風和萬事通的安排中，以及于飛虹的撮合下，七日後，于飛虹和瑤華同時嫁給了杜秋寒。

等杜秋寒成了親後，萬事通即帶着滿腔的欣慰，興奮，和不得不離開的留戀與惆悵，悄悄的消失了，就像一陣輕烟似的。

三日後，于飛虹、瑤華、劉星和茶花，共同陪伴于天風駕車回無影門。

杜秋寒則在徵得兩位嬌妻的同意後，動身離開中土，前往波斯。

半個月後，杜秋寒終於在波斯巍峨富麗的宮廷中，見到了多蕾絲。

看起來清瘦了許多的多蕾絲撫着已顯著隆起的小腹，淚光晶瑩的注視他道：「杜大哥，想不到才幾個月，你就已經爲人夫……而我，也即將爲人母了！」

杜秋寒苦苦一笑，指指多蕾絲隆起的肚子，吶吶的道：「他即將做父親了，一定很高興吧？」

多蕾絲知道杜秋寒口中的他，指的是他的王子丈夫，她身子一顫，將眼淚直往肚子裡吞，嘶聲道：「他……當然高興，就要抱親生的孩子了……」

說到這兒，多蕾絲再也忍不住，掩面失聲痛哭了起來。

杜秋寒怔了一怔，他還以爲多蕾絲是因爲他結婚了而難過，事實上他心裡也不十分好受，畢竟他和絲兒有過一段情。此地是宮廷，不宜久留，況且多蕾絲的身份已不同往昔，杜秋寒將九九斷腸丹的解藥塞入多蕾絲的手中，吩咐了幾句，不敢再回頭，帶著惆悵及一股難言的依依不捨，疾疾離去。

望着杜秋寒漸漸遠去的身影，多蕾絲的淚眼也漸漸模糊了。

「情天有恨……」多蕾絲在心中喃喃唸着。

（全文完）



上文提要：年紀小小的嚴霜看到母親猝然病逝，正悲慟不已，却被店家下令趕出門外，幸得一白髮婆婆相助，得以料理後事……想到母親臨終囑咐她尋找世外高人，拜師學武，報仇雪恨之事，更覺悵惘，茫茫人海，又何處尋覓呢？疲累困倦之下，嚴霜終於在一大戶的門洞裡睡着了，醒來之時，看到門僕阿虎的陌生臉孔，掙扎着要離開……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孤女變寵兒　妙語釋存疑

菊兒笑着對嚴霜道：「霜妹妹，妳的心意我知道，不過我告訴妳，妳今後總不能拿着拐杖作事呀，對不對？聽我的話，小姐既然這麼說，要是我，求還求不到呢，別說根本丟不了，眞要丟了更好……」

嚴霜哼了一聲，道：「丟了還說更好？哼！」

菊兒道：「妳沒聽小姐說嘛？丟了賠妳根金子打的！」

嚴霜道：「金子打的有什麼稀罕，我娘沒有用過的我不要！」

雪姑娘聽着聽着就動了氣，剛剛冷哼了一聲，才待突然出手把拐杖硬奪下來，外面適時傳來二公子的喊聲道：「雪妹，雪妹。」

雪姑娘一身睡衣，慌不迭地一縱身跳到了床上，三把兩把將被子橫七豎八的一蓋，才答話道：「是二哥嗎？有什麼事？」

二公子在梯口道：「菊兒在不在？」

雪姑娘道：「在，剛剛來！」

二公子已經沉聲道：「菊兒，妳忘了老爺的吩咐了？」

菊兒這才記起，老爺是吩咐先帶嚴霜到夫人房中的，立刻對着雪姑娘把舌頭一吐，悄聲道：「都是爲了小姐妳，誤了老爺的事。」

說着，拉住嚴霜的左臂，道：「快隨我去。」

嚴霜一掙，掙脫了菊兒的手，道：「妳走妳的，我會跟得上！」

* * *

有句粗獷的俗語，雖不受聽，却有極深的含意！

那就是——時來運轉，夜壺升天！

* * *

嚴霜是一步登上了天！

住的是緊靠着雪姑娘繡樓的一座小樓，小巧玲瓏，白石紅磚，雪姑娘房中有的，嚴霜小樓內也有！

雪姑娘有個貼身換心的丫頭菊兒，嚴霜房中，却有個十八歲的蘭兒，就丫頭們的身份來說，蘭兒高過菊兒！

菊兒是由夫人房中，撥出來雪姑娘使喚的，已經三年，主僕知心，成了雪姑娘的心腹人！

蘭兒却是伺候老夫人的丫頭，如今，老夫人賜給了嚴霜使喚，這突然而來的鴻福，使宅中所有的下人們羨煞不已！

宅中的男女僕婦丫頭們，早已紛紛的議論不停，都奇怪這事怎麼會發生，自然，誰也想不出原由何在！

原由何在呢？很簡單，是嚴霜寸步不離的那根拐杖，給她帶來好運！

由於她寸步不離那根拐杖，使本宅當家的老爺，從根本不考慮收留她做丫環，進而決心收下她，並要和她談談！

巧的是，她遇上了生性忠厚的二少爺，竟把這件事情，故意當作感人的故事，講給了最喜歡他的祖母聽！

老夫人年老心慈，聽得落下了淚！

於是老夫人堅持着老伴兒，本宅的創建人，如今是不管閒事，終日看書的老太爺，召喚長子夫婦，陪着嚴霜，到

他們二老所居的「養心園」中來，老夫人要親自問問這受盡苦情的孝女。

一問之下，老夫人越聽越動心，越看也越歡喜。

動心歡喜之下，老夫人却把面一板，道：「正兒，你想怎樣處理這孩子？」

長子「王正」，立刻看出了母親的心意，道：「聽母親吩咐。」

老夫人道：「若把個孝女，當作了使喚人，看你不遭天譴。」

就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嚴霜平步青雲，名正言順的成了王正夫婦的義女，老夫人的義孫女兒！

於是，老太爺王懷仁，笑着吩咐了下來，道：「收拾好當年你母親喜歡的『小白樓』給嚴霜住，雪孫兒房中有的，霜孫兒房裏也得有！」

王正恭謹聽命，一旁在安排這場喜劇的二少爺，心中一連轉了幾個圈，竟接上了話，道：「奶奶，霜妹還少個使喚的人呀！」

王正怒瞪了兒子一眼，他倒並非想阻止撥個丫環給嚴霜，而是因愛子此時竟敢開口，太沒有禮教了！

老夫人却不作此想，點點頭道：「好孩子，還是你想的週到，就叫蘭兒去吧！」

於是嚴霜成了「小白樓」的主人，蘭兒成了照顧她的使女，老太爺老夫人，多了個寶貝義孫女兒。

可是雪姑娘却少了個小丫頭，添了個妹妹，不過雪姑娘非但沒有因此動氣，反而十分高興！

嚴霜那根拐杖，依然是寸步不離，日間拿在手中，夜裏置在床上，直到過了個把月，才漸漸放下了心。

現在，嚴霜在「王家」，已經三個月了，日習文事女紅，聰慧異常，老夫人愛得大有捧在手掌心的意味。

王家，是大家庭，老太爺王懷仁，老夫人汪氏，下面有五個兒子，是王正、儉、愼、隱、重。

王正生有二子一女，長子王克圖，次子克業，女兒王絳雪，如今王家，就是王正主理一切事務！

王儉祇有兩個女兒，業已適人。

王愼至今未娶，不知何故！

王隱不在家中居住，和妻、子隱於「楞伽山」中。

王重有兩個男孩子，是克難、克節。

王家的房子，佔地百畝良田，已足夠王家過富豪的生活了。

不過王家的房子，蓋得十分別緻，正當中，是王懷仁老夫婦的「養心園」，園前右方，是姑娘們的閨閣。

左方，是書房和一座鐵門鐵窗不見人影的怪樓！

圍繞着「養心園」四週，共有五座廣大的樓宇和花園，那是王正兄弟五人，各佔其一的居處！

雖然王隱如今不在家中，但份屬這座樓宇之內的僕婦，仍是日夜洒掃，因爲四老爺隨時都會回來。

這五座圍繞着「養心園」的樓宇，除了各有正門可供來往通行外，並且每座樓宇都有邊門互通。

另外還有五道門戶，難得開啓，那是直通「養心園」的，因此表面雖說各住各的，實則四通八達，混爲一體。

王正兄弟，每天的清晨，都親率子女妻室，到「養心園」給老人家請安，全家就在一起共用早餐。

這是王家的規例，也是習慣。

早餐時，一家人無拘無束，老少三代談笑風生，老太爺王懷仁和老夫人，會樂得合不攏嘴巴。

什麼是人間的至樂，那祇有這天倫情趣。

自嚴霜佔得一席，王家天倫宴上，就多了個何家女兒，日久，嚴霜也能適應這種情趣了。

當然，她時時會想到自已受苦而死的母親，埋怨老天對自己忘厚，待母親太薄，那時嚴霜就會呆呆的發楞。

也許有人會誤會，嚴霜之心甘作王家女兒，是爲了榮華富貴，不！絕不！她是另有原因的。

那是在初見雪姑娘時，無心中，她發現了雪姑娘和菊兒，竟然有一身出奇的武技，她方始決定留下！

自然她沒有想到，會一躍而登龍門，但身登龍門却非其志，想學習武技才是她的目的所在。

因此，她每天至少有大半天的時間，是消磨在雪姑娘那兒，這對義姊妹之間，建立了同胞般的親情。

嚴霜的拐杖，已經不再每天抱着不放了，她令人做了個架兒，在「小白樓」內的空置房中，供起它來。

她不知道，供着拐杖的事，已經傳遍了王家，並且上至王懷仁夫婦，下至宅內的各房丫頭，都來看過。

雪姑娘這天，命菊兒做了此「酸渣糕」，和嚴霜吃着玩兒，嚴霜今天過來的時候，已下了決心，要問問武技的事。

姊妹兩個人，吃着談着，嚴霜突然道：「姊姊，我早就想問妳點事，可是每次來了之後，談東講西的就給忘了，今天突然記起來啦……」

雪姑娘道：「是什麼事？」

嚴霜道：「我剛來的那天晚上，姊姊和菊兒在屋裏飛過……」

雪姑娘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接口道：「飛什麼呀？好妹妹，那是『輕身術』！」

嚴霜故作不解，道：「什麼叫『輕身術』？」

雪姑娘道：「是一種武學！」

嚴霜道：「我能學否？」雪姑娘說道：「好妹妹，妳學這玩意幹嗎？」

嚴霜道：「好玩嘛，飛來飛去的！」

雪姑娘神色突然一正，道：「妹妹，這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

嚴霜道：「但姊姊却會！」

雪姑娘喟嘆一聲，道：「誰願意會喲，沒辦法就是了！」

嚴霜道：「我願意會，才眞是沒有辦法呢！」

雪姑娘道：「妹妹，姊姊給妳說幾句心腹話，若眞是祇爲好玩，最好玩別的，武學祇能殺身害己……」

嚴霜接口道：「姊姊明明是不肯敎，才這樣騙我！」

雪姑娘道：「我決沒騙妳！」

嚴霜道：「那姊姊學了，怎不怕殺身害己呀？」

雪姑娘道：「我不是說過嘛，是沒有辦法不學啊。」

嚴霜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沒有辦法不學？」

雪姑娘又喟嘆一聲，道：「現在我還不能告訴妳是爲什麼，不過總有一天，我會和妳說明白的，並且妳千萬別說出要學武技的話……」

嚴霜一愣，道：「這是爲什麼嘛？」

雪姑娘道：「原因我們將來再告訴妳，至於那天晚上，我和菊兒鬧着玩的事，妳也千萬不能對別人說，記住了！」

嚴霜道：「誰也不能說？」

雪姑娘道：「不錯，對任何人都不能說的！」

嚴霜點點頭道：「姊姊講不能說的，那一定是不能說了，我不說就是。」

雪姑娘雙手拉着嚴霜，道：「好妹妹，姊姊將來總會教妳點什麼……」

嚴霜突然笑着，拍手道：「有了，姊姊，妳說學武技是殺身害己，那一定是因爲學會了它，到處顯露，可是我不，我祇是想學會，大概……」

正說到這裏，克業來了，打斷了話鋒，這件事就沒有得到結果，不過嚴霜却心中默默記住，暗中處處注意。

* * *

夜三更，悄寂無人，一條人影閃躲着，悄悄地到了「養心園」在前方那座裝着鐵門的怪樓之前，樓門雖仍緊緊關閉着，但鐵窗却是開着的，裏面，傳出奇特的聲音！

那鐵門緊掩着的怪樓，由開着的鐵窗內，傳出的奇特聲音，像是鐵匠錘敲鐵砧，叮叮噹噹！

人影仰望着高高的鐵窗，不時搖搖頭，佇立甚久之後，終於無可奈何的垂下頭去，又悄悄的走開了！

自此，夜夜如是，從未有一夜間斷過！

這天的清早，嚴霜一個人，獨自在「小白樓」下的花園中徘徊着，時而呆楞，時而嘆息，不知何故。

驀地！嚴霜身後有人喊道：「霜妹你在想什麼？」

嚴霜嚇了一跳，心裏怦怦然，她聽熟了這個聲音，那是二哥克業來了，於是轉身說道：「我沒有想什麼呀？」

克業一笑，道：「霜妹瞞不過我的！」

嚴霜道：「二哥你什麼都好，就是喜歡亂猜亂道的。」

克業仍然帶着笑，向左右顧盼剎那後，又道：「霜妹說我亂猜亂道，我就再猜道一次如何？」

嚴霜道：「隨你，反正我沒有力量阻止你開口！」

克業却不瞭解嚴霜的性格，也更不知道，這句話還包含着另一個用意，嚴霜在艱苦中漸漸長成，懂事之多超過了她的年齡！

十四年來，從六歲記事那天起，她就祇看到人間的惡詐狠毒，祇受到無情的冷眼，學會了忍耐功夫！

再加上她死去的娘，日夜的灌注她復仇的意念，教導她如何在無力無助無能之下，不忘記恥辱地强顏歡笑。

她雖然才十五歲不到，却已經學會了作假，復仇之火，又使她個性變得冷漠，自不是仁厚的克業所能了解的。

這句「沒有力量阻止你開口」的反面，正是說「當我有力量阻止的時候，你休想開口，你敢開口！」

克業既無法也絕難想到這一點，因之仍然接下去道：「我猜妳這半個月來，都沒有睡好？」

嚴霜心頭急跳，但對答却很從容，道：「隨你說，你說我沒睡好，就沒睡好吧！」

克業很誠摯的道：「霜妹，妳別瞞我，妳每夜都到『武樓』去幹嗎？」

嚴霜一楞，道：「武樓？那裏是武樓呀？」

克業拍了一下額頭，道：「我忘了，妳還不知道那座樓的名字，『武樓』就是妳每夜必去站上半天，然後搖頭而歸的那座樓！」

嚴霜作假不得啦，祇好道：「我喜歡那裏面的那種聲音！」

克業正經而小心的說道：「若祇爲了這個的話，妳千萬別再去了！」

嚴霜心頭一動，道：「那爲什麼？」

克業忠厚至極，又不善支吾，遂把聲音壓低，道：「有危險！」

嚴霜心裏越發不明白，更要問個清楚，她自從來到王家，就暗自觀察，她覺得大哥克圖精明而沉着，二哥克業則仁厚忠誠。

俗話說的好，「君子欺以其方」，嚴霜年齡不大，感受却多，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道：「你騙我了吧！」

克業生平不說虛言誑語，最惱人說這「騙」字，聞言祇急得面紅耳赤，一時無法答上話去。

嚴霜暗驚，自忖道：「二哥一向恨人說他行騙或不實，若非這『武樓』內有着極大的秘密，他早就分辯了！」想到這裏，狠狠心，叮上一句道：「別看我小，你休想能騙過我去，今天晚上我還要去聽……」

克業顧不得忌諱了，聲音低到如蚊哼般，道：「我沒騙你，霜妹，事關重大，在這兒說我眞不放心，妳先回『小白樓』去，我隨後就到，到時再談！」

嚴霜却故作不識厲害的樣子，道：「看你說得這般嚴重法，我就不信……」

克業急忙接口道：「妳可眞氣壞人了，小聲點，先回去好不好？」

嚴霜仍是聲音不低的說道：「好，就聽你的，反正我們天天見！」

言下之意，仍然認爲克業是虛言嚇唬她。

不過她說完了這句話後，却眞的轉身回樓中去了。

克業搖搖頭，喟嘆一聲，也邁步向自己居處行去。

移時，克業從自己所居處的旁門，

走了出來，那是通向「養心園」的門戶，出門即是「小白樓」的樓後。

他故意走着走着地突然停步，向樓上揚聲道：「霜妹，霜妹！」

嚴霜已經等得心焦如焚了，一聽克業呼喚，推開後窗道：「二哥是怎麼啦，剛……」

克業惟恐嚴霜多說，急忙道：「霜妹，可敢和我弈盤棋？」

嚴霜早就知道克業不走前門的原故，剛才不過是有心使克業着急，怪他仍然當她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而已！

如今可就佯裝剛剛會意，答道：「誰和你下，除非讓我……」

克業以弈棋爲藉口，如今見嚴霜會意之下答了話，這才恍悟過來，立刻接口道：「好好，這次讓妳，叫蘭兒開後門吧，我懶得繞路。」

嚴霜故意扮個鬼臉，道：「蘭兒去老奶奶那兒了，我給你開門，你可眞夠懶！」

開了門，克業進去之後，立即悄聲道：「蘭兒眞不在？」

嚴霜道：「自然是眞的！」

克業道：「這太好了，我可放心得多了。」

說着登階而上，嚴霜心中却在暗笑，因爲是她爲了聽「武樓」之秘，才故意打發蘭兒去老奶奶那兒的！

客室坐定，嚴霜早就給克業準備了茶。

克業喝了一口，悄聲道：「我們王家，不是普通百姓……」

嚴霜接口道：「我知道……」

克業一驚，道：「妳怎麼知道的？莫非是蘭兒多口？」

嚴霜嗤笑一聲，道：「這和蘭兒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沒長眼睛！」

克業道：「是妳自己看出來的？這不可能呀！」

嚴霜道：「什麼不可能？誰一看咱們家裏這種氣派……」

克業道：「怎樣？」

嚴霜道：「咱們王家是仕紳豪富呀！」

克業笑了，道：「我不是說這個！」

嚴霜道：「那是我接話太快了，二哥你到底想說什麼？」

克業道：「老祖父和奶奶，當年都是名震天下，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功力之高深，可說是罕有敵手！」

嚴霜由雪姑娘那兒，早已知道王家可能是武林世家，但對克業自誇，王家一對老人功力無敵，却暗中想笑。

她曾就記憶中想過，母親所說的那六大無敵高人中，就沒有一個人姓王，母親說的自然不錯，克業是在吹噓！

在她忖思的當兒，克業已經接着說道：「祖父的本領雖高，却還比奶奶差了些，奶奶當年有『生死婆婆』之稱，可見她老人家……」

話還沒有說完，嚴霜突然驚問道：「奶奶叫什麼婆……」

嚴霜祇顧忖想，前面的話沒能聽入耳中，却聽到了後面一個「婆」字，猛然想到「快活仙婆」，故而立刻追問。

克業道：「叫『生死婆婆』，意思是說她能令人生或死！」

嚴霜淡應一聲，知道不是「快活仙婆」，便失去了興緻。

克業接着又道：「爹和幾位叔叔，也都有一身出衆的武技，就是大哥、雪妹和五叔的克難、克節兩位弟弟，在武林中也有一席地位！」

嚴霜一笑道：「二哥你呢？」

克業搖搖頭道：「我生來體弱，又不喜武事，所以我們王家上上下下，就我一個對武技是『門外漢』。」

嚴霜道：「我不信！」

克業道：「信不信祇好任由霜妹了！」

嚴霜道：「雪姊都有一身好功夫，但你却最得奶奶疼愛……」

克業接口道：「妳怎知雪妹有一身好功夫？」

嚴霜道：「咦！不是二哥你剛才自己說的嗎？」

克業哦了一聲，道：「霜妹，我說的這些話，妳可千萬不能對別人講！」

嚴霜道：「你放心，我不是個喜歡多說話的女孩子。」

克業一笑道：「這個我相信。」

嚴霜道：「二哥，這和我去武樓聽那動人的聲音……」

克業接口道：「我就要說下去了，武樓是祖父、祖母二、五更練功夫的地方，除了有什麼大事發生，從未間斷過！那時候，爹和四位叔叔及雪妹，也都要到，妳所聽到的叮噹怪響就是奶奶練的一種掌力……」

嚴霜皺眉接口道：「說個頭兒我就懂了，不必一個勁的解釋，我倒要問，這一些事，和我去聽那聲音有什麼關係？」

克業道：「武林世家，有其必須禁忌的事很多，你每夜都去偷聽，我是相信妳去聽那叮噹怪聲，別人却不會相信！」

嚴霜一噘嘴巴道：「奇怪了，我不是去聽那叮噹聲，是去幹什麼？」

克業道：「霜妹妳不懂武林中事，難怪妳會這樣想，我怕別人當妳是有心偷窺內情，那可就麻煩了！」

嚴霜道：「咦，這可眞奇怪了，就算我也想看看裏面的情景，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呀？又有什麼麻煩呢？」

克業道：「偷窺他人習藝，觸犯武林大忌，若按武林中的規戒來說，對這種人，輕則廢其功力，重則殺之！」

嚴霜霍地站了起來，道：「二哥，你可別嚇我！」

克業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嚴霜道：「你明明是嚇唬我！」

克業道：「這是很嚴重的事，我嚇唬妳有什麼好處？」

嚴霜道：「我總算是自己人，難道……」

克業道：「我眞不知道要怎麼對妳說才好，就因爲妳是自己人，年紀又小，人又根本不懂武事，我才費這唇舌……」

話沒說完，嚴霜就又接口道：「這不就得了，二哥我問你，你能不能去聽這聲音？」

克業道：「若有這個閒工夫，我還是

多看點書！」

嚴霜道：「人家是說，要是你想聽的話，能不能去？」

克業未暇多想，道：「當然能！」

嚴霜哼了一聲，道：「我就知道，你是故意嚇嚇我的！」

克業一皺劍眉，道：「霜妹妳也眞是的，怎麼總是不信我說的話呢？」

嚴霜道：「你的話根本不通，叫人家怎麼信？」

克業道：「怎麼不通？那裏不通？」

嚴霜道：「你說你當然能去，我問你，我爲什麼就不能去？」

克業一楞，急紅了臉，答不上話來！

嚴霜哼了一聲，道：「得了得了，別急得臉紅脖子粗地，難看死了！」

克業喟嘆一聲，低頭不語，久久之後，才霍地抬起頭來，滿面受了委屈的樣子，神色却十分鄭重的看着嚴霜！

又過了刹那，克業以誠摯而激動的語調，道：「霜妹，我告訴妳這內裏的原因，但又怕你會難過！」

嚴霜道：「我知道是什麼原因，才不會難過呢。」

克業劍眉又是一皺，道：「假如我不告訴妳，恐怕你今後就不會信任我了，好，人無信不立，我拚着領受重責，就告訴妳這個中因由吧！」

話鋒一頓，語調壓低，道：「妳是個孝女，才討得奶奶歡喜，收爲義孫女，一切待承，和奶奶的親孫女兒沒有兩樣！不過妳畢竟是外姓家的人，對我們王家本身的機密而言，妳是不能參與的，而武樓就是我們王家的機密之一。若是被幾位叔叔，偶然發現妳夜夜到武樓下逗留的事，必然不動聲色的稟陳奶奶，那時吉凶就難料了！再告訴妳，我未經奶奶的許可，跟妳說了這些機密話，儘管我是王家的人，也要受極嚴重的責罰的！如今我是爲了一個『信』字，才說了我不當說的話，霜妹妳若再認爲我是騙妳，我也就不知如何才好了！」

嚴霜祇聽得膽顫心寒，默然無語。

克業低吁一聲之後，又道：「霜妹，聽我的話，夜間別再去了！」

嚴霜點點頭，沒有開口，她因爲心懷懼意，臉上就現出了從未有過的神色，克業却誤解了原因，道：「我知道說出實情後，妳會難過的，可是霜妹，除了這些機密外，我敢說，奶奶愛妳是和愛雪妹一樣的！」

嚴霜又點點頭，仍然沒有開口。

克業站起來道：「我回去了。」

說着轉身向門口走去，突然，他又止步回頭，面帶笑容道：「有辦法了！」

嚴霜一怔，道：「什麼事有辦法了？」

克業道：「霜妹不是就喜歡聽那種聲音嗎？我有辦法！」

嚴霜暗自嘆息，她沒有想到，克業是這樣地容易受欺！

但又不能不答話，祇好道：「二哥有什麼辦法？」

克業道：「我知道那是什麼聲音，給妳照樣弄一份來，妳可以自己打着玩兒，如此豈不就解決了問題？」

嚴霜簡直不知道怎樣答話才好，祇有忍着十分歉意，十分感懷，和十分說不出來的滋味，苦笑着！

克業却認爲他這個辦法妙到了家，對嚴霜笑了笑，又道：「我就去辦！」說着，轉身就跑！

嚴霜突然揚聲道：「二哥！」

克業止步轉身，道：「霜妹還有什麼事？」

嚴霜道：「我夜裏去武樓，二哥是怎麼知道的？」

克業一楞，然後道：「我夜間讀書，累了就到外面走走，無意中……」

嚴霜一笑，接口道：「多虧二哥發現了我！」話中之意，十分明顯，克業一笑，道：「沒別的事了？」

嚴霜搖搖頭，克業這才轉身而去！

＊　＊　＊

黃昏過去，又是黑夜！

嚴霜却像平日一樣，下了「小白樓」！

她依然是步向「武樓」，走得又穩又慢。

爲什麼？她爲什麼不聽克業的忠告？

難道她當眞不害怕了嗎？抑或是另有仗恃？

克業看到了她的偸窺這是事實，克業既能看到，別人難道就不能！

祇說克業吧，他看到了自己，決非僅僅是昨夜，那麼他爲什麼不在第一夜看到之後，就像今天這樣警告自己呢？

也許克業認定自己還是個小孩子，不過自己用喜歡聽叮噹之聲來做藉口，實在並不高明！

假若今天換上另一個人問自己，這藉口反而足以敗事，固然誰也想像不到，自己這小小的年紀，會存着莫大的心胸，但在這不高明的藉口掩飾之下，其結果也將不堪設想，所以必須想出個絕妙的辦法來補救不可！

終於，嚴霜下了個大膽的假設！

她假設，自己夜間的行動，早已經給很多人發現了，祇是發現的這些人，找不出自己這樣做的原故，方始決定命克業前來探問！

這假設，她越想越對，於是她有了戰略，仍然前往！

不過她從來不作「唯一」的打算，也想到這假設萬一失誤時，怎樣應變才對，所以她再來武樓時，已是胸有成竹！

＊　＊　＊

十天過去了，竟然沒有人來查問她！

她反而爲難了，暗自沉思，是否王家根本不理會此事了？

她決定再去三個晚上，假如仍然是無人聞問的話，那麼這戰略就要改變了，怎樣改變，現在她却沒有去想！

這夜，她又大方的走到了武樓樓下，一切依舊，門是緊掩着，窗是四開着，叮噹之聲也依舊不絕於耳！

她從二更稍過之後來，站到快三更，沒有動靜！

外面更夫梆敲三響，按平日的習慣

，她都是在這時候回去，於是她和以往一樣，轉身而去！

那知剛剛轉過身來，驀地驚呼的怪叫出聲！

一個人，就站在她的前面，臉對着臉！

武樓中的叮噹聲，也適時戛然而止！

嚴霜看清楚了這個人，是二叔王儉。

王儉寒着一張臉，雙目射出寒光，直瞪着她！

嚴霜心中暗自得意，果然不出她的猜想，因之，她心中是一丁點兒也不害怕，可是臉上却現出駭色！

她雙手故意捂着心口，似驚魂乍定般，道：「噢！原來是二叔，幾乎嚇死我！」

王儉冷冷地問道：「深更半夜，你不好好的睡覺，跑到這裏來作什麼？」

嚴霜一指樓內，試探着說道：「這裏面好奇怪，天天晚上叮叮噹噹的直響！」

王儉雙眉一皺，道：「妳是說，這裏面天天夜裏有叮噹的響聲？」

嚴霜道：「是的。」

王儉冷哼一聲，道：「妳是每夜都來了？」

嚴霜道：「嗯，我已經連着來了快一個月啦。」

王儉臉色一變，道：「誰叫妳來的？」

嚴霜並沒吃驚，道：「沒有人叫我來呀？」

王儉道：「那妳怎麼會單單到這兒來呢？」

嚴霜故作着急的樣子，道：「二叔你沒聽明白，我不是說過了麼，這裏面有叮叮噹噹的聲音，響個沒完沒了，好奇怪唷，所以……」

王儉接口道：「是妳聽到聲響，才來的？」

嚴霜一笑道：「對了，二叔，這裏面是什麼東西在響呀？」

王儉沒有回答她，自顧問道：「妳覺得怪，就夜夜來？」

嚴霜道：「嗯，後來就不是了！」

王儉神色又是一變，道：「後來是爲了什麼？」

嚴霜道：「後來越聽越好聽……」

王儉怒叱道：「大膽的丫頭，妳想騙那個？」

嚴霜一楞，道：「騙那一個？沒有呀，侄女誰也沒騙呀！」

王儉道：「妳到底姓什麼？」

嚴霜道：「姓何嘛。」

王儉哼了一聲，沉思剎那之後，道：「跟我來！」

嚴霜答應着王儉轉身步向自己所住的地方，嚴霜就緊隨王儉的身後走去，行未過丈，身後突然有人呼叫道：「二弟，母親喚你帶霜妹進來！」

王儉哦了一聲，轉回身，帶着嚴霜奔向「武樓」，武樓鐵門已開，王正立於門前，滿面肅穆之色。

嚴霜喚了聲「爹」，才待施禮，王正已相攔道：「好了，奶奶叫你進去問話，有話實答！」

說着，先後進了「武樓」，王正立即又將大門掩閉！

嚴霜並沒有抬頭四下張望，祇是遠遠的看着老夫人。

老夫人不知道爲什麼，脫去了外面的長衣，坐在一把又高又大的椅子上，身後站着王愼和王重。

雪姑娘頭上包着一條玫瑰絹巾，也是短打扮，手裏還拿着兩柄彎彎長長金光閃閃的兵刃，刀不是刀，劍不像劍。

王克圖手裏是一柄劍，和雪姑娘分立老夫人左右。

克難、克節沒在，但是那個聲言不懂武技的克業，竟在武樓之內，不過他人雖站在武樓之中，手裏拿着的却是一卷書！

樓中燈火極明，嚴霜故意那兒都不多瞧，微笑着，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給老夫人行了大禮，道：「孫女兒叩頭！」

老夫人和平常一樣，高興的說道：「好孩子，禮倒眞多，起來起來。」

嚴霜起身，才待分別給叔叔哥哥們行禮，老夫人又道：「不用啦，來，站近點，我有話問妳。」

嚴霜應聲，又往前走了兩步，目光瞥處，心頭一怔，本來站在左旁的克業，不知何時，竟然到了老夫人身後。

克業所取的地位，巧而又妙，和嚴霜等於是面對面，因此嚴霜用不着抬頭或旁顧，就會首先看到他。

克業神色有些緊張，向嚴霜施了個眼色，嚴霜懂得，克業是在埋怨自己不聽他的勸告，並有要自己小心的意思。

由克業着急埋怨而關懷的眼神中，嚴霜立刻明白，自己判斷克業是奉令探查自己的假設，是錯誤的！

因此，她有些感激克業前幾天的關懷，遂低下了頭。

不過她腦海中，却很快的決定了如何應付這局面的辦法！

適時老夫人把手一揮，向衆人道：「退下去！」

自王正以下，聞令即行，剎那間衆人都退離了這間極爲寬敞的大廳，不過嚴霜因爲沒有回顧，故不知衆人退向何處。

老夫人突然威嚴的說道：「你爲什麼不去？」

嚴霜看得很清楚，老夫人是指着克業說的，唯有克業一個人沒有走，仍站在老夫人身後，聚精會神的看書。

老夫人問他，他竟沒有聽到，老夫人慈眉一挑，目光含怒，緩緩回頭，却噗的一聲笑了出來。

克業正搖頭晃腦，似乎嚼咀着書中的美句，那種書呆子的傻樣兒，實在使老夫人忍俊不住！

老夫人溫和的呼道：「克業，克業。」

克業如夢乍醒，連連哦着，向四外一看，奇怪道：「咦！人全上那兒去了？」

老夫人一皺眉頭，嚴霜却掩口不迭。

老夫人招手道：「你過來。」

克業向前走了幾步，到了老夫人右側方，道：「奶奶有什麼事？」

老夫人道：「看你，唸書唸得都快儍了，即使書中眞有顏如玉，看到你這種儍樣子，不嚇得遠逃才怪！」

克業道：「奶奶又取笑我了，這是天性，天性不近武事……」

老夫人接口道：「好了好了，你……」

話還沒有說完，克業却在施了一禮之後，又自顧自的轉身踱着方步，看起書來。

老夫人搖搖頭，她本想叫克業出去的，這樣一來，也懶得再多費唇舌了，讓他留在這裏，好在他是個書呆子。

不過嚴霜却心裏明白，克業並非儍子，他如此故作一心看書，祇是想找個理由留在當地而已。留在當地，當然是爲了嚴霜，因之嚴霜不由暗感其情。

尤其是嚴霜始終不信克業不懂武技，如今老夫人的話意中，聽出克業果然是個篤誠的君子，更又加了幾分好感。

此時，老夫人也不再理會克業，對嚴霜道：「霜丫頭，奶奶待妳如何？」

嚴霜道：「又親又好，像我娘一樣。」

老夫人點點頭，道：「這是緣份，不過……這緣份也許要盡了！」

嚴霜道：「才不會呢，孫女兒天天祝禱您老人家萬壽無疆。」

老夫人顫動了下眉毛，道：「你很小就跟着娘在外面流浪，爲什麼？」

嚴霜搖搖頭，悲澀的說道：「孫女兒不知道。」

老夫人喟嘆一聲，道：「還記得是幾歲的時候，離開家的嗎？」

嚴霜又搖搖頭道：「不記得，不過我娘有時候難過了，總說我可憐，三歲就沒有了爹，娘又不容於大婦，所以……」

這些話，嚴霜是照實講出來的，這確實是她母親每日必與自己嘮叨的言語，因之沒有絲毫作假的樣子！

老夫人神色溫和了些，道：「果眞可憐，妳可懂得什麼叫『大婦』？」

嚴霜點點頭，道：「懂，我娘是爹的妾！」

老夫人臉上見了笑容，道：「霜兒，奶奶要問妳幾句話，妳要實說，不許有一丁點兒隱瞞，也不許胡說，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老夫人道：「連今天晚上，妳每夜都站在這樓的外面，由二鼓到三更才回去，我問妳，這是爲什麼？」

嚴霜突然跪倒老夫人面前，道：「奶奶不生氣，孫女兒才敢說。」

此舉出乎老夫人意外，老夫人却並沒攔她，或吩咐她起來，祇冷冷地瞪了她一眼，道：「奶奶不生氣，妳說吧！」

克業已着了急，他不知道嚴霜要說些什麼，但他却知道老夫人脾氣特別，一個答對不好，就不堪收拾！

嚴霜人本瘦小，跪伏於地，委實叫人可憐，尚未答話，瑩淚漣漣，反而令老夫人心頭大是不忍。

正待喚她起身答話，她已悲切的說道：「有一夜，孫女兒想娘，睡不着覺，出來走走，這樓就在孫女兒的樓左，不自覺的就走了過來。那是什麼時候，孫女兒已記不清了，剛剛走近此樓，就聽到樓內，叮叮噹噹的傳出清脆的響聲！

「孫女兒一時好奇，就想進來看看，可是關着門，祇好站在外面聽，直到聽不見響聲之後，才回去的。」

老夫人點點頭道：「這不是妳的錯，不過第二天晚上又來幹什麼？」

嚴霜道：「孫女兒越想越奇怪，所以……」

老夫人接口道：「很合情理，人就是好奇心重，不過妳連聽了兩夜，心中又奇怪這是什麼聲音，難道就不想個辦法進來麼？」

嚴霜道：「怎麼不想，好想唷，所以第三天白天，孫女兒就又來此樓外，推門推不開，才發覺是鐵門。」

老夫人哦了一聲，道：「老身却沒想到妳會白天來！」

話鋒一頓，又道：「後來呢？」

嚴霜道：「後來孫女兒就天天晚上來聽，也天天晚上想進來的辦法，那裏知道根本沒辦法好想，好氣惱喲。」

老夫人一笑道：「連來將近一月，又爲什麼？」

嚴霜道：「孫女兒也不知道是爲什麼，到時候就無法入睡，心裏總是想着那個聲音，有天落雨，孫女兒下了決心不來，但是不行嘛，終於還是冒着雨來了，才倒霉，偏偏那一夜，那聲音沒有響！」

老夫人頷首道：「我記起來了，那夜是我沒……」

突然自動停住，話鋒一轉，道：「如就因爲這個原故的話，妳也太孩子氣了！」

嚴霜道：「最近這十天不是爲了這個了！」

一旁假作看書，注意細聽的克業，心頭一震，暗道：「這丫頭又要胡說些什麼了？」

克業念頭才罷，老夫人已哦了一聲，道：「這十天是爲了什麼？」

嚴霜道：「十天前的一個上午，二哥要跟孫女兒弈棋……」

克業的心，猛的跳到了嗓子眼，嚇得全身一抖！

嚴霜的話鋒却沒有停：「孫女兒突然想起這聲音的事，遂問二哥！」

老夫人驚哦一聲，回頭瞪了[illegible][illegible]書本的克業一眼，克業表面上是神色未改，其實肺腸心肝都已擠在了一起！

老夫人接着問上一句，道：「妳二哥怎麼說？」

嚴霜道：「他嚇唬孫女兒！」

老夫人接話好快，道：「怎樣嚇唬妳！」

克業的心，跳得更厲害，像被追趕的兔子，一個勁兒的直蹦！

嚴霜道：「他說這裏面是供着『仙家』，不是姓王的人，進來的話，會發瘋，發了瘋又哭又笑的沒完沒了！」

．老夫人噗地一笑，但旋即厲聲喝道

：「克業！」

聲如沉雷，克業嚇得一抖，道：「奶奶叫我？」

老夫人哼了一聲，道：「過來！」

克業一皺眉道：「奶奶，孫兒正在捉摸這篇文章中的兩個妙字……」

老夫人叱道：「過來！」

克業無奈，只好走到老夫人的身前。

老夫人冷冷地說道：「你可聽到霜兒的話了？」

克業愣怔着，道：「話？哦哦，她是在說話……」

話鋒一停，問嚴霜道：「霜妹，妳再說一遍，剛才我祇顧……」

老夫人喝道：「霜兒不許開口！」

轉對克業怒目而視道：「我問你，最近你和霜兒下過棋麼？」

克業道：「最近沒有……哦，不近了，大概有十幾天了。」

老夫人道：「下棋的時候，霜兒可曾問過你什麼話？」

克業沉思着，自語似的道：「問過什麼話？她問過什麼……她問的話太多了，一會問我為什麼吃『車』不講一聲，一會兒又……」

老夫人沉哼一聲，道：「有沒有問過你，有關此樓的事？」

克業拍手一笑，道：「問過，她問這樓中為什麼每天晚上有叮叮噹噹的聲音？又問這聲音是什麼東西……」

老夫人道：「你怎樣回答的？」

克業未語先笑，其實，他的膽已經快碎了，暗中咬牙強撐着，故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在老夫人耳旁低聲道：「我嚇她說，這樓中供着大仙，誰進來誰發瘋！可是她又問我，要是我進來呢，我就說姓王的進來不要緊。」

話是十分吻合，老夫人臉色漸漸恢復了平靜。

突然，她疾然伸手，將克業的書一把奪了過去，眼睛一瞥書本上的行頁和題目，一字字問道：「你剛才看的是那一篇文章？」

克業不加思索，道：「是『岳陽樓記』。」

老夫人道：「你在捉摸那兩個妙字？」

克業道：「南通巫峽之『通』，和北極瀟湘之『極』，這兩個字眞是用得太妙了，孫兒想換個別的字，結果……」

老夫人這次眞的恢復了慈祥，一笑，把書向克業手裏一塞，連連的搖着頭，似罵實誇的說道：「眞是百無一用的書蟲，難為你看出這兩個字的妙處來！」

克業道：「奶奶，別的事我不敢自誇，若說文章……」

老夫人嗤笑一聲，道：「得了得了，你看你的千古文章去吧，我可還要和霜兒談要緊的話呢，少來囉嗦我，討厭！」

克業道：「奶奶可許我告退，我睏啦。」

老夫人道：「再好沒有了，快走你的。」

克業答應一聲，臨行對嚴霜道：「霜妹陪奶奶談話，可別惹奶奶生氣，已經三更多了，要早點請奶奶回『養心園』休息！」

嚴霜會意，故作嬌嗔道：「你以為祇有你孝順奶奶？哼！」

克業神色鄭重的道：「我沒有別的長處，但却有知人之明，霜妹妳是個心地很忠厚的女孩子，要不奶奶怎會這樣疼妳！」

說時，一臉正氣，令人不敢仰視。

嚴霜不由垂首無言，克業已轉身離去，邊走邊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他出了鐵門，聲音漸漸弱了，終於消失不聞。

小兒女們為盡孝互相規範，甚至相爭，使本來滿懷殺機的「生死婆婆」，慈念潛升，殺心盡歛！

老夫人看看嚴霜，點點頭，作了個決定，道：「扶我回『養心園』！」

嚴霜恭應一聲是，攙扶着老夫人，緩緩而去。

次日清晨。

王家老老少少，在「養心園」中的「後閣」上，共進早餐，不過今天老太爺王懷仁，却沒有露面。

餐後，雪姑娘牽着嚴霜的手，道：「霜妹，到我那兒去聊天去。」

嚴霜笑着點點頭，叩辭了老夫人。

於是養心園中，就全是王家人了，王儉在目送雪姑娘和嚴霜，走出園門之後，首先開口說道：「媽的意思是決定留下她了？」

老夫人沒有答話，却問王正道：「正兒你說呢？」

王正道：「依孩兒之意，還是等爹回來再說！」

老夫人也沒答覆他，竟又突然問長孫克圖道：「你是小一輩中的長兄，有什麼意見？」

克圖精明能幹，雖是王家第三代的人，若眞論功力，却比二、三、五叔都強，聞言答着道：「老夫人您老人家聖明，談到對敵設防佈置等等，孫兒自誇不輸他人，但要談到『識人』，那二弟強過我太多了！」

王正似是不喜歡克業表示意見，立刻叱斥克圖道：「奶奶是在問你，用不着你推舉老二！」

老夫人却向王正把手一擺道：「如今這個家，是你在當家主事，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不答你們兄弟的話，却要問孫兒們嗎？」

王正道：「是母親喜歡……」

老夫人搖頭接口道：「錯了！」

王正笑着應一聲，但却沒問錯在那裏。

老夫人點頭笑了笑，道：「這件事，誰也願意演變成好事，再說，嚴霜這孩子也眞乖，眞惹人愛憐，不過我却不能不多加小心！我和你爹，都老了，即使還能活個十年八載，但總歸要先你們而去的，因此遇事要多為你們想想！你們對兒孫亦然，所以我和你爹，眞正掛心的，是孫兒輩未來的安全，他們才是眞正延替王家的人！」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岑少風擊敗西北獨俠端木無容，再將巨靈雙劍韋氏兄弟手中的劍斷爲兩半，對方棄劍認輸之際，竟施暗襲，岑少風措手不及，被斷劍直刺入小腹中，倒在地上……後得后曉南相救，又被安排與她成婚；矇矓中，聽到俞肇山的徒弟寇中原與后杞明商討計策去攔截趙鳳豪……篷帳外，蹄聲乍起，二支短箭疾飛而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雪恨賠了妹妹　求援誘擄好人

后曉南思緒紛亂。

她望了望趙嘉玲，趙嘉玲正以一雙企盼的目光緊盯着她，她道：「嘉玲姐，妳急急忙忙的趕來，就是爲了岑少風嗎？」

岑少風當日與趙嘉玲一別，晃眼已是幾易寒暑，當然她不會忘了她們過往的情意，尤其更重要的，她打算由岑少風口中得到她父親別後的情形，這是理所當然，人之常情。她毫未顧及其他，道：「是的，曉南妹，我非常想見見他。」

可是后曉南心中別有所思，所以，當她一聽趙嘉玲對岑少風這般的急於一見，自然更是憂心忡忡，道：「嘉玲姐，妳到底跟岑少風甚麼關係？」

趙嘉玲急得幾乎跳脚，道：「好妹妹，妳現在先別追詢我這些好不？」

后曉南心裏更犯疑，道：「妳說有甚麼關係，又躭誤不了多大時間。」

趙嘉玲「啊呀！」了一聲，道：「妳這個冤家，眞是捉狹鬼，其實，妳知道了又有甚麼用呢？」

后曉南道：「我就是要知道，否則，我就不告訴妳他在那裏。」

趙嘉玲一嗔道：「小丫頭，這回可輪到妳要刁了。」

后曉南道：「是呀，因爲妳用着我了嗎！」

趙嘉玲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我就告訴妳，他是我的……」

她一時竟把岑少風的身份弄不清楚了，她與岑少風之間，究竟算是主僕呢？抑或是師兄妹？所以刻下令她難下定論。

在這之前，她從未曾想到這層關係，所以，她一時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后曉南追問道：「甚麼人？」

趙嘉玲猶豫道：「我一時眞想不起該怎麼稱呼才好？」

后曉南似打趣，而又近於揶揄道：「可別就是妳的心了人吧？」

趙嘉玲心裏一陣狂跳，不由雙頰發燒，嬌嗔道：「你這小鬼，簡直越說越不像話！」

掄拳欲向后曉南打去。

后曉南身子一閃，讓開趙嘉玲，道：「那麼，他到底是妳甚麼人？」

趙嘉玲道：「就算是我的師兄罷。」

后曉南不服道：「怎麼能算是妳的師兄呢？妳簡直胡扯。」

趙嘉玲道：「本來嘛，他跟我父親學藝，不是我的師兄，是甚麼？怎麼說是胡扯呢？」

后曉南想了想，覺得趙嘉玲所言，似乎不假，可是想一想趙嘉玲剛才那份吞吐的情景，不無隱瞞，道：「我才不相信，若是這麼簡單，妳早就說了，何以猶猶疑疑，轉彎抹角才說了出來，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趙嘉玲道：「小丫頭，妳到底說是不說？」

后曉南一聽，趙嘉玲語中有些氣惱，不由心中有些不安，道：「嘉玲姐，妳要發脾氣麼？」

趙嘉玲道：「我心急如焚，那有閑情同妳磨菇？」

后曉南確實佻皮得緊，聞言一連「喲」了兩聲，道：「嘉玲姐，妳可要答應我一

個條件。」

趙嘉玲道：「甚麼條件？」

后曉南道：「妳要告訴我，妳是怎麼知道他在這兒的？」

趙嘉玲道：「杞明可沒有妳這麼刁鑽，一見面她就告訴我岑少風被雲龍翁擊傷，生死未卜。」

后曉南道：「她還同妳說了些別的沒有？」

趙嘉玲道：「她說，妳還愛上了岑少風，可不知這話是不是眞的？」

這種事情一個女兒家怎麼好意思承認，后曉南默然不語，趙嘉玲道：「曉南妹，妳是眞的對岑少風傾心了麼？」

后曉南沉吟了一下道：「杞明沒有告訴妳別的？」

趙嘉玲道：「甚麼事？她沒有告訴我呀。」

后曉南道：「我同岑少風今夜已簡單的舉行婚禮。」

這話無疑宛若一記悶雷，使趙嘉玲心碎腸斷，她想不到人生的變換竟有這般的出乎意料，不由怔在當地。

后曉南不見趙嘉玲開口，遂又道：「一切都是姊姊的主意，我祇不過是依命行事而已。」

趙嘉玲把滿腹的怨憤，由后曉南的身上，轉移到后杞明身上去。

她幾乎與后杞明傾刻間，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她道：「杞明爲甚麼未同我說起？」

后曉南道：「我怎麼知道？」

趙嘉玲道：「我去問一問她。」

后曉南道：「難道妳不看岑少風了？」

趙嘉玲霍地轉身，忍無可忍的淚珠，已如斷線珍珠，奪眶而下。她想，她現在見到，又與永遠不再見到他，又有甚麼兩樣呢？

她淚眼模糊的撲向她的座騎，然後惶急的躍上馬背，抱着一顆破碎的心，怒矢般的向來路馳去。

后曉南被趙嘉玲這種舉動，驚異得半晌不知所措。她想不通，趙嘉玲爲了甚麼？居然一反常情，竟像是變了一個人？

趙嘉玲找到后杞明，問明眞相，又當怎樣呢？

剎那間，后曉南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忽然，她想到假若趙嘉玲去問自己大姐，因爲當中還牽涉許多過節，趙嘉玲不問還好，一問之下，大姐必欲殺之而後已，一念及此，不由心中大急，飛身向前追去。

趙嘉玲那匹馬的脚程飛快，但是后曉南的輕功乃宇內獨步，四五個起落，人已抄到趙嘉玲面前。

后曉南伸手一抓，趙嘉玲那匹馬奔行甚速，希聿聿一聲長嘶，前脚揚起，險些把趙嘉玲掀下馬來！

趙嘉玲臉孔鐵青的道：「曉南，妳想怎麼樣？」

后曉南無睹趙嘉玲臉上的怒色，急聲道：「嘉玲姐，能不能請妳聽我說兩句話？」

趙嘉玲圓睜杏眼道：「妳還有什麼話好說？」

后曉南道：「嘉玲姐現在到那裏去？」

趙嘉玲不考慮的道：「我找杞明！」

后曉南道：「嘉玲姐去找她，是不是問明我和岑少風的婚姻之事？」

趙嘉玲冷冷的道：「不錯！」

后曉南道：「假如杞明承認有這麼一件事，嘉玲姐又作何處理？」

趙嘉玲一聽，不由一呆，暗想是啊，數來數去，自己和岑少風也只能算是師兄妹，自己又不是已過門的妻子，他若眞和后曉南結了婚，自己又憑甚麼過問？

后曉南道：「嘉玲姐大概也想不出道理來了。」

趙嘉玲冷冷的道：「妳以爲妳得了少風，妳就勝利了麼？」

后曉南搖搖頭道：「嘉玲姐不要會錯意，我絕不是這個意思。」

趙嘉玲冷哼道：「那妳又追來趕我作甚？」

后曉南嘆道：「玲姐，我知道妳對少風素有情意，但因其中夾纏着許多過節，說什麼我也不應該奪妳所愛，妳能不能聽我解說清楚！」

趙嘉玲心想事已至此，聽她說說又何妨，翻身跳下馬背，說道：「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后曉南先朝四週望了一眼，看見四週無人，向前走上兩步，壓低聲音道：「玲姐，丐幫弟子接連被人以『五節刀』手法傷害之事，相信你早已有了耳聞？」

趙嘉玲點點頭道：「我爹武功已失，絕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少風是我爹唯一傳人，以他做人的性格，我相信也不會做出這種事！」

后曉南道：「妳說的很對，此事乃杞明所爲，只怕妳做夢也想不到吧！」

趙嘉玲大吃一驚，道：「是她？她怎麼也會『五節刀』？她爲什麼又要殺丐幫弟子，然後嫁禍於我爹？」

剎時一連串問題湧上心頭，趙嘉玲不由睜大了眼睛，覺得后杞明這種作爲實在使人氣憤！

后曉南唏噓的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如今只能告訴玲姐，杞明和百毒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至於她爲什麼要嫁禍於令尊大人，這件事說來也許令人不敢相信，在若干年前，家母也是令尊的枕邊人！」

趙嘉玲心頭一沉道：「這話當眞？」

后曉南苦笑道：「玲姐，妳認爲我有騙妳的必要嗎？」

趙嘉玲搖頭道：「這件事太荒唐了，我相信家父不會是這種人！」

后曉南道：「我剛才之言，在任何人聽來都不會相信，不過事實的確如此，玲姐現在你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他日見了令尊的面，妳只要向令尊問個明白，我相信以令尊之爲人，他絕不會否認此事……」

趙嘉玲道：「這件事妳是聽誰說的？」

后曉南道：「家母！」

趙嘉玲道：「這樣說來，杞明還是我的親姐姐了！」

后曉南搖搖頭道：「那倒也不是，家母與令尊相處時間並不太久，後來又適了別人！」

趙嘉玲哼道：「原來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后曉南臉色微變的道：「這不能怪家母！」

趙嘉玲冷冷的道：「那該怪誰？」

后曉南道：「只能怪令堂不對，因為此事若無令堂介入，家母絕不會含恨遠走大漠，最後做了異族人的妻子！」

趙嘉玲心想天呀，我母親奪走她母親的情人，她如今又搶走我的少風，豈非蒼天待人太苛了嗎？

后曉南朝趙嘉玲望了一眼，道：「玲姐，我知道妳在想什麼？但請放心，我絕不會是那種人！」

趙嘉玲苦笑道：「事實俱在，還有什麼話說的？」

后曉南搖搖頭道：「我只希望妳瞭解事實，杞明嫁禍於令尊完全是為了替家母雪恨，但我却沒有這個意思！」

趙嘉玲道：「照妳這麼說，妳和杞明之所以會使『五節刀』都是從令堂那裡學會的了！」

后曉南點點頭道：「不錯，不過知道這件事的人少之而少，玲姐，妳現在應該完全相信我的話了吧！」

趙嘉玲苦笑道：「我真不知說些什麼好。」

后曉南幽幽的道：「只要玲姐不怪我，關於岑少風的事極易解決的。」

趙嘉玲猛然抬頭來，道：「怎麼解決？」

后曉南道：「玲姐既然認識他在先，理應為正，至於我……」

女人家的終身大事，后曉南終覺有些不便啓齒，趙嘉玲頓時明白她的用意，心中甚為感動，忙道：「南妹不要這麼說，一切都等見了少風再說，敢問他現在什麼地方？」

后曉南朝遠處一指，道：「他剛才一味閃避丐幫弟子攻擊，內腑已然受了傷，人還躺在那邊，我們便去瞧瞧！」

趙嘉玲激動不已，和后曉南雙雙奔回，只見岑少風臉如白紙躺在地下，心中大震，忍不住眼淚都掉了下來。

后曉南瞧在眼中，暗忖她對岑少風關懷之情不在我下，勿怪剛才她聽見岑少風和我成了婚，要含恨而去了！

她心中這樣想，嘴裡却安慰道：「玲姐不必悲傷，我這裡有療傷聖藥，讓他服下之後便不會礙事！」

趙嘉玲大喜道：「那便趕快讓他服下！」

后曉南從身上取出一個白色磁瓶，從瓶中倒出一粒藥丸，然後捏開岑少風牙關，灌了下去！

后曉南道：「玲姐，杞明多疑，我不能在這裡久留，少時妳行功替他催動藥力，大概短時間內便可痊癒，我走了！」

趙嘉玲深情道：「我會照顧他，妳放心！」

后曉南道：「假若岑少風醒了之後，千萬不可和他再回杞明那裡去！」

趙嘉玲怔道：「那麼我們到那裡去呢？」

后曉南道：「妳倆大可到『落英塔』去，聽說令尊也已來此，他若一到，我相信必然也會到『落英塔』去！」

趙嘉玲驚喜的道：「家父真的已到這裡來了麼？」

后曉南點點頭道：「他不但已到這裡來了，聽說他的功力也完全恢復，誠乃一大可喜之事！」

趙嘉玲喜極而泣道：「南妹，謝謝妳告訴我這個消息，我替少風行功之後便馬上趕去，但不知妳何時前來會合？」

后曉南淒然道：「我得看杞明行動而定，不管怎麼樣，遲早我都會來就是了！」

說罷，飛身而去！

趙嘉玲此刻也不暇多想，先把岑少風扶正，然後運功於手掌，陣陣真力從岑少風「靈台穴」傳了進去！

就在后曉南閃身而去不久，三條人影有如鬼魅而至。

他們不是別人，正是巨靈雙劍韋氏兄弟和端木無容，三人甫一現身，便朝趙嘉玲身邊走去！

趙嘉玲正在替岑少風行功，心無旁騖，但這時那「沙沙沙」的腳步聲她是聽到了。她微微睜開眼睛一望，只見三人滿臉殺機，不由心中一震，暗想他們想幹什麼？

這念頭只在她腦中一閃，聽端木無容冷冷的道：「趙姑娘，別替他行功啦！」

趙嘉玲心頭大急，只苦於行功正到緊急關頭，一時便不說話，但她聽出端木無容語氣不善，登時急出了一身大汗。

這時端木無容和巨靈雙劍已走到近處，端木無容又道：「咱們奉了大小姐之命來殺你們，趙姑娘，就連妳也不能倖免，妳死之後可不要怨咱們！」

他手掌一起，「呼」地疾拍而下！

這一掌若然拍實，趙嘉玲和岑少風自然都沒有命，可是就在這時，突見一條人影斜射而起，手臂一伸，反朝端木無容當頭抓下！

巨靈雙劍大喝一聲，雙劍疾旋而出！

可是那人來勢迅疾，一抓之下，端木無容不得不撤掌後退，那人就乘着端木無容一退之際，改抓為掌，左右連拍，韋氏兄弟劍式都被震到一邊！

巨靈雙劍和端木無容齊齊大驚，就在這時，那人已翻身降落！

巨靈雙劍一左一右夾攻，劍式微顫，只聽端木無容叫道：「閣下何人？」

那人是個清癯老者，目光流轉，安聲道：「老夫趙鳳豪！」

聲若舌綻春雷，端木無容與巨靈雙劍心頭俱為之大大一驚！

當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趙鳳豪」三字一出，豈只端木無容等人受驚，就是一旁運功的趙嘉玲也為之震驚了一下，她目光微抬，想叫一聲「爹」，趙鳳豪似是已看出她的心意，忙道：「玲兒療傷要緊，別管這裡！」

趙嘉玲心頭一甜，真力向掌心源源而出！

端木無容陰聲道：「是趙鳳豪又怎地，咱們正要找你！」

趙鳳豪冷然道：「你配找老夫！」

端木無容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大家上！」

一打招呼，當先揮掌而上！

巨靈雙劍在同一個時候也一齊振腕出

劍，三人聯手而攻，威勢不同凡響！

趙鳳豪冷然一笑，左手一揮，只覺「克察」之聲連響，巨靈雙劍手上寶劍都齊中而斷，楞在當地！

本來，巨靈雙劍都想用對付岑少風的方法來對付趙鳳豪，但一念及趙鳳豪又是何許人物，豈會上這個當？一念及此，心中已是氣餒！

趙鳳豪冷冷的道：「老夫向來不與小輩一般見識，爾等還不快滾！」

三人互望了一眼，端木無容道：「好好，自有人來收拾你！」

一打手式，三人相繼退去！

沒有多久，趙嘉玲行功已畢，手掌一撤，回身掠到趙鳳豪懷裡，泣聲道：「爹，我找得你好苦！」

趙鳳豪怔然道：「妳娘會讓妳找我？」

趙嘉玲道：「就是娘要我找爹的！」

趙鳳豪喃喃的道：「斐音，斐音，莫非妳回心轉意了麼？」

他仰望蒼穹，心中生起無限的感慨！

趙嘉玲道：「爹，你和娘都老啦，還嘔什麼閒氣，說來說去，都是你……」

趙鳳豪道：「都是爹不好麼？」

趙嘉玲仰臉說道：「娘是這麼說的！」

趙鳳豪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說眞的，以前都是爹不好，性子一時衝動，便是什麼都不顧，可是後來我終也看開了！」

頓了一頓，道：「嘉玲，妳娘呢？」

趙嘉玲道：「她老人家也來了！」

趙鳳豪怔道：「她來幹什麼？」

趙嘉玲道：「爹能來娘就不能來嗎？假若這話給娘聽到，娘又要生氣啦！」

趙鳳豪被愛女一逗，果然不敢往下再問。

就在這時，岑少風一翻而起，長揖道：「下傭參見主人與少主人！」

趙鳳豪道：「少風，你沒事了麼？」

岑少風道：「少主人捨命相救，下傭感恩不盡！」

趙鳳豪揮揮手道：「少風，你先起來！」

岑少風應了聲「是」，垂手站立一旁。

趙鳳豪朝岑少風望了一眼，說道：「岑少風，老夫待你如何？」

岑少風驚道：「主人待下傭恩重如山，主人何出此言？」

說罷，再度拜倒於地！

趙鳳豪道：「既然如此，從今日起，你便把主人與傭僕稱呼改過來，咱們以師徒相稱便了！」

岑少風感動不已，惶然道：「主人待下傭恩比天高，下傭怎敢高攀？」

趙鳳豪道：「人生在世，數十年難覓一知己，你爲老夫忍受屈辱，老夫兩眼不盲，雙耳不聾，豈有不知之理，這已夠師徒情份綽綽有餘了！」

頓了一頓，又道：「我輩行俠義士，原應無世俗之念，不過名稱更改，究竟可一新耳目，少風，起來，以後就以師徒相稱便了！」

岑少風又感激，又惶恐，他知道趙老爺子個性素來說一不二，顫顫站了起來，肅聲道：「恩師說得是，徒……徒兒遵命！」

趙鳳豪道：「還有一件事，老夫也須得說個明白！」

岑少風道：「敬請恩師教誨！」

趙鳳豪目光落向趙嘉玲身上，道：「少風，嘉玲對你的情意，老夫相信你早就知道了！」

岑少風心頭一震，吶吶說不出來！

要知他一向不善做作，只因他在片刻之間從傭人身份變成了徒弟，聽趙鳳豪口氣，現在似有把趙嘉玲許配給自己之意，此事自然符合他的心意，總因似事情來得太過突然，驚喜之餘，竟爲之口吃！

趙嘉玲對岑少風雖然早已心許，但她想不到這件事會由爹爹當着自己的面突然提出，女兒家總是害臊，趙嘉玲一聽，但覺雙頰似火，眞恨不得有個地洞鑽身下去！

趙鳳豪問過之後，見岑少風半晌不答，又道：「男女之事不可勉强，你若對嘉玲無意，老夫也不會責怪於你！」

岑少風顫聲道：「徒兒不是這個意思！」

趙鳳豪道：「那你意思又是如何？」

岑少風道：「徒兒只怕高攀不上，再說師妹……」

趙鳳豪道：「知女莫若父，嘉玲心事老夫焉有不知之理，既然你不推却，老夫便當面把嘉玲許配給你，只是婚姻並非兒戲，眼下高手羣集落英塔，待那邊的事了結之後，老夫再替你們完婚吧！」

趙嘉玲高興得一顆心都快跳出胸口來，恰於此時，岑少風向她望至，趙嘉玲趕緊把粉頸一垂，那顆頭就像有千斤似的，半天都抬不起來。

趙鳳豪是何許人？目光一掃，不由哈哈笑道：「好了，今後都是一家人，在外面偷聽的朋友，老夫在處理家務之事，你們聽完也該現身出來啦！」

只聽一人冷笑道：「當眞不愧天下第一大豪，一丁點事都瞞不過你！」

聲落一現，后杞明在前，后曉南和巨靈雙劍以及端木無容一干人跟在後面先後晃身而出！

后杞明朝后曉南一指，道：「趙老爺子，你怎麼又犯了老毛病？」

趙鳳豪怔然道：「老夫何處又犯了老病？」

后杞明冷冷的道：「此事何用問我，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趙鳳豪道：「小姑娘，妳何必與老夫打啞謎，有什麼事盡可直說出來！」

后杞明道：「我早把舍妹許給了岑少風，難道你不知道？」

趙鳳豪一怔道：「此事當眞？」

一對炯炯有神的目光向岑少風望去，岑少風忙道：「此事乃她陰謀作成的圈套，並不能算數！」

后杞明冷哼道：「姓岑的，你應該拿出良心說話，若不是外面有事，你和舍妹合歡酒都已喝下，你敢說不能算數？」

岑少風辯道：「假如岑某喝下那杯合歡酒，只怕此刻已不能站着和姑娘你說話了！」

后杞明恨聲道：「你可認爲我在酒中下了毒？但舍妹已先飲下一口，這頭婚事你想賴也不成！」

岑少風聞言不由一呆，他究竟是個血

性的漢子，做過的事從無反悔之理！

趙鳳豪道：「少風，眞有此事？」

岑少風躬身道：「事情確有，但並非徒兒心甘情願！」

說到這裡，偸偸朝后曉南望了一眼，后曉南神情凄凄，晶瑩的淚珠已流了下來！

岑少風目睹此情，忖道：「后姑娘，我雖然對你有好感，但總還談不到婚事，何況你又有這麼一位壞姐姐，我只好對不起你！」

后杞明突然格格嬌笑道：「岑少風，你一旦從傭人變成了徒弟，別高興得沖昏了自己的頭腦，我老實告訴你，這件事你應該冷靜的想想！」

岑少風道：「岑某早已想過，妳不用嚼舌頭！」

后杞明恨聲道：「這樣看來，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師父會玩弄女人，徒弟也學會了這一手了！」

岑少風怒道：「后大姑娘，妳敢侮辱岑某恩師！」

突見趙鳳豪一動也沒動，不由暗暗感到奇怪。

后杞明道：「我侮辱了你的趙老爺子，你何不問問他自己！」

岑少風一怔，趙嘉玲立刻說道：「爹，她說你老人家曾經認識過一個女人！」

趙鳳豪斷然道：「沒有這回事！」

趙嘉玲目視后曉南，心想原來妳剛才騙我？

后曉南表情木然，她此刻心中十分凄苦至極，對於身外之事彷若未聞。

后杞明冷笑道：「趙老爺子，你以一派宗師說出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不怕辱沒了你的身份？」

趙鳳豪道：「老夫做事向來敢做敢當，自問還沒做過不見得人之事！」

后杞明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趙鳳豪冷笑道：「話出老夫之口，聽的人也不止姑娘一人，老夫有什麼把柄落入姑娘手上，姑娘儘管說出來就是！」

后杞明道：「好，那我便來說個故事！」

衆人都大感驚奇，心想在此時此地她那還有心情說故事？

后杞明歇了一歇，又道：「大約在四十多年前，那時江湖上有一位風頭甚勁的人，這人年青英俊，武功又高，崇拜他的女子不知凡幾，此人眼界也眞高，不要說尋常女子不在他的眼下，就是一般貌美如花的女子也未必在他眼下！」

端木無容插嘴道：「這人可是趙鳳豪麼？」

后杞明先沒理會端木無容的話，接口又道：「有一次，這人和人相鬥，受了極嚴重的內傷，昏迷不醒倒在一處森林中，不意一對父女路過救了他，並且把他迎入家中治療，費時四十九日，那女的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男的感恩之餘，終也和那女的在日夕相處中種下情愫，女的非那男的不嫁，男的也非女的不娶了！」

端木無容道：「似此恩恩相愛，可也算得天下少見了！」

后杞明瞪了他一眼，道：「可惜那男的太過絕情，玩弄那女子之後便不顧而去，諸位大概都想知道，那男的是誰？女的又是誰？對不？」

端木無容道：「當然想知道下文啦！」

在場諸位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很少說話，大家心裡都有數，后杞明說的這個故事主人是誰，后杞明冷冷的道：「那男的麼？便是我們的趙老爺子，不瞞諸位說，那女的正是家母！」

岑少風早料到后杞明說的那個，男的是趙鳳豪，但他想不到女的會是后杞明的母親，由於眼前一大串事實的演變，他多少已看出后杞明之所以要害丐幫的理由，但他實不敢相信趙鳳豪會做出這種事，大喝道：「胡說八道，家師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趙嘉玲一雙大大的眼睛望着爹爹，因爲這件事她剛聽后曉南說過，所以並不如岑少風那麼震驚！

后杞明道：「姓岑的，你何不問問你的主子？」

端木無容道：「是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現在倒該由趙大俠說兩句話了！」

趙鳳豪道：「老夫也說一個故事如何？」

后杞明震聲道：「不許你強辯！」

岑少風怒道：「家師是何等樣人，豈有強辯之理！」

嘴裡雖然這樣說，心中不禁也暗暗感到奇怪，暗忖恩師既然也要說個故事，不管怎樣，那便證明的確發生這件事了，他奇怪怎麼從來不聽趙鳳豪說過？

趙鳳豪掃了衆人一眼，說道：「老夫這個故事和后姑娘的故事大同小異，不過有一點需要補充說明，那便是老夫當年之所以不顧而去，這內中實是另有原因！」

端木無容搶着道：「這樣說，尊駕已承認有過那麼一位女子啦？」

趙鳳豪道：「人生在世，認識一兩個女子也不是什麼了不起之事，不過問題是在假若那個男人發現那女人有不忠實舉動時，老夫要請教諸位，這問題該如何處理？」

岑少風道：「假若眞有其事，男的自可不顧而去！」

后杞明冷冷的道：「你們主僕別一唱一和，趙老爺子，你說話至少得拿出證據來！」

趙鳳豪道：「請問令堂是否還健在？」

后杞明道：「十年之前已憂鬱逝去！」

趙鳳豪嘆道：「這才叫死無對證了！」

后杞明冷然道：「家母已把事情對我說得明明白白，假若你想表示淸白，對我說也是一樣的！」

趙鳳豪道：「后姑娘，妳年紀還小，自然不了解當年之事，此事是關令堂名節，我看不說也吧！」

后杞明倔強的道：「不打緊，我偏要你說出來聽聽！」

趙鳳豪道：「后姑娘，令堂當年和我很要好那是不錯，但妳還不知道，老夫那時雖少有名氣，但却是一個寒酸！」

趙嘉玲插口道：「難不成她後來還看上了有錢的人？」

趙鳳豪道：「情形正是如此，這位有錢人姓后，名叫天仇，此人不但有錢，就

是人品武功也不在老夫之下，在他緊追緊纏之下，后姑娘的令堂終於起了異心，天下事紙包不住火，有一日他們兩人坐在那邊娓娓頃談，却被老夫發覺，老夫才拂袖而去，試問諸位，這件事能怪老夫絕情麼？」

趙鳳豪說這番話時，雙目烱烱，面貌不怒自威，任何人看了，也知他說的並非謊言！

后杞明怒道：「你胡說！」

趙鳳豪冷笑道：「妳乃小輩，老夫有在妳面前胡說八道的必要麼？」

后杞明道：「但我娘從不曾對我說過這件事！」

趙鳳豪道：「所以老夫說令堂逝世，這便死無對證了！」

趙嘉玲道：「不，似乎還有一個人可以去問一問！」

后杞明道：「問誰？」

趙嘉玲道：「妳可以去問問令尊大人呀！」

后杞明道：「可惜得很，家父已在五年前逝去，假如要問，那除非有人到陰司閻羅那裡去查證了！」

趙嘉玲道：「事情已經過去，我看不談也罷！」

后杞明道：「沒有那麼容易！」

趙嘉玲道：「依妳之見要怎樣？」

后杞明道：「簡單得很，岑少風首先必須承認這件婚事！」

岑少風正想出口否認，那知趙嘉玲却搶先接口道：「有何不可，岑師哥，你就承認下來吧！」

岑少風大為驚奇，暗忖嘉玲不為這件事生氣，反而叫我承認下這頭婚事，豈非咄咄怪事？

趙鳳豪睜目道：「嘉玲，妳……」

趙嘉玲冷笑道：「爹，你剛才不是說過嗎？人生在世，一個大男人認識個把兩個女人也算不得什麼大驚小怪之事可對？」

趙鳳豪道：「可是這件事……」

趙嘉玲揮手打斷話頭道：「別說啦。我自有處置之法！」

趙鳳豪見女兒如此，只好緘口不言。

岑少風心中雖然也感到奇怪，可是見趙鳳豪都沒有說話，他自然也不便再說什麼？

何況，他心目之中對后曉南根本就沒有惡意，只好點頭道：「好吧，承認便承認！」

那后杞明雖精猾，一時也不知道趙嘉玲葫蘆裡面賣的是什麼藥？當下冷冷的道：「岑少風，婚事你已承認了，你請過來！」

趙嘉玲忙道：「為什麼要岑師哥過去？」

后杞明道：「按照大漢規矩，男女雙方結婚後，男人應在女方這邊過一段日子，岑少風既已承認這樁婚事，不過來該怎的？」

趙嘉玲冷笑道：「這話說的差到天邊了，咱們中原有個規矩，叫做嫁鷄隨鷄，嫁狗隨狗，曉南，妳過來吧！」

后杞明原本有了拆散趙鳳豪師徒的心理，那知趙嘉玲抬出中原規矩相抗，反而要后曉南過去，這却是她始料不及。

趙嘉玲這一着的確厲害，因為她早從曉南口中知道她們姐妹不合，后曉南如今得到這個機會，自是會過來，這樣一來，后杞明想拆散別人不成，自己姐妹反而有被別人拆散之虞！

后杞明冷哼道：「不成，這裡是大漢，便該依照大漢規矩！」

趙嘉玲冷冷的道：「咱們中原人，自然該依從中原規矩！」

趙鳳豪這時已知道女兒用意，笑道：「這樣爭爭吵吵沒有用，問題完全在他們兩個當事人身上，誰願過來便過來，旁人誰也不要多嘴！」

這話說得十分公正合理，后杞明雖想狡辯，却再也無法說得出口，兩眼望着后曉南，臉上現出阻止之意。

岑少風自然不會過去了，趙嘉玲故意大聲道：「岑師哥，你不過去麼？」

岑少風冷聲道：「我才不會過去呢！」

趙嘉玲笑了一笑，道：「那麼現在只看曉南姑娘的啦！」

說着，不斷以一雙眼睛向后曉南示意。

后曉南大是感激，本想立刻走過來，却被后杞明鋒利的目光阻住，她自小和后杞明長大，也許被后杞明指揮慣了，是故當她接觸到后杞明的目光時，不禁有些胆怯起來。

后杞明大為得意的道：「你們的人不過來，我們的人就會過去麼？」

趙嘉玲心細如髮，看穿了后曉南的心理，冷冷的道：「愛其所當愛，還怕什麼？」

一語把后曉南點醒，她一咬牙，終於走了過來。

這一下無異大失后杞明面子，她臉色一變，乘后曉南前行至中途，猛然一掌拍出！

后曉南明知姐姐會來這一着，但她念在手足之情，不便還手，全身功力密集，準備硬接后杞明一掌！

岑少風看不過意，飛身接了一掌，啪的一聲，岑少風身子一躬，自半空彈了回來，后曉南也剛好走到趙嘉玲身邊。

后杞明怒道：「岑少風，我出手教訓自家妹子，你憑什麼接我一掌？」

岑少風冷冷笑道：「姑娘別忘了，她現在已是我岑某人的妻子，妻子有難，做丈夫的能不援救麼？」

后杞明氣得要死，趙嘉玲忙道：「嫁出去的女兒，便等於潑出去的水，妳想收回來也來不及啦！」

岑少風哈哈笑道：「這才叫做賠了夫人又折兵，哈哈，后大姑娘只怕做夢也沒想到這一步吧！」

后杞明被兩人一番搶白，臉上早已罩滿了殺機，欲待發作，只為對方人手太强，不得不忍住，恨聲道：「姓岑的，你別高興太早，本姑娘若讓你們安全無恙的走出沙漠，我便被萬騎踏碎屍骨而死！」

要知沙漠多是騎，不是馬便是駱駝，后杞明憤恨之下發這誓言可謂很重了。

岑少風笑笑道：「好說，好說，咱們走着瞧好了！」

趙鳳豪道：「此間事已了，咱們走

吧！」

趙嘉玲忙道：「爹，且慢！」

趙鳳豪道：「玲兒，還有什麼事？」

趙嘉玲道：「有人以爹獨特武功『五節刀』連殺丐幫許多弟子，爹難道不追究一下嗎？」

趙鳳豪還來不及答話，后杞明已冷聲接口道：「趙嘉玲，請問妳又準備怎樣追究？」

趙嘉玲道：「至少該問問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后杞明怒道：「假若我不願說呢？」

趙嘉玲臉色一變，正待發作，忽然衣角被后曉南扯了一把，悄聲道：「玲姐，算了，等會我告訴妳！」

趙嘉玲微微一笑，道：「南妹，其實我又何嘗不知她用心，她爲了替令堂大人雪恨，不惜出此下策，只是手段未免狠辣了些！」

趙鳳豪嘆息道：「是非自有公論，嘉玲，咱們走吧！」

趙嘉玲見爹爹如此，自然也不便再追究下去，和趙鳳豪等人一齊向前走去！

后杞明望着衆人離去的背影，恨得銀牙格格作響，她最不諒的自然是后曉南，說什麼后曉南也不該在這個時候背叛她，她爲人陰沉，腦中一閃，已有了對付趙鳳豪等人辦法，揮了揮手，帶着端木無容等人而去！

＊　＊　＊

再說俞劍峯被蒲山孤扣住脈門躍進石棺，原來那石棺之中竟是一座地穴，那地穴甚深，兩人正向下面飛快墜落。

在這當口，俞劍峯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他乘着身子飛墜而下之際，右手用力一甩，企圖掙脫蒲山孤對他的控制，那知蒲山孤早料他會有這麼一着，他一甩之際，蒲山孤的五指反而扣得越緊，生像兩道鐵箝夾住他的手腕，俞劍峯一動之下，只覺奇痛攻心，只好放棄掙脫念頭，不過他心中却想這老賊倒是奸猾得緊，竟是對我步步設防！

就在這時，兩人身子皆已着地，眼前一片漆黑，連什麼也沒有看到。

蒲山孤嘿嘿的道：「你最好安定些，別打逃走念頭！」

俞劍峯怒道：「你以這手段箝制於我，也算不了什麼英雄好漢！」

蒲山孤冷笑道：「老夫本來就算不得英雄好漢嘛！」

俞劍峯想用話激蒲山孤，說不定蒲山孤現在會把手鬆掉，誰知對方根本就不吃這套！

俞劍峯無法可想，只得問道：「你準備帶我到那裡去？」

蒲山孤道：「別多問，到時你就會知道！」

俞劍峯道：「敢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蒲山孤怒道：「叫你別多問，你爲什麼愛嚼舌頭？」

俞劍峯冷笑道：「在下雖受制於你，說話的自由總該還有吧！」

蒲山孤冷冷的道：「假如你如此多問，老夫便回你不知道又便如何？」

俞劍峯道：「那在下便不走了！」

蒲山孤怒道：「難道你不要命了麼？」

俞劍峯不爲他這句話所嚇住，當眞把步子一停，道：「人生在世，與其這樣毫無自由的活下去，還不如死了乾淨，你下手吧！

蒲山孤大怒，手掌一抬，但倏忽間轉念一想，我如今正有用於他，還殺他不得，迅把手掌收回，但他却恨恨的道：「算你小子奸猾，難道你沒有看出這是一條地道？」

俞劍峯道：「在下自然也看出這是一條地道，但這條地道通往何處？你總該有個交代才是！」

蒲山孤嘿嘿冷笑道：「老夫何事要向你交代？」

俞劍峯道：「你若不交代清楚，在下死也不走！」

俞劍峯心機深沉，早已看出蒲山孤有利用自己之意，他這麼一賴，蒲山孤倒眞把他莫可奈何！

蒲山孤又恨又怒，只得說道：「好，我說，這是一條秘道，這條秘道通達一個秘密地方，老夫便帶你到那秘密地方去！」

俞劍峯道：「那秘密地方總該有個名稱吧！」

蒲山孤道：「那秘密地方名喚『藏珍窟』，這總可以吧？」

俞劍峯心中微動的道：「江湖傳言落英塔中藏有珍寶，照你這麼說，當非虛言謊語了！」

蒲山孤嘿嘿的道：「不錯，不錯，你也被寶藏迷住了吧？」

俞劍峯道：「在下豈是貪財之人！」

話雖這樣說，但他覺得蒲山孤那嘿嘿兩聲冷笑充滿了神秘，當下也不願多問，和蒲山孤向前走去！

這條地道很長，也不知走了多久，地道已漸漸寬敞，但就在這時，道路已漸漸複雜起來。

蒲山孤對地道情形似乎非常熟悉，扣住俞劍峯在千迴百轉地道中打轉，一步也沒有走錯！

俞劍峯心中暗暗忖道，承天三匠造此龐大工程，沒有一處不巧奪天工，眞可算是當世奇人了……

兩人又走了一會，地道由繁化簡，驀地眼前一展，前面竟有一間巨大的地下室！

就在這時，忽聽有人問道：「人帶來了麼？」

蒲山孤道：「帶來了！」

俞劍峯聽那人聲音很熟，不由猛然想起，易歧山，不錯，他是易歧山，但，他又怎會來到這裡？

心念之際，只聽易歧山又道：「帶過來！」

儼然是句命令語氣，俞劍峯心中一動，隨着蒲山孤走了過去，只見易歧山坐在一張石椅上，紅袍老祖俞一棋竟然坐在了他的旁邊，俞劍峯這一發現，不由心頭大大的一震！

俞一棋似是看出他驚訝之色，冷笑道：「小子，你吃驚麼？」

俞劍峯道：「在下豈只吃驚，實是大感意外！」

俞一棋哼道：「這有什麼好意外的！」

兪劍峯指着易歧山道：「他原不是爲令兄兪肇山所用麼？」

兪一棋點點頭道：「不錯！」

兪劍峯見他神色自若，竟無半點意外樣子，又道：「姓易的既爲令兄所用，緣何在你身邊？」

兪一棋道：「這並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家兄心性陰鷙，連我這個做兄弟的都不肯放過，待他霸業已成，他還會放過易先生麼？」

他把易歧山稱爲易先生，顯見其中必有所求，兪劍峯却不揭破，冷笑道：「賢昆仲之事，在下有幸得睹眞情，閣下也用不着解釋了！」

兪一棋道：「老夫知道事事都瞞不過你，所以在你面前也從無謊言！」

兪劍峯道：「那麼眼下之事又作何解釋？」

兪一棋嘿嘿冷笑道：「你指那方面而言？」

兪劍峯道：「自然是指你和姓易的聯手而言！」

兪一棋道：「這個便又簡單，易先生既練就天下無敵之武功，自該尊爲無敵之人，家兄利用易先生，老夫却一直眞誠尊奉易先生！」

兪劍峯哂然道：「閣下心意眞的如此麼？」

兪一棋怒道：「難不成我會有別的心眼？」

兪劍峯哼聲道：「此事只有天知道！」

兪一棋聽得大怒，道：「小子，看不出你一現身，便想離間我們，老夫便把你斃了，也好消却心腹之患！」

兪劍峯哈哈大笑道：「閣下算計雖精，但被兪某一激終歸吐出了實話！」

兪一棋道：「老夫倒要問你，老夫吐露了些什麼實話？」

兪劍峯道：「兪某剛才說你別有用心，你便欲殺兪某以除心腹之患，這豈非不打自招麼？」

兪一棋恨聲道：「你這小子眞會巧言令色，老夫雖必欲殺你而後已，但在此時此地，老夫還是忍耐些好！」

兪劍峯不屑的道：「你口出大言，未必就殺得了兪某！」

兪一棋勃然變色道：「你道老夫當眞不敢殺你？」

兪劍峯把被蒲山孤抓住的手抬了一抬，道：「除非在這種情形之下，閣下方能爲所欲爲！」

兪一棋哼了一聲，道：「蒲老，請把他放開！」

他口頭上對蒲山孤十分客氣，誰知蒲山孤竟不賣他的帳，冷冷的道：「這個得易先生開口說話才行！」

剎那之間，兪一棋的臉色不知變幻了多少次，他欲待發作，只因衝着易歧山在側，只得忍了一忍，陰聲說道：「說得是！說得是！」

事實上，他現在眞恨不得把蒲山孤也一掌擊斃！

兪一棋心裏想些什麼？兪劍峯自會看得出來，其實，蒲山孤又何嘗看不出來，只不過他對兪一棋有恃無恐，換句話說，兪一棋落得今天這個地步，早已失去他身爲百毒教主的聲威了！

易歧山別有所思，他似乎不願看到兪一棋和蒲山孤爲了兪劍峯而反目，輕輕哼了一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兩位又何必爲這小子窮嘔氣！」

蒲山孤道：「老夫並無此事，只是感於眼下大局未解，兪二先生若貿然殺了這小子，豈非大家都受其害？」

易歧山點點頭道：「這話說得有理，若要他辦事，蒲山孤最好把他鬆開再說！」

易歧山開了口，蒲山孤不鬆手也不行，當他把手一鬆之際，兪一棋臉上已罩上一層冰寒的笑意。

兪劍峯旁觀者清，暗忖兪一棋和蒲山孤可能都利用易歧山以達到某種目的，但從易歧山泰然的神色上看，易歧山未必就會上這兩個老狐狸的當。

兪劍峯念隨心轉，當下故意活動了一會，道：「你們找我來究竟有什麼事，也該說個清楚啦！」

易歧山冷冷道：「小子，老夫問你是不是還想活？」

兪劍峯哈哈笑道：「螻蟻尚且偸生，何況人乎！」

強敵當前，他猶自談笑自若，這份鎭定功夫，倒眞非常人所能及。

易歧山點點頭道：「那很好，咱們交換一個條件如何？」

兪劍峯道：「閣下命姓蒲的將兪某挾至此地，難不成爲的就是這件事？」

易歧山道：「話也可以這麼說，問題在你答應不答應？」

兪劍峯笑道：「閣下尚未將條件開出，叫兪某如何答應呢？」

易歧山道：「條件很簡單，便是將咱們帶離此地！」

兪劍峯怔道：「閣下此言是否和兪某開玩笑？」

易歧山道：「老夫說的眞情實話，絕無半點玩笑之語！」

兪劍峯道：「若論對此地情形之熟悉，在下萬萬不及姓蒲的和姓兪的，閣下此言豈非問道於盲嗎？」

易歧山道：「你說的不錯，他們兩個對這裏佈置的確非常熟悉，但若找不到總開關，咱們只有活生生地悶死在此地，誰也別想活著離去！」

兪劍峯心頭一震，道：「事態有這樣嚴重嗎？」

易歧山冷笑道：「眼下情勢已起了極大的變化，難道你還看不出來？」

兪劍峯更是吃驚，說句老實話，他除了看出易歧山和兪肇山分道揚鑣而另與兪一棋組合之外，實在看不出眼下情勢有何重大變化。

念頭一閃，當下問道：「閣下之言是否指你和兪肇山拆夥而說？」

易歧山搖搖頭道：「非也！」

兪劍峯道：「這就使在下不解了，難不成地道下面發生了別的事？」

易歧山嘿嘿的道：「小子你一向聰明，此次却完全變成了糊塗蟲，你道那左老兒是什麼人呢？」

兪劍峯道：「老左爲人忠厚，乃一道地武林長者，不知閣下忽然問起他作

甚!」

易歧山一聽，不由哈哈大笑道：「好個爲人忠厚!好個武林長者!兪小子，老夫告訴你，他若把你吃到肚子裏去，你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哩!」

兪劍峯懍駭的道：「閣下此話怎說?」

兪一棋冷冷插嘴道：「小子你怎麼越來越笨，左老兒若是好東西，咱們又怎會陷身此地?嘿嘿，好毒的一網打盡之計!」

兪劍峯聽兪一棋這麼一說，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直覺觀察上，左老兒爲人處事不知要比易歧山和兪一棋等人好過多少?若說眼下之局便是左老兒佈下的陷阱，只怕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他念隨心轉，仍然搖搖頭道：「兪某實在不敢相信閣下之言!」

蒲山孤冷笑道：「不信便算了，現在只問你可否答應易先生的條件?」

兪劍峯道：「閣下說的可是那總開關之事?」

蒲山孤道：「不錯!」

兪劍峯道：「在下連下面機關都弄不清楚，從何知道總開關之事?」

蒲山孤道：「老夫問你一事，你在地道之中是否曾見過承天三匠?」

兪劍峯道：「見過便又怎地?」

蒲山孤冷冷一笑道：「你見著他們之時，他們是否都已斷氣死亡!」

兪劍峯心中一動，暗忖他老問我承天三匠之事作甚，心雖這樣想，但仍然實答應道：「三匠之中已死其二，只有耿明還剩一口氣!」

蒲山孤一聽，掩不住心頭的喜悅之情，忙道：「他對你說些什麼?」

兪劍峯想了一想，道：「咱們除了談到飛葉石石骨相見之事外，另外便是說到兪氏兄弟的德性!」

兪一棋並不生氣，倒是蒲山孤臉上現出關注之色，又道：「請再想想，耿明還和你談了些什麼?」

他有求於人，口氣上也客氣了很多，居然把請字也用上了。

兪劍峯搖搖頭道：「不用想了，咱們的確只談了這些事!」

蒲山孤目光如炬，似是看出兪劍峯不像說謊的樣子，心中好生失望!

兪一棋道：「這條路斷啦!」

易歧山道：「二先生別忙，咱們好歹得想個辦法，先出了地道，然後再去找姓左的算帳!」

兪劍峯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在下想起一件事來!」

易歧山等人只道他想起有關承天三匠之事，忙不迭道：「快說，什麼事?」

兪劍峯對易歧山道：「在下不久之前，見閣下和兪肇山從一名西域喇嘛手上搶走一包東西，在下事後聽說那包東西十分重要，敢問這包東西現在何人手上?」

易歧山恚道：「你打聽這個作甚?」

兪劍峯道：「此事關係武林安危，在下問一問也不可以嗎?」

易歧山頗爲不耐的道：「那包東西在兪肇山身上，你又怎地?」

兪劍峯寒聲道：「那麼他今後可以號令西域喇嘛，統一武林天下啦!」

易歧山道：「只怕不見得吧!」

兪劍峯怔道：「在下曾聽見左老者和那西域喇嘛親口說的，難不成還會有錯?」

易歧山冷冷的道：「錯是錯不了，只是空有那包東西，出不了落英塔也是枉然，今後統一武林的乃是左老兒，那裏還有兪肇山的份!」

兪劍峯見易歧山再度提到左姓老者，話中語氣還把他野心說得很大，早先不大相信，此刻也不由心中起了疑念。

他念頭一閃，說道：「左姓老者眞是這種人嗎?」

兪一棋恨聲接口道：「小子你眞固執得可很，咱們要騙人也騙不到你頭上啊!」

兪劍峯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

兪一棋道：「那麼話又該怎麼說?」

兪劍峯正色道：「爲人處事，誠於中形於外，在下雖和左姓老者相交不深，但察言觀色，他似乎不是個有野心的人，再說……」

兪一棋冷冷的道：「他自閉落英塔多年，生平足不出戶對嗎?」

兪劍峯道：「在下正是此意!」

兪一棋哂然道：「你這小子孤陋寡聞，你道他眞個常常都在落英塔沒有出外一步嗎?」

兪劍峯道：「在下相信左老兒不會說謊!」

兪一棋嗤聲道：「碰見鬼，老夫就知道他有一次曾去過京城!」

兪劍峯茫然道：「什麼時候?」

兪一棋嘿嘿的道：「不久，不久，反正那天下著大雪，同一天見著他的人還有兪福，不信你可以問問兪福就知道!」

兪劍峯心頭大震，驀然想起那天兪福躺在城邊雪地上，說話瘋言瘋語，其後看見一人施展「踏雪無痕」輕功越城而去，兪福還叫自己追，同時嘴巴裏還不斷大叫著「火，血」。一些莫名其妙的話，現在看來，左姓老兒倒眞有些不可靠了!

他一念及此，不由對左姓老兒增加三分戒心，說道：「在下有些相信了!」

兪一棋冷哼的道：「其實你不相信也不打緊，有朝一日喪命在他手上之際，那才叫悔之晚矣!」

兪劍峯道：「他可是想對在下不利嗎?」

兪一棋道：「他若對你有好意，又何必傳言江湖引誘你來此!」

兪劍峯對於眼前變局不禁弄得有些茫茫然，暗忖兪一棋的話未始沒有根據，只是姓左的老兒若眞要殺我，當我在大漠中找落英塔之際他就可以出手，爲什麼硬要等到現在?

再說，那夜自己和岑少風在沙漠上偷瞧左姓老兒和喇嘛僧相鬥，當喇嘛走了之後，他隨便可以安個罪名將自己毀掉，難不成他還顧慮岑少風在;其實就是岑少風和自己聯手，也未必就是他的對手。

想到這裏，又不由對兪一棋的話起了懷疑。

兪劍峯想來想去，在一刹那之間，他的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好在他爲人深藏不露，喜怒不形於色。(**未完．四十三**)